魯迅譯文集

四

小　約　翰

小　彼　得

表

俄罗斯的童話

坏孩子和别的奇聞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鲁迅譯文集

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書号1061　字数274,000
开本850×1168耗$\frac{1}{32}$　印张$14\frac{13}{16}$　插頁12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3）2.75元

第四卷說明

本卷包括《小約翰》、《小彼得》、《表》、《俄罗斯的童話》和《坏孩子和别的奇聞》。

《小約翰》是荷兰F. 望·藹覃的长篇童話，1927年5月譯成，初版于1928年1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1934年11月又曾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

《小彼得》是匈牙利H. 至尔·妙倫的短篇童話集，1929年校改許广平譯本而成，初版于同年11月由上海春潮書局出版，署許霞譯；1939年1月又曾由上海联华書局出版，署許广平譯。

《表》是苏联L. 班台萊耶夫的中篇童話，1935年1月譯成，初版于同年7月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为《譯文丛書》(插画本)之一。

《俄罗斯的童話》是苏联M. 高尔基的短篇童話集，1935年4月譯成，初版于同年8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为《文化生活丛刊》之一。

《坏孩子和别的奇聞》是俄国A.P. 契訶夫的短篇小說集，1935年3月譯成，初版于1936年由上海联华書局出版，为《文艺連丛》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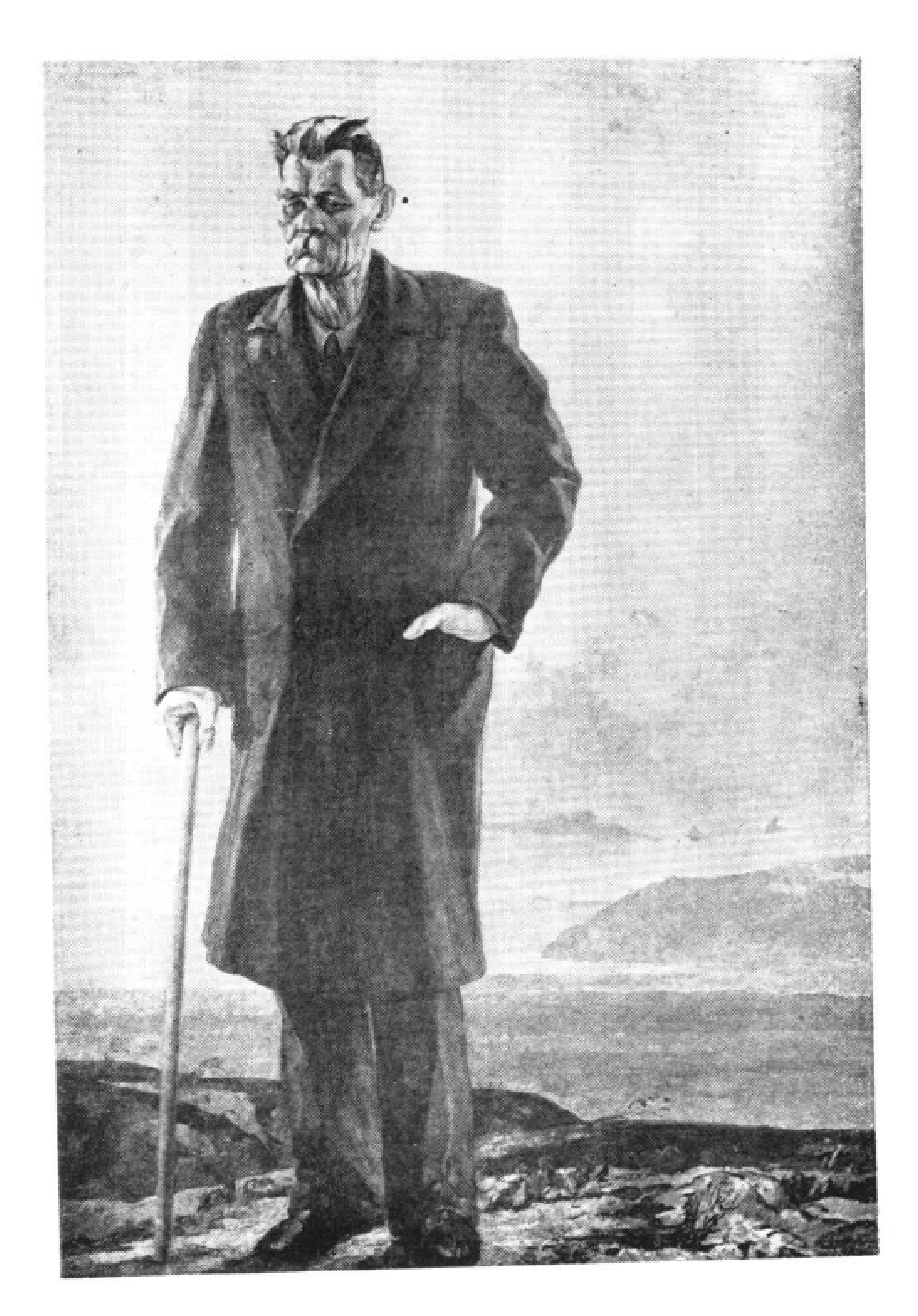
在1938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会編輯和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卷集《魯迅全集》中，前四本編入第十四卷，最后一本編入第十八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八年五月



望·藹覃



高尔基画象　　　　巴弗尔·科林繪



A. P. CHEKHOV

一八八二年在墨斯科攝

第四卷目录

小約翰

小彼得

表

俄罗斯的童話

坏孩子和別的奇聞

小約翰

荷兰 F. 望·藹覃 著

引　言

在我那《馬上支日記》里，有这样的一段：——

“到中央公园，径向約定的一个僻靜处所，寿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开手对譯《小約翰》。这是一本好書，然而得来却是偶然的事。大約二十年前罢，我在日本东京的旧書店头买到几十本旧的德文文学杂志，內中有着这書的紹介和作者的評传，因为那时刚譯成德文。觉得有趣，便托丸善書店去买来了；想譯，沒有这力。后来也常常想到，但是总被別的事情岔开。直到去年，才决計在暑假中将它譯好，并且登出广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过得比別的时候还艰难。今年又記得起来，翻检一过，疑难之处很不少，还是沒有这力。間寿山可肯同譯，他答应了，于是就开手，并且約定，必須在这暑假期中譯完。”

这是去年，即一九二六年七月六日的事。那么，二十年前自然是一九〇六年。所謂文学杂志，紹介着《小約翰》的，是一八九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文学的反响》(Das litterarische Echo)，現在是大概早成了旧派文学的机关了，但那一本却还是第一卷的第二十一期。原作的發表在一八

八七年，作者只二十八岁；后十三年，德文譯本才印出，譯成还在其前，而翻作中文是在發表的四十整年之后，他已經六十八岁了。

日記上的話写得很簡单，但包含的瑣事却多。留学时候，除了听講教科書，及抄写和教科書同种的講义之外，也自有些乐趣，在我，其一是看看神田区一带的旧書坊。日本大地震后，想必很是两样了罢，那时是这一带書店頗不少，每当夏晚，常常蝟集着一群破衣旧帽的学生。店的左右两壁和中央的大床上都是書，里面深处大抵跪坐着一个精明的掌柜，双目炯炯，从我看去很像一个靜踞网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罗网者的有限的学費。但我总不免也如别人一样，不覺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买几本，弄得很覺得怀里有些空虛。但那破旧的半月刊《文学的反响》，却也从这样的处所得到的。

我还記得那时买它的目标是很可笑的，不过想看看他們每半月所出版的書名和各国文壇的消息，总算过屠門而大嚼，比不过屠門而空咽者好一些，至于进而購讀群書的野心，却連梦中也未嘗有。但偶然看見其中所載《小約翰》譯本的标本，即本書的第五章，却使我非常神往了。几天以后，便跑到南江堂去买，沒有这書，又跑到丸善書店，也沒有，只好就托他向德国去定購。大約三个月之后，这書居然在我手里了，是弗垒斯（Anna Fles）女士的譯笔，卷头有賚赫博士（Dr.Paul Râché）的序文，《內外国文学丛書》(Bibliothek die Gesamt-Litteratur des In-und-Auslandes,

Verlag von Otto Hendel, Halle a. d. S.）之一，价只七十五芬涅，即我們的四角，而且还是布面的！

这誠如序文所説，是一篇"象征写实底童話詩"。无韵的詩，成人的童話。因为作者的博識和敏感，或者竟已超过了一般成人的童話了。其中如金虫的生平，菌类的言行，火螢的理想，螞蟻的平和論，都是实际和幻想的混合。我有些怕，倘不甚留心于生物界現象的，会因此减少若干兴趣。但我預覚也有人爱，只要不失赤子之心，而感到什么地方有着"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的人們。

这也誠然是人性的矛盾，而禍福糾纏的悲欢。人在稚齿，追随"旋兒"，与造化为友。福乎祸乎，稍长而竟求知：怎么样，是什么，为什么？于是招来了智識欲之具象化：小鬼头"将知"；逐漸还遇到科学研究的冷酷的精灵："穿凿"。童年的梦幻撕成粉碎了；科学的研究呢，"所学的一切的开端，是很好的，——只是他鑽研得越深，那一切也就越凄凉，越黯淡。"——惟有"号碼博士"是幸福者，只要一切的結果，在紙张上变成数目字，他便滿足，算是見了光明了。誰想更进，便得苦痛。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他知道若干，却未曾知道一切，遂終于是"人类"之一，不能和自然合体，以天地之心为心。約翰正是寻求着这样一本一看便知一切的書，然而因此反得"将知"，反遇"穿凿"，終不过以"号碼博士"为师，增加更多的苦痛。直到他在自身中看見神，将径向"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时，才明白这書不在人間，惟从两处可以覓得：一是"旋兒"，

已失的原与自然合体的混沌，一是"永終"——死，未到的复与自然合体的混沌。而且分明看見，他們倆本是同舟……。

假如我們在异乡講演，因为言語不同，有人口譯，那是沒有法子的，至多，不过怕他遺漏，錯誤，失了精神。但若譯者另外加些解释，申明，摘要，甚而至于闡發，我想，大概是講者和听者都要討厭的罢。因此，我也不想再說关于內容的話。

我也不願意別人劝我去吃他所爱吃的东西，然而我所爱吃的，却往往不自覚地劝人吃。看的东西也一样，《小約翰》即是其一，是自己爱看，又願意别人也看的書，于是不知不覚，遂有了翻成中文的意思。这意思的發生，大約是很早的，因为我久已覚得仿佛对于作者和讀者，負着一宗很大的債了。

然而为什么早不开手的呢？"忙"者，飾辞；大原因仍在很有不懂的处所。看去似乎已經懂，一到拔出笔来要譯的时候，却又疑惑起来了，總而言之，就是外国語的实力不充足。前年我确曾决心，要利用暑假中的光阴，仗着一本辞典来走通这条路，而不料并无光阴，我的至少两三个月的生命，都死在"正人君子"和"学者"們的围攻里了。到去年夏，将离北京，先又記得了这書，便和我多年共事的朋友，曾經帮我譯过《工人綏惠略夫》的齐宗頤君，躲在中央公园的一間紅墙的小屋里，先譯成一部草稿。

我們的翻譯是每日下午，一定不缺的是身边一壶好茶

叶的茶和身上一大片汗。有时进行得很快，有时爭执得很凶，有时商量，有时誰也想不出适当的譯法。譯得头昏眼花时，便看看小窗外的日光和綠蔭，心緒漸靜，慢慢地听到高树上的蝉鳴，这样地約有一个月。不久我便带着草稿到厦門大学，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沒有工夫；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也有"学者"。于是又带到广州的中山大学，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又沒有工夫；而且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又来了"学者"。結果是带着逃进自己的寓所——刚刚租定不到一月的，很闊，然而很热的房子——白云楼。

荷兰海边的沙岡風景，单就本書所描写，已足令人神往了。我这楼外却不同：滿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繩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蜑戶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談笑哭罵，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覺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淪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經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然而我却漸漸知道这虽然沈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縱已节节敗退，我实未尝淪亡。只是不見"火云"，时窘阴雨，若明若昧，又像整理这譯稿的时候了。于是以五月二日开手，稍加修正，并且誊清，月底才完，費时又一个月。

可惜我的老同事齐君現不知漫游何方，自去年分别以来，迄今未通消息，虽有疑难，也无从商酌或爭論了。倘有誤譯，負責自然由我。加以虽然沈默的都市，而时有偵察的眼光，或扮演的函件，或京式的流言，来扰耳目，因此执笔又时时流于草率。务欲直譯，文句也反成蹇涩；欧

文清晰，我的力量实不足以达之。《小約翰》虽如波勒兌蒙德說，所用的是"近于兒童的簡单的語言"，但翻譯起来，却已够感困难，而仍得不如意的結果。例如末尾的紧要而有力的一句："Und mit seinem Begleiter ging er den frostigen Nachtwinde entgegen, den schweren Weg nach der grossen, finstern Stadt, wo die Menschheit war und ihr Whe." 那下半，被我譯成这样拙劣的"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了，冗长而且費解，但我別无更好的譯法，因为倘一解散，精神和力量就很不同。然而原譯是極清楚的：上了艰难的路，这路是走向大而黑暗的都市去的，而这都市是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

动植物的名字也使我感到不少的困难。我的身边只有一本《新独和辞書》，从中查出日本名，再从一本《辞林》里去查中国字。然而查不出的还有二十余，这些的譯成，我要感謝周建人君在上海給我查考較詳的辞典。但是，我們和自然一向太疏远了，即使查出了見于書上的名，也不知道实物是怎样。菊呀松呀，我們是明白的，紫花地丁便有些模胡，蓮馨花 (Primel) 則連譯者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形色，虽然已經依着字典写下来。有許多是生息在荷兰沙地上的东西，难怪我們不熟悉，但是，例如虫类中的鼠妇 (Kellerassel) 和馬陆 (Lauferkäfer)，我記得在我的故乡是只要翻开一塊湿地上的断砖或碎石来就会遇見的。我們称后一种为"臭婆娘"，因为它渾身發着恶臭；前一种我未曾听

到有人叫过它，似乎在我乡的民間还沒有給它定出名字；广州却有："地猪"。

和文字的务欲近于直譯相反，人物名却意譯，因为它是象征。小鬼头 Wistik 去年商定的是"蓋然"，現因"蓋"者疑詞，稍有不妥，索性擅改作"将知"了。科学研究的冷酷的精灵 Pleuzer 即德譯的 Klauber，本来最好是譯作"挑剔者"，挑謂挑选，剔謂吹求。但自从陈源教授造出"挑剔風潮"这一句妙語以来，我即敬避不用，因为恐怕"閑話"的教导力十分伟大，这譯名也将驀地被解为"挑拨"。以此为学者的别名，則行同刀笔，于是又有重罪了，不如簡直譯作"穿凿"。况且中国之所謂"日凿一竅而'混沌'死"，也很像他的将約翰从自然中拉开。小姑娘Robinetta我久久不解其义，想譯音；本月中旬托江紹原先生設法作最末的查考，几天后就有回信：——

ROBINETTA 一名，韦氏大字典人名录未收入。我因为疑心她与ROBIN是一阴一阳，所以又查 ROBIN，看見下面的解释：——

ROBIN：是 ROBERT的亲热的称呼，

而 ROBERT 的本訓是"令名赫赫"(!)

那么，好了，就譯作"荣兒"。

英国的民間传説里，有叫作 Robin good fellow 的，是一种喜欢恶作剧的妖怪。如果荷兰也有此說，則小姑娘之所以称为 Robinetta 者，大概就和这相关。因为她实在和小約翰开了一个可怕的大玩笑。

《約翰跋妥尔》一名《愛之書》，是《小約翰》的續編，也是結束。我不知道别国可有譯本；但据他同国的波勒兑蒙德說，則"这是一篇象征底散文詩，其中并非叙述或描写，而是号哭和欢呼"；而且便是他，也"不大懂得"。

原譯本上賚赫博士的序文，虽然所說的关于本書并不多，但可以略見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荷兰文学的大概，所以就譯出了。此外我还将两篇文字作为附录。一即本書作者拂来特力克望藹覃的評传，載在《文学的反响》一卷二十一期上的。評传的作者波勒兑蒙德，是那时荷兰著名的詩人，賚赫的序文上就說及他，但于他的詩頗致不滿。他的文字也奇特，使我譯得很有些害怕，想中止了，但因为究竟可以知道一点望藹覃的那时为止的經历和作品，便索性将它譯完，算是一种徒劳的工作。末一篇是我的关于翻譯动植物名的小記，沒有多大关系的。

評传所講以外及以后的作者的事情，我一点不知道。仅隱約还記得欧洲大战的时候，精神底劳动者們有一篇反对战爭的宣言，中国也曾譯載在《新青年》上，其中确有一个他的署名。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

魯迅于广州东堤寓楼之西窗下記。

原　序

在我所譯的科貝路斯的《运命》(Couperus' Noodlot)出版后不数月，能給現代荷兰文学的第二种作品以一篇导言，公之于世，这是我所欢喜的。在德国迄今对于荷兰的少年文学的漠視，似乎逐漸消灭，且以正当的尊重和深的同情的地位，給与这較之其他民族的文学，所获并不更少的荷兰文学了。

人們于荷兰的著作，只給以仅少的注重，而一面于凡有从法国，俄国，北欧来的一切，則热烈地向往，最先的原因，大概是由于久已習惯了的成見。自从十七世紀前叶，那伟大的詩人英雄約思忒望覃蓬兌勒(Joost van den Bondel, 1587—1679)以他的圓滿的表現，获得荷兰文学的花期之后，荷兰的文学底發达便入于靜止状态，这在时光的流駛里，其意义即与长久的退化相同了。凡荷兰人的可駭的保守的精神，旧習的拘泥，得意的自滿，因而对于进步的完全的漠視，永不願有所动搖——这些都忠实地在文学上反映出来，也便将她做成了一个无聊的文学。他們的講道德和教导的苦吟的横溢，不可忍受的寬泛，温暖和深入的心声的全缺，荷兰文学是久为站在Mynheer和Mevouw

(譯者注：荷兰語，先生和夫人)的狹隘細小的感覚范圍之外的人們所不能消受的。

在几个成功的尝試之后，至八十年代的开头，荷兰文学上才發生了新鮮活泼的潮流，将她从古老的旧弊中撕出了。我在这里应該簡略地記起几个人，在荷兰著作界上，他們是取得旧和新傾向之間的中間位置的，并且也可以看作現代理想的智力的提倡者，在最后的几年，他們都在荷兰讀者的文学底見解上，喚起了一种很大的轉变来。

这里首先应該称道的是天才的台凱尔(Eduard Douwes Dekker, 1820—87)，他用了謨勒泰都黎(Multatuli)这一个名号作文，而他一八六〇年所發表的传奇小說《Max Havelaar》，在文学上也造成了分明的变动。这書是将嶄新的材料輸入于文学的，此外还因为描写的特殊体格，那荷兰散文的温暖生动的心声，便突然付与了迄今所不識的圓熟和轉移，所以这也算作荷兰的文学底發达上的一塊界石。謨勒泰都黎之次，在此所当列举的是两个批評家兼美学家蒲司堪海忒(C. Busken-Huet, 1826—86)和孚斯美尔(Karl Vosmaer, 1826—88)。虽然孚斯美尔晚年时，当新傾向發展起来的时候，对之頗为漠視，遂在青年中造成許多敌人，然而他确有不可紛爭的劳績，曾給新傾向开路，直到一个一定之点，于是他們能够从此前进了。新理想的更勇敢的先鋒是蒲司堪海忒，他在《文学底幻想和批評》这标題之中，所集成的論著，是在凡有荷兰底精神所表出的一切中，最为圓滿的了。

人也可以举出波士本圖瑚夫人(Gertrude Bosboom-Toussaint, 1812—86)作为一个新傾向的前驅，她的最初的传奇小說和人情小說，是还站在盘旋于自满的寬泛中的范圍里和应用普通材料的旧荷兰史詩上的，但后来却轉向社会底和心理学底問題，以甚大的熟練，运用于几种传奇小說上，如《Major Frans》及《Raymond de schrijnwerker》。

繼八十年代初的新傾向之后，首先的努力，是表面的，对于形式。人們为韵文和散文寻求新的表現法，这就給荷兰語的拙笨弄到了流动和生命。于是先行試驗，将那已經全沒在近两世紀由冷的回想所成的詩的塵芥之中的，直到那时很被忽略了的抒情詩，再給以荣誉。直到那时候，几乎沒有一篇荷兰的抒情詩可言，現在則这些不慚于和别民族的相比較的抒情詩，已占得强有力的地位了。

在这里，那青年夭死的沛克(Jacques Perk, 1860—81)首先值得声叙，他那一八八三年出版的詩，始将一切的优秀联合起来，以極短的时期，助荷兰的抒情詩在世界文学上得了光荣的位置。

少年荷兰的抒情詩人中，安忒衞普(Antwerp)人波勒兌蒙德(Pol de Mont, geb. 1859)实最著名于德国。他那在許多結集上所發表的詩，因为思想的新穎和勇敢，还因为异常的形式的圓滿，遂以显見。他对于无可非議的外形的努力，过于一切，往往大不利于他的詩。加以他的偏愛最煩重最复杂的韵律，致使他的詩頗失掉些表現的簡单和自然，而这些是抒情底詩类的第一等的必要。

一切的形式圓滿，而有表現的自然者，从一八五九年生于亚摩斯达登（Amsterdam）的斯华司（Helene Swarth）可以覓得。她受教育于勃呂舍勒（Brüssel），較之故乡的語言，却是法兰西語差堪自信，因此她最初發表的两本詩集，«Fleurs du Rêve»（1879）和«Les Printannières»（1881），也用法兰西語的。后来她才和荷兰文学做了亲近的相識，但她于此却覚得熟悉不如德文。这特在她的精神生活上，加了深而持久的效力。她怎样地在極短时期中，闖入了幼时本曾熟習，而現在这才較为深信了的荷兰語的精神里，是她用这种語言的第一种著作«Eenzame Bloemen»（1888）就显示着的，在次年的續集«Blauwe Bloemen»里便更甚了。后来她还發表了許多小本子的詩，其中以«Sneeuwvlohken»（1888）和«Passiebloemen»（1892）为最有凡新荷兰的抒情詩所能表見的圓滿。

繁盛地开着花的荷兰抒情詩的别的代表者，还可称道的是普林思（J.Winkker Prins），科貝路斯（Louis Couperus），跋尔衛（Albert Verwey），望藹覃（Frederik van Eeden），戈尔台尔（Simon Gorter），珂斯台尔（E. B. Koster）及其他等等。

固有的現代的印記，即在最近时代通过一切文学而賦給以新的理想和見解的大变动，一到荷兰文学上，其效力在抒情詩却較在起于八十年代后半的小說为少。外来的影响，是无可否認的。显著的是法兰西，荷兰和它向来就有活泼的精神的往还，这便在少年文学上收了效果。弗罗培

尔 (Flaubert)，左拉 (Zola)，恭果尔們 (Goncourts)，一部分也有蒲尔治 (Bourget) 和舒士曼 (Huysmans)，联合了屡被翻譯的俄国和北欧的詩人，在現代荷兰小說的發达上加了一个广远的影响。

現代荷兰散文作家的圃舞烈契尔 (Frans Retscher)，以他的两部小說集《裸体模特兒之研究》和《我們周围的人們》揭晓。这些小說，因为它們的苦悶的实况的描写，往往至于无聊。其余則不坏，除了第一本結集使人猜作以广告为务的名目。

实况的描写較为質实的是蒂謨 (Alberdingk Thym)，以望兌舍勒 (L. van Deyssel) 的假名写作，那两本小說《爱》和《小共和国》，都立了强有力的才士的証明，虽然他的小說得到一般的趣味时，他也还很站在摹仿的区域里。

在新近的荷兰的詩家世代之中，最年青而同时又最显著的，是那已經說过的科貝路斯 (Louis Couperus)，生于一八六三年。当他已以詩人出名之后，在一八九〇年公表了一种传奇小說 «Eline Vere»。在那里，他給我們从荷兰首都的社会世界里，提出巧妙的典型来。落于心理学底小說的領域內較甚者，是他两种后来的公布，一八九一年的 «Noodlot» (《运命》) 和一八九二年的 «Extaze»。在凡有現代荷兰文学迄今所能做到的一切中，«Noodlot» 确是最独立和最艺术的优秀的創作。

已經称道的之外，还有一大列現代的叙事詩人在劳作，我要从他們中略叙其最显著者。

一个特殊的有望的才士是凫斯丕 (Vosmeer de Spie)，他那往年發表的心理学底小說«Een Passie» (《伤感》)，激起了相当的注視。藹曼茲 (Marcellus Emants)以蒲尔治的摹仿者出名，曾公布了不少的可取的小說。同时，什普干斯(Emile Scipgens) 也以人情小說家显达。作为传奇小說作家，还可称道的是望格罗宁干(van Groeningen)和亚萊德里諾 (A. Aletrino)，他們的小說«Martha de Bruin»和«Zuster Bertha»，可算作現代荷兰文学中的最好的作品。倘我临末还說及凫美斯台尔 (Johan de Meester)，他的小說«Een Huwelijk» (《嫁娶》) 正如他的巴黎的影画«Parijsche Schimmen»，証明着优秀的观察才能，則我以为已将現代文学，憑其卓越的代表者們而敬叙了。

在一八八五年，新傾向也創立了一种机关，«de Nieuwe Gids» (《新前导》)，这样立名，是因为对待旧的荷兰的月刊 «de Gids»。这新的期刊是一种战斗和革命的机关，对于文学上的瑣屑和陈腐，鋒利而且毫无顧虑地布成战綫，还給新理想勇敢地开出道路来。現今是新傾向在荷兰也闢通了，最高貴的期刊也为他們开了栏，而那旧的《前导》，那后来一如旣往，止为荷兰的最著名的文学机关的，是成了那样的期刊，即将科貝路斯的小說，首先提出于荷兰的讀者了。

可以看作群集于《新前导》周围的青年著作家的精神的領袖的，是拂来特力克望藹罩 (Frederik van Eeden)，象征写实底童話詩《小約翰》的作者，那新的期刊即和它一同

出世，并且由德文的翻譯，使讀者得以接近了。我在下面，将应用了譯者給我的样样的說明，为这全体世界文学中不見其比的，如此完全奇特的，純詩的故事的作者交出一二切近的报告。

一八六〇年生于哈来謨（Haarlem），望藹覃从事于医学的研究，以一八八六年畢业。他为富裕的父母的兒子，他遂可以和他的本业，在課余时一同研習他向来爱好的文学。

当大学生时，他已以几篇趣剧的作者出名，其中的两篇，曾开演于亚摩斯达登和洛泰登（Rotterdam）的剧場，得了大的功效。《小約翰》的發表，在一八八五年，只一下，便将他置身于荷兰詩人的最前列了。他的知識的广博，在他的各种小篇文字中，明白地表示着。那他所共同建立的机关，也逐年一律揭出論著来，論荷兰的，法兰西的或英吉利的文学，論社会問題，論科学的对象，无不异常分明，因了他所表出的分明的論証。他也以抒情詩人显，在荷兰迄今所到达的抒情詩里，他的詩也可以算是最好的。一八九〇年他發表了一篇較大的詩，《爱倫，苦痛之歌》（德譯«Ellen, ein Lied des Schmerzes»），远胜于他先前的著作，并且在近数十年的一切同类作品中占了光荣的地位。一八八六年受了学位之后，藹覃便到南希（Nancy），在有名的力波尔（Liébaul）的学校里研究催眠医术（Hypnotische Heilmethode）。此后不久，他在亚摩斯达登設立了一所現在很是繁忙的心理治疗法（Psychotherapie）的施医院。在

接近亚摩斯达登的一处小地方蒲松(Bussum)，他造起一所幽静的艺术家住所来，他在他的眷屬中間，可以休息他的努力的职务，并且不攪乱地生活于他的艺术。在那里，在乡村的寂寞的沈静中，新近他完成了一种較大的作品，《約翰跛妥尔，爱之書》(德譯 «Johannes Viator, das Buch von der Liebe»)。在这密接下文的詩的作品中，那成熟的艺术家，将凡有《小約翰》的作者使人期待的事都圓滿了。

願这譯本也在德国增加新朋友，并且帮助了我們对于荷兰文学的漸漸苏醒的兴趣，至于稳固和进步。

一八九二年七月，在美因河边之法兰克福 (Frankfurt am Main)。

保罗·賚赫。

小約翰

一

我要对你們講一点小約翰。我的故事，那韵調好像一篇童話，然而一切全是曾經实现的。設使你們不再相信了，你們就无須看下去，因为那就是我并非为你們而作。倘或你們遇見小約翰了，你們对他也不可提起那件事，因为这使他痛苦，而且我便要后悔，向你們講說这一切了。

約翰住在有大花园的一所老房子里。那里面是很不容易明白的，因为那房子里是許多黑暗的路，扶梯，小屋子，还有一个很大的倉庫，花園里又到处是保护墙和温室。这在約翰就是全世界。他在那里面能够作长远的散步，凡他所發見的，他就給与一个名字。为了房間，他所發明的名字是出于动物界的，毛虫庫，因为他在那里养过虫；鷄小房，因为他在那里寻着过一只母鷄。但这母鷄却并非自己跑去的，倒是約翰的母亲关在那里使它孵卵的。为了園，他从植物界里选出名字来，特别着重的，是于他紧要的出产。他就区别为一个复盆子山，一个梨树林，一个地莓谷。园的最后面是一块小地方，就是他所称为天堂

的，那自然是美观的罗。那里有一片浩大的水，是一个池，其中浮生着白色的睡蓮，蘆葦和風也常在那里絮語。那一边站着几个沙岡。这天堂原是一塊小草地在岸的这一边，由丛莽环繞，野凱白勒茂盛地生在那中間。約翰在那里，常常躺在高大的草中，从波动的蘆葦叶間，向着水那边的岡上眺望。当炎热的夏天的晚上，他是总在那里的，并且凝視許多时光，自己并不覺得厭倦。他想着又靜又清的水的深处，在那奇特的夕照中的水草之間，有多么太平，他于是又想着远的，浮在岡上的，光怪陆离地着了色的云彩，——那后面是怎样的呢，那地方是否好看的呢，倘能够飞到那里去。太阳一落，这些云彩就堆积到这么高，至于象一所洞府的进口，在洞府的深处还照出一种淡紅的光来。这正是約翰所期望的。“我能够飞到那里去么！”他想。“那后面是怎样的呢？我将来眞，眞能够到那里去么？”

他虽然时常这样地想望，但这洞府总是散作濃濃淡淡的小云片，他到底也沒有能够靠近它一点。于是池边就寒冷起来，潮湿起来了，他又得去訪問老屋子里的他的昏暗的小屋子。

他在那里住得并不十分寂寞，他有一个父亲，是好好地撫养他的，一只狗，名叫普烈斯多，一只猫，叫西蒙。他自然最爱他的父亲，然而普烈斯多和西蒙在他的估量上却并不这么很低下，像在成人的那样。他还相信普烈斯多比他的父亲更有很多的秘密，对于西蒙，他是怀着極深的

敬畏的。但这也不足为奇！西蒙是一匹大的猫，有着光亮烏黑的皮毛，还有粗尾巴。人們可以看出，它頗自負它自己的伟大和聪明。在它的景况中，它总能保持它的成算和尊严，即使它自己屈尊，和一个打滚的木塞子游嬉，或者在树后面吞下一个遺弃的沙定魚头去。当普烈斯多不馴良的胡闹的时候，它便用碧綠的眼睛輕蔑地瞋視它，并且想：哈哈，这呆畜生此外不再懂得什么了。

約翰对它怀着敬畏的事，你們現在懂得了么？和这小小的樱色的普烈斯多，他却交际得極其情投意合。它并非美丽或高貴的，然而是一匹出格的誠恳而明白的动物，人总不能使它和約翰离开两步，而且它于它主人的講話是耐心地謹听的。我很难于告訴你們，約翰怎样地摯爱这普烈斯多。但在他的心里，却还剩着許多空闊，为别的物事。他的带着小玻璃窗的昏暗的小房間，在那里也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你們觉得奇怪罢？他爱那地毯，那带着大的花紋的，在那里面他認得脸面，还有它的形式，他也察看过許多回，如果他生了病，或者早晨醒了躺在床上的时候；——他爱那惟一的挂在那里的小画，上面是做出不动的游人，在尤其不动的园中散步，順着平滑的池边，那里面噴出齐天的噴泉，还有媚人的天鵝正在游泳。然而他最爱的是时鐘。他总以極大的謹慎去开它；倘若它敲起来了，就看它，以为这算是隆重的責任。但这自然只限于約翰还未睡去的时候。假使这鐘因为他的疏忽而停住了，約翰就觉得很抱歉，他于是千百次的請他寬容。你們大概是要笑的，

倘你們听到了他和他的鐘或他的房間在談話。然而留心罷，你們和你們自己怎样地时常談話呵。这在你們全不以为可笑。此外約翰还相信，他的对手是完全懂得的，而且并不要求回答。虽然如此，他暗地里也还偶尔等候着鐘或地毯的回音。

約翰在学校里虽然还有伙伴，但这却并非朋友。在校內他和他們玩耍和合伙，在外面还結成强盗团①，——然而只有单和普烈斯多在一起，他才觉得实在的舒服。于是他不願意孩子們走近，自己觉得完全的自在和平安。

他的父亲是一个智慧的，恳切的人，时常带着約翰向远处游行，經过树林和岡阜。他們就不很交談，約翰跟在他的父亲的十步之后，遇見花朵，他便問安，并且友爱地用了小手，撫摩那永远不移的老树，在粗糙的皮質上。于是这好意的巨物們便在瑟瑟作响中向他表示它們的感謝。

在途中，父亲时常在沙土上写字母，一个又一个，約翰就拼出它們所造成的字来，——父亲也时常站定，并且教給約翰一个植物或动物的名字。

約翰也时常發問，因为他看見和听到許多謎。呆問題是常有的；他問，何以世界是这样，像現在似的，何以动物和植物都得死，还有奇迹是否也能出現。然而約翰的父亲是智慧的人，他并不都說出他所知道的一切。这于約翰是好的。

---

① Räuberbande，一种游戏的名目。

晚上，当他躺下睡觉之前，約翰总要說一篇长长的祷告。这是管理孩子的姑娘这样教他的。他为他父亲和普烈斯多祷告。西蒙用不着这样，他想。他也为他自己祷告得很长，临末，几乎永是發生那个希望，将来总会有奇迹出現的。他說过"亚門"之后，便滿怀期望地在半暗的屋子中环視，到那在輕微的黃昏里，比平时显得更其奇特的地毯上的花紋，到門的把手，到时鐘，从那里是很可以出現奇迹的。但那鐘总是这么鏑髫鏑髫地走，把手是不动的；天全暗了，約翰也酣睡了，沒有到奇迹的出現。然而总有一次得出現的，这他知道。

二

池边是悶热和死靜。太阳因为白天的工作，显得通紅而疲倦了，当未落以前，暫时在远处的岡头休息。光滑的水面，几乎全映出它熾烈的面貌来。垂在池上的山毛櫸树的叶子，趁着平靜，在鏡中留神地端相着自己。孤寂的蒼鷺，那用一足站在睡蓮的闊叶之間的，也忘却了它曾經出去捉过虾蟆，只沉在退想中凝視着前面。

这时約翰来到草地上了，为的是看看云彩的洞府。扑通，扑通！虾蟆从岸上跳下去了。水鏡起了波紋，太阳的像裂成寬闊的綵带，山毛櫸树的叶子也不高兴地顫动，因为他的自己观察还沒有完。

山毛櫸树的露出的根上系着一只旧的，小小的船。約翰自己上去坐，是被严厉地禁止的。唉！今晚的誘惑是多

么强啊！云彩已經造成一个很大的門；太阳一定是要到那后面去安息。輝煌的小云排列成行，像一队金甲的衛士。水面也發出光閃，紅的火星在蘆葦間飞射，箭也似的。

約翰慢慢地从山毛櫸树的根上解开船纜来。浮到那里去，那光怪陆离的中間！普烈斯多当它的主人还未准备之先，已經跳上船去了，蘆葦的干子便分头弯曲，将他們俩徐徐赶出，到那用了它最末的光照射着他們的夕阳那里去。

約翰倚在前艙，观覽那光的洞府的深处。——“翅子！”他想，“现在，翅子，往那边去！”——太阳消失了。云彩还在發光。东方的天作深蓝色。柳树沿着岸站立成行。它們不动地将那狹的，白色的叶子伸在空气里。这垂着，由暗色的后面的衬托，如同华美的浅綠的花边。

静着！这是什么呢？水面上像是起了一个吹动——像是将水劈成一道深沟的微風的一触。这是来自沙岡，来自云的洞府的。

当約翰四顧的时候，船沿上坐着一个大的蓝色的水蜻蜓。这么大的一个是他向来沒有見过的。它安静地坐着，但它的翅子抖成一个大的圈。这在約翰，似乎它的翅子的尖端形成了一枚發光的戒指。

“这是一个蛾兒罢，”他想，“这是很少見的。”

指环只是增大起来，它的翅子又抖得这样快，至使約翰只能看見一片雾。而且慢慢地觉得它，仿佛从雾中亮出两个漆黑的眼睛来，并且一个娇小的，苗条的身軀，穿着

浅蓝的衣裳，坐在大蜻蜓的处所。白的旋花的冠戴在金黄的头髮上，肩旁还垂着透明的翅子，肥皂泡似的千色地發光。約翰战栗了。这是一个奇迹！

"你要做我的朋友么？"他低声說。

对生客講話，这虽是一种异样的仪节，但此地一切是全不寻常的。他又覺得，似乎这陌生的蓝东西在他是早就熟識的了。

"是的，約翰！"他这样地听到，那声音如蘆草在晚風中作响，或是淅瀝地洒在树林的叶上的雨声。

"我怎样称呼你呢？"約翰問道。

"我生在一朵旋花的花托里，叫我旋兒罢！"

旋兒微笑着，并且很相信地看着約翰的眼睛，致使他心情覚得异样地安乐。

"今天是我的生日，"旋兒說，"我就生在这处所，从月亮的最初的光綫和太阳的最末的。人說，太阳是女性的，但他并不是，他是我的父亲！"

約翰便慨諾，明天在学校里去說太阳是男性的。

"看哪！母亲的圓圓的白的脸已經出来了。——謝天，母亲！唉！不，她怎么又晦暗了呢！"

旋兒指着东方。在灰色的天际，在柳树的暗黑地垂在晴明的空中的尖叶之后，月亮大而灿烂地上升，并且装着一副很不高兴的脸。

"唉，唉，母亲！——这不要紧。我能够相信他！"

那美丽的东西高兴地顫动着翅子，还用他捏在手里的

燕子花来打約翰，輕輕地在面庞上。

"我到你这里来，在她是不以为然的。你是第一个。但我相信你，約翰。你永不可在誰的面前提起我的名字，或者講說我。你允許么？"

"可以，旋兒，"約翰說。这一切于他还很生疏。他感到莫可名言的幸福，然而怕，他的幸福是笑話。他做梦么？靠近他在船沿上躺着普烈斯多，安靜地睡着。他的小狗的溫暖的呼吸使他宁帖。蚊虻們盘旋水面上，并且在菩提树空气中跳舞，也如平日一般。周围的一切都这样清楚而且分明；这应該是眞实的。他又总覺得旋兒的深信的眼光，怎样地停留在他这里。于是那腴潤的声音又發响了：

"我时常在这里看見你，約翰。你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么？——我大抵坐在池的沙地上，繁密的水草之間，而且仰視你，当你为了喝水或者来看水甲虫和鯢魚，在水上弯腰的时候。然而你永是看不見我。我也往往从茂密的蘆葦中窺見你。我是常在那里的。天一热，我总在那里睡覺，在一个空的鳥巢中。是呵，这是很柔軟的。"

旋兒高兴地在船沿上搖幌，还用他的花去扑飞蚊。

"現在我要和你作一个小聚会。你平常的生活是这么簡单。我們要做好朋友，我还要講給你許多事。比学校教师給你捆上去的好的多。他們什么都不知道。我有好得远远的来源，比書本子好得远。你倘若不信我，我就教你自己去看，去听去。我要携帶你。"

"阿，旋兒，爱的旋兒！你能带我往那里去么？"約翰

䰄着，一面指着那边，是落日的紫光正在黄金的云門里放光的处所。——这华美的巨象已經怕要散作蒼黃的烟霧了。但从最深处，总还是冲出淡紅的光来。

旋兒凝視着那光，那将他美丽的脸和他的金黄的头髮鍍上金色的，并且慢慢地搖头。

"現在不！現在不，約翰。你不可立刻要求得太多。我自己就从来沒有到过父亲那里哩。"

"我是总在我的父亲那里的，"約翰說。

"不！那不是你的父亲。我們是弟兄，我的父亲也是你的。但你的母亲是地，我們因此就很各別了。你又生在一个家庭里，在人类中，而我是在一朵旋花的花托上。这自然是好得多。然而我們仍然能够很諒解。"

于是旋兒輕輕一跳，到了在輕装之下，毫不搖动的船的那边，一吻約翰的額。

但这于約翰是一种奇特的感覺。这是，似乎周围一切完全改变了。他覺得，这时他看得一切都更好，更分明。他看見，月亮現在怎样更加友爱地向他看，他又看見，睡蓮怎样地有着面目，这都在詫异地沉思地观察他。現在他頓然懂得，蚊虻們为什么这样欢乐地上下跳舞，总是互相环繞，高高低低，直到它們用它們的长腿触着水面。他于此早就仔細地思量过，但这时却自然懂得了。

他又听得，蘆葦絮語些什么，岸边的树木如何低声嘆息，說是太阳下去了。

"阿，旋兒！我感謝你，这确是可观。是的，我們将

要很了解了。

“将你的手交給我，”旋兒說，一面展开彩色的翅子来。他于是拉着船里的約翰，經过了在月光下發亮的水薔薇的叶子，走到水上去。

处处有一匹虾蟆坐在叶子上。但这时它巳不像約翰来的时候似的跳下水去了。它只向他略略鞠躬，并且說：“閣閣！”約翰也用了同等的鞠躬，回报这敬礼。他毫不願意显出一点傲慢来。

于是他們到了蘆葦旁，——这很广闊，他們还未到岸的时候，全船就隐沒在那里面了。但約翰却紧牵着他的同伴，他們就从高大的干子之間爬到陆地上。

約翰很明白，他变为很小而輕了，然而这大概不过是想像。他能够在一枝蘆干上爬上去，他却是未曾想到的。

“留神罢，”旋兒說，“你就要看見好看的事了。”

他們在偶然透过几条明亮的月光的，昏暗的丛莽之下，穿着丰草前行。

“你晚上曾在岡子上听到过蟋蟀么，約翰？是不是呢，它們像是在合奏，而你总不能听出，那声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唔，它們唱，并非为了快乐，你所听到的那声音，是来自蟋蟀学校的，成百的蟋蟀們就在那里練習它們的功課。靜靜的罢，我們就要到了。”

嘶尔尔！嘶尔尔！

丛莽露出光来了，当旋兒用花推开草茎的时候，約翰看見一片明亮的，开闊的地面，小蟋蟀們就在那里做着那

些事，在薄的，狭的岡草上練習它們的功課。

嘶尔尔！嘶尔尔！

一个大的，肥胖的蟋蟀是教員，监視着学課。学生們一个跟着一个的，向它跳过去，总是一跳就到，又一跳回到原地方。有誰跳錯了，便該站在地菌上受罰。

“好好地听着罢，約翰！你也許能在这里学一点，”旋兒說。

蟋蟀怎样地回答，約翰很懂得。但那和教員在学校里的講說，是全不相同的。最先是地理。它們不知道世界的各部分。它們只要熟悉二十六个沙岡和两个池。凡有較远的，就沒有人能够知道一点点。那教师說，凡講起这些的，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

这回輪到植物学了。它們于此都学得不錯，并且分給了許多奖賞：各样长的，特别嫩的，脆的草干子。但約翰最为惊奇的是动物学。动物被区分为跳的，飞的和爬的。蟋蟀能够跳和飞，就站在最高位；其次是虾蟆。鳥类被它們用了种种憤激的表示，說成最大的禍害和危险。最末也講到人类。那是一种大的，无用而有害的动物，是站在进化的很低的阶級上的，因为这既不能跳，也不能飞，但幸而还少見。一个小蟋蟀，还沒有見过一个人，誤将人类数在无害的动物里面了，就得了草干子的三下責打。

約翰从来沒有听到过这等事！

教师忽然高呼道：“靜着！練跳！”

一切蟋蟀們便立刻停了学習，很敏捷很勤快地翻起筋

斗来。胖教員帶領着。

这是很滑稽的美观，致使約翰愉快得拍手。它們一听到，全校便驟然在岡上迸散，草地上也即成了死靜了。

"唉，这是你呀，約翰！你举动不要这么粗蛮！大家会看出，你是生在人类中的。"

"我很难过，下回我要好好地留心，但那也实在太滑稽了。"

"滑稽的还多哩，"旋兒說。

他們經过草地，就从那一边走到岡上。呸！这是厚的沙土里面的工作；——但待到約翰抓住旋兒的透明的蓝衣，他便輕易地，迅速地飞上去了。岡头的中塗是一匹野兎的窠。在那里住家的兎子，用头和爪躺在洞口，以享受这佳美的夜气。岡薔薇还在蓓蕾，而它那細膩的，娇柔的香气，是混和着生在岡上的麝香草的花香。

約翰常看見野兎躲进它的洞里去，一面就自己問："那里面是什么情形呢？能有多少聚在那里呢？它們不担心么？"

待到他听見他的同伴在問野兎，是否可以参观一回洞穴，他就非常高兴了。

"在我是可以的，"那兎說。"但适值不凑巧，我今晚正把我的洞穴交出，去开一个慈善事业的典礼了，因此在自己的家里便並不是主人。"

"哦，哦，是出了不幸的事么？"

"唉，是呵！"野兎伤戚地說。"一个大大的打击，我們

要几年猜不完。从这里一千跳之外，造起一所人类的住所来了。这么大，这么大！——人們便搬到那里去了，带着狗。我家的七个分子，就在那里被祸，而无家可归的还有三倍之多。于老鼠这一伙和土拨鼠的家屬尤为不利。癞虾蟆也大受侵害了。于是我們便为着遺族們开一个会，各人能什么，他就做什么；我是交出我的洞来。大家总該給它們的同类留下一点什么的。”

富于同情的野兎嘆息着，并且用它的右前爪将長耳朵从头上拉过来，来拭干一滴泪。这样的是它的手巾。

岡草里索索地响起来，一个肥胖的，笨重的身躯来到洞穴。

“看哪！”旋兒大声説，“碩鼠伯伯来了。”

那碩鼠并不留心旋兒的話，将一枝用干叶包好的整谷穗，安詳地放在洞口，就灵敏地跳过野兎的脊梁，进洞去了。

“我們可以进去么？”实在好奇的約翰問。“我也願意捐一点东西。”

他記得衣袋里还有一个餅干。当他拿了出来时，这才确实覺到，他变得怎样地小了。他用了两只手才能将这捧起来，还詫异在他的衣袋里怎么会容得下。

“这是很少見，很宝貴的！”野兎嚷着……“好闊綽的礼物！”

它十分恭敬地允許两个进門。洞里很黑暗；約翰願意使旋兒在前面走。但即刻他們看見一点淡綠的小光，向他

們近来了。这是一个火螢，为要使他們满意，来照他們的。

"今天晚上看来是要極其漂亮的，"火螢前导着說。"这里早有許多来客了。我覺得你們是妖精，对不对？"那火螢一面看定了約翰，有些怀疑。

"你将我們当作妖精去稟报就是了，"旋兒回答說。

"你們可知道，你們的王也在趕会么？"火螢接着道。

"上首在这里么？这使我非常喜欢！"旋兒大声說，"我本身和他認識的。"

"阿呀！"火螢說，——"我不知道我有光荣，"因为惊訝，它的小光几乎消灭了。"是呵，陛下平时最爱的是自由空气，但为了慈善的目的，他倒是什么都可以的。这要成为一个很有光彩的会罢。"

那也的确。兎子建筑里的大堂，是輝煌地装飾了。地面踏得很坚实，还撒上含香的麝香草；进口的前面用后脚斜挂着一只蝙蝠；它稟报来客，同时又当着帘幙的差。这是一种节省的办法。大堂的墙上都用了枯叶，蛛网，以及小小的，挂着的小蝙蝠極有趣致地装璜着。无数的火螢往来其間，还在頂上盘旋，造成一个动心的活动的照耀。大堂上面是朽烂的树干所做的宝座，放着光，弄出金刚石一般的結果来。这是一个輝煌的情景！

早有了許多来客了。約翰在这生疏的环境中，覚得只像在家里的一半，惟有紧紧地靠着旋兒。他看見稀奇的东西。一匹土撥鼠極有兴会地和野鼠議論着美观的灯和装

飾。一个角落里坐着两个肥胖的癞虾蟆，还摇着头訴說长久的旱天。一个虾蟆想挽着手引一个蝎虎穿过大堂去，这于它很为难，因为它是略有些神經兴奋和躁急的，所以它每一回总将墙上的裝飾弄得非常凌乱了。

宝座上坐着上首，妖的王，围繞着一小群妖精的侍从，有几个輕蔑地俯視着周围。王本身是照着王模样，出格地和藹，并且和各种来客亲睦地交談。他是从东方旅行来的，穿一件奇特的衣服，用美观的，各色的花叶制成。这里并不生长这样的花，約翰想。他头上戴一个深蓝的花托，散出新鲜的香气，像新折一般。在手里他拿着蓮花的一条花鬚，当作御杖。

一切与会的都受着他的恩澤。他称贊这里的月光，还說，本地的火螢也美丽，几乎和东方的飞螢相同。他又很合意地看了墙上的裝飾，一个土拨鼠还看出陛下曾經休憩，惬意地点着头。

"同我走，"旋兒对約翰說，"我要引見你。"于是他們直冲到王的座前。

上首一認出旋兒，便高兴地伸开两臂，并且和他接吻。这在宾客之間攪起了私語，妖精的侍从中是嫉妒的眼光。那在角落里的两个肥胖的癞虾蟆，絮說些"諂媚者""乞怜者"和"不会长久的"而且别有用意地点头。旋兒和上首談得很久，用了异样的話，于是就将約翰招过去。

"給我手，約翰！"那王說。"旋兒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凡我能够的，我都願意帮助你。我要給你我們这一党

的表記。”

上首从他的項鏈上解下一个小小的金的鎖匙来，遞給約翰。他十分恭敬地接受了，紧紧地捏在手里。

“这匙兒能是你的幸福，”王接着說，“这能开一个金的小箱，藏些高貴的至宝的。然而誰有这箱，我却不能告訴你。你只要热心地寻求。倘使你和我和旋兒长做好朋友而且忠实，那于你就要成功了。”

妖王于是和藹地点着他美丽的头，約翰喜出望外地向他致謝。

坐在湿的莓苔的略高处的三个虾蟆，联成慢圓舞的領导，对偶也配搭起来了。有誰不跳舞，便被一个綠色的蜥蜴，这是充当司仪，并且奔忙于职务的，推到旁边去，那两个癩虾蟆就大煩恼，一齐訴苦，說它們不能看見了。这时跳舞已經开头。

但这确是可笑！各个都用了它的本相跳舞，并且自然地摆出那一种态度，以为它所做的比别个好得多。老鼠和虾蟆站起后脚高高地跳着，一个年老的碩鼠旋得如此粗野，使所有跳舞者都从它的前面躲向旁边，还有一匹惟一的肥胖的树蝸牛，敢于和土撥鼠来轉一圈，但不久便被抛弃了，在前墙之下，以致她(譯者按：蝸牛)因此得了腰胁痛，那实在的原因，倒是因为她不很懂得那些事。

然而一切都做得很誠实而庄严。大家很有几分将这些看作荣耀，并且惴惴地窺伺王，想在他的脸上看出一点贊賞的表示。王却怕惹起不滿，只是凝視着前方。他的侍从

人等，那看重它們的技艺的品格，来参与跳舞的，是高傲地旁观着。

約翰熬得很久了。待到他看見，一匹大的蜥蜴怎样地掄着一个小小的癩虾蟆，时常将这可怜的癩虾蟆从地面高高举起，并且在空中掄一个半圓，便在响亮的哄笑里，發泄出他的兴致来了。

这惹起了一个激动。音乐喑哑了。王严厉地四顧。司仪員向笑者飞奔过去，并且严重地申斥他，举动須要合礼。

“跳舞是一件最庄重的事，”它說，“毫沒有什么可笑的。这里是一个高尙的集会，大家在这里跳舞并非单为了游戏。各显各的特长，沒有一个会希望被笑的。这是大不敬。除此之外，大家在这里是一个悲哀的仪节，为了重大的原因。在这里举动务須合礼，也不要做在人类里面似的事！”

这使約翰害怕起来了。他到处看見仇視的眼光。他和王的亲密給他招了許多的仇敌。旋兒將他拉在旁边：

“我們还是走的好罢，約翰！”他低声說，“你将这又鬧坏了。是呵，是呵，如果从人类中教育出来的，就那样！”

他們慌忙从蝙蝠門房的翅子下潛行，走到黑暗的路上。恭敬的火螢等着他們。“你們好好地行乐了么？”它問。“你們和上首大王叛談了么？”

“唉，是的！那是一个有趣的会，”約翰說，“你必須永站在这暗路上么？”

“这是本身的自由的选择，”火螢用了悲苦的声音說。

“我再不能参与这样无聊的集会了。”

“去罢！”旋兒說，“你并不这样想。”

“然而这是实情。早先——早先有一时，我也曾参与过各种的会，跳舞，徘徊。但現在我是被憂愁扫蕩了，現在……”它还这样的激动，至于消失了它的光。

幸而他們已近洞口，野兎听得他們临近，略向旁边一躲，放进月光来。

他們一到外面野兎的旁边，約翰說：“那么，就給我講你的故事罢，火螢！”

“唉！”火螢嘆息，“这事是簡单而且悲伤。这不使你們高兴。”

“講罢，講它就是！”大家都嚷起来。

“那么，你們都知道，我們火螢是極其异乎寻常的东西。是呵，我覺得，誰也不能否認，我們火螢是一切生物中最有天禀的。”

“何以呢？这我却願意知道，”野兎說。

火螢渺視地回答道：“你們能發光么？”

“不，这正不然，”野兎只得贊成。

“那么，我們發光，我們大家！我們还能够随意發光或者熄灭。光是最高的天賦，而一个生物能發最高的光。还有誰要和我們竞爭前列么？我們男的此外还有翅子，并且能够飞到几里远。”

“这我也不能，”野兎謙逊地自白。

“就因为我們有發光的天賦，”火螢接着說，“别的动物

也哀矜我們，沒有鳥来攻击我們。只有一种动物，是一切中最低級的那个，搜寻我們，还捉了我們去。那就是人，是造物的最蛮横的出产。”

說到这里，約翰注視着旋兒，似乎不懂它。旋兒只微笑，并且示意他，教他不开口。

“有一回，我也往来飞翔，一个明亮的迷光，高兴地在黑暗的丛莽里。在寂寞的潮湿的草上，在沟的岸边。这里生活着她，她的存在，和我的幸福是分不开的。她华美地在蓝的碧玉光中灿烂着，当她順着草爬行的时候，很强烈地蠱惑了我的少年的心。我繞着她飞翔，还竭力用了顏色的变换来牵引她的注意。幸而我看出，她已經怎样地收受了我的敬礼，靦覥地将她的光晃韜晦了。因为感动而發着抖，我知道收斂起我的翅子，降到我的爱者那里去，其时正有一种强大的声响瀰滿着空中。暗黑的形体近来了。那是人类。我駭怕得奔逃。他們追赶我，还用一种沈重的，烏黑的东西照着我打。但我的翅子担着我是比他們的笨重的腿要快一点的。待到我回来的时候……”

講故事的至此停止說話了。先是寂靜的刺激一刹那——这时三个听的都懦懾地沈默着——它才接着說：

“你們早經料到了。我的娇嫩的未婚妻——一切中最灿烂和最光明的——她是消失了，給恶意的人們捉去了。閑靜的，潮湿的小草地是踏坏了，而她那在沟沿的心爱的住所是慘淡和荒凉。我在世界上是孤独了。”

多感的野兎仍旧拉过耳朵来，从眼里拭去一滴泪。

"从此以后我就改变了。一切輕浮的娛乐我都反对。我只記得我所失掉的她，还想着我和她再会的时候。"

"这样么？你还有这样的希望么？"野兎高兴地問。

"比希望还要切实，我有把握的。在那上面我将再会我的爱者。"

"然而……"野兎想反駁。

"兎兒，"火螢严肃地說，"我知道，只有应該在昏暗里彷徨的，才会怀疑。然而如果是看得見的，如果是用自己的眼来看的，那就凡有不确的事于我是一个疑案。那边！"光虫說，并且敬畏地仰看着种滿星星的天空，"我在那边看見她！一切我的祖先，一切我的朋友，以及她，我看見較之在这地上，更其分明地發着威严的光輝。唉唉，什么时候我才能驀地离开这空虛的生活，飞到那誘引着招致我的她那里去呢？唉唉！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光虫嘆息着，离开它的听者，又爬进黑暗的洞里去了。

"可怜的东西！"野兎說，"我盼望，它不錯。"

"我也盼望，"約翰贊同着。

"我以为未必，"旋兒說，"然而那倒很动人。"

"爱的旋兒，"約翰說，"我很疲倦，也要睡了。"

"那么来罢，你躺在这里我的旁边，我要用我的氅衣盖着你。"

旋兒取了他的蓝色的小氅衣，盖了約翰和自己。他們就这样躺在岡坡的發香的草上，彼此紧紧地拥抱着。

"你們将头放得这么平，"野兎大声說，"你們願意枕着

我么？”

这一个貢献他們不能拒絕。

“好晚上，母亲，”旋兒对月亮說。

于是約翰将金的小鑰匙紧握在手中，将头靠在好心的野兎的蒙茸的毛上，靜靜地酣睡了。

三

他在那里呢，普烈斯多？——你的小主人在那里呢？——在船上，在蘆葦間醒来的时候，怎样地吃惊呵——只剩了自己——主人是无踪无影地消失了。这可教人担心和害怕。——你現在已經奔波得很久，并且不住地奋亢的嗚嗚着寻覓他罢？——可怜的普烈斯多。你怎么也能睡得这样熟，且不留心你的主人离了船呢？平常是只要他一动，你就醒了的。你平常这样灵敏的鼻子，今天不为你所用了。你几乎辨不出主人从那里上岸，在这沙岡上也完全失掉了踪迹。你的热心的鼰也不帮助你。唉，这絕望！主人去了！无踪无影地去了！——那么，寻罢，普烈斯多，寻他罢！且住，正在你前面，在岡坡上——那边不是躺着一点小小的，暗黑的东西么？你好好地看一看罢！

那小狗屹立着傾听了一些时，并且凝視着远处。于是它忽然抬起头来，用了它四条細腿的全力，跑向岡坡上的暗黑的小点那里去了。

一寻到，却确是那苦痛的失踪的小主人，于是它尽力設法，表出它的一切高兴和感謝来，似乎还不够。它摇尾，

跳跃，嗚鳴，吠叫，并且向多时寻覓的人齅着，舐着，將冷鼻子擱在臉面上。

"靜靜的罷，普烈斯多，到你的窠里去！"約翰在半睡中大声說。

主人有多么胡塗呵！凡是望得見的地方，沒有一个窠在近处。

小小的睡眠者的精神逐漸清楚起来了。普烈斯多的齅，——这是他每早晨習慣了的。但在他的灵魂之前，还挂着妖精和月光的輕微的梦影，正如丘岡景色上的曉霧一般。他生怕清晨的凉快的呼吸会將这些驅走。"合上眼睛，"他想，"要不然，我又將看見时鐘和地毯，像平日似的。"

但他也躺得很异样。他覺得他沒有被。慢慢地他小心着將眼睛睜开了一綫。

明亮的光！藍的天！云！

于是約翰睜大了眼睛，并且說："那是真的么？"是呀！他躺在岡的中間。淸朗的日光溫暖他；他吸进新鮮的朝气去，在他的眼前还有一層薄霧环繞着远处的山林。他只看見池边的高的山毛欅树和自家的屋頂伸出在丛碧的上面。蜜蜂和甲虫繞着他飞鳴；头上唱着高飞的云雀，远处传来犬吠和远隔的城市的喧嚣。这些都是純粹的事实。

然而他曾經梦見了什么还是沒有什么呢？旋兒在那里呢？还有那野兎？

两个他都不見。只有普烈斯多坐在他身边，久候了似的搖着尾巴向他看。

“我真成了梦游者了么？”約翰自己問。

他的近旁是一个兎窟。这在岡上倒是常有的。他站起来，要去看它个仔細。在他紧握的手里他觉得什么呢？

他摊开手，他从脊骨到脚跟都震悚了。是灿烂着一个小小的，黃金的鎖匙。

他默默地坐了許多时。

“普烈斯多！”他于是說，几乎要哭出来，“普烈斯多，这也还是实在的！”

普烈斯多一跃而起，試用吠叫来指示它的主人，它飢餓了，它要回家去。

回家么？是的，約翰沒有想到这一層，他于此也很少挂念。但他即刻听到几种声音叫着他的名字了。他便明白，他的举动，大家是全不能当作馴良和規矩的，他还須等候那很不和气的話。

只一刹时，高兴的眼泪化为恐怖和后悔的眼泪了。但他就想着現是他的朋友和心腹的旋兒，想着妖王的贈品，还想着过去一切的华美的不能否認的眞实，他靜靜地，被諸事羈絆着，向回家的路上走。

那遭际是比他所豫料的还不利。他想不到他的家屬有这样地恐怖和不安。他应該郑重地認可，永不再是这么頑皮和大意了。这又給他一个羈絆。“这我不能，”他坚决地說。人們很詫异。他被訊問，懇求，恫吓。但他却只想着旋兒，坚持着。只要能保住旋兒的友情，他怕什么責罰呢——为了旋兒，他有什么不能忍受呢。他将小鎖匙紧紧地按在胸

前，并且紧閉了嘴唇，每一問，都只用聳肩来作回答。“我不能一定，”他永是說。

但他的父亲却道：“那就不管他罢，这于他太严紧了。他必是遇到了什么出奇的事情。将来总会有講給我們的时候的。”

約翰微笑，沈默着吃了他的奶油面包，就潜进自己的小屋去。他剪下一段窗幔的繩子，系了那宝貴的鎖匙，帖身挂在胸前。于是他放心去上学校了。

这一天他在学校里确是很不行。他做不出他的学課，而且也全不經意。他的思想总是飞向池边和昨夜的奇异的事件去。他几乎想不明白，怎么一个妖王的朋友現在須負做算术和变化动詞的义务了。然而这一切都是真实，周围的人們于此誰也不知道，誰也不能够相信或相疑，連那教員都不，虽然他也深刻地瞥着眼，并且也輕蔑地将約翰叫作懶东西。他欣然承受了这不好的品評，还做着懲罰的工作，这是他的疏忽拉給他的。

“他們誰都猜不到。他們要怎样呵斥我，都随意罢。旋兒总是我的朋友，而且旋兒于我，胜过所有他們的全群，連先生都算上。”

約翰的这是不大恭敬的。对于他的同胞的敬意，自从他前晚听到議論他們的一切劣点之后，却是沒有加增。

当教員講述着，怎样只有人类是由上帝給与了理性，并且置于一切动物之上，作为主人的时候，他笑起来了。这又給他博得一个不好的品評和严历的指摘。待到他的邻

座着在課本上讀着下面的話："我的任性的叔母的年齡是大的，然而較之太阳，沒有伊的那么大，"——約翰便赶快大声地叫道："他的！"①

大家都笑他，連那教員，对于他所說那样的自負的胡塗，覚得詫异，教約翰留下，并且写一百回："我的任性的叔母的年齡是大的，然而較之太阳，沒有伊的那么大，——較之两个更大的，然而是我的胡塗。"

学生們都去了，約翰孤独地坐在广大的校区里面写。太阳光愉快地映射进来，在它的經过的路上使无数白色的塵埃發閃，还在白塗的墙上形成明亮的点，和时間的代謝慢慢地迁移。教員走了，高声地关了門。当約翰写到第二十五任性的叔母的时候，一匹小小的，敏捷的小鼠，有着烏黑的珠子眼和網緞似的小耳朵，无声地从班級的最远的角上沿着壁偸偸走来了。約翰一声不响，怕赶走了那有趣的小动物。但这并不胆怯，径到約翰的座前。它用細小的明亮的眼睛暫时鋒利地四顧，便敏捷地一跳，到了椅子上，再一跳就上了約翰在写着字的書桌。

"阿，阿，"他半是自言自語地說，"你倒是一匹勇敢的鼠子。"

"我却也不知道，我須怕誰，"一种微細的声音說，那小鼠还微笑似的露出雪白的小牙。

約翰曾經閱历过許多奇异的事——但这时却还是圓睜

① 在荷兰文，太阳是女性的，所以須用"伊"，称"他"便錯。

了眼睛。这样地在白天而且在学校里——这是不可信的。

“在我这里你无須恐怖，”他低声說，仍然是怕惊吓了那小鼠——“你是从旋兒那里来的么？”

“我正从那里来，来告訴你，那教員完全有理，你的懲罰是恰恰相当的。”

“但是旋兒說的呵，太阳盖是男性，太阳是我們的父亲。”

“是的，然而此外用不着誰知道。这和人类有什么相干呢。你永不必将这么精微的事去对人类講。他們太粗。人是一种可駭的恶劣和蛮野的东西，只要什么到了他的范围之內，他最喜欢将一切擒拿和蹂躪。这是我們鼠族从經驗上識得的。”

“但是，小鼠，你为什么停在他們的四近的呢，你为什么不远远地躲到山林里去呢？”

“唉，我們現在不再能够了。我們太惯于都市風味了。如果小心着，并且时时注意，避开他們的捕机和他們的沈重的脚，在人类里也就可以支撑。幸而我們也还算敏捷的。最坏的是人类和猫結了一个联盟，借此来补救他們自己的蠢笨，——这是大不幸。但山林里却有梟和鹰，我們会一时都死完。好，約翰，記着我的忠告罢，教員来了！”

“小鼠，小鼠，不要走。問問旋兒，我将我的匙兒怎么办呢。我将这帖胸挂在頸子上。土曜日我要換干淨的小衫，我很怕有誰会看見。告訴我罢，我藏在那里最是稳当呢，爱的小鼠。”

"在地里，永久在地里，这是最为稳当的。要我給你收藏起来么?"

"不，不要在这里学校里!"

"那就埋在那边岡子上。我要通知我的表姊，那野鼠去，教她必須留神些。"

"多謝，小鼠。"

蓬，蓬! 教員到来了。这时候，約翰正将他的笔尖浸在墨水里，那小鼠是消失了。自己想要回家的教員，就赦免了約翰四十八行字。

两日之久，約翰在不断的憂惧中过活。他受了严重的监視，凡有溜到岡上去的机会，都被剝夺了。已經是金曜日，他还在带着那宝貴的匙兒往来。明天晚上他便須換穿干淨的小衫，人会發見这匙兒，而且拿了去——他为了这思想而战栗。家里或园里他都不敢藏；他覚得沒有一处是够安稳的。

金曜日的晚上了，黃昏已經闖进来。約翰坐在他臥室的窗前，出神地从园子的碧綠的丛草中，眺望着远处的岡阜。

"旋兒! 旋兒! 帮助我，"他憂悶地絮叨着。

近旁响着一种輕輕的拍翅声，他聞到鈴兰的香味，还忽然听得熟識的，甜美的声音。

旋兒靠近他坐在窗沿上，搖动着一枝长梗的鈴兰。

"你到底来了!——我是这么渴想你!"約翰說。

"同我走，約翰，我們要埋起你的匙兒。"

"我不能，"約翰慘淡地嘆息說。

然而旋兒握了他的手，他便覺得他輕得正如一粒蒲公英的带着羽毛的种子，在靜穆的晚天里，飘浮而去了。

"旋兒，"約翰飘浮着說，"我这样地爱你。我相信，我能为你放下一切的人們，連普烈斯多！"

旋兒吻他，問道："連西蒙？"

"阿，我喜欢西蒙与否，这于它不算什么。我想，它以为这是孩子气的。西蒙就只喜欢那卖魚的女人，而且这也只在它肚餓的时候。从你看来，西蒙是一匹平常的猫么，旋兒？"

"不，它先前是一个人。"

呼——蓬！——一个金虫① 向約翰撞来了。

"你們不能看清楚一点么，"金虫不平地說，"妖精族紛飞着，好像他們将全部的空气都租去了！会无用到这样，总是单为了自己的快乐飘来飘去，——而我辈，尽着自己的义务，永是追求着食物，只要能吃多少，便尽量吃多少的，却被他們赶到路旁去了。"

它嗡嗡着飞了开去。

"我們不吃，它以为不好么？"約翰問。

"是呵，金虫类是这样的。金虫以为这是它們的最高的义务，大嚼得多。要我給你講一个幼小的金虫的故事

---

① 旧称金牛兒，或金龟子，是一种金綠色的甲虫，食植物的花叶为害。幼虫躲在地里，白色，食植物的根，俗名地蚕，即旧書上的所謂蠐螬。

么?”

“好，講罢，旋兒!”

“曾經有一个好看的幼小的金虫，是刚从地里鑽出来的。唔，这是大奇事。它坐在黑暗的地下一整年，等候着第一个温暖的夜晚。待到它从地皮里伸出头来的时候，所有的綠叶和鳴禽，都使它非常慌张了。它不知道它究竟应該怎样开手。它用了它的触角，去摸近地的小草茎，并且扇子似的将这伸开去。于是它覺得，它是雄的。它是它种族中的一个美丽的模范，有着灿烂的烏黑的前足，厚积塵埃的后腹，和一个胸甲，鏡子似的放光。幸而不久它在近处看見了一个别的金虫，那虽然沒有这样美，然而前一天已經飞出，因此确是有了年紀的。因为它这样地年青，它便極其謙恭地去叫那一个。

‘什么事，朋友?’那一个从上面問，因为它看出这一个是新家伙了，‘你要問我道路么?’

‘不，請你原諒，’幼小的謙恭地說，‘我先不知道，这里我必須怎样开头。做金虫是应該怎么办的?’

‘哦，原来’，那一个說，‘那你不知道么?我明白你，我也曾經这样的。好好地听罢，我就要告訴你了。金虫生活的最要义是大嚼。离此不远有一片貴重的菩提树林，那是为我們而种的，将它竭力地勤勉地大嚼，是我們所有的义务。’

‘誰将这菩提树林安置在那里的呢?’年幼的甲虫問。

‘阿，一个大东西，是給我們办得很好的。每早晨这

就走过树林，有誰大嚼得最多的，这就带它去，到一所华美的屋子里。那屋子是放着清朗的光，一切金虫都在那里幸福地团聚着的。但要是誰不大嚼，反而整夜向各处紛飞的，它就要被蝙蝠捉住了。’

‘那是誰呢？’新家伙問。

‘这是一种可怕的怪物，有着鋒利的牙，它从我們的后面突然飞来，用残酷的一嘎咭便吃尽了。’

甲虫正在这么說，它們听得上面有淸亮的𠹳的一声，透了它們的心髓。‘呵，那就是！’长輩大声說。‘你要小心它，青年朋友。感謝罢，恰巧我通知你了。你的前面有一个整夜，不要耽誤罢。你吃得越少，祸事就越多，会被蝙蝠吞掉的。只有能够挑选那正經的生活的本分的，才到有着淸朗的光的屋子去。記着罢！正經的生活的本分！’

年紀大了一整天的那甲虫，于是在草梗之間爬开去了，并且将这一个惘然地留下。——你知道么，什么是生活的本分，約翰？不罢？那幼小的甲虫也正不知道。这事和大嚼相連，它是懂得的。然而它須怎样，才可以到那菩提树林呢？

它近旁竪着一枝瘦长的，有力的草梗，輕輕地在晚風中搖摆。它就用它六条弯曲的腿，很坚牢地抓住它。从下面望去，它觉得仿佛一个高大的巨灵而且很嶮峻。但那金虫还要往上走。这是生活的本分，它想，并且怯怯地开始了升进。这是緩慢的，它屢次滑回去，然而它向前；当它終于爬到最高的梢头，在那上面动蕩和搖摆的时候，它觉

得满足和幸福。它在那里望見什么呢？这在它，似乎看見了全世界。各方面都由空气环繞着，这是多么極乐呵！它尽量鼓起后腹来。它兴致很稀奇！它总想要升上去！它在大欢喜中掀起了翅鞘，暂时抖动着网翅。——它要升上去，永是升上去，——又抖动着它的翅子，爪子放掉了草梗，而且——阿，高兴呀！……呼——呼——它飞起来了——自由而且快乐——到那靜穆的，温暖的晚空中。"——

"以后呢？"約翰問。

"后文幷不有趣，我下回再給你講罢。"

他們飞过池子了，两只迁延的白胡蝶和他們一同翩躚着。

"这一程往那里去呀，妖精們？"它們問。

"往大的罔蔷薇那里去，那在那边坡上开着花的。"

"我們和你們一路去！"

从远处早就分明看見，她有着她的許多嫩黃的，綿輭的花。小蓓蕾已經染得通紅，开了的花还显着紅色的条紋，作为那一时的記号，那时她們是还是蓓蕾的。在寂寞的宁靜中开着野生的罔蔷薇，幷且将四近滿注了她們的奇甜的香味。这是有如此华美，至使罔妖們的食养，就只靠着她們。胡蝶是在她們上面盘旋，还一朵一朵地去接吻。

"我們这来，是有一件宝貝要托付你們，"旋兒大声說，"你們肯給我們看管这个么？"

"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呢？"罔蔷薇細声說，"我是不以守候为苦的——如果人不将我移去，我幷不要走动。我

又有鋒利的刺。"

于是野鼠到了，学校里的小鼠的表姊，在薔薇的根下掘了一条路。它就运进鎖匙去。

"如果你要取回去，就应該再叫我。那么，你就用不着使薔薇为难。"

薔薇将她的带刺的枝条交織在进口上，并且郑重允許，忠实地看管着。胡蝶是見証。

第二天的早晨，約翰在自己的床上醒来了，在普烈斯多的旁边，在鐘和地毯的旁边。那系着鎖匙的挂在他頸上的繩子是消失了。

四

"煞派門！①夏天是多么討厭的无聊呵！"在老屋子的倉庫里，很懊惱地一同站着的三个火爐中的一个嘆息說，——"許多星期以来，我見不到活的东西，也听不到合理的話。而且这久远的內部的空虛！实在可怕！"

"我这里滿是蜘蛛网，"第二个說，"这在冬天也不会有的。"

"我并且到处是灰塵，如果那黑的人再来的时候，一定要使我羞死。"

几个灯和火鈎，那些，是因为預防生銹，用紙包着，散躺在地上各处的，对于这样輕率的語气，都毫无疑义地

① Saperment，詈語，表厭惡之意。现在大概仅見于童話中，为非人类所用。

宣布抗爭。

但談論突然沉默了，因为吊窗已被拉起，冲进一条光綫来，直到最暗的角上，而且将全社会都显出在它們的塵封的混乱里面了。

那是約翰，他来了，而且攪扰了它們的談話。这倉庫常給約翰以强烈的刺激。現在，自从出了最近的奇事以来，他屢屢逃到那里去。他于此發見安靜和寂寞。那地方也有一个窗，是用抽替关起来的，也望見岡阜的一面。忽然拉开窗抽替，并且在滿是秘密的倉庫之后，驀地看見眼前有遥远的，明亮的景色，直到那白色的，軟軟地起伏着的連岡，是一种很大的享用。

从那天金曜日的晚上起，早过了三星期了，約翰全沒有見到他的朋友。小鎖匙也去了，他更缺少了并非做梦的証据。他常怕一切不过是幻想。他就沈靜起来。他的父亲憂悶地想，約翰从在岡上的那晚以来，一定是得了病。然而約翰是神往于旋兒。

“他的爱我，不及我的爱他么?”当他站在屋頂窗的旁边，眺望着綠叶繁花的园中时，他瑣屑地猜想着，“他为什么不常到我这里来，而且已經很久了呢? 倘使我能够……。但他也許有許多朋友罢。比起我来，他該是更爱那些罢? ……我沒有别的朋友，——一个也沒有。我只爱他。爱得很! 唉，爱得很!”

他看見，一群雪白的鴿子的飞翔，怎样地由蔚蓝的天空中降下，这原是以可聞的鼓翼声，在房屋上面盘旋的。

那仿佛有一种思想驅遣着它們，每一瞬息便变換方向，宛如要在它們所浮游着的夏光和夏气的大海里，成了排豪猷似的。

它們忽然飞向約翰的屋頂窗前来了，用了各种的鼓翼和抖翅，停在房檐上，在那里它們便忙碌地格磔着，細步往来。其中一匹的翅上有一枝紅色的小翮。它拔而又拔，拔得很长久，待到它拔到嘴里的时候，它便飞向約翰，将这交給他。

約翰一接取，便覺得他这样地輕而且快了，正如一个鴿子。他伸开四肢，鴿子飞式的飞起来，約翰并且漂浮在它們的中央，在自由的空气中和清朗的日光里。环繞着他的更无別物，除了純淨的蓝碧和潔白的鴿翅的閃閃的光輝。

他們飞过了林中的大花园，那茂密的树梢在远处波动，像是碧海里的波涛。約翰向下看，看見他父亲坐在住房的暢开的窗边；西蒙是拳着前爪坐在窗台上，而且晒太阳取暖。

“他們看見我沒有？”他想，然而叫呢他却不敢。

普烈斯多在园子里奔波，遍嗅着各处的草丛，各坐的墙后，还抓着各个温室的門戶，想寻出小主人来。

“普烈斯多！普烈斯多！”約翰叫着。小狗仰視，便搖尾，而且訴苦地呻吟。

“我回来，普烈斯多！等着就是！”約翰大声說，然而他已經离得太远了。

他們飘过树林去，烏鴉在有着它們的窠的高的枝梢上，

哑哑地叫着飞翔。这正是盛夏，满开的菩提树花的香气，云一般从碧林中升腾起来。在一枝高的菩提树梢的一个空巢里，坐着旋儿，额上的他的冠是旋花的花托，向約翰点点头。

"你到这里了？这很好，"他說。"我歡迎取你去了。我們就可以长在一处——如果你願意。"

"我早願意，"約翰說。

他于是謝了給他引导的友爱的鴿子，和旋兒一同降到树林中。

那地方是凉爽而且多蔭。鶺鴒几乎永是唿哨着这一套，但也微有一些分别。

"可怜的鳥兒，"旋兒說，"先前它是天堂鳥。这你还可以从它那特别的黃色的翅子上認出来——但它改变了，而且被逐出天堂了。有一句話，这句話能够还給它原先的华美的衣衫，并且使它再回天堂去。然而它忘却了这句話。現在它天天在試驗，想再覓得它。虽然有一两句的类似，但都不是正对的。"

无数飞蝇在穿过浓阴的日光中，飞揚的晶粒似的营营着。人如果留神傾听，便可以听出，它們的营营，宛如一場大的，单調的合奏，充滿了全树林，仿佛是日光的歌唱。

繁密的深綠的莓苔盖着地面，而約翰又变得这么小了，他見得这像是大森林区域里的一座新林。干子是多么精美，从生是多么茂密。要走通是不容易的，而且苔林也显得非常之大。

于是他們到了一座螞蚁的桥梁。成百的螞蚁忙忙碌碌地在四处走——有几个在顎間銜着小树枝，小叶片或小草梗。这是有如此杂沓，至使約翰几乎头暈了。

許多工夫之后，他們才遇到一个螞蚁，願意和他們来談天。它們全体都忙于工作。他們終于遇見一个年老的螞蚁，那差使是，为着看守細小的蚜虫的，螞蚁們由此得到它們的甘露。因为它的畜群很安静，它已經可以顧及外人了，还将那大的窠指示給他們。窠是在一株大树的根上盖造起来的，很寬广，而且包含着百数的道路和房間。蚜虫牧者加以說明，还引了訪問者往各处，直到那有着稚弱的幼虫，从白色的襁褓中匍匐而出的兒童室。約翰是惊訝而且狂喜了。

年老的螞蚁講起，为了就要發生的軍事，大家正在强大的激动里。对于离此不远的别一蚁群，要用大的强力去袭击，扫蕩窠巢，劫夺幼虫或者杀戮；这是要尽全力的，大家就必須預先准备那最为切要的工作。

“为什么要有軍事呢？”約翰說，“这我覺得不美。”

“不然，不然！”看守者說，“这是很美的可以贊頌的軍事。想罢，我們要去攻取的，是战斗螞蚁呵；我們去，只为歼灭它們这一族，这是很好的事业。”

“你們不是战斗螞蚁么？”

“自然不是！你在怎样想呢？我們是平和螞蚁。”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不知道这事么？我要告訴你。有那么一个时候，因

为一切螞蚁常常战爭，免于大战的日子是沒有的。于是出了一位好的有智慧的螞蚁，它發見，如果螞蚁們彼此約定，从此不再战爭，便将省去許多的劳力。待到它一說，大家覺得这特别，并且就因为这原因，大家开始将它咬成小塊了。后来又有别的螞蚁們，也像它一样的意思。这些也都被咬成了小塊。然而終于，这样的是这么多，至使这咬斷的事，在别个也成了太忙的工作。从此它們便自称平和螞蚁，而且都主张，那第一个平和螞蚁是不錯的；有誰来爭辯，它們这边便将它撕成小塊子。这模样，所有螞蚁就几乎都成了平和螞蚁了，那第一个平和螞蚁的残体，还被愼重而敬畏地保存起来。我們有着头顱，是眞正的。我們已經将别的十二个自以为有眞头的部落毀坏，并且屠戮了。它們自称平和蚁，然而自然倒是战斗蚁，因为眞的头为我們所有，而平和螞蚁是只有一个头的。现在我們就要动手，去歼除那第十三个。这确是一件好事业。”

“是呵，是呵，”約翰說，“这很値得注意！”

他本有些怕起来了，但当他們謝了懇切的牧者并且作过别，远离了螞蚁民族，在羊齿草丛的阴凉之下，休息在一枝美丽的弯曲的草梗上的时候，他便覺得安静得許多了。

“阿！”約翰嘆息，“那是一个渴血的胡塗的社会！”

旋兒笑着，一上一下地低昂着他所坐的草梗。

“阿！”他說，“你不必責备它們胡塗。人們若要聪明起来，还須到螞蚁那里去。”

于是旋兒指示約翰以树林的所有的神奇，——他們俩飞向树梢的禽鳥們，又进茂密的丛莽，下到土拨鼠的美术的住所，还看老树腔里的蜂房。

末后，他們到了一个围着树丛的处所。成堆成阜地生着忍冬藤。繁茂的枝条到处蔓延在灌木之上，群綠里盛装着馥郁的花冠。一只吵鬧的白頰鳥，高声地唧唧足足着，在嫩枝間跳跃而且鼓翼。

"給我們在这里过一会罢，"約翰請托，"这里是美观的。"

"好，"旋兒說，"你也就要看見一点可笑的。"

地上的草里，站着蓝色的鈴兰。約翰坐在其中的一株的近旁，并且开始議論那蜜蜂和胡蝶。这些是鈴兰的好朋友，因此这談天就像河流一般。

但是，那是什么呢？一个大影子来到草上，还有仿佛白云似的东西在鈴兰上面飘下来。約翰几乎来不及免于粉身碎骨——他飞向那坐在盛开的忍冬花里的旋兒。他这才看出，那白云是一塊手巾，——并且，蓬！——在手巾上，也在底下的可怜的鈴兰上，坐下了一个肥胖的太太。

他无暇怜惜它，因为声音的喧嘩和树枝的騷扰充滿了林中的隙地，而且，来了一大堆人們。

"那就，我們要笑了，"旋兒說。

于是他們来了，那人类——女人們手里拿着籃子和伞，男人們头上戴着高而硬的黑帽子。他們几乎統是黑的，漆黑的。他們在晴明的碧綠的树林里，很显得特殊，正如一

个大而且丑的墨汙，在一幅华美的圖画上。

灌木被四散冲开，花朵踏坏了。又摊开了許多白手巾，柔順的草茎和忍耐的莓苔是嘆息着在底下担負，还恐怕遭了这样的打击，从此不能复元。

雪茄的烟气在忍冬丛上蜿蜒着，凶恶地赶走它們的花的柔香。粗大的声音吓退了欢乐的白頰鳥的鳴噪，这在恐怖和忿怒中唧唧地叫着，逃向近旁的树上去了。

一个男人从那堆中站起来，并且安在岡尖上。他有着长的，金色的头髮和蒼白的脸。他說了几句，大家便都大张着嘴，唱起歌来，有这么高声，致使烏鴉們都嘎嘎地从它們的窠巢飞到高处，还有好奇的野兎，本是从岡边上过来看一看的，也吃惊地跑走，并且直跑至整一刻鐘之久，才又安全地到了沙岡。

旋兒笑了，用一片羊齿叶抵御着雪茄的烟气；約翰的眼里含了泪，却并不是因为烟。

"旋兒，"他說，"我要走开，有这么討厭和喧鬧。"

"不，我們还該停留。你就要笑，还有許多好玩的呢。"

唱歌停止了，那蒼白男人便起来說話。他大声嚷，要使大家都懂得，但他所說的，却过于亲爱。他称人們为兄弟和姊妹，并且議論那华美的天然，还議論造化的奇迹，論上帝的日光，論花和禽鳥。

"这叫什么？"約翰問。"他怎么說起这个来呢？他認識你么？他是你的朋友么？"

旋兒輕蔑地搖那戴冠的头。

“他不認識我，——太阳，禽鳥，花，也一样地很少。凡他所說的，都是謊。”

人們十分虔敬地听着，那坐在蓝的鈴兰上面的胖太太，还哭出来了好几回，用她的衣角来拭泪，因为她沒有可使的手巾。

蒼白的男人說，上帝为了他們的聚会，使太阳这样快活地照临。旋兒便訕笑他，并且从密叶中将一顆槲树子擲在他的鼻子上。

“他要換一个別的意見，”他說，“我的父亲須为他們照临，——他究竟妄想着什么！”

但那蒼白的男人，却因为要防这仿佛从空中落下来似的槲树子，正在冒火了。他說得很长久，越久，声音就越高。末后，他脸上是青一陣紅一陣，他捏起拳头，而且嚷得这样响，至于树叶都發抖，野草也吓得往来动搖。待到他終于再平靜下去的时候，大家却又歌唱起来了。

“呸，”一只白头鳥，是从高树上下来看看热鬧的，說，“这是可惊的胡鬧！倘是一群牛們来到树林里，我倒还要喜欢些。听一下子罢，呸！”

唔，那白头鳥是懂事的，也有精微的鑒別。

歌唱之后，大家便从籃子，盒子和紙兜里拉出各种食物来。許多紙张攤开了，小面包和香橙分散了。也看見瓶子。

于是旋兒便召集他的同志們，并且开手，进攻这醜乐

的团体。

一匹大胆的虾蟆跳到一个年老的小姐的大腿上，紧靠着她正要咀嚼的小面包，并且停在那里，似乎在惊异它自己的冒险。这小姐發一声大叫，惊愕地凝視着攻击者，自己却不敢去触它。这勇敢的例子得了仿傚。碧綠的青虫們大无畏地爬上了帽子，手巾和小面包，到处散布着愁悶和惊疑，大而胖的十字蜘蛛将灿烂的絲放在麦酒杯上，头上以及頸子上，而且在它們的袭击之后，总接着一声尖銳的叫喊；无数的蝇直冲到人們的脸上来，还为着好东西牺牲了它們的性命，它們倒栽在食品和飲料里，因为它們的身体連东西也弄得不能享用了。临末，是来了看不分明的成堆的螞蚁，随处成百地攻击那敌人，不放一个人在这里做梦。这却惹起了混乱和惊惶！男人們和女人們都慌忙从压得那么久了的莓苔和小草上跳起来；——那可怜的小蓝鈴兒也被解放了，靠着两匹螞蚁在胖太太的大腿上的成功的袭击。絕望更加厉害了。人們旋轉着，跳跃着，想在很奇特的态度中，来避开他們的追击者。苍白的男人抵抗了許多时，还用一枝黑色的小棍，憤憤地向各处打；然而两匹勇敢的螞蚁，那是什么兵器都会用的，和一个胡蜂，鑽进他的黑褲子，在腿肚上一刺，使他失了战斗的能力。

这快活的太阳也就不能久駐，将他的脸藏在一片云后面了。大雨淋着这战斗的两党。仿佛是因为雨，地面上突然生出大的黑的地菌的森林来似的。这是张开的雨伞。几个女人将衣裳盖在头上，于是分明看見白的小衫，白袜的

腿和不带高跟的鞋子。不，旋兒覺得多么好玩阿！他笑得必須緊抓着花梗了。

雨越下越密了，它开始将树林罩在一个灰色的發光的网里。紛紛的水霤，从伞上，从高帽子上，以及水甲虫的甲壳一般發着閃的黑衣服上直流下来，鞋在湿透的地上劈劈拍拍地响。人們于是交卸了，并且成了小群默默地退走。只留下一堆紙，空瓶子和橙子皮，当作他們訪問的无味的遺踪。树林中的空曠的小草地上，便又寂寂与安靜起来，即刻只听得独有雨的单調的淅瀝。

“唔，約翰，我們也見过人类了，你为什么不也譏笑他們呢？”

“唉，旋兒，所有人們都这样的么？”

“阿！有些个还要恶得多，坏得多呢。他們常常狂躁和胡鬧，凡有美丽和华貴的，便毁灭它。他們砍倒树木，在他們的地方造起笨重的四角的房子来。他們任性踏坏花朵們，还为了他們的高兴，杀戮那凡有在他們的范围之內的各动物。他們一同盘据着的城市里，是全都汙穢和烏黑，空气是渾浊的，且被塵埃和烟气毒掉了。他們是太疏远了天然和他們的同类，所以一回到天然这里，他們便做出这样的疯顚和凄惨的模样来。”

“唉，旋兒，旋兒！”

“你为什么哭呢，約翰？你不必因为你是生在人类中的，便哭。我爱你，我是从一切别的里面，将你选出来的。我已經教你懂得禽烏和胡蝶和花的观察了。月亮認識你，

而这好的柔和的大地，也爱你如它的最爱的孩子一般。我是你的朋友，你为什么不高兴的呢？”

“阿，旋兒！我高兴，我高兴的！但我仍要哭，为着一切的这人类！”

“为什么呢？——如果这使你憂愁，你用不着和他們在一处。你可以住在这里，并且永久追随着我。我們要在最密的树林里盘桓，在寂寞的，明朗的沙岡上，或者在池边的蘆葦里。我要带你到各处去，到水底里，在水草之間，到妖精的宮闕里，到小鬼头[1]的住所里。我要同你飘泛，在曠野和森林上，在远方的陆地和海面上。我要使蜘蛛給你織一件衣裳，并且給你翅子，像我所生着的似的。我們要靠花香为生，还在月光中和妖精們跳舞。秋天一近，我們便和夏天一同迁徙，到那繁生着高大的椰树的地方，彩色的花伞挂在峰头，还有深蓝的海面在日光中灿烂，而且我要永久講給你童話。你願意么，約翰？”

“那我就可以永不住在人类里面了么？”

“在人类里忍受着你的无穷的悲哀，煩恼，艰窘和憂愁。每天每天，你将使你苦辛，而且在生活的重担底下嘆息。他們会用了他們的粗獷，来損伤或窘迫你柔弱的灵魂。他們将使你无聊和苦恼到死。你爱人类过于爱我么？”

“不，不！旋兒，我要留在你这里！”

他就可以对旋兒表示，他怎样地很爱他。他願意将一

---

① Heinzelmännchen，身躯渺小的精怪。

切和所有自己这一面的抛弃和遗忘。他的小房子，他的父亲和普烈斯多。高兴而坚决地他重述他的願望。

雨停止了，在灰色的云底下，閃出一片欢喜的微笑的太阳光，經过树林，照着湿而發光的树叶，还照着在所有枝梗上閃爍，并且装飾着张在槲树枝間的蛛网的水珠。从从草中的湿地上，腾起一道淡淡的霧气来，夹带着千数甘美的梦幻的香味。白头鳥这时飞上了最高的枝梢，用着簡短的，亲密的音节，为落日歌唱——仿佛它要試一試，怎样的歌，才适宜于这严肃的晚静，和为下堕的水珠作温柔的同伴。

"这不比人声还美么，約翰？是的，白头鳥早知道敲出恰当的音韵了。这里一切都是諧和，一个如此完全的，你在人类中永远得不到。"

"什么是諧和，旋兒？"

"这和幸福是一件事。一切都向着它努力。人类也这样。但他們总是弄得像那想捉胡蝶的兒童。正因为他們的拙笨的努力，却将它惊走了。"

"我会在你这里得到諧和么？"

"是的，約翰！——那你就应該将人类忘却。生在人类里，是一个恶劣的开端，然而你还幼小——你必須将在你記忆上的先前的人間生活，一一除去；这些都会使你迷惑和錯乱，紛爭，零落；那你就要像我所講的幼小的金虫一样了。"

"它后来怎样了呢？"

“它看見明亮的光，那老甲虫說起过的；它想，除了即刻飞往那里之外，它不能做什么較好的事了。它直綫地飞到一間屋，并且落在人手里。它在那里受苦至三日之久；它坐在紙匣里，——人用一条綫系在它腿上，还使它这样地飞，——于是它挣脫了，并且失去了一个翅子和一条腿，而且終于——其間它无助地在地毯上四处爬，也徒劳地試着往那园里去——被一只沈重的脚踏碎了。一切动物，約翰，凡是在夜里到处彷徨的，正如我們一样，是太阳的孩子。它們虽然从来沒有見过它們的晃耀的父亲，却仍然永是引起一种不知不觉的記忆，向往着發光的一切。千数可怜的幽暗的生物，就从这对于久已迁移和疏远了的太阳的爱，得到極悲慘的死亡。一个不可解的，不能抗的冲动，就引着人类向那毁坏，向那警起他們而他們所不識的大光的幻像那里去。”

約翰想要發問似的仰視旋兒的眼。但那眼却幽深而神秘，一如众星之間的黑暗的天。

“你想上帝么？”他終于战战兢兢地問。

“上帝？”——这幽深的眼睛温和地微笑。——“只要你說出話来，約翰，我便知道你所想的是什么。你想那床前的椅子，你每晚上在它前面說那长的祷告的——想那教堂窗上的綠絨的幃幔，你每日曜日的早晨看得它这么长久的——想那你的贊美歌書的花紋字母——想那带着长柄的鈴包①——想那坏的歌唱和熏蒸的人气。你用了那一个名称所表示的，約翰，是一个可笑的幻像——不是太阳而是

一盏大的煤油灯，成千成百的飞虫兒在那上面无助地紧粘着。”

“但这大光是怎么称呼呢，旋兒？我应該向誰祷告呢？”

“約翰，这就像一个霉菌問我，这带着它旋轉着的大地，应当怎样称呼。如果对于你的詢問有回答，那你就将懂得它，有如蚯蚓之于群星的音乐了。祷告呢，我倒是願意教給你的。”

旋兒和那在沈静的惊愕中，深思着他的話的小約翰，飞出树林，这样高，至于沿着岡边，分明見得是长的金閃閃的一綫。他們再飞远去，变幻的成影的丘岡景色都在他們的眼下飞逝，而光的綫是逐漸寬广起来。沙岡的綠色消失了，岸边的蘆葦見得黯淡，也如特别的浅蓝的植物，生长其間。又是一排連岡，一条伸长的，狹窄的沙綫，于是就是那广远的雄伟的海。——蓝的是寬大的水面，直到远处的地平綫，在太阳下，却有一条狹的綫發着光，閃出通紅的晃耀。

一条长的，白的飞沫的边鑲着海面，宛如黄鼬皮上，鑲了蓝色的天鵝絨。

地平綫上分出一条柔和的，天和水的奇异的界綫。这像是一个奇迹：直的，且是弯的，截然的，且是游移的，分明的，且是不可捉摸的。这有如曼长而梦幻地响着的琴声，似乎繞繚着，然而且是消歇的。

---

① Klingelbeutel，教堂所用，募捐的器具。

于是小約翰坐在沙阜边上眺望——长久地不动地沈默着眺望——一直到他仿佛应該死，仿佛这宇宙的大的黃金的門庄严地开开了，而且仿佛他的小小的灵魂，径飘向无穷的最初的光線去。

一直到从他那圓睜的眼里涌出的人世的泪，幕住了美丽的太阳，并且使那天和地的豪华，回向那暗淡的，顫动的黃昏里……

“你須这样地祷告！”其时旋兒說。

五

你当晴明的秋日，在树林里徘徊沒有？当太阳如此沈静和明朗，在染色的叶子上發光，当树枝萧騷着，枯叶在你的脚下顫抖着的时候。

于是树林显得很疲倦，——它只是还能够沈思，并且生活在古老的記忆里。一片蓝色的雾围住它，有如一个梦挟着滿是神秘的絢烂。还有那明晃晃的秋絲，飘泛在空气里懶懶地迴旋，像是美丽的，沈静的梦。

单在莓苔和枯叶之間的湿地上，这时就驟然而且曖昧地射出菌类的奇异的形像来。許多胖的，不成样子而且多肉，此外是长的，还是瘦长，带着有箍的柄和染得亮晶晶的帽子。这是树林的奇特的梦。

于是在朽烂的树身上，也看見无数小小的白色的小干，都有黑的小尖子，像烧过似的。有几个聪明人以为这是一种香菌。約翰却学得一个更好的：

那是烛。它們在沈靜的秋夜燃燒着，小鬼头們便坐在旁边，讀着細小的小書。

这是在一个極其沈靜的秋日，旋兒教給他的，而且約翰还飲着梦兴，其中含有从林地中升騰起来的熏蒸的气息。

“为什么这槲树的叶子带着这样的黑斑的呢？”

“是呵，这也是小鬼头們弄的，”旋兒說。“倘若他們夜里写了字，就将他們小墨水瓶里的剩余洒在叶子上。他們不能容忍这树。人从槲树的木材做出十字架和鈴包的柄来。”

对于这細小的精勤的小鬼头們，約翰覚得新奇了，他还請旋兒允許，領他去見他們之中的一个去。

他已經和旋兒久在一处了，他在他的新生活中，非常幸福，使他对于忘却一切旧事物的誓約，很少什么后悔。他沒有寂寞的一刹那，一寂寞是常会后悔的。旋兒永不离开他，跟着他就到处都是乡里。他安靜地在挂在碧綠的蘆干之間的，葦雀的搖动的窠巢里睡眠，虽然葦雀也大叫，或者烏鴉报凶似的啞啞着。他在瀟瀟的大雨或怒吼的狂風中，并不覚得恐怖，他就躲进空树或野兎的洞里去，或者他鑽在旋兒的小氅衣下，如果他講童話，他还傾听他的声音。

于是他就要看見小鬼头了。

这是适宜的日子。太沈靜，太沈靜。約翰似乎已經听到他們的細語和足音了，然而还是正午。禽鳥們是走了，都走了，只有噬雀还饞着深紅的莓果。一匹是落在圈套里被捕了，它张了翅子挂在那里，而且掙扎着，直到那紧紧

夹住的爪子几乎撕开。約翰即刻去放了它，高兴地啾唧着，它迅速地飞去了。

菌类是彼此都陷在热烈的交談中。

“看看我罢，”一个肥胖的鬼菌說。“你們見过这样的么？看罢，我的柄是多么肥，多么白呀，我的帽子是多么亮呀。我是一切中最大的。而且在一夜里。”

“哼！”紅色的捕蝇菌說，“你真蠢。这样樱色和粗糙。而我却在蘆干一般的我的苗条的柄上摇摆。我华美地紅得像烏莓，还美丽地加了点。我比一切都美。”

“住口！”早就認識它們的約翰說，“你們俩都是毒的。”

“这是操守，”捕蝇菌說。

“你大概是人罢？”肥胖者讥笑地唠叨着，“那我早就願意了，你吃掉我！”

約翰果然不吃。他拿起一条枯枝来，插进那多肉的帽里去。这見得很滑稽，其余的一切都笑了。还有一群微弱的小菌，有着樱色的小头，是大約两小时内一同鑽出来的，并且往外直冲，为要观察这世界。那鬼菌因为憤怒变成蓝色了。这也正表白了它是有毒的种类。

地星在四尖的脚凳上，伸起它們的圓而肿起的小头。有时就用那圓的小头上的嘴里的極細的塵土，噴成一朵樱色的小云彩。那塵土落在濕地上，就有黑土組成的綫，而且第二年便生出成百的新的地星来。

“怎样的一个美的生存阿！”它們彼此說。“揚塵是最高的生活目的。生活几多时，就揚塵几多时，是怎样的幸福

呵！”

于是它們用了深信的向往，将小小的塵云驅到空气中。

“他們对么，旋兒？”

“为什么不呢？它們那里还能够更高一点呢？它們并不多要求幸福，因为此外它們再不能够了。”

夜已深，树影都飞进了一律的黑暗里的时候，充滿秘密的树林的震动沒有停。在草和丛莽中間，处处有小枝們悉悉着，格格着，枯的小叶子們簌簌着。約翰感覚着不可聞的鼓翼的風动，且知道不可辨的东西来到近旁了。現在他却听得有分明的声音在細語，还有脚在細步地跳跃了。看哪，从莽的黑暗的深处，正有一粒小小的蓝的火星在發光，而且消失了。那边又一粒，而且又一粒！静着！……倘若他留神傾听，便听得树叶里有一种簌簌声，就在他極近旁，——靠近那黑暗的树干的所在。这蓝的小光就从它后面起来，并且停在尖上了。

現在約翰看見到处閃着火光；它們在黑暗的枝柯間飄浮，小跳着吹到地面，还有大的閃爍的一堆，如一个愉快的火，在众星間發亮。

“这是什么火呢？”約翰問。“这燒得輝煌。”

“这是一个朽烂的树干，”旋兒說。

他們走向一粒沈靜的，明亮的小光去。

“那我就要給你介紹将知[①]了。他是小鬼头們中最年

① Wistik，德譯 Wüsstich，“我将知道”之意。

老，且最伶俐的。"

約翰临近的时候，他看見他坐在他的小光旁边。在蓝色的照映中，可以分明地辨别打皺的脸带着灰色的鬍鬚；他蹙着眉头，高声地誦讀着。小头上戴一頂榭斗的小帽还插一枝小翎，——前面坐着一个十字蜘蛛，幷且对他傾听。

待到他們俩接近时，小鬼头便揚起眉毛来看，却不从他的小書上抬头。十字蜘蛛爬去了。

"好晚上，"小鬼头說，"我是将知。你們俩是誰呢？"

"我叫約翰。我很願意和你相識。你在那里讀什么呢？"

"这不合于你的耳朵，"将知說，"这仅只是为那十字蜘蛛的。"

"也給我看一看罢，爱的将知，"約翰悬求說。

"这我不可以。这是蜘蛛的聖書，我替它們保存着的，幷且永不得交在別一个的手里。我有神聖的文件，那甲虫的和胡蝶的，刺猬的，土撥鼠的，以及凡有生活在这里的一切的。它們不能都讀，倘它們想要知道一些，我便讀給它們听。这于我是一个大大的光荣，一个信任的职位，你懂么？"

那小男人屡次十分誠恳地点头，且向高处伸上一个示指去。

"你刚才做了什么了呢？"

"講那塗鴉潑剌的故事。那是十字蜘蛛中的大英雄，很久以前活着的，而且有一个网，张在三棵大树上，它还在那里一日里捉获过一千二百匹飞蝇們。在塗鴉潑剌时代以

前，蜘蛛們是都不結网，单靠着草和死动物营生的；蝵鵶泼剌却是一个明晰的头脑，并且指出，活的动物也都为着蜘蛛的食料而創造。其时蝵鵶泼剌又藉着繁难的計算，發明了十分精美的网，因为它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于是十字蜘蛛才結它的网，縱交綫，正如它所传授的一样，只是小得多。因为蜘蛛的族类也很变种了。蝵鵶泼剌曾在它的网上捉获过大禽鳥，还杀害过成千的它自己的孩子們，——这曾是一个大的蜘蛛呵！末后，来了一陣大颶，便拖着蝵鵶泼剌和它的网带着紧結着网的三棵树，都穿过空中，到了远方的树林里，在那里它便永被崇拜了，因了它的大凶心和它的机巧。”

“这都是眞实么？”約翰問。

“那是載在这書兒上的，”将知說。

“你相信这些么？”

小鬼头細着一只眼，且将示指放在鼻子上。

“在别种动物的聖書里，也曾講过蝵鵶泼剌的，它被称为一个剽悍的和卑劣的怪物。我于此不加可否。”

“可也有一本地祇的書兒呢，将知？”

将知微微怀疑地看定了約翰。

“你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約翰？你有点——有点是人似的，我可以說。”

“不是，不是！放心罢，将知，”旋兒說，“我們是妖。約翰虽然先前常在人类里往来。但你可以相信他。这于他无損的。”

"是呵，是呵！那很好，然而我倒是地祇中的最賢明的，我并且長久而勤勉地研究过，直到知道了我現今所知道的一切。因了我的智慧，我就必須謹愼。如果我講得太多，就毁損我的名声。"

"你以为在什么書兒上，是記着正确的事的呢？"

"我曾經讀得很不少，但我却不信我讀过这些書。那須不是妖精書，也不是地祇書。然而那样的書兒是应該存在的。"

"那是人类書么？"

"那我不知道，但我不大相信，因为眞的書兒是应該能致大幸福和大太平的——在那上面，应該詳細地記載着，为什么一切是这样的，像現状这样。那就誰也不能再多問或多希望了。人类还沒有到这地步，我相信。"

"阿，实在的，"旋兒笑着說。

"然而也眞有这样的一本書兒么？"約翰切望地問。

"有，有！"小鬼头低声說，"那我知道——从古老的，古老的传說。靜着呀！我又知道，它在那里，誰能够覓得它。"

"阿，将知！将知！"

"为什么你还沒有呢？"旋兒問。

"只要耐心，——这就要来了。几个条件我还沒有知道。但不久我就要覓得了。我曾畢生为此工作而且向此寻求。因为一覓得，則生活将如晴明的秋日，上是蓝色的天而周围是蓝色的霧；但沒有落叶簌簌着，沒有小枝格格着，

也沒有水珠点滴着；阴影将永不变化，树梢的金光将永不慘淡。誰曾讀过这書，則凡是于我們显得明的，将是黑暗，凡是于我們显得幸福的，将是憂愁。是的，我都知道，而且我也总有一回要覓得它。"

那山鬼很高地揚起眉毛，并且将手指擱在嘴上。

"将知，你許能教給我罢。"約翰提議道，但他还未說完，便覺得有猛烈的風的一突，还看見一个又大又黑的形像，在自己前面迅速而无声地射过去了。

他回顧将知时，他还及見一只細小的脚怎样地滑沒在树干里，噗哧！小鬼头連那書兒都跳进他的洞里去了。小光燒得漸漸地微弱了，而且忽然消灭了。那是非常奇特的烛。

"那是什么？"在暗中緊握着旋兒的約翰問。

"一个猫头鷹，"旋兒說。

两个都沉默了好些时。約翰于是問道："将知所說的，你相信么？"

"将知却并不如他所自負似的伶俐。那样的書他永远覓不到，你也覓不到的。"

"然而有是有的罢？"

"那書兒的存在，就如你的影子的存在，約翰。你怎样地飞跑，你怎样地四顧着想攫取，也总不能抓住或拿回。而且你終于覺着，你是在寻覓自己呢。不要做呆子，并且忘掉了那山鬼的胡說罢！我願意給你講一百个更好的故事呢。同我来，我們不如到林边去，看我們的好父亲怎样地

从睡觉的草上，揭起那潔白的，綿軟的露被来罢。同来呵！”

約翰走着，然而他不懂旋兒的話，也不从他的忠告。他看見灿烂的秋晨一到黎明，便想那書兒，在那上面，是写着为什么一切是这样，像現状这样的——他并且低声自己反复着說道：“将知！将知！”

六

从此以后，他在树林中和沙阜上，旋兒的旁边，似乎不再那么高兴和自得了。凡有旋兒所講述和指示的，都不能滿足他的思想。他每次必想那小書，但議論却不敢。他所看見的，也不再先前似的美丽和神奇了。云是这样地黑而重，使他恐怖，仿佛就要从头上压下来。倘秋風不歇地搖撼和鞭扑这可怜的疲倦的林木，致使浅綠的叶腹，翻向上边，以及黃色的柯叶和枯枝在空气中飘搖时，也使他覺得悲痛。

旋兒所說的，于他不滿足。許多是他不懂，即使提出一个，他所日夜操心的問題来，他也永是得不到圓滿分明的答案。他于是又想那一切全都这样清楚和簡单地写着的小書，想那将来的永是晴明而沈靜的秋日。

“将知！将知！”

“約翰，我怕你終于还是一个人，你的友情也正如人类的一样，——在我之后和你說話的第一个，将你的信任全都夺去了。唉，我的母亲一点也不錯。”

"不，旋兒！你却聰明过于将知，你也聰明如同小書。你为什么不告訴我一切的呢？就看罢！为什么風吹树木，至使它們必須弯而又弯呢？它們不能再，——最美的枝条折断，成百的叶兒紛墜，縱然它們也还碧綠和新鮮。它們都这样地疲乏，也不再能够支撑了，但仍然从这粗野的恶意的風，永是从新的搖动和打击。为什么这样的呢？風要怎样呢？"

"可怜的約翰！这是人的議論呵！"

"使它靜着罢，旋兒。我要安靜和日光。"

"你的質問和願望都很像一个人，因此旣沒有回答，更沒有滿足。如果你不去学学質問和希望些較好的事，那秋日便将永不为你黎明，而你也将如說起将知的成千的人們一样了。"

"有这么多的人們么？"

"是的，成千的！将知做得很秘密，但他仍然是一个永不能沉默他的秘密的胡塗的饒舌者。他希望在人間覓得那小書，且向每个或者能够帮助他的人，宣传他的智慧。他并且已經将許多人們因此弄得不幸了。人們相信他，想自己覓得那書，正如几个試驗炼金的一样地热烈。他們犧牲一切，——忘却了所有他們的工作和他們的幸福，而自己监禁在厚的書籍，奇特的工具和装置之間。他們将生活和健康抛在一旁，他們忘却了蔚蓝的天和这温和的慈惠的天然——以及他們的同类。有时他們也覓得紧要和有用的东西，有如从他們的洞穴里，擲上明朗的地面来的金塊似

的；他們自己和这不相干，讓別人去享用，而自己却奋發地无休无息地在黑暗里更向远处掘和挖。他們并非寻金，倒是寻小書，他們沈淪得越深，离花和光就越远，由此他們希望得越多，而他們的期待也越滋长。有几个却因这工作而昏瞶了，忘其所以，一直搗乱到苦恼的兒戏。于是那山鬼便将他們变得稚气。人看見，他們怎样地用沙来造小塔，并且計算，到它落成为止，要用多少粒沙；他們做小瀑布，并且細算那水所形成的各个涡和各个浪；他們掘小沟，还应用所有他們的堅忍和才智，为的是将这掘得光滑，而且沒有小石头。倘有誰来攪扰了在他們工作上的这昏迷，并且問，他們做着什么事。他們便正經地重要地看定你，还喃喃道：'将知！将知！'

是的，一切都是那幺么的可恶的山鬼的罪！你要小心他，約翰！"

但約翰却凝視着对面的搖动和呼啃的树木；在他明徹的孩童眼上，嫩皮膚都打起皺来了。他从来沒有这样严正地凝視过。

"而仍然——你自己說过——那書兒是存在的！阿，我确实知道，那上面也載着你所不願意說出名字来的那大光。"

"可怜的，可怜的約翰！"旋兒說，他的声音如超出于暴風雨声之上的平和的歌頌。"爱我，以你的全存在爱我罢。在我这里，你所覓得的会比你所希望的还要多。凡你所不能想像的，你将了然；凡你所希望知道的，你将是自己。天

和地将是你的亲信，群星将是你的同胞，无穷将是你的住所。”

“爱我，爱我——藿布草蔓之于树似的围抱我，海之于地似的忠于我，——只有在我这里是安宁，約翰！”

旋兒的話銷歇了，然而頌歌似的裊裊着。它从远处飘蕩而来，匀整而且庄严，透过了風的吹拂和呼嘯，——平和如月色，那从相逐的云間穿射出来的。

旋兒伸开臂膊，約翰睡在他的胸前，用蓝的小氅衣保护着。

他夜里却醒来了。沈靜是驀地不知不覺地籠罩了地面，月亮已經沈沒在地平綫下。不动地垂着疲倦的枝叶，沈默的黑暗掩盖着树林。

于是問題来了，迅速而阴森地接續着，回到約翰的头里来，并且将还很稚弱的信任驅逐了。为什么人类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他应該抛掉他們而且失了他們的爱？为什么要有冬天？为什么叶应該落而花应該死？为什么？为什么？

于是深深地在丛莽里，又跳着那蓝色的小光。它們来来去去。約翰严密地注視着它們。他看見較大的明亮的小光在黑暗的树干上發亮。旋兒酣睡得很安靜。

“还有一个問，”約翰想，并且溜出了蓝的小氅衣，去了。

“你又来了？”将知說，还誠意地点头。“这我很喜欢。你的朋友在那里呢？”

“那边！我只还想問一下。你肯回答我么？”

“你曾在人类里，实在的么？你去办我的秘密么？”

“誰会覓得那書兒呢，将知？”

“是呵，是呵！这正是那个，这正是！——你願意帮助我么，倘我告訴了你？”

“如果我能够，当然！”

“那就听着，約翰！”将知将眼睛张得可怕地大，还将他的眉毛揚得比平常更其高。于是他伸手向前，小声說：“人类存着金箱子，妖精存着金鑰匙，妖敌覓不得，妖友独开之。春夜正其时，紅膆鳥深知。”

“这是真的么，这是真的么？”約翰嚷着，并且想着他的小鑰匙。

“真的！”将知說。

“为什么还沒有人得到呢？有这么多的人們寻覓它。”

“凡我所托付你的，我沒有告訴过一个人，一个也不。”

“我有着，将知！我能够帮助你！”約翰欢呼起来，并且拍着手。“我去問問旋兒。”

他从莓苔和枯叶上飞回去。但他顚蹶了許多回，他的脚步是沈重了。粗枝在他的脚下索索地响，往常是連小草梗也不弯曲的。

这里是茂盛的羊齿草丛，他曾在底下睡过覺。这于他显得多么矮小了呵。

“旋兒！”他呼喚。他就害怕了他自己的声音。

"旋兒！"这就如一个人类的声音似的發响，一匹胆怯的夜鷲叫喊着飞去了。

羊齿丛下是空的——約翰看見一无所有。

藍色的小光消失了，围繞着他的是寒冷和无底的幽暗。他向前看，只見树梢的黑影，散布在星夜的空中。

他再叫了一回。于是他不再敢了。他的声音，响出来像是对于安靜的天然的亵瀆，对于旋兒的名字的譏嘲。

可怜的小約翰于是仆倒，在絕望的后悔里鳴咽起来了。

七

早晨是寒冷而黯淡。黑色的光亮的树枝，被暴風雨脫了叶，在雾中哭泣。下垂的湿草上面，慌忙地跑着小約翰，凝視着前面，是树林發亮的地方，似乎那边就擺着他的目的。他的眼睛哭紅了，并且因为恐惧和苦恼而僵硬了。他是这样地跑了一整夜，像寻覓着光明似的，——和旋兒在一处，他是安稳地如在故乡的感覚。每一暗处，都坐着抛弃的游魂，他也不敢回顧自己的身后。

他終于到了一个树林的边际。他望見一片牧場，那上面徐徐下着細微的塵雨。牧場中央的一株禿柳树旁站着一匹馬。它不动地弯着頸子，雨水从它發亮的背脊和粘成一片的鬣毛上懶散地滴瀝下来。

約翰还是跑远去，沿着树林。他用了疲乏的恐惧的眼光，看着那孤寂的馬和晦暗的雨烟，微微呻吟着。

"現在是都完了，"他想，"太阳就永不回来了。于我就

要永是这样，像这里似的。”

在他的絕望中，他却不敢静静地站定，——惊人的事就要出现了，他想。

他在那里看見一株带着淡黃叶子的菩提树下，有一个村舍的大的栅栏門和一間小屋子。

他穿进門去，走过寬广的树間路，櫻色的和黃的菩提叶，厚鋪在地面上。草壇旁边生着紫色的翠菊，还随便錯杂着几朵彩色的秋花。

他走近一个池。池旁站着一所全有門戶和窗的大屋。薔薇丛和常春藤生在墻根。半已秃叶的栗树圍繞着它，在地上和将落的枝叶之間，約翰还看見閃着光亮的櫻色的栗子。

冰冷的死的感覺，从他这里退避了。他想到他自己的住所——那地方也有栗树，当这时候他总是去覓光滑的栗子的。驀地有一个願望捆住他了，他似乎听得有熟識的声音在呼喚。他就在大屋旁边的板凳上坐下，并且静静地啜泣起来。

一种特别的气味又引得他抬了头。他近旁站着一个人，系着白色的圍裙，还有烟管銜在嘴里。环着腰带有一条菩提树皮，他用它系些花朵。約翰也熟識这气味，他就記起了他在自己的园子里，并且想到那送他美丽的青虫和为他选取鶺鴒蛋的园丁。

他并不怕——虽然站在他身边的也是一个人。他对那人說，他是被抛弃，而且迷路了，他还感謝地跟着他，进

那黄叶的菩提树下的小屋去。

那里面坐着园丁的妻，織着黑色的袜子。灶头的煤火上挂一个大的水罐，且煮着。火旁的席子上坐着一匹猫，拳了前爪，正如約翰离家时候坐在那里的西蒙。

約翰要烘干他的脚，便坐在火旁边。“鏑！——鏑！——鏑！——鏑！”——那大的时鐘說。約翰看看呼哨着从水罐里紛飞出来的蒸汽，看看活泼而游戏地超过瓦器，跳着的小小的火苗。

“我就在人类里了，”他想。

然而于他并无不舒服。他覺得完全安宁了。他們都好心而且友爱，还問他怎样是他最心爱的。

“我最爱留在这里，”他回答說。

这里給他安全，倘一回家，将就有憂愁和眼泪。他必須不开口，人也将說他做了錯事了。一切他就須再看見，一切又須想一回。

他实在渴慕着他的小房子，他的父亲，普烈斯多，——但比起困苦的愁烦的再見来，他宁可在这里忍受着平静的渴慕。他又覺得，仿佛这里是可以毫无攪扰地怀想着旋兒，在家里便不行了。

旋兒一定是走掉了。远远地到了椰树高出于碧海之上的晴朗的地方去了。他情願在这里懺悔，并且坚候他。

他因此請求这两个好心的人們，許他留在他那里。他願意帮助养园和花卉。只在这一冬。因为他私自盼望，旋兒是将和春天一同回来的。

园丁和他的妻以为約翰是在家里受了严刻的待遇，所以逃出来的。他們对他怀着同情，并且許他留下了。

他的願望实现了。他留下来，帮助那花卉和园子的养护。他們給他一間小房，有一个蓝板的床位。在那里，他早晨看那潮湿的黃色的菩提树叶子怎样地在窗前輕拂，夜間看那黑暗的树干，后面有星星們玩着捉迷藏的游戏，怎样地往来动摇。他就給星星們名字，而那最亮的一顆，他称之为旋兒。

給花卉們呢，那是他在故乡时几乎全都熟識的，他叙述自己的故事。給严正的大的翠菊，給彩色的莘尼亚，給潔白的菊花，那开得很长久，直到凛烈的秋天的。当别的花們全都死去时，菊花还挺立着，待到初雪才下的清晨，約翰一早走来看它們的时候，——它們也还伸着愉快的脸，并且說："是的，我們还在这里呢！这是你沒有想到的罢！"它們自以为勇敢，但三天之后，它們却都死了。

温室中这时还盛装着木本羊齿和椰树，在潤湿的悶热里，并且挂着兰类的奇特的花鬘。約翰惊异地凝視在这些华美的花托上，一面想着旋兒。但他一到野外，一切是怎样地寒冷而无色呵，带着黑色的足印的雪，索索作响的滴水的禿树。

倘若雪团沉默着下得很久，树枝因着增长的茸毛而弯曲了，約翰便喜欢走到雪林的紫色的昏黄中去。那是沉静，却不是死。如果那伸开的小枝条的皎潔的白，分布在明蓝的天空中，或者过于負重的丛莽，搖去积雪，使它紛飞旋

一陣灿烂的云烟的时候，却几乎更美于夏緑。

有一次，就在这样的游行中，他走得很远，周围只看見戴雪的枝条——半黑，半白——而且各个声响，各个生命，彷彿都在灿烂的蒙茸里消融了，于是使他似乎見有一匹小小的白色的动物在他前面走。他追随它——这不像是他所認識的动物——但当他想要捉，这却慌忙消失在一株树干里了。約翰窺探着黑色的穴口，那小动物所伏匿的，幷且自問道："这許是旋兒罢？"

他不甚想念他。他以他为不好，他也不肯輕減他的懺悔。而在两个好人身边的生活，也使他很少疑問了。他虽然每晚必須讀一点大而且黑的書，其中許多是关于上帝的議論，但他却認識那書，也讀得很輕率。然而在他游行雪地以后的那一夜，他醒着躺在床上，眺望那地上的寒冷的月光。他驀地看見一双小手，怎样地伸上床架来試探，幷且紧紧地扳住了床沿。于是在两手之間显出一个白的小皮帽的尖来，末后，他看見揚起的眉毛之下，一对严正的小眼。

"好晚上，約翰！"将知說，"我到你这里来一下，为的是使你記念我們的前約。你不能覓得那書兒，是因为还不是春天。但你却想着那个么？那是怎样地一本厚書呀，那我看見你所讀的？那不能是那正当的呵。不要信它罢！"

"我不信它，将知，"約翰說。他翻一个身，且要睡去了。然而那小鑰匙却不肯离开他的心念。从此他每讀那本厚書的时候，也就想到那匙兒，于是他看得很清楚，那不是那正当的。

八

“他就要来罢！”当积雪初融，松雪草到处成群出現时，約翰想。“他来不来呢？”他問松雪草。然而它們不知道，只将那下垂的小头，尽向地面注視，仿佛它們羞慚着自己的忽遽，也仿佛想要再回地里似的。

只要它們能！冰冷的东風怒吼起来了，雪积得比那可怜的太早的东西还要高。

許多星期以后，紫花地丁来到了；它們的甜香突过了丛莽，而当太阳悠长地溫暖地照着生苔的地面的时候，那斑斕的蓮馨花們也就成千成百地开起来。

怯弱的紫花地丁和它們的强烈的芳香是将要到来的豪华的秘密的前驅，快活的蓮馨花却就是这愉快的現实。醒了的地，将最初的日光紧紧地握住了，还借此給自己做了一种金的装飾。

“然而現在！他現在却一定来了！”約翰想，他紧张地看着枝上的芽，它們怎样地逐日徐徐涌現，幷且掙脫厚皮，直到那最初的淡綠的小尖，在櫻色的鱗片之間向外窺探。約翰費了許多时光，看那綠色的小叶：他永是看不出它們如何轉动，但倘或他略一轉瞬，它們又仿佛就大了一点了。他想：“倘若我看着它們，它們是不敢的。”

枝柯已經織出阴来。旋兒还沒有到，沒有鴿子在他这里降下，沒有小鼠和他談天。倘或他对花講話，它們只是点头，幷不回答。“我的罰还沒有完罢，”他想。

在一个晴朗的春日里，他来到池旁和屋子前。几个窗戶都敞开了。是人們搬进那里去了罢？

站在池边的鳥莓的宿丛，已經都用嫩的小叶子遮盖了，所有枝条，都得到精細的小翅子了。在草地上，靠近鳥莓的宿丛，躺着一个女孩子。約翰只看見她浅蓝的衣裳和她金黄的头髮。一匹小小的紅膝鳥停在她肩上，从她的手里啄东西。她忽而轉过脸来向約翰注視着。

“好天，小孩兒，”她說，并且友爱地点点头。

約翰从头到脚都震悚了。这是旋兒的眼睛，这是旋兒的声音。

“你是誰呀？”他問，因为感动，他的嘴唇發着抖。

“我是荣兒，这里的这个是我的鳥。当你面前它是不害怕的。你可喜欢禽鳥么？”

那紅膝鳥在約翰面前并不怯。它飞到他的臂膊上。这正如先前一样。她应該一定是旋兒了，这蓝东西。

“告訴我，你叫什么，小孩兒，”旋兒的声音說。

“你不認識我么？你不知道我叫約翰么？”

“我怎样会知道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也还是熟識的甜美的声音，那也还是黑暗的，天一般深的眼睛。

“你怎么这样对我看呢，約翰？你見过我么？”

“我以为，是的。”

“你却一定是做梦了。”

“做梦了？”約翰想。“我是否一切都是做的梦呢？还是

此时正在做梦呢？"

"你是在那里生的？"他問。

"离这里很远，在一个大都会里。"

"在人类里么？"

荣兒笑了，那是旋兒的笑。"我想，一定。你不是么？"

"唉，是的，我也是！"

"这于你难受么？——你不喜欢人們么？"

"不！誰能喜欢人們呢？"

"誰？不，約翰。你却是怎样的一个稀奇的小家伙呵！你更爱动物么？"

"阿，爱得多！和那花兒們！"

"我早先原也这样的。只有一次。然而这些都不正当。我們应該爱人类，父亲説。"

"这为什么不正当？我要爱誰，我就爱誰，有什么正当不正当。"

"呸，約翰！你沒有父母，或別的照顧你的誰么？你不爱他們么？"

"是呵，"約翰沈思地說。"我爱我的父亲。但不是因为正当。也不因为他是一个人。"

"为什么呢？"

"这我不知道：因为他不像别的人們那样，因为他也爱花們和鳥們。"

"我也曾这样，約翰！你看見了罢。"荣兒还将紅膝鳥叫回她的手上来，并且友爱地和它說話。

“这我知道，”約翰說，“我也喜欢你。”

“現在已經？这却快呀！”女孩笑着。“但你最爱誰呢？”

“誰……？”約翰迟疑起来了。他須提出旋兒的名字么？对着人們可否提这名字的畏惧，在他的思想上是分不清楚的。然而那蓝衣服的金髮东西，却总該就是那个名目了。此外誰还能給他这样的一个安宁而且幸福的感覚呢？

“你！”他突然說，且将全副眼光看着那深邃的眼睛。他大胆地敢于完全給与了；然而他还担心，紧张地看着对于他的貴重的贈品的接受。

荣兒又發一陣响亮的笑，但她便拉了他的手，而且她的眼光并不更冷漠，她的声音也沒有減少些亲密。

“阿，約翰，”她說，“我怎么忽然挣得了这个呢？”

約翰并不回答，还是用了滋长的信任，对着她的眼睛看。荣兒站了起来，将臂膊围了約翰的肩头。她比他年紀大一点。

他們在树林里走，一面采擷些大簇的蓬馨花，直至能够全然爬出，到了玲瓏的花卉的山下。紅膝鳥和他們一起，从这枝飞到那枝，还用了閃閃的漆黑的小眼睛，向他們窺伺。

他們談得并不多，却屡次向旁边互視。两个都惊訝于这相遇，且不知道彼此应該如何。然而荣兒就須回家了——这使他难受。

“我該去了，約翰。但你还願意和我同走一回么？你眞是一个好孩子，”她在分离的时候說。

“唯！唯！”紅膆鳥說，并且在她后面飞。

当她已去，只留下她的影像时，他不再疑惑她是誰了。她和他是一个，对于那他，他是送給了一切自己的友爱的；旋兒这名字，在他这里逐漸响得微弱下去了，而且和荣兒混杂了。

他的周围也又如先前一样。花卉們高兴地点头，它們的芳香，則将他对于感动和养育他至今的家乡的愁思，全都驅逐了。在嫩綠中間，在微温的柔軟的春气里，他覚得忽然如在故乡，正如一只覓得了它的窠巢的禽鳥。他应該伸出臂膊来，并且深深地呼吸。他太幸福了。在归途中，是嫩蓝衣的金髮，飘泛在他眼前，总在他眼前，无論他向那一方面看。那是，仿佛他看了太阳，又仿佛日輪总是和他的眼光一同迁徙似的。

从那一日起，每一清晨，約翰便到池边去。他去得早，只要是垂在窗外的常春藤間的麻雀的爭鬧，或者在屋檐上鼓翼和初日光中喧囂着的白头翁的咕嚕或曼声的啾啾来叫醒他，他便慌忙走过湿草，来到房屋的近旁，还在紫丁香丛后等候，直到他听得玻璃門怎样地被推开了，并且看見一个明朗的風姿的临近。

他們于是經过树林和为树林作界的沙岡。他們閑談着凡有他們所見的一切，談树木和花草，談沙岡。倘和她一同走，約翰就有一种奇特的昏迷的感覚：他每又来得这样地輕，似乎能够飞向空中了。但这却沒有实現。他叙述花卉和动物的故事，就是从旋兒那里知道的。然而他已經忘

却了如何学得那故事，而且旋兒也不再为他存在了；只有荣兒。倘或她对他微笑，或在她眼里看出友情，或和她談心，縱意所如，毫无迟疑和畏怯，一如先前对着普烈斯多說話的时候，在他是一种享用。倘不相見，他便想她，每作一事，也必自問道，荣兒是否以为好或美呢。

她也显得很高兴；一相見，她便微笑，并且走得更快了。她也曾对他說，她的喜欢和他散步，是和誰也比不上的。

"然而約翰，"有一回，她問，"你从何知道，金虫想什么，嗑雀唱什么，兎洞里和水底里是怎样的呢？"

"它們对我說过，"約翰答道，"而且我自己曾到过兎洞和水底的。"

荣兒蹙了精美的双眉，半是嘲弄地向他看。但她在他那里寻不出虛伪来。

他們坐在丁香丛下，滿丛垂着紫色的花。横在他們脚下的是池子带着睡蓮和蘆葦。他們看見黑色的小甲虫怎样地打着圈子滑过水面，紅色的小蜘蛛怎样忙碌地上下泅水。这里是扰动着旋風般的生活。約翰沈在回忆中，看着深处，并且說：

"我曾經沒入那里去过的，我順着一枝荻梗滑下去，到了水底。地面全鋪着枯叶子，走起来很軟，也很輕。在那里永远是黄昏，綠色的黄昏，因为光綫的透入是經过了綠的浮萍的。并且在我头上，看見垂着长而白的浮萍的小根。鯢魚近来，而且繞着我游泳，它是很好奇的。这是奇特的，

假如一个这么大的动物，从上面游来——我也不能远望前面，那里是黑暗的，却也綠。就从那幽暗里，动物們都像黑色的影子一般走过来。生着桨爪的水甲虫和光滑的水蜘蛛——往往也有一条小小的魚兒。我走得很远，我覺得有几小时之远，在那中央，是一坐水草的大森林，其間有蝸牛向上爬着，水蜘蛛們做些光亮的小窠。刺魚們飞射过去，并且时时张着嘴抖着鬌向我注視，它們是这样地惊疑。我在那里，和我几乎踏着它的尾巴了的一条鰻魚，成了相識。它給我叙述它的旅行；它是一直到过海里的，它說。因此大家便将它当作池子的王了，因为誰也不及它游行得这么远。它却永是躺在泥濘里而且睡覺，除了它得到别个給它弄来的什么吃的东西的时候。它吃得非常之多。这就因为它是王；大家喜欢一个胖王，这是格外的体面。唉，在池子里是太好看了！"

"为什么你現在不能再到那里去了呢？"

"現在？"約翰問，并且用了睜大的沈思的眼睛对她看。"現在？我不再能够了，我会在那里淹死。然而現在也无須了。我願意在这里，傍着丁香和你。"

荣兒駭异地搖着金髮的头，并且撫摩約翰的头髮。她于是去看那在池边像是寻覓种种食餌的紅膝鳥。它忽然抬起头，用了它的明亮的小眼睛，向两人凝眺了一瞬息。

"你可有些懂得么，小鳥兒？"

那小鳥兒很狡猾地向里一看，就又去寻覓和玩耍了。

"給我講下去，約翰，講那凡你所看見的。"

这是約翰極願照办的，荣兒听着他，相信而且凝神地。

"然而为什么全都停止了呢？为什么你現在不能同我——到那边的各处去走呢？那我也很喜欢。"

約翰督促起他的記忆来，然而一幅他曾在那上面走过的晴朗的輕紗，却掩复着深处。他已經不很知道，他怎样地失掉了那先前的幸福了。

"那我不很明白，你不必再問这些罢。一个可恶的小小的东西，将一切都毁掉了。但現在是一切都已回来。比先前还要好。"

紫丁香花香从丛里在他們上面飘泛下来，飞蝇在水面上营营地叫，还有平静的日光，用了甘美的迷醉，将他們沁透了。直到家里的一口鐘开始敲打，發出响亮的震动来，才和荣兒迅速地慌忙走去。

这一晚約翰到了他的小屋子里，看着溜过窗玻璃去的常春藤叶的月影的时候，似乎听得叩窗声。約翰以为这許是在風中顫动的一片常春叶。然而叩得很分明，总是一叩三下，使約翰只能輕輕地开了窗，而且謹慎地四顧。小屋边的藤叶子在蓝色的照映里發光，这之下，是一个满是秘密的世界。在那里有窠和洞，月光只投下一点小小的蓝色的星火来，这却使幽暗更加深邃。

許多时光，約翰凝視着那奇异的阴影世界的时候，他終于極清楚地，在高高地挨着窗，一片大的常春藤叶下面，看見藏着一个小小的小男人的輪廓。他从那軒起的眉毛下的睜大的駭詫的眼，即刻認出是将知了。在将知的长的鼻

子的尖端，月亮画上了一点細小的星火。

“你忘掉我了么，約翰？为什么你不想想那个呢？这正是正当的时候了。你还沒有向紅膆鳥問路么？”

“唉，将知，我須問什么呢？凡我能希望的，我都有了。我有荣兒。”

“但这却不会經久的。你还能更幸福——荣兒一定也如此。那匙兒就須放在那里么？想一想罢，多么出色阿，如果你們倆覓得那書兒。問問紅膆鳥去；我願意帮助你，倘若我能够。”

“我可以問一問，”約翰說。

将知点点头，火速地爬下去了。

約翰在睡倒以前，还向着黑暗的阴影和發亮的常春藤叶看了許多时。第二天，他問紅膆鳥，是否知道向那小箱的路径。荣兒惊异地听着。約翰看見，那紅膆鳥怎样地点头，并且从旁向荣兒窺覷。

“不是这里！不是这里！”小鳥啾啷着。

“你想着什么，約翰？”荣兒問。

“你不知道什么緣故么，荣兒？你不知道在那里寻覓这个么？你不等候着金匙兒么？”

“不，不！告訴我，这是怎的？”

約翰叙述出他所知道的关于小書的事來。

“而且我存着匙兒；我想，你有着金篋。不是这样的么，小鳥兒？”

但那小鳥却装作似乎沒有听到，只在嫩的碧綠的山毛

欅树的枝柯里翩躚。

他們坐在一个岡坡上，这地方生长着幼小的山毛櫸和樅树。一条綠色的道路斜引上去，他們便坐在这些的边緣，在沙岡上，在繁密的浓綠的莓苔上。他們可以从最小的树木的梢头，望見綠色的海带着明明暗暗的著色的波浪。

“我已經相信了，約翰，”荣兒深思地說，“你在寻覓的，我能够給你覓得。但你怎么对付那匙兒呢？你怎么想到这里的呢？”

“是呵，这是怎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約翰喃喃着，从树海上望着远方。

他們剛走出晴明的蔚蓝里，在他們的望中忽然浮起了两只白胡蝶。它們攪乱着，顫动着，而且在日光下閃爍着，无定地輕浮地飞舞。但它們却近来了。

“旋兒，旋兒！”約翰輕輕地說，驀地沈在忆念里了。

“旋兒是誰？”荣兒問。

紅膆鳥啾唧着飞了起来，約翰还覺得那就在他面前草里的雛菊們，突然用了它們的大睜的白的小眼睛，非常可怕地对他看。

“他給你那匙兒么？”女孩往下問——約翰点点头，沈默着，然而她还要知道得多一点——“这是誰呢？一切都是他教給你的么？他在那里呢？”

“現在是不再有他了。現在是荣兒，单是荣兒，只还有荣兒。”他捏住她的臂膊，靠上自己的头去。

“胡塗孩子！”她說，且笑着。“我要使你覚得那書

兒——我知道，这在那里。”

“那我就得走，去取匙兒，那是很远呢。”

“不，不，这不必。我不用匙兒覚得它——明早，明早呵，我准許你。”

当他們回家时，胡蝶們在他們前面翩躚着。

約翰在那夜，梦見他的父亲，梦見荣兒，还梦見許多另外的。那一切都是好朋友，站在他周围，而且亲密地信任地对他看。但忽然面目都改变了，他們的眼光是寒冷而且譏嘲——他恐怖地四顧——到处是慘淡的仇視的面目。他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怖，并且哭着醒来了。

九

約翰坐得很长久，而且等候着。空气是冷冷的，大的云接近了地面，不断的无穷的連續着飄浮。它們展开了暗灰色的，波紋无际的氅衣，还在清朗的光中卷起它們的傲慢的峰头，即在那光中發亮。树上的日光和阴影变换得出奇地迅疾，如永有烈焰飞騰的火。約翰于是覚得恐惧了；他思索着那書兒，难于相信，而还希望着，他今天将要覚得。云的中間，很高，奇怪的高，他看見清朗的凝固的蔚蓝，那上面是和平地扩张在不动的宁静中的，柔嫩的潔白的小云，精妙地蒙茸着。

“这得是这样，”他想，“这样高，这样明，这样静。”

于是荣兒来到了。然而紅膝鳥却不同来。“正好，約翰，”她大声叫，“你可以来，并且看那書去。”

“紅膆鳥在那里呢?”約翰迟疑着問。

“沒有带来，我們并不是散步呵。”

他一同走，不住地暗想着：那是不能，——那不能是这样的，——一切都应該是另外的样子。

然而他跟随着在他前面放光的灿烂的金髮。

唉！从此以后，小約翰就悲哀了。我希望他的故事在这里就完結。你可曾討厭地梦見过一个魔幻的园，其中有着愛你而且和你談天的花卉們和动物們的沒有？于是你在梦里就有了那知覚，知道你就要醒来，并且将一切的华美都失掉了？于是你徒然費力于堅留它，而且你也不願看那冰冷的晓色。

当他一同进去的时候，約翰就潜藏着这样的感覚。

他走到一所住房，那边一条进路，反响着他的脚步。他覸到衣服和食物的气味，他想到他該在家里时的悠长的日子——想到学校的功課，想到一切，凡是在他生活上幽暗而且冰冷的。

他到了一間有人的房間。人有几多，他沒有看。他們在閑談，但他一进去，便寂靜了。他注視地毯，有着很大的不能有的花紋带些刺目的色彩。色彩都很特别和异样，正如家乡的在他小屋子里的一般。

“这是园丁孩子么?”一个正对着他的声音說。“进来就是，小朋友，你用不着害怕的。”

一个别的声音在他近旁突然發响：“唔，小荣，你有一个好宝貝兒哩。”

这都是什么意义呢？在約翰的烏黑的孩子眼上，又叠起深深的皺来，他并且惑乱地惊駭地四顧。

那边坐着一个穿黑的男人，用了冷冷的严厉的眼睛看着他。

“你要学習書中之書么？我很詫异，你的父亲，那园丁，那我以为是一个虔誠人的，竟还沒有将这給了你。”

“他不是我的父亲，——他远得很。”

“唔，那也一样。——看罢，我的孩子！常常讀着这一本，那就要到你的生活道上了……”

約翰却已認得了这書。他也不能这样地得到那一本，那应該是全然各别的。他搖搖头。

“不对，不对！这不是我所想的那一本。我知道，这不是那一本！”

他听到了惊訝的声音，他也覺得了从四面刺他的眼光。

“什么？你想着什么呢，小男人？”

“我知道那本書兒，那是人类的書。这本却是还不够，否則人类就安宁和太平了。这并不是。我想着的是一些各别的，人一看，誰也不能怀疑。那里面記着，为什么一切是这样的，像現状的这样，又清楚，又分明。”

“这能么？这孩子的話是那里来的？”

“誰教你的，小朋友？”

“我相信，你看了邪書了，孩子，照它胡說出来罢。”

几个声音这样地發响，約翰覺得他面庞熾热起来，——他快要暈眩了——房屋旋轉着，地毯上的大花朵一上一下

地飘浮。前些日子在学校里这样忠誠地劝戒他的小鼠在那里呢？他現在用得着它了。

“我沒有照書胡說，那教給我的，也比你們全班的价值要高些。我知道花卉們和动物們的話，我是它們的亲信。我明白人类是什么，以及他們怎样地生活着。我知道妖精們和小鬼头們的一切秘密，因为它們比人类更爱我。”

約翰听得自己的周围和后面，有窃笑和喧笑。在他的耳朵里，吟唱并且騷鳴起来了。

“他像是讀过安兌生[①]了。”

“他是不很了了的。”

正对着他的男人說：

“如果你知道安兌生，孩子，你就得多有些他对于上帝的敬畏和他的話。”

“上帝！”这个字他識得的，而且他想到旋兒的所說。

“我对于上帝沒有敬畏。上帝是一盞大煤油灯，由此成千的迷誤了，毁灭了。”

沒有喧笑，却是可怕的沉靜，其中混杂着嫌恶和惊怖。約翰在背上覺得鑽刺的眼光。那是，就如在昨夜的他的梦里。

那黑衣男人立起身来，抓住了他的臂膊。他痛楚，而且几乎挫折了勇气。

“听着罢，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你是否不甚了了，还

---

① H. Ch. Andersen(1805—1875)，有名的童話作家，丹麦人。

是全毁了——这样的毁謗上帝在我这里却不能容忍。——滚出去，也不要再到我的眼前来，我說。懂么？"

一切的眼光是寒冷和仇視，就如在那一夜。

約翰恐怖地四顧。

"荣兒！——荣兒在那里？"

"是了，我的孩子要毁了！——你当心着，你永不准和她說話！"

"不，讓我到她那里！我不願意离开她。荣兒，荣兒！"約翰哭着。

她却恐怖地坐在屋角里，并不抬起眼来。

"滚开，你这坏种！你不听！你不配再来！"

而且那痛楚的紧握，带着他走过反响的路，玻璃門砰然關上了——約翰站在外面的黑暗的低垂的云物下。

他不再哭了，当他徐徐地前行的时候，沈靜地凝視着前面。在他眼睛上面的阴郁的皺紋也更其深，而且永不失却了。

紅膝鳥坐在一座菩提树林中，并且向他窺看。他靜靜地站住，沈默地报答以眼光。但在它胆怯的偵察的小眼睛里，已不再見信任，当他更近一步的时候，那敏捷的小动物便鼓翼而去了。

"走罢！走罢！一个人！"同坐在园路上的麻雀們啾唧着，并且四散地飞开。

盛开的花們也不再微笑，它們却严正而淡漠地凝視，就如对于一切的生人。

但約翰幷不注意这些事，他只想着那人們給他的侮辱；在他是，仿佛有冰冷的坚硬的手，汙了他的最深处了。“他們得相信我，”他想，“我要取我的匙兒，幷且指示給他們。”

“約翰！約翰！”一个脆的小声音叫道。那地方有一个小窠在一株冬青树里，將知的大眼睛正从窠边上望出来，“你往那里去？”

“一切都是你的罪，將知！”約翰說。“讓我安靜着罢。”

“你怎么也同人类去說呢，人类是不懂你的呵。你为什么將这样的事情去講給人类的？这眞是呆气！”

“他們笑駡我，又給我痛楚。那都是下賤东西；我憎恶他們。”

“不然，約翰，你爱他們。”

“不然！不然！”

“他們不像你这样，于你就少一些痛苦了，——他們的話，于你也就算不得什么了。对于人类，你須少介意一点。”

“我要我的匙兒。我要將这示給他們。”

“这你不必做，他們还是不信你的。这有什么用呢？”

“我要薔薇从下的我的匙兒。你知道怎么寻覓它么？”

“是呀！——在池边，是么？是的，我知道它。”

“那就带領我去罢，將知！”

將知騰上了約翰的肩头，告訴他道路。他們奔走了一整天，——發風，有时下狂雨，但到晚上，云却平静了，幷且伸成金色和灰色的长条。

他們来到約翰所認識的沙岡时，他的心情柔軟了，他

每次細語着："旋兒，旋兒。"

这里是兎窟——以及沙岡，在这上面他曾經睡过一回的。灰色的鹿苔軟而且湿，并不在他的脚下挫折作响。蔷薇开完了，黃色的月下香带着它們的迷醉的微香，成百地伸出花蕚来。那长的傲兀的王烛花伸得更高，和它們的厚实的毛叶。

約翰細看那岡蔷薇的精細的淡褐色的枝柯。

"它在那里呢，将知？我看不見它。"

"那我不知道，"将知說，"是你藏了匙兒的，不是我。"

蔷薇曾經开过的地方，已是滿是淡漠地向上望着的黃色的月下香的田野了。約翰詢問它們，也問王烛；然而它們太傲慢，因为它們的長花是高过他，——約翰还去問沙地上的三色地丁花。

却沒有一个知道一点蔷薇的事。它們一切都是这一夏天的。不但那这么高的自負的王烛。

"唉，它在那里呢？它在那里呢？"

"那么，你也騙了我了？"将知說，"这我早想到，人类总是这样的。"

他从約翰的肩头溜下，在岡草間跑掉了。

約翰在絕望中四顧，——那里站着一簇小小的岡蔷薇从。

"那大蔷薇在那里呢？"約翰問，"那大的，那先前站在这里的？"

"我們不和人类說話，"那小丛說。这是他所听到的末

一回，——四围的一切生物都沈静地緘默了，只有蘆叶在輕微的晚風中瑟瑟地作响。

“我是一个人么，”約翰想。“不，这不能是，不能是。我不願意是人。我憎恶人类。”

他疲乏，他的精神也迟鈍了。他坐在小草地边的，散布着湿而强烈的气息的，柔軟的莓苔上。

“我不能回去了，我也不能再見荣兒了。我的匙兒在那里呢？旋兒在那里呢？为什么我也須离开荣兒呢？我不能缺掉她。如果少了她，我不会死么？我总須生活着，且是一个人——像其他的，那笑罵我的一个人么？”

于是他忽又看見那两个白胡蝶；那是从阳光方面向他飞来的。他紧张着跟在它們的飞舞之后，看它們是否指給他道路。它們在他的头上飞，彼此接近了，于是又分开了，在愉快的游戏中盘旋着。它們慢慢地离开阳光，終于飘过岡沿，到了树林里。那树林是只还有最高的尖，在从长的云列下面通紅而鮮艳地閃射出来的夕照中發亮。

約翰跟定它們。但当它們飞过最前排的树木的时候，他便觉察出，怎样地有一个黑影追躡着有声的鼓翼，并且将它們擒拿。一轉瞬間，它們便消失了。那黑影却迅速地向他射过来，他恐怖地用手掩了脸。

“唉，小孩子！你为什么坐在这里哭？”帖近他响着一个鋒利的嘲笑的声音。約翰先曾看見，像是一只大的黑蝙蝠奔向他，待到他抬头去看的时候，却站着一个黑的小男人，比他自己大得很有限。他有一个大头带着大耳朵，黑暗地

翘在明朗的暮天中，瘦的身躯和細細的腿。从他脸上，約翰只看見細小的閃爍的眼睛。

“你失掉了一点什么么，小孩子？那我願意帮你寻。”他說。

但約翰沈默着摇摇头。

“看罢，你要我的这个么？”他又开始了，并且摊开手。約翰在那上面看見一点白东西，时时动弹着。那便是白色的胡蝶兒，快要死了，顫动着撕破的和拗断的小翅子。約翰觉到一个寒栗，似乎有人从后面在吹他，并且恐惧地仰看那奇特的家伙。“你是誰？”他問。

“你要知道我的名字么，小孩子？那么，你就只称我穿凿[①]，簡直穿凿。我虽然还有較美的名字，然而你是不懂的。”

“你是一个人么？”

“听罢！我有着臂膊和腿和一个头——看看是怎样的一个头罢！——那孩子却問我，我是否一个人哩！但是，約翰，約翰！”那小男人还用咿咿哑哑的声音笑起来。

“你怎么知道我是誰呢？”約翰問。

“唉，这在我是容易的。我知道的还多得很。我也知道你从那里来以及你在这里做什么。我知道得怪气的多，几乎一切。”

“唉，穿凿先生……”

---

① Pleuzer，德譯 Klauber，也可以譯作挑选者，吹求者，挑剔者等。

"穿凿，穿凿，不要客气。"

"你可也知道……?"但約翰驟然沈默了。"他是一个人,"他想。

"你想你的匙兒罢? 一定是!"

"我却自己想着，人类是不能知道那个的。"

"胡塗孩子! 将知已經泄漏了很多了。"

"那么你也和将知認識的?"

"呵，是的! 他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之一——这样的我还很多。但这却不用将知我早知道了。我所知道的比将知还要广。一个好小子，然而胡塗，出格地胡塗。我不然! 全不然。"穿凿并且用了瘦小的手，自慰地敲他的大头。

"你知道么，約翰,"他說下去,"什么是将知的大缺点? 但你千万永不可告訴他，否則他要大大地恼怒的。"

"那么，是什么呢?"約翰問。

"他完全不存在。这是一个大缺点，他却不肯贊成,而且他还說过我，我是不存在的。然而那是他說誑。我是否在这里! 还有一千回!"

穿凿将胡蝶塞在衣袋里，并且突然在約翰面前倒立起来。于是他可厭地装着怪相笑，还吐出一条长长的舌头。約翰是，时当傍晚，和这样的一个奇特东西在沙岡上，心情本已愁惨了的，現在却因恐怖而發抖了。

"观察世界，这是一个很适宜的方法,"穿凿說,还总是倒立着。"如果你願意，我也肯教給你。看一切都更清楚，更自然。"

他还将那細腿在空中开闔着，并且用手向四面旋轉。当紅色的夕光落在顚倒的脸上时，約翰覚得这很可厭——小眼睛在光中瞟着，还露出寻常看不見的眼白来。

“你看，这样是云彩如地面，而这地有如世界的屋頂。相反也一样地很可以站得住的。旣沒有上，也沒有下。云那里許是一片更美的游步場。”

約翰仰視那連綿的云。他想，这頗像有着涌血的紅畦的生翼的田野。在海上，灿烂着云的洞府的高門。

“人能够到那里去，并且进去么？”他問。

“无意識！”穿凿說，而使約翰很安心的，是忽然又用两脚来站立了。“无意識！倘你在那里，那完全同这里一模一样——那就許是仿佛那华美再远一点兒。在那美丽的云里，是冥濛的，灰色而且寒冷的。”

“我不信你，”約翰說，“我这才看清楚，你是一个人。”

“去罢！你不信我，可爱的孩子，因为我是一个人么？而你——你或者是别的什么么？”

“唉，穿凿，我也是一个人么？”

“你怎么想，一个妖精么？妖精們是不被爱的。”穿凿便交叉着腿坐在約翰的面前，而且含着怪笑目不轉睛地对他看。約翰在这眼光之下，覚得不可名言地失措和不安，想要潜藏或隐去。然而他不复能够轉眼了。“只有人类被爱，約翰，你听着！而且这是完全正当的，否則他們也許早巳不存在了。你虽然还太年青，却一直被爱到耳朵之上。你正想着誰呢？”

"想荣兒，"約翰小声說，几乎听不見地。

"你对誰最仰慕呢？"

"对荣兒。"

"你以为沒有誰便不能生活呢？"

約翰的嘴唇輕輕地說，"荣兒。"

"唉，哪，小子，"穿凿忍着笑，"你怎么自己想像，是一个妖精呢？妖們是并不癡愛人类的孩子的。"

"然而她是旋兒……"約翰在慌张中含胡地說。

于是穿凿便嫌忌地做作地注視，并且用他骨立的手捏住了約翰的耳朵。"这是怎样的无意識呢？你要用那蠢物来吓我么？他比将知还胡塗得远——胡塗得远。他一点不懂。那最坏的是，他其实就沒有存在着，而且也沒有存在过。只有我存在着，你懂么？——如果你不信我，我就要使你覺得，我就在这里。"

他还用力搖撼那可怜的約翰的耳朵。約翰叫道："我却認識他很长久，还和他巡游得很远的！"

"你做了梦，我說。你的蔷薇丛和你的匙兒在那里呢，說？——但你現在不要做梦了，你明白么？"

"噢！"約翰叫喊，因为穿凿在掐他。

天已經昏黑了，蝙蝠在他們的头边紛飞，还叫得刺耳。天空是黑而且重，——沒有一片叶在树林里作声。

"我可以回家去么？"約翰恳求着。"向我的父亲？"

"你的父亲？你要在那里做什么？"穿凿問。"在你这样久远地出外之后，人将亲爱地对你叫欢迎。"

“我念家，”約翰說，他一面想着那明亮地照耀着的住室，他在那里常常挨近他父亲坐，并且傾听着他的笔鋒声的。那里是平和而且舒暢。

“是呵，因为要那并不存在的蠢才，你就无須走开和出外了。現在已經太迟。而这也不算什么，我早就要照管你了。我来做呢，或是你的父亲来做呢，本来总归是一件事。这样的一个父亲却不过是想像。你大概是为自己选定了他的罢？你以为再沒有一个別的，会一样好，一样明白的么？我就一样好，而且明白得多，明白得多。”

約翰沒有勇气回答了；他合了眼，疲乏地点头。

“而且对于这荣兒，你也不必寻覓了，”穿凿接下去。他将手放在約翰的肩头，紧接着他的耳朵說：“那孩子也如別个一样，領你去上獃子索。当人們笑駡你的时候，你沒有見她怎样地坐在屋角里，而且一句話也不說么？她并不比別人好。她看得你好，同你游嬉，就正如她和一个金虫玩耍。你的走开与否，她不在意，她也毫不知道那書兒。然而我却是——我知道那書在那里，还要带你去寻覓。我几乎知道一切。”

約翰相信他起来了。

“你同我去么？你願意同我寻覓么？”

“我很困倦，”約翰說，“給我在无論什么地方睡覚罢。”

“我向来不喜欢这睡覚，”穿凿說，“这一層我是太活潑了。一个人应該永远醒着，并且思想着。但我要給你安靜一会兒。——明晨見！”

于是他做出友爱的姿态，这是他刚才懂得做法的。約翰凝視着閃爍的小眼睛，直至他此外一无所見。他的头沈重了，他倚在生苔的岡坡上。似乎那小眼睛越閃越远，后来就像星星在黑暗的天空。他仿佛听到远处的声音發响，地面也从他底下远远地离开……于是他的思想停止了。

十

当他有些微知覚，覚得在他的睡眠中起了一点特別事情的时候，他还沒有完全醒过来。但他不希望知道，也不願意四顧。他要再回到宛如懶散的烟霧，正在徐徐消失着的那梦中，——其中是荣兒又来訪他了，而且一如从前，撫摩他的头髮，——其中他又曾在有池的园子里，看見了他的父亲和普烈斯多。

“噢！这好痛！是誰干的？”約翰睜开眼，在黎明中，他就在左近看見一个小小的形体，还覚出一只正在拉他头髮的手来。他躺在床上，晨光是微薄而平均，如在一間屋子里。

然而那俯向着他的脸，却将他昨日的一切困苦和一切憂郁都叫醒了。这是穿凿的脸，鬼样較少，人样較多，但还如昨晚一样的可憎和可怕。

“唉，不！讓我做梦，”他懇求道。

然而穿凿搖撼他：“你疯了么，懶貨？梦是癡呆，你在那里走不通的。人須工作，思想，寻覚，——因此，他才是一个人！”

"我情願不是人，我要做梦！"

"那你就无法可救。你应該。現在你在我的守护之下了，你須和我一同工作并且思想。只有和我，你能够覓得你所希望的东西。而且直到覓得了那个为止，我也不願意离开你。"

約翰从这外观上，感到了无限的憂惧。然而他却仿佛被一种不能抵御的威力，压制和强迫了。他不知不覺地降伏了。

岡阜，树木和花卉是过去了。他在一間狹窄的微明的小屋里——他望見外面，凡目力所及，是房屋又房屋，作成长长的一式的排列，黯淡而且模胡。

烟气到处升作沉重的环，并且淡樱色霧似的，降到街道上。街上是人們忙乱地往来，正如大的黑色的螞蟻。騷乱的轟鬧，混沌而不絕地从那人堆里升騰起来。

"看呀，約翰！"穿凿說，"这豈不有点好看么？这就是一切人們和一切房子們，一如你所望見的那样远——比那蓝的塔还远些——也滿是人們，从底下塞到上面。这不值得注意么？比起螞蟻堆来，这是完全两样的。"

約翰怀着恐怖的好奇心傾听，似乎人示給了他一条伟大的可怕的大怪物。他仿佛就站在这大怪物的背上，又仿佛看見黑血在厚的血管中流过，以及昏暗的呼吸从百数鼻孔里升騰。当那駭人的声音将要兆凶的怒吼之前，就使他恐怖。

"看哪，人們都怎样地跑着呵，約翰，"穿凿往下說。

“你可以看出，他們有所奔忙，并且有所寻覓，对不对？那却好玩，他自己正在寻覓什么，却誰都不大知道。倘若他們寻覓了一会兒，他們便遇見一个誰，那名叫永終的……”

“那是什么人呢？”約翰問。

“我的好相識之一，我早要給他紹介你了。那永終便說：‘你在寻覓我么？’大多数大概回答道：‘阿，不，我沒有想到你！’但永終却又反駁道：‘除了我，你却不能覓得別的。’于是他們就只得和永終滿足了。”

約翰懂得，他是說着死。

“而且这永是，永是这么下去么？”

“一定，永是。然而每日又来一堆新的人，即刻又寻覓起来，不知道为什么，而寻覓又寻覓，直到他們終于覓得永終，——这已經这样地經过了好一会兒了，也还要这样地經过好一会兒的。”

“我也覓不到別的东西么，穿凿，除了……”

“是呵，永終是你一定会覓得一回的，然而这不算什么；只是寻覓罢！不断地寻覓！”

“但是那書兒，穿凿，你曾要使我覓得的那書兒。”

“唔，誰知道呢！我沒有說謊。我們应該寻覓，寻覓。我們寻覓什么，我們还知道得很少。这是将知教給我們的。也有这样的人，他們一生中寻覓着，只为要知道他們正在寻覓着什么。这是哲学家，約翰。然而倘若永終一到，那也就和他們的寻覓都去了。”

“这可怕，穿凿！”

“阿，不然，全不然。永終是一个实在忠厚的人。他被看錯了。”

有人在門前的梯子上蹟着脚。橐橐！橐橐！在木梯上面响。于是有人叩門了，仿佛是鉄敲着木似的。

一个长的，瘦的男人进来了。他有深陷的眼睛和长而瘦的手。一陣冷風透过了那小屋。

“哦，这样！”穿凿說，“你来了，坐下罢！我們正談到你。你好么？”

“工作！許多工作！”那长人說，一面拭着自己的骨出的灰白的額上的冷汗。

不动而胆怯地約翰看着那僵视着他的深陷的眼睛。眼睛是严正而且黑暗，然而并不残忍，也无敌意。几瞬息之后，他又呼吸得較为自由，他的心也跳得不大剧烈了。

“这是約翰，”穿凿說，“他曾經听說有那么一本書兒，里面記着，为什么一切是这样，像这似的，而且我們还要一同去寻觅，是么？”穿凿一面别有許多用意地微笑着。

“唉，这样，——唔，这是正当的！”死亲爱地說，且向約翰点头。

“他怕覓不到那个呢——但我告訴他，他首先須要实在勤恳地寻觅。”

“誠然，”死說，“勤恳地寻覓那是正当的。”

“他以为你許是很残忍；但你看罢，約翰，你錯了，对不对？”

“唉，是呵！”死亲爱地說，“人說我許多坏处。我沒有胜人的外观，——但我以为这也还好。”

他疲乏地微笑，如一个忙碌于一件正在議論的严重事情的人。于是他的黑暗的眼光从約翰弯到远方，并且在大都市上沉思地恍忽着。

約翰长久不敢說話，終于他低声說：

“你現在要带着我么？”

“你想什么，我的孩子？”死說，从他的梦幻中仰視着。“不，现在还不。你应該长大，且成一个好人。”

“我不願意是一个人，如同其他那样的。”

“去罢，去罢！”死說，“这无从办起。”

人可以听出他来，这是他的一种常用的語气。他接續着：

“人怎地能成一个好人，我的朋友穿凿可以教你的。这也有各样的方法；但穿凿教得最出色。成一个好人，实在是很好看，很值得期望的事。你不可以低廉地估計它，年青小子！”

“寻觅，思想，观察，”穿凿說。

“誠然，誠然，”死說；——于是对着穿凿道：“你想領他到誰那里去呢？”

“到号碼博士那里，我的老学生。”

“唉，是呀，那是一个好学生，人的模范。在他这一类里，几乎完备了。”

“我会再見荣兒么？”約翰抖着問。

"那孩子想誰呀？"死問。

"唉，他曾經被爱了，至今还在幻想，成一个妖精，嘻嘻嘻。"穿凿阴险地微笑着。

"不然，我的孩子，这不相干，"死說，"这样的事情，你在号碼博士那里便沒有了。誰要寻觅你所寻觅的，他应該将所有别的都忘掉。一切或全无。①"

"我要以一鑄将他造成一个人，我要指示他什么是恋爱，他就早要想穿了。"

穿凿又复高兴地笑起来，——死又将他的黑眼睛放在可怜的約翰上，那竭力忍住他的嗚咽的。因为他在死面前羞愧。

死驟然起立。"我应該去了，"他說，"我誤过了我的时間。这里还有許多事情做。好天，約翰，我們要再見了。你只不可在我面前有害怕。"

"我在你面前沒有害怕，——我情願你带着我。請！带我去罢！"

死却温和地拒絕了他，这一类的請求，他是听惯了的。

"不，約翰，你現在去工作，寻觅和观察罢。不要再請求我。'我只招呼一次，而且够是时候的。"

他一消失，穿凿又完全恣肆了。他跳过椅子，顺着地面滑走，爬上柜子和烟突去，还在开着的窗間，耍出許多可以折断頸子的技艺。

---

① Alles oder Nichts, 伊孛生的話，出于他所作的劇曲《Brand》。

"这就是那永終河，我的好朋友永終！"他大声說，——"你看不出他好来么？他确也見得有点兒可憎，而且很阴惨。但倘在他的工作上有了他的欢喜，他也能很高兴的，然而这工作常常使他无聊。这事也单調一点。"

"他該到那里去，是誰告訴他的呢，穿凿？"

穿凿猜疑地，偵察地用一目斜睨着約翰。

"你为什么問这个？他走他自己的路。他一得来，他就带着。"

后来，約翰别有見地了。但現在他却沒有知道得更分明，且相信穿凿所說的总該是真实的。

他們在街道上走，輾轉着穿过蠕动的人堆。黑色的人們交錯奔波着，笑着，喋喋着，显得这样地高兴而且无愁，不免使約翰詫异。他看見穿凿向許多人們点头，却沒有一个人回礼，大家都看着自己的前面，仿佛他們一无所見似的。

"現在他們走着，笑着，似乎他們之中沒有一个認識我。但这不过是景象。倘或我单独和他們在一处，他們就不再能够否認我，而且他們也就失却了兴趣了。"

在路上，約翰覚得有人跟在他后面走。他一回顧，他看出是那用了不可聞的大踏步，在人們中間往来的，长的蒼白的人。他向約翰点头。

"人們也看見他么？"約翰問穿凿。

"一定，他們个个，然而他們連他也不願意認識。唔，我喜欢讓他們高傲。"

那混乱和喧閙使約翰昏瞶了，这即刻又使他忘却了他的憂愁。狹窄的街道和将天的蔚蓝分成长条的高的房屋，沿屋走着的人們，脚步的橐橐和車子的隆隆，扰乱了那夜的旧的幻覺和梦境，正如暴風之于水鏡上的影象一般。这在他，仿佛是人們之外更无別物存在，——仿佛他应該在无休无歇的絕息的扰乱里，一同做，一同跑。

于是他們到了沈靜的都市的一部分，那地方站着一所大房屋，有着大而素朴的窗門。这显得无情而且严厉。里面是靜靜的，約翰还覺到一种不熟悉的刺鼻的气味夹着蝕浊的地窖气作为底子的混合。一間小屋，里面是奇异的家具，还坐着一个孤寂的人。他被許多書籍，玻璃杯和銅的器具圍繞着，那些也都是約翰所不熟悉的。一道寂寞的日光从他头上照入屋中，并且在盛着美色液体的玻璃杯閒閃爍。那人努力地在一个黃銅管里注視，也并不抬头。

当約翰走得較近时，他听到他怎样地喃喃着：

"将知！将知！"

那人旁边，在一个长的黑架子上，躺着一点他所不很能够辨别的白东西。

"好早晨，博士先生，"穿凿說，然而那博士还是不抬头。

于是約翰吃惊了，因为他在竭力探視的那白东西，突然起了痙攣的顫抖的运动。他所見的是一只兎身上的白茸皮。有那动着的鼻子的小头，向下縛在鉄架上，四条腿是在身上紧紧地綁起来。那想要摆脫的絕望的試驗，只經过

了一瞬息，这小动物便又静静地躺着了，只是那流血的頸子的急速的顫动，还在显示它沒有死。

約翰还看見那圓圓的仁厚的眼睛，圓睁在它的无力的恐怖中，并且他仿佛有些熟識。唉，当那最初的有幸的妖夜里，在这柔軟的，而現在是带着急速的恐怖的喘息而顫动着的小身体上，他曾經枕过自己的头。他的过去生活的一切記念，用了威力逼起他来了。他并不想，他却直闖到那小动物面前去：

“等一等！等一等！可怜的小兎，我要帮助你。”他并且急急地想解开那紧縛着嫩脚的繩子来。

但他的手同时也被紧紧地捏住了，耳边还响着尖利的笑声。

“这是什么意思，約翰？你还是这样孩子气么？那博士对你得怎样想呢？”

“那孩子要怎样？他在这里干什么？”那博士惊訝地問。

“他要成一个人，因此我带他到你这里来的。然而他还太小，也太孩子气。要寻覓你所寻覓的，这样可不是那条路呵，約翰！”

“是的，那样的路不是那正当的，”博士說。

“博士先生，放掉那小兎罢！”——

穿凿捏住了他的两手，至使他發起抖来。

“我們怎样約定的，小孩子？”他向他附耳說。“我們須寻覓，是不是？我們在这里并非在沙岡上旋兒身边和无理性的畜类里面。我們要是人类——人类！你懂得么？倘或

你願意止于一个小孩子，倘或你不够强，来帮助我，我就使你走，那就独自去寻覓！”

約翰默然，并且相信了，他願意强。他閉了眼睛，想看不見那小兎。

“可愛的孩子！”博士說，“你在开初似乎还有一点仁厚。那是的确，第一回是看去很有些不舒服的。我本身就永不願意看，我只要能避开就避开。然而这是不能免的，你还应該懂得，我們正是人类而非动物，而且人类的和科学的尊荣，是远出于几匹小兎的尊荣之上的。”

“你听到么？”穿凿說，“科学和人类！”

“科学的人，”博士接着說，“高于一切此外的人們。然而他也就应該将平常人的小感触，为了那大事业，科学，作为牺牲。你願意做一个这样的人么？你覚得这是你的本分么，我的小孩子？”

約翰迟疑着，他不大懂得“本分”这一个字，正如那金虫一样。

“我要覓得那書兒，”他說，“那将知說过的。”——

博士惊訝了，并且問：“将知？”

但穿凿却迅速地說道：“他要这个，博士，我很明白的。他要寻覓那最高的智慧，他要給万有立一个根基。”

約翰点头。——“是的！”他对于这話所懂得的那些，即是他的目的。

“唉，那你就应該强，約翰，不要小气以及軟心。那么我就要帮助你了。然而你打算打算罢：一切或全无。”——

于是約翰用着發抖的手，又將那解开的繩帮同捆在小兎的四爪上。

十一

“我們要試一試，”穿凿說，“我可能旋兒似的示給你許多美。”

他們向博士告了别，且約定当即回来之后，他便領着約翰到大城的一切角落巡行，他指示它，这大怪物怎样地生活，呼吸和滋养，它怎样地吸收自己并且从自己重行生长起来。

但他偏爱这人們紧挤着，一切灰色而干枯，空气沈重而潮湿的，阴郁的困苦区域。

他領他走进大建筑中之一，烟气从那里面升騰，这是約翰第一天就見过的。那地方主宰着一个震聋耳朵的喧閙，——到处鳴吼着，格磔着，撞击着，隆隆着，——大的輪子嗡嗡有声，长带蜿蜒着拖过去，黑的是墙和地面，窗玻璃破碎或則塵昏。雄伟的烟突高高地伸起，超过黑的建筑物，还噴出浓厚的旋轉的烟柱来。在这輪子和机器的杂沓中，約翰看見无数人們带着蒼白的脸，黑的手和衣服，默默地不住地工作着。

“这是什么？”他問。

“輪子，也是輪子，”穿凿笑着，“如果你願意，也可以說是人。他們經营着什么，他們便終年的經营，一天又一天。在这种样子上，人也能是一个人。”

他們走到汚秽的巷中，天的蔚蓝的条，見得狹如一指，还被悬挂出来的衣服遮暗了。人們在那里蠢动着，他們互相挨挤，叫喊，喧笑，有时也还唱歌。房屋里是小屋子，这样小，这样黑暗而且昏沈，至使約翰不大敢呼吸。他看見在赤地上爬着的相打的孩子，蓬着头髮給消瘦的乳兒哼着小曲的年青姑娘。他听到爭鬧和呵斥，凡在他周围的一切面目，也显得疲乏，鲁鈍，或漠不相关。

无名的苦痛侵入約翰了。这和他现以为愧的先前的苦痛，是不一样的。

"穿凿，"他問，"在这里活着的人們，永是这么苦恼和艰难么？也比我……"他不敢接下去了。

"固然，——而他們称这为幸福。他們活得全不艰难，他們已經習慣，也不知道別的了。那是一匹胡塗的不識好歹的畜生。看那两个坐在她門口的女人罢。她們滿足地眺望着汚秽的巷，正如你先前眺望你的沙岡。为这人們你无須顰蹙。否則你也須为那永不看見日光的土撥鼠顰蹙了。"

約翰不知道回答，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却还要哭。

而且在喧扰的操作和旋轉中間，他总看見那蒼白的空眼的人，怎样地用了无声的脚步走动。

"总而言之統而言之是一个好人，对不对？他从这里将人們带走。但这里他們也一样地怕他。"

已經是深夜，小光的百数在風中动搖，并且将长的波动的影象投到黑暗的水上的时候，这两个順着寂靜的街道遺行。古旧的高的房屋似乎因为疲劳，互相倚靠起来，并

且睡着了。大部分已經合了眼。有几处却还有一个窗戶透出黯淡的黄光。

穿凿給約翰講那住在后面的許多故事，講到在那里受着的苦楚，講到在那里爭斗着的困苦和生趣之間的爭斗。他不給它省去最阴郁的；还偏要选取最下賤和最难堪的事，倘若約翰因为他的慘酷的叙述而失色，沈默了，他便愉快得歪着嘴笑。

“穿凿，”約翰忽然問，“你知道一点那大光么？”

他以为这問題可以将他从沈重而可怕地压迫着他的幽暗里解放出来。

“空話！旋兒的空話！”穿凿說，“幻想和梦境。人們和我自己之外，沒有东西。你以为有一个上帝或相类的东西，乐于在这里似的地上，来主宰这样的废物們么？而且这样的大光，也决不在这黑暗里放出这許多来的。”

“还有星星們呢，星星們？”約翰問，似乎他希望这分明的伟大，能够来抬高他面前的卑賤。

“那星星們么？你可知道你說了什么了，小孩子？那上面并不是小光，像你在这里四面看見的灯烛似的。那一切都是世界們。比起这带着千数的城鎮的世界来，都大得多，我們就如一粒微塵，在它們之間飘浮着，而且那是既无所謂上，也无所謂下，到处都有世界們，永是世界們，而且这是永沒，永沒有穷尽。”

“不然！不然！”約翰恐惧地叫喊，“不要說这个，不要說这个罢！在广大的黑暗的田野上，我看見小光們在我上

面。"

"是呀，你看去不过是小光們。你也向上面呆望一輩子，只能看見黑暗的田野里在你上面的小光們。然而你能，你应該知道，那是世界們，旣无上，也无下，在那里，那球兒是带着那些什么都不算，并且不算什么地消失了去的，可怜的蠕动着的人堆兒。那么，就不要向我再說'星星們'了，仿佛那是二三十个似的，这是无意識。"

約翰沈默着。这会将卑賤提高的伟大，将卑賤压碎了。

"来罢，"穿凿說，"我們要看一点有趣的。"对他們传来了可爱的响亮的音乐。在黑暗的街道之一角，立着一所高大的房屋，从許多高窗內，明朗地透出些光輝。前面停着一大排車。馬匹的頓足，空洞地在夜靜中發响，它們的头还点着哦！哦！閃光在車件的銀釘上和車子的漆光上閃爍。

里面是明亮的光。約翰半被迷眩地看着百数抖着的火焰的，夺目的，顏色的鏡子和花的光彩。鮮明的姿态溜过窗前，他們都用了微笑的仪容和友爱的态度互相亲近着。直到大厅的最后面，都轉动着盛装的人們，或是舒徐的步伐，或是迅速的旋風一般的回旋。那大声的喧囂和欢喜的声音，磨擦的脚步和綷縩的长衣，都夹在約翰曾在远处听到过的柔媚的音乐的悠揚中，成为一个交錯，传到街道上。在外面，接近窗边，是两个黑暗的形体，只有那面目，被他們正在貪看的光耀，照得不一律而且鮮明。

“这美呵！这堂皇呵！”約翰叫喊。他耽溺于这么多的色采，光輝和花朵的观覽了。“出了什么事？我們可以进去么？”

“哦，这你却称为美呀？或者你也許先选一个兎洞罢？但是看罢？人們怎样地微笑，輝煌，并且鞠躬呵。看哪，男人們怎么这样地体面和漂亮，女人們怎么这样地艳丽和打扮呵。跳舞起来又多么鄭重，像是世界上的最重要事件似的！”

約翰回想到兎洞里的跳舞，也看出了几样使他記忆起来的事。然而这却一切藶大得远，灿烂得远了。那些盛装的年青女子們，倘若伸高了她們的长的洁白的臂膊，当活泼的跳舞中側着脸，他看来也美得正如妖精一般。侍役們是整肃地往来，并且用了恭敬的鞠躬，献上那貴重的飲料。

“多么华美！多么华美！”約翰大声說。

“很美观，你不这样想么？”穿凿說。“但你也須比在你鼻子跟前的看得远一点。你現在只看見可爱的微笑的脸，是不是？唔，这微笑，大部分却是誆騙和作伪呵。那坐在厅壁下的和藹的老太太們就如围着池子的漁人；年青的女人們是釣餌，先生們是那魚。他們虽然这么亲爱地一同閑談，——他們却嫉妒地不乐意于各人的釣得。倘若其中的一个年青女人高兴了，那是因为她穿得比别人美，或者招致的先生們比別人多，而先生們的特别的享乐是精光的頸子和臂膊。在一切微笑的眼睛和亲爱的嘴唇之后，藏着的全是另外一件事。而且那恭敬的侍役們，思想得全不恭

敬。倘将他們正在想着的事驟然泄露出来，那就即刻和这美观的盛会都完了。”

当穿凿将一切指給他的时候，約翰便分明地看見仪容和态度中的作伪，以及从微笑的假面里，怎样地露出虛浮，嫉妒和无聊，或則倘将这假面暫置一旁，便忽然見了分曉。

“唉，”穿凿說，“应該讓他們隨意。人們也应該高兴高兴。用别样的方法，他們是全不懂得的。”

約翰覚得，仿佛有人站在他后面似的。他向后看。那是熟識的，长的形体。蒼白的脸被夺目的光彩所照耀，至使眼睛形成了两个大黑点。他低声自己喃喃着，还用手指直指向华美的厅中。

“看呵！”穿凿說，“他又在寻出来了。”

約翰向那手指所指的处所看。他看見一个年老的太太怎样地在交談中驟然合了眼，以及美丽的年青的姑娘怎样地打一个寒噤，因此站住并且凝視着前方。

“到什么时候呢？”穿凿問死。

“这是我的事，”死說。

“我还要将这一样的社会給約翰看一回，”穿凿說。他于是歪着嘴笑而且眯起眼睛来。“可以么？”

“今天晚上么？”死問。

“为什么不呢？”穿凿說。“那地方既无时間，又无时候。現在是，凡有永是如此的，以及凡有将要如此的，已經永在那里了。”

“我不能同去，”死説，“我有太多的工作。然而用了那名字，叫我們倆所認識的那个罢，而且沒有我，你們也可以覓得道路的。”

于是他們穿过寂寞的街，走了一段路，煤气灯焰在夜風中閃爍，黑暗的寒冷的水拍着河堤。柔媚的音乐逐漸低微，終于在横互大都市上的大安靜里絕响了。

忽然从高处發出一种全是金屬的声音，一片淸朗而严肃的歌曲。

这都从高的塔里驀地落到沈睡的都市上——到小約翰的沈郁昏暗的魂灵上。他惊异着向上看。那鐘声挾了欢呼着升騰起来，而强有力地撕裂了死寂的，响亮的調子悠然而去了。这在沈靜的睡眠和黑暗的悲戚中間的高兴的声音，典礼的歌唱，他听得很生疏。

“这是时鐘，”穿凿説，“这永是这样地高兴，一年去，一年来。每一小时，他总用了同等的气力和兴致唱那同一的歌曲。在夜里，就比白天响得更有趣，——似乎是鐘在欢呼它的无須睡覚，它下面是千数的憂愁和啼哭，而它却能够接續着一样地幸福地歌吟。然而倘若有誰死掉了，它便更其有趣地發响。”

又升騰了一次欢呼的声音。

“有一天，約翰，”穿凿接續着，“在一間寂靜的屋子中的窗后面，将照着一顆微弱的小光。是一顆沈思着發抖，且使墻上的影子跳舞的，沈郁的小光。除了低微的梗塞的嗚咽之外，屋子里更无声音作响。其中站着一张白幔

的床，还有打皺的阴影。床上躺着一点东西，也是白而且静。这将是小約翰了。——阿，于是这歌便高声地高兴地响进屋里来，而且在歌声中，在他死后的最初时間中行礼。"——

十二下沈重的敲打，迟延着在空中吼动了。当末一击时，約翰仿佛便如入梦，他不再走动了，在街道上飄浮了一段，憑着穿凿的手的提携。在火速的飞行中，房屋和街灯都从旁溜过去了。死消失了。現在是房屋較为稀疏。它們排成簡单的行列，其間是黑暗的滿是秘密的洞穴，有沟，有水洼，有废址和木料，偶然照着煤气的灯光。終于来了一个大的門带着沈重的柱子和高的栅栏。一刹那間他們便飄浮过去，并且落在大沙堆旁的湿草上了。約翰以为在一个园子里了，因为他听得周围有树木瑟瑟地响。

"那么，留神罢，約翰！还要以为我知道得比旋兒不更多。"

于是穿凿用了大声喊出一个短而黑暗的，使約翰战栗的名字来。幽暗从各方面反应这声响，風以呼嘯的旋轉举起它，——直到它在高天中絕响。

約翰看見，野草怎样地高到他的头，而刚才还在他脚下的小石子，怎样地已将他的眺望遮住了。穿凿，在他旁边，也同他一样小，用两手抓住那小石，使出全身的力量在轉它。細而高的声音的一种紛乱的叫喚，从荒蕪了的地面騰起。

"喂，誰在这里？这是什么意思？野东西！"这即刻發

作了。

約翰看見黑色的形相忙乱着穿插奔跑。他認識那敏捷的黑色的馬陆虫，發光的櫻色的蠼螋带着它的細巧的鋏子，鼠妇虫有着圓背脊，以及蛇一流的蜈蚣。其中有一条长的蚯蚓，电一般快縮回它的洞里去了。

穿凿斜穿过这活动的吵鬧的群，走向蚯蚓的洞口。

"喂，你这长的裸体的坏种！——出来，带着你的紅的尖鼻子，"穿凿大声說。

"得怎样呢？"那虫从深处問。

"你得出来，因为我要进去，你懂么，精光的嚼沙者！"

蚯蚓四顧着从洞口伸出它的尖头来，又向各处触探几回，这才慢慢地将那长的裸露的身子稍稍拖近地面去。

穿凿遍看那些因为好奇而奔集的别的动物。

"你們里面的一个得同去，并且在我們前面照着亮。不，黑馬陆，你太胖，而且你带着你的千数条爪子会使我头昏眼花。喂，你，蠼螋！你的外观中我的意。同走，并且在你的鋏子上带着光！馬陆，跑，去寻一个迷光，或者給我拿一个烂木头的小灯来！"

他的出令的声音揮动了动物們，它們奉行了。

他們走下虫路去。他們前面是蠼螋带着發光的木头，于是穿凿，于是約翰。那下面是狹窄而黑暗。約翰看見沙粒微弱地照在淡薄的蓝色的微光中。沙粒都显得石一般大，半透明，由蚯蚓的身子磨成紧密的光滑的墙了。蚯蚓

是好奇地跟随着。約翰向后看，只見它的尖头有时前伸，有时却等待着它的身子的拖近。

他們沈默着往下，——长而且深。在約翰过于峻峭的路，穿凿便搀扶他。那似乎沒有穷尽；永是新的沙粒，永是那蠼螋接着向下爬，随着道路的轉弯，轉着繞着。終于道路寬一点了，墻壁也彼此离远了。沙粒是黑而且潮，在上面成为一个軒洞，洞面有水点引成光亮的条痕，树根穿入軒洞中，像僵了的蛇一样。

于是在約翰的眼前忽然竪着一道挺直的墙，黑而高，将他們之前的全空間都遮断了。蠼螋轉了过来。

"好！那就回到了后面了。蚯蚓已經知道。这是它的家。"

"来，指給我們路！"穿凿說。

蚯蚓慢慢地将那环节的身子拖到黑墙根，并且触探着。約翰看出，墻是木头。到处散落成淡樱色的塵土了。那虫便往里鑽，将长的柔軟的身子滑过孔穴去。

"那么，你，"穿凿說，便将約翰推进那小的潮湿的孔里。一刹那間，他在軟而湿的塵芥里吓得要气絕了，于是他覺得他的头已經自由，并且竭全力将自己从那小孔中弄出。周围似乎是一片大空間。地面硬且潮，空气浓厚而且不可忍受地郁悶。約翰几乎不敢呼吸，只在无名的恐怖中等待着。

他听到穿凿的声音空洞地發响，如在一个地窖里似的。

“这里，約翰，跟着我！”——

他觉得，他前面的地，怎样地隆起成山，——由穿凿引导着，他在浓密的幽暗中踏着这地面。他似乎走在一件衣服上，这随着脚步而高低。他在沟洼和丘岡上磕碰着，其时他追随着穿凿，直到一处平地上，紧紧地抓住了一枝长的梗，像是柔軟的管子。

“我們站在这里好！灯来！”穿凿叫喊。

于是从远处显出微弱的小光，和那拿着的虫一同低昂着。光移得越近，惨淡的光亮照得空間越滿，約翰的窘迫便也越大了。

他踏过的那山，是长而且白，捏在他手里的管子，是樱色的，还向下引成灿烂的波綫。

他辨出一个人的頎长僵直的身体，以及他所立的冰冷的地方，是前額。

他面前就現出两个深的黑洞，是陷下的眼睛，那淡蓝的光还照出瘦削的鼻子和那灰色的，因了怖人的僵硬的死笑而张开的唇吻。

从穿凿的嘴里發一声尖利的笑，这又即刻在潮湿的木壁間断气了。

“这是一个惊奇，約翰！”

那长的虫从尸衣的折叠間爬出；它四顧着，将自己拖到下顎上，經过僵直的嘴唇，滑进那烏黑的嘴洞里去了。

“这就是跳舞会中的最美的，——你以为比妖精还美的。那时候，她的衣服和蜷髮噴溢着甜香，那时候，眼睛

是流盼而口唇是微笑，——現在固然是变了一点了。”

在他所有的震慴中，約翰的眼里却藏着不信。这样快么？——方才是那么华美，而現在却已經……？

“你不信我么？”穿凿歪了嘴笑着說。“那时和現在之間，已經是半世紀了。那里是既无时候，也无时間。凡已經过去的，将要是永久，凡将要来的，已經是过去了。这你不能想，然而应該信。这里一切都是眞实，凡我所指示你的一切，是眞的，眞的！这是旋兒所不能主张的！”

穿凿嘻笑着跳到死尸的脸上往来，还开了一个極可恶的玩笑。他坐在眉毛上，牽着那长的睫毛拉开眼瞼来。那眼睛，那約翰曾見它高兴地閃耀的，是疲乏地凝固了，而且在昏黄的小光中，皺襞地白。

“那么，再下去！”穿凿大呼，“还有别的可看哩！”

蚯蚓慢慢地从右嘴角間爬出，而这可怕的游行便接下去了。

不是回轉，——却是向一条新的，也这么长而且幽暗的道路。

“一个老的来了，”当又有一道黑墙阻住去路的时候，蚯蚓說。“他在这里已經很久了！”

这比起前一回来，稍不討厭。除了一个不成形的堆，从中露着白骨之外，約翰什么也看不見。成百的虫豸們和昆虫們正在默默地忙着做工。那光惹起了惊动。

“你們从那里来？誰拿光到这里来？我們用不着这个！”

它們并且赶快向沟里洞里鑽进去了。但它們認出了一个同种。

“你曾在这里过么？”虫們問。“木头还硬哩。”

首先的虫否認了。

他們再往远走，穿凿当作解释者，将他所知道的指給小約翰。来了一个不成样子的脸带着斜視的圓眼，膨胀的黑的嘴唇和面庞。

“这曾是一位优雅的先生，”他于是高兴地說，“你也許曾經見过他，这样地富，这样地闊，而且这样地高傲。他保住了他的尊大了。”

这样地进行。也有瘦損的，消蝕了的形体，在映着微光而淡蓝地發亮的白髮之間，也有小孩子带着大头顱，也有中年的沈思的面目。

“看哪，这是在他們死后才变老的，”穿凿說。

他們走近了一个絡腮鬍子的男人，高吊着嘴唇，白色的牙齒在發亮。当前額中間，有一个圓的，烏黑的小洞。

“这人被永終用手艺草草完事了。为什么不忍耐一点呢？无論如何他大概总得到这里来的。”

而且又是道路，而且是新的道路，而且又是伸开的身体带着僵硬的丑怪的脸，和不动的，交叉着叠起来的手。

“我不往下走了，”蠼螋說，“这里我不大熟悉了。”

“我們回轉罢，”蚯蚓說。

“前去，只要前去！”穿凿大叫起来。

这一行又前进。

"一切，凡你所見的，存在着，"穿凿进行着說，"这一切都是眞的。只有一件东西不眞。那便是你自己，約翰。你沒有在这里，而且你也不能在这里。"

他看見約翰因了他的話，露出恐怖的僵直的眼光，便發了一通响亮的嘩笑。

"这是一条絕路，我不前进了，"蠼螋煩躁着說。

"我却偏要前进，"穿凿說，而且一到道路的尽头，他便用两手挖掘起来了。"帮我，約翰！"

約翰在困苦中，不由自主地服从了，挖去那潮湿的微細的泥土。

他們浴着汗水默默地繼續着工作，直到他們撞在黑色的木头上。

蚯蚓縮回了环节的头，并且向后面消失了。蠼螋也放下它的光，走了回去。

"你們进不去的，这木头太新，"它临走时說。

"我要！"穿凿說，并且用爪甲从那木头上撕下长而白的木屑来。

一种可怕的窘迫侵襲了約翰。然而他必得，他不能别的。

黑暗的空隙終于开开了。穿凿取了光，慌忙爬进去。

"这里，这里！"他叫着，一面跑往头那边。

但当約翰到了那靜靜地交叉着叠在胸脯上面的手那里的时候，他必須休息了。他見有瘦的，蒼白的，在耳朵旁边半明半暗的手指，正在他前面。他忽然認得了，他認識

手指的切痕和皺襞，长的，現在是染成深蓝了的指甲的形状。他在示指上看出一个樱色的小点来。这是他自己的手。

“这里，这里！”穿凿的声音从头那边叫喊过来。“看一下子罢，你可認識他么？”

可怜的約翰还想重行起来，走向那向他閃爍着的光去。然而他不再能够了。那小光消灭成完全的幽暗，他也失神地跌倒了。

十二

他落在一个深的睡眠里，直到那么深，在那里沒有梦。

当他又从这幽暗中起来，——慢慢地——到了清晨的蒼茫凉爽的光中，他拂去了斑斓的，温柔的旧梦。他醒了，有如露珠之从一朵花似的，梦从他的灵魂上滑掉了。

还在可爱的景象的錯杂中，半做着梦的他的眼睛的表情，是平静而且和藹。

但因了当着黯淡的白昼之前的苦痛，他如一个羞明者，将眼睛合上了。凡有在过去的早晨所曾見的，他都看見。这似乎已經很久，很远了。然而还是时时刻刻重到他的灵魂之前，从哀愁的早晨起，直到寒栗的夜里。他不能相信，那一切恐怖，是会在一日之中出現的。他的窘迫的开初，仿佛已經是这样远，像失却在蒼茫的雾里一般。

柔和的梦，无影无踪地从他的灵魂上滑去了——穿凿

摇撼他——而沈郁的时光于是开始，懶散而且无色，是許多許多别的一切的前驅。

但是凡有在前夜的可怕的游行中所見的，却停留在他那里。这单是一个駭人的梦象么？

当他躊躕着将这去問穿凿的时候，那一个却嘲笑而詫异地看着他。

“你想什么？”他問。

然而約翰却看不出他眼里的嘲笑，还問，他看得如此清楚而且分明，如在面前的一切，是否真是这样地出現了？

“不，約翰，你却怎样地胡塗呵！这样的事情是决不能發生的。”

約翰不知道他須想什么了。

“我們就要給你工作了。那么，你便不再这样癡呆地問了。”

他們便到那要帮助約翰，来覓得他所寻覓的号碼博士那里去。

在活潑的街道上，穿凿忽然沉靜地站住了，并且从大众中指出一个人来給約翰看。

“你还認識他么？”他問，当約翰大惊失色，凝視着那人的时候，他便在街上發出一声响亮的嘩笑来。

約翰在昨夜見过他，深深地在地下。——

博士亲切地接待他們，并且将他的智慧頒給約翰。他听至数小时之久，在这一天，而且在以后的許多天。

約翰所寻覓的，博士也还未曾覓得。他却几乎了，他說。他要使約翰上达，有如他自己一般。于是他們倆就要达了目的。

約翰傾听着，学習着，勤勉而且忍耐，——許多日之久，——許多月之久。他仅怀着些少的希望，然而他懂得，他現在应該进行，——进行到他所做得到。他覺得很奇特。他寻覓光明，越长久，而他的周围却越昏暗。凡他所学的一切的开端，是很好的，——只是他鑽研得越深，那一切也就越凄凉，越黯淡。他用动物和植物，以及周围的一切来开手，如果观察得一长久，那便成为号碼了。一切分散为号碼，紙张充满着号碼。博士以为号碼是出色的，他并且說，号碼一到，于他是光明，——但在約翰却是昏暗。

穿凿伴住他，倘或他厭倦和疲乏了，便刺戟他。享用或嘆賞的每一瞬間，他便埋怨他。

約翰每当学到，以及看見花朵怎样微妙地湊合，果实怎样地結成，昆虫怎样不自覺地助了它們的天职的时候，是惊奇而且高兴。

“这却是出色。”他說，“这一切是算得多么詳尽，而且造得多么精妙和合式阿！”

“是的，格外合式，”穿凿說，“可惜，那合式和精妙的大部分，是沒有用处的。有多少花結果，有多少种子成树呢？”

“然而那一切仿佛是照着一个宏大的規划而作的，”約翰回答。“看罢！蜜蜂們自寻它們的蜜而不知道帮助了花，

而花的招致蜜蜂是用了它們的顏色。这是一个规划，两者都在这上面工作，不識不知地。”

“这見得眞好，但欠缺的也还多。假使那蜜蜂覺得可能，它們便在花下咬进一个洞去，损坏了那十分复杂的安排。伶俐的工师，被一个蜜蜂当作呆子！”

在人类和动物之間的神奇的凑合，那就显得更坏了。他从約翰以为美的和艺术的一切之中，指出不完备和缺点。他指示他能够侵略人和动物的，苦恼和憂愁的全軍①，他还偏喜欢选取那最可厭的和最可恶的。

“这工师，約翰，对于他所做的一切，确是狡猾的，然而他忘却了一点东西。人們做得不歇手，只我要弥补一切损失。但看你的周围罢！一柄雨伞，一个眼鏡，还有衣服和住所；都是人类的补工。这和那大规划毫无关系。那工师却毫不盘算，人們会受寒，要讀書，为了这些事，他的规划是全不中用的。他将衣服交給他的孩子們，并沒有盘算他們的生长。于是一切人們，便几乎都从他們的天然衣服里长大了。他們便自己拿一切到手里去。全不再管那工师和他的规划。沒有交給他們的，他們也无耻地放肆地拿来，——还有分明摆着的，是使他們死，于是他們便往往借了各种的詭計，在許多时光中，来迴避这死。”

“然而这是人們之罪，”約翰大声説，“他們为什么任性远离那天然的呢？”

---

① 大概是指病原菌。

“呵，你这胡塗的約翰！倘或一个保姆使一个单純的孩子玩耍火，并且燒起来了，——誰担負这罪呢？那不識得火的孩子，还是知道那要焚燒的保姆呢？如果人們在困苦中或不自然中走錯了，誰有罪，他們自己呢，还是他們和他相比，就如无知无識的孩子們一般的，无所不知的工师呢？”

“他們却并非不知，他們曾經知道……”

“約翰，假如你告訴一个孩子，‘不要弄那火，那是会痛的！’假使那孩子仍然弄，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作痛，你就能給你脫去罪名，并且說：‘看呀！这孩子是并非不知道的么？’你深知道，那是不来听你的話的。人們就如孩子一般耳聋和昏憒。但玻璃是脆的，粘土是軟的。誰造了人类而不計算他們的昏憒，便如那等人一样，他用玻璃造兵器而不顧及它会破碎，用粘土做箭而不顧及它一定要弯曲。”

这些話像是紛飞的火滴一般，落在約翰的灵魂上。他的胸中萌生了大悲痛，将他那先前的，在夜間寂靜和无眠的时候，常常因此而哭的苦痛驅除了。

唉！睡覚呵！睡覚呵！——曾有一时——多日之后，——睡覚在他是最好的时候了。其中沒有思想，也沒有悲痛，他的梦还是永永引导他重到他的先前的生活去。当他梦着的时候，他仿佛覚得很华美，但在白昼，却不再能够想像那是怎样了。他仅知道他的神往和苦痛，較胜于他現今所知道的空虛和僵死的感覚。有一回，他曾苦痛地神往于旋兒，有一回，他曾时时等候着荣兒。那是多么华美呵！

荣兒！——他还在神往么？——他学得越多，他的神往便越消失。因为这也散成片段了，而且穿凿又使他了然，什么是爱。他于是自愧，号碼博士說，他还不能从中做出号碼来，然而快要出现了。小約翰的周围，是这样的黑暗而又黑暗。

他微微覺得感謝，是在他和穿凿的可怕的游行里，沒有看見荣兒。

当他和穿凿提及时，那人不說，却只狡猾地微笑。然而約翰懂得，这是并不怜恤他。

約翰一有并不学習和工作的时間，穿凿便利用着領他到人間去。他知道带他到各处，到病院中，病人們躺在大厅里，——苍白消瘦的脸带着衰弱或苦痛的表情的一长列——那地方是憂郁的沉靜，仅被喘息和叫喚打断了。穿凿还指示他，其中的几个将永不能出这大厅去。倘在一定的时間，人們的奔流进向这厅，来訪問他患病的亲戚的时候，穿凿便說："看哪，大家都知道，便是他們也将进这屋子和昏暗的大厅里面来，为的是畢竟在一个黑箱子里抬出来。"

——"他們怎么能这样高兴呢？"約翰想。

穿凿領他到楼上的一間小厅中，其中充满着伤情的半暗，从邻室里，有風琴的遙响，不住地梦幻地传来。于是穿凿从众中指一个病人給他看，是頑鈍地向前凝視着沿了墙懶懶地爬来的一縷日光的。

"他在这里躺了七年了，"穿凿說。——"他是一个海員，他曾見印度的椰树，日本的蓝海，巴西的森林。現在

他在七个长年的那些长日子，消受着一綫日光和風琴游戏。他不再能走出这里了，然而还可以經过这样的一倍之久。"

从这一日起，約翰是種可怕的梦，他忽然醒来了，在小厅中，在如梦的声响中的伤情的半暗里——，至于直到他的結末，只看見将起将灭的黃昏。

穿凿也領他到大教堂，使他听在那里說什么。他引他到宴会，到盛大的典礼，到几家的閨房。

約翰学着和人們認識，而且他屡次覚得，他应該想想他先前的生活，旋兒講給他的童話和他自己的經历，有一些人，是使他記起那想在星星中看見它亡故的伙伴的火螢的，——或者那金虫，那比别个老一天，而且談論了許多生活本分的，——他听到故事，則使他記起鵁鶄泼剌，那十字蜘蛛中的英雄，或者記起鰻魚，那只是躺着吃，因为一个肥胖的年青的王，就显得特别体面的。对于自己，他却比为不懂得什么叫作生活本分，而飞向光中去的那幼小的金虫。他似乎无助地残废地在地毯上各处爬，用一条綫系着身子，一条鋒利的綫，而穿凿則牵着，掣着它。

唉，他将永不能再覓得那园子了，——沈重的脚何时到来，并且将他踏碎呢？

他說起旋兒，穿凿便嘲弄他。而且他漸漸相信起来了，旋兒是从来沒有的。

"然而，穿凿，那么，匙兒也就不成立了，那就全沒有什么成立了。"

"全无！全无！只有人們和号碼，这都是眞的，存在

的，无穷之多的号碼。"

"然而，穿凿，那么，你就騙了我了。使我停止，使我不再寻觅罢，——使我独自一个罢！"

"死怎么对你說，你不知道了么？你須成一个人，一个完全的人。"

"我不願意。这太可怕！"

"你必須——你曾經願意了的。看看号碼博士罢，他以为这太可怕么？你要同他一样。"

这是眞实。号碼博士仿佛长是平静而且幸福。不倦地不摇地他走他的路，学着而且教着，知足而且和平。

"看他罢，"穿凿說，"他看見一切，而仍然一无所見。他观察人类，似乎他自己是别的东西，和他們全不一样。他闖过疾病和困苦之間，似乎不会受伤，而且他还与死往还，如不死者。他只希望懂得他之所見，而凡有于他显然的，在他是一样地正当。只要一懂得，他便立即滿足了。你也須这样。"

"我却永不能。"

——"好，那我就不能帮助你了。"

这永是他們的交談的无希望的結束。約翰是疲乏而且隨便了，寻觅又寻觅，是什么和为什么，他不复知道了。他已如旋兒所說的許多人們一般。

冬天来了，他几乎不知道。

当一个天寒霧重的早晨，潮湿的污秽的雪躺在街道上，并且从树木和屋頂上点滴着的时候，他和穿凿走着他平日

的路。

在一处，他遇見一列年青的姑娘，手上拿着教科書。她們用雪互擲着，笑着，而且彼此捉弄着，她們的声音在雪地上清徹地發响。听不到脚步和車輪的声响，只有馬的，或者一所店門的关閉，像似一个鈴鐺的声音。高兴的笑声，清徹地穿过这寂靜。

約翰看見，一个姑娘怎样地看他而且向他凝望着，她穿一件小皮衣，戴着黑色的帽子。他熟識她的外貌，却仍不知道她是誰。她点头，而且又点一回头。

"这是誰呢？我認識她。"

"是的，这是可能的。她叫馬理，有几个人称她荣兒。"

"不，这不能是。她不像旋兒。她是一个平常的姑娘。"

"哈！哈！哈！她不能像一个并不存在的或人的。然而她是，她是的。你曾經这样地很仰慕她，我现在要将你弄到她那里去了。"

"不，我不願意見她。我宁可見她死，像别人一样。"

約翰不再向各处观看了，却是忙忙地前奔，并且喃喃着：

"这是結局。全不成立！全无！"

十三

最初的春晨的清朗温暖的日光，瀰漫了大都市。明淨的光进到約翰住着的小屋子中；低的頂篷上有一条大的光条，是波动着的运河的水的映象，顫抖而且閃动。

約翰坐在日照下的窗前，向大都市眺望，現在是全然另一景象了。灰色的雾，換成灿烂的蓝色的阳光，籠罩了长街的尽头和远处的塔。石片屋頂的光綫閃作銀白顏色；一切房屋以清朗的綫和明亮的面穿过日光中，——这是浅蓝天中的一个温暖的渲染。水也仿佛有了生气了。榆树的褐色的嫩芽肥而有光，喧嚷的麻雀們在树枝間鼓翼。

当他在眺望时，約翰的心情就很奇特。日光将他置身于甜的昏迷中了。其中是忘却和难传的欢乐。他在梦里凝視着波浪的光閃，飽滿的榆芽，还傾听着麻雀的啾唧。在这音响里是大欢娱。

他久沒有这样地柔和了；他久沒有覚得这样地幸福了。

这是他重行認識的往日的日照。这是往日叫他去到自由的太阳，到园子里，他于是在暖地上的一道旧墙蔭中，——許多工夫，可以享用那温暖和光輝，一面凝視着面前的負暄的草梗。

在沈靜中，于他是好極了，沈靜給他以明确的家乡之感，——有如他所記得，多年以前在他母亲的腕中。他并不飲泣或神馳，而必須思想一切的过去。他沈靜地坐着，梦着，除了太阳的照临之外，他什么也不希望了。

"你怎么这样沈思地坐着呢，約翰?"穿凿叫喊，"你知道，我是不容許做梦的。"

約翰懇求地抬起了出神的眼睛。

"再給我这样地停一会罢，"他祈求說，"太阳是这样好。"

"你在太阳里会寻出什么来呢，喂？"穿凿說。"它并非什么，不过是一枝大蜡烛，你坐在烛光下或是在日光下，完全一样的。看罢！街上的那阴影和亮处，——也即等于一个安静地燃烧着而不閃动的灯火的照映。而那光，也不过是照着世界上的極渺小的一点的一个極渺小的小火焰罢了。那边！那边！在那蔚蓝旁边，在我們上面和底下，是暗，冷而且暗！那边是夜，现在以及永久！"

但他的話于約翰沒有效。沈靜的溫暖的日光貫徹了他，幷且充滿了他的全灵魂了，——在他是平和而且明晰。

穿凿带着他到号碼博士的冰冷的住所去。日像还在他的精神上飘泛了一些时，于是逐漸黯淡了，当正午时分，在他是十足的幽暗。

但到晚間，他又在都市的街道上躍行的时候，空气悶热，且被潮湿的春气充塞了。一切的發香都强烈了十倍，而在这狹窄的街中，使他窘迫。惟在空曠处，他覷出草和树林的新芽。在都市上，他看見春，在西方天际嫩紅中的平静的小云里。

黃昏在都市上展开了嫩色的柔軟的銀灰的面紗。街上是寂靜了，只在远处有一个手拉風琴弄出悲哀的节奏，——房屋向着紅色的暮天，都揚起一律的黑影，还如无数的臂膊一般，在高处伸出它們的尖端和烟突来。

这在約翰，有如太阳末后照在大都市上时的和藹的微笑，——和藹地如同寬恕了一件傻事的微笑似的。那微

的温暖，还来撫摩約翰的双頰。

于是悲哀潜入了約翰的心，有这样沈重，至使他不能再走，且必須将他的脸伸向远天中深深地呼吸了。春天在叫他，他也听到。他要回答，他要去。这一切在他是后悔，爱，寬恕。

他極其神往地向上凝視。从他模胡的眼里涌出泪来。

"去罢！約翰！你不要發呆罢，人們看着你哩，"穿凿說。

朦朧而昏暗地向两旁展开着长的单調的房屋的排列。是温和的空气中的一个苦恼，是春声里面的一声哀呼。

人們坐在門內和阶沿上，以消受这春天。这于約翰像是一种嘲侮。污秽的門暢开着，渾浊的空間等候着那些人。在远处还响着手拉風琴的悲哀的音調。"阿，我能够飞开这里，远去，岡上，海上！"

然而他仍須伴着高的小屋子，而且他醒着躺了这一夜。

他总要想念他父亲，以及和他同行的远道的散步——如果他走在他的十步之后，那父亲就給他在沙土上写字母。他总要想念那地丁花生在灌木之間的处所，以及和父亲同去搜訪的那一天。他整夜看見他的父亲的脸一如先前，他在夜間安靜的灯光中顧盼他，还傾听他笔鋒写字的声响。

于是他每晨祈求穿凿，还給他回乡一回，往他的家和他的父亲，再看一遍沙岡和園子。現在他覚出他先前的爱父亲，过于普烈斯多和他的小屋子了，因为他現在只为他

而祈求。

“那就只告訴我，他怎样了，我出外这么久，他还在恼我么？”

穿凿耸一耸肩。——“即使你知道了，于你有什么益呢？”

春天却过去了，呼唤他，越呼越响。他每夜梦見岡坡上的暗綠的苔蘚，透了嫩的新叶而下的阳光。

“这是不能长久如此的，”約翰想，“我就要支持不住了。”

每当他不能入睡的时候，他往往輕輕地起来，走到窗前，向着暗夜凝視。他看見蒸騰的蒙茸的小云，怎么慢慢地溜过月輪旁边，平和地飘浮在柔和的光海里。他便想，在那远方，岡阜是怎样地微睡在悶热的深夜中！在深的小树林間，絕无新叶作响，潮湿的莓苔和鮮嫩的樺条也将發香，那該是怎样地神奇呵。他仿佛听得远处有虾蟆的抑揚的合唱，滿是秘密地浮过田野来，还有唯一的鳥的歌曲，是足以伴那严肃的寂靜的，它将歌曲唱得如此低声地哀怨地开头，而且陡然中断，以致那寂靜显得更其寂靜了。鳥在呼喚他，一切都在呼喚他。他将头靠着窗沿，并且在他的臂膊上嗚咽起来了。

“我不能！——我受不住。倘我不能就去，我一定会就死了。”

第二天穿凿叫他醒来的时候，他还坐在窗前，他就在那里睡着了，头靠在臂膊上。——

日子过去了，又长又热，——而且无变化。然而約翰沒有死，他还应該担着他的苦痛。

有一日的早晨，号碼博士对他說：

“我要去看一个病人，約翰，你願意同我去么？”

号碼博士有博学的名声，而且对于病和死，有許多人来邀請他的帮助。約翰是屢次伴过他的。

穿凿在这早晨异常地高兴。他总是倒立，跳舞，翻筋斗，并且玩出各种疯狂似的戯笑来。他不住地非常秘密地窃笑着，像一个准备着給人一吓的人。

但号碼博士却只是平常一样严正。

这一日他們走了远的路。用鉄路，也用步行。約翰是还沒有一同到过外边的。

这是一个溫暖的，快乐的日子。約翰从車中向外望，那广大的碧綠的牧場，带着它欲飞的草和吃食的家畜，都在他身边奔过去了。他看見白胡蝶在种滿花卉的地上翩躚，空气为了日热發着抖。

但他忽而悚然了：那地方展布着长的，起伏的連岡。

“唉，約翰，”穿凿窃笑着，“那就要中你的意了，你看罢！”

半信半疑地約翰注視着沙岡。沙岡越来越近。仿佛是两旁的长沟，正在繞着它們的軸子旋轉，还有几所人家，都在它們旁边扑过去了。

于是来了树木：茂密的栗树，盛开着，带着千数大的或紅或白的花房，暗蓝綠色的樅树，高大而堂皇的菩提

树。

这就是眞实：他須再見他的沙岡。列車停止了，——三人于是在成蔭的枝柯下面行走。

这是深綠的莓苔，这是日光在林地上的圓点，这是樺条和松針的幽香。

"这是眞实么？——这是实际么？"約翰想，"幸福要来了罢？"

他的眼睛發光了，他的心大声地跳着。他快要相信他的幸福了。这些树木，这地面，他很熟識，——他曾經屢次在这树林道中往来。

只有他們在道路上，此外沒有人。然而約翰要回顧，彷彿有誰跟着他們似的。他又似乎从槲树枝間，望見一个黑暗的人影，每当那路的最末的轉角，便看不分明了。

穿凿阴险地曖昧地注視他。号碼博士大踏步走，看着目前的地面。

道路于他更熟識，更相信了，他認得每一丛草，每一塊石。約翰忽然剧烈地吃了惊，因为他站在他自己的住所前面了。

屋前的栗树，展开着它那大的手一般的叶子。直到上面的最高枝梢上，在繁密的圓圓的丛叶里，煊赫着华美的白色的繁花。

他听到开門的熟識的声响，——他又嗅到他自己的住所的气味。于是他認出了各进路，各門戶，每一点，——都带着一种离乡的苦痛的感覚。凡有一切，都是他的生活

的，他的寂寞而可念的兒童生活的一部分。对于这些一切物事，他曾經和它們談天，和它們在自己的理想生活中过活，这里是他决不放进一个他人的。然而現在他却覺得从这全部老屋分离，推出了，連着它們的各房間，各进路和各屋角。他觉得这分离極难挽回，他的心緒正如他在探訪一个坟庄，这样地凄凉和哀痛。

只要有普烈斯多迎面跳来，那也許就减少一点非家的况味，然而普烈斯多却一定已經跑掉，或者死掉了。

然而父亲在那里呢？

他回顧开着的門和外面的日光下的园子，他看見那人，那似乎在路上追随着他們的，現在已經走向房屋来了。他越来越近，那走近仿佛只見加增。他一近門，門口便充滿了一个大的，寒冷的影子。于是約翰就認出了这人。

屋里是死静，他們沈默着走上楼梯去。有一級是一路常要作响的，——这約翰知道。現在他也听到，怎样地發了三回响，——这發响像是苦痛的呻吟。但到第四回的足踏，却如隐約的呃逆了。

而且約翰在上面还听到一种喘息，低微而一律，有如緩慢的时鐘的走动，是一种苦痛而可怕的声音。

他的小屋子的門暢开着。約翰赶紧投以胆怯的一瞥。那地毯上的奇异的花紋是詫异而无情地凝視他，时鐘站得静静地。

他們走进那發出声音来的房里去。这是父亲的臥室。

太阳高兴地照着放下的綠色的床幃。西蒙，那猫，坐在窗台上的日照里。全房充滿着葡萄酒和樟脑的郁悶的气味。一种低微的抽噎，現在就从近处传来了。

約翰听到柔軟的声音的細語和小心的脚步的微声。于是綠幃便被掣起了。

他看見了父亲的脸，这是他近来常在目前看見的。然而完全两样了。亲爱的严正的外貌已經杳然，但在可怕地僵視。蒼白了，还带着灰色的阴影。看見眼白在半閉的眼瞼下，牙齿在半开的口中。头是陷枕中間，每一呻吟便随着一抬起，于是又疲乏地落在旁边了。

約翰屹立在床面前，大张了僵直的眼睛，瞠視着熟識的脸。他想什么，他不知道，——他不敢用手指去一触，他不敢去握那疲乏地放在白麻布上的，衰老的干枯的双手。

环繞他的一切都黑了，那太阳，那明朗的房子，那外面的丛綠，以及历来如此蔚蓝的天空，——一切，凡有在他后面的，黑了，黑，昏昧地，而且不可透徹地。在这一夜，他也别无所見，只在前面看見蒼白的头。他还应該接着只想这可怜的头，这显得如此疲乏，而一定永是从新和苦痛的声息一同抬起的。

定規的动作在一轉瞬間变化了。呻吟停歇，眼瞼慢慢地张开，眼睛探索似地向各处凝視，嘴唇也想表出一点什么来。

“好天，父亲！”約翰低声說，并且恐怖地發着抖，看

着那探索的眼睛。那困倦的眼光于是看了他一刹时，一种疲乏的微笑，便出现在陷下的双颊上。細瘦的皺縮的手从麻布上举起，还向約翰作了一种不分明的动作，就又无力地落下了。

"唉，什么！"穿凿說，"只算是愁嘆場面！"

"給我閃开，約翰，"号碼博士說，"我們应該看一看，我們得怎么办。"

博士开手检查了，約翰却离开卧床，站在窗口。他凝視那日照的草和清朗的天空，以及寬闊的栗树叶，叶上坐着肥大的藍蝇，在日光中瑩瑩地發閃。那呻吟又以那样的定規發作了。

一匹黑色的白头鳥在園里的高草間跳跃——大的，紅黑的胡蝶在花壇上盘旋，从高树的枝柯中，冲出了野鴿的柔媚的鉤輈，来到約翰的耳朵里。

里面还是那呻吟，永是如此，永是如此。他必須听，——而且这来得一律，沒有变换，就如下墜的水滴，会使人發狂。他紧张着等候那每一間歇，而这永是又發作了，——可怕如死的临近的脚步。

而外面是温暖的，适意的日和。一切在負暄，在享受。因了甘美的欢乐，草顫抖着，树叶簌簌着，——高在树梢上，深在蠢动的蔚蓝中，飘浮着一只平静地鼓翼的蒼鷺。

約翰不懂这些，这一切于他都是疑团。他的灵魂是这样地錯乱和幽暗。——"怎么这一切竟同时到我这里呢？"他

自已問。

"我真是他么？这是我的父亲，我本身的父亲么？——我的，我約翰的？"

在他，似乎是他在說起一个别的人。一切是他所听到的故事。他听得有一个人講，講約翰，講他所住的房屋，講他舍去而垂死的他的父亲。他自己并非那他，他是听到了謊講。这确是一般悲惨的故事，很悲惨。但他和这是不相干的。

是的！——是的！偏是！他自己就是那他，他！約翰！

——"我不懂得这事情，"号碼博士站起身来的时候，說，"这是一个疑难的症候。"

穿凿站在約翰的近旁。

"你不要来看一看么，約翰？这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情。博士不懂它。"

——"放下我，"約翰說，也不回头，"我不能想。"

但穿凿却立在約翰的后面，对他絮語，照例尖利地传入他的耳朵来。

"不想？——你相信，你不能想么？那是你錯了。你应該想。你即使看着丛綠和蓝色的天，那是于你无益的。旋兒总是不来的。而且在那边的生病的人，无論如何就要死的。这你看得很明白，同我們一样。他的苦恼是怎样呢，你可想想么？"

"我不知道那些，我不要知道那些。"

約翰沈默了，并且傾听着呻吟，这响得如低微的苛責

的哀訴。号碼博士在一本小書上写了一点略記。床头坐着那曾經追随他們的黑暗的形象。——低着头，向病人伸开了长臂膊，深陷的眼睛看定了时鐘。

尖利的絮語又在他的耳边發作了。

"你为什么这样凄凉地注視呢，約翰？你确有你的意志的。那边横着沙岡，那边有日光拂着丛綠，那边有禽鳥在歌唱和胡蝶在翩躚。你还希望什么呢，等候旋兒么？如果他在一个什么地方，那他就一定在那地方的，而他为什么不来呢？——他可是太怕那在头边的幽暗朋友么？但他是永在那里的。"

"你可看出，一切事情都是想像么，約翰？"

"你可听清那呻吟么？这比刚才已經微弱一点了，你能听出它不久就要停止。那么，怎么办呢？当你在外面网薔薇之間跑来跑去的时候，也曾有过这么多的呻吟了。你为什么站在这里，悲伤着，而不像你先前一般，到沙岡去呢？看哪！那边是一切烂熳着，馥郁着，而且歌唱着，像毫无变故似的。你为什么不参与一切兴趣和一切生活的呢？"

"你方才哀訴着，神往着，——那么，我就带領你去，到你要去的地方，我也不再和你游覽了，我讓你自由，通过高草，躺在凉蔭中，并且任飞蝇繞着你营营，并且吸取那嫩草的香味，我讓你自由，就去罢！再寻旋兒去罢！"

"你不願意，那你就还是独独相信我。凡我所說給你的，是眞实不是？說謊的是旋兒，还是我呢？"

“听那呻吟！——这么短，这么弱。这快要平静了。”

“你不要这样恐怖地四顧罢，約翰。那平静得越早，就越好。那么，就不再有远道的游行，你也永不再和他去搜訪地丁花了。因为你走开了，这二年他曾經和誰游行了呢？——是的，你現在已經不能探問他。你将永不会知道了。你就只得和我便滿足。假使你略早些認識我，你現在便不这样苦恼地注視了。你从来不这样，像現在似的。从你看来，你以为号碼博士像是假惺惺么？这是会使他愛悶的，正如在日照中打呼卢的那猫一样。而且这是正当的。这样的絕望有什么用呢？这是花卉們教給你的么？如果一朵被折去了，它們也不悲哀。这不是幸福么？它們无所知，所以它們是这样。你曾經开始，知道一点东西了，那么，为幸福計，你也就应該知道一切。这惟我能够教授你。一切，或簡直全无。”

“听我。他是否你的父亲，于你有什么相干呢？他是一个垂死的人，——这是一件平常事。”

“你还听到那呻吟么？——很微弱，不是么？——这就要到結局了。”

約翰在恐怖的窘迫中，向臥床察看。西蒙，那猫，跳下窗台，伸一伸四肢，——并且打着呼卢在床上垂死者的身边躺下了。

那可怜的，疲乏的头已經不再动弹，——挤在枕头里靜靜地躺着，——然而从半开的口中却还定規地發出停得很短的疲乏的声音。这也低下去了，难于听到了。

于是死将黑暗的眼睛从时鐘轉到沈埋的头上，并且抬起手来。于是寂静了。僵直的容貌上蒙上了一層青蒼的阴影。寂静，渺茫的空虛的寂静！——

約翰等待着，等待着。——

然而那定規的声息不再回来了。止于寂静，——大的，呼哨的寂静。

在最末的时刻，也停止了傾听的紧张，这在約翰，仿佛是灵魂得了释放，而且墜入了一个黑的，无底的空虛。他越墜越深。环繞他的是寂静和幽暗。

于是响来了穿凿的声音，仿佛出自远方似的。

"哦，这故事那也就到結局了。"

"好的，"号碼博士說，"那么，你可以看一看这是什么了。我都交付你。我应該去了。"

还半在梦里，約翰看見晃耀着閃閃的小刀。

那猫做了一个弓腰，在身体旁边冷起来了，它又寻得了日照。

約翰看見，穿凿怎样地拿起一把小刀，仔細地审视，并且走向床边来。

于是約翰便摆脱了昏迷，当穿凿走到床边之前，他就站在他前面。

"你要怎么？"他問。因为震悚，他大张着眼睛。

"我們要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穿凿說。

"不用，"約翰說，而且他的声音响得深如一个男子的声音。

“这是干什么？”穿凿發着激烈的閃爍的眼光，問。“你能禁止我这事么？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强么？”

“我不要这事，”約翰說。他咬了牙关，并且深深地呼吸。他看定穿凿，还向他伸出手去。

然而穿凿走近了。于是約翰抓住他的手腕，而且和他格斗。

穿凿强，他是知道的，他向来未曾反抗他。但是他不退縮，不气餒。

小刀在他眼前閃爍，他瞥見紅焰和火花，然而他不弛懈，并且繼續着格斗。

他知道他倘一失敗，将有何事發生。他認識那事，他先前曾經目睹过。然而躺在他后面的是什么呢，他的父亲，而且他不願意看見那件事。①

当他們喘息着格斗时中，他們后面横着已死的身体，伸开而且不动，一如躺着一般。在平静的瞬息間，眼白分明如一条綫，嘴角吊起，显着僵直的露齿的笑容。独有那两人在他們的爭斗中撞着臥床的时候，头便微微地往来摇动。

約翰还是支持着，——呼吸不济，他什么都看不見了。当他眼前张起了一層血似的通紅的面紗。但他还站得住。

于是在他掌握中的那两腕的抵抗力，慢慢地衰退了。他两手中的紧张減少，臂膊懶散地落下，而且捏着拳的手里是空虛了。

---

① 用小刀的事，指医学上的尸体解剖。

他抬眼看时，穿凿消失了。只有死还坐在床上，并且点头。

“这是你这边正当的，約翰，”他說。

“他会再来么？”約翰低声說。死摇摇头。

“永不，誰敢对他，就不再見他了。”

“旋兒呢？那么，我将再見旋兒呢？”

那幽暗的人看着約翰許多时。他的眼光已不复使人恐怖了——却是溫和而加以誠恳：他吸引約翰如一个至大的深。

“独有我能領你向旋兒去。独由我能覓得那書兒。”

“那么你带着我罢，——现今，不再有人在这里了，——你也带着我罢，像别人一样！我不願意再下去了——……”

死又摇摇头。

“你爱人类，約翰。你自己不知道，然而你永是爱了他們。成一个好人，那是較好的事。”

“我不願意——你带着我罢……”

“不然，不然。你願意——你不能够别样的……”

于是那长的，黑暗的形体，在約翰眼前如雾了。它散成茫昧的形状，一道霏微的灰色的烟靄，透过內房，并且升到日光里去了。

約翰将头俯在床沿上，哭那死掉的人。

十四

許多时之后，他抬起头来。日光斜照进来，且有通紅的光焰。这都如直的金杖一般。

“父亲！父亲！”約翰低声說。

外面的全自然，是因了太阳，被灿烂的金黄的熾浪所充滿了。每一片叶，都絕不动弹地挂着，而且一切沈默在严肃的太阳崇奉中。

而且和那光，一同飄来了一种和軟的声息，似乎是明朗的光綫們唱着歌：

“太阳的孩子！太阳的孩子！”

約翰昂了头，傾听着。在他耳朵里悉悉地响：

“太阳的孩子！太阳的孩子！”

这像是旋兒的声音。只有他曾經这样地称呼过他的，——他现在是在叫他么？——

然而他看見了身边的相貌——他不願意再听了。

“可怜的，爱的父亲！”他說。

然而他周围又忽地作响，从各方面围着他，这样强，这样逼，至使他因为这神奇的根触而發抖了。

“太阳的孩子！太阳的孩子！”

約翰站起身来，且向外面看日。怎样的光！那光是怎样地华美呵！这涨滿了全树梢，并且在草莽間發閃，还洒在黑暗的阴影里。这又充滿了全天空，一直高到蔚蓝中，最初的柔嫩的晚云所組成的处所。

从草地上面望去，他在綠树和灌木間看見岡头。它們的頂上横着赤色的金，阴影里悬着天的蓝郁。

它們平靜地展伸着，躺在嫩采的衣装里。它們的輪廓的輕微的波动，是祷告似的招致和平的。約翰又覚得仿佛先前旋兒教他祷告的时候了。

在蓝衣中的光輝的形相，不是他么？看哪！在光中央閃爍，在金蓝的霧里，向他招呼的，不是旋兒么？

約翰慌忙走出，到日光中。他在那里停了一瞬息。他覺到光的神聖的敬礼，枝柯这样地寂靜，他几乎不敢动弹了。

然而他前面那里又是光輝的形相。那是旋兒，一定的！那是。金髮的發光的头轉向他了，嘴伞开了，似乎他要呼喚。他用右手招致他，左手擎着一点东西。他用纖瘦的指尖高高地拿着它，并且在他手中輝煌和閃爍。

約翰發一声热情洋溢的幸福的欢呼，奔向那心爱的現象去。然而那形相却升上去了，带着微笑的面目和招致的手，在他前面飘浮。也屡次触着地面，慢慢地弯腰向下，但又即輕捷地升騰，向远处飘泛，仿佛因風而去的种子似的。

約翰也願意升騰，像他先前，像在他的梦里一般，飘向那里去，然而大地掣回他的脚，他的脚步也沈重地在草地上絆住了。他穿过灌木，尽力覓他的道路，柯叶瑟瑟地拂着他的衣裳，枝条也鞭打他的脸。他喘息着爬上苔封的岡坡。然而他不倦地追随着，并且目不轉睛地看着旋兒的發光的現象和在他擎起的手里閃爍的东西。

他于是到了岡中間。炎热的谷里蘼开着岡蔷薇，用了它們千数浅黄的花托，在日光中眺望。也开着許多别的花，明蓝的，黄的和紫的，——郁悶的热躺在小谷上，并且抱着放香的杂草。强烈的树脂的气味，布滿空气中。約翰前行时，微微地覚得麝香草和柔軟地在他脚下的干枯的鹿苔的香气。这是微醺的美观。

他又看見，在可爱的，他所追随的形象之前，斑斓的岡胡蝶怎样地翩躚着。小而紅的和黑色的胡蝶，还有沙眸子，是带着淡蓝色的網似的翅子的有趣的小蝶兒。生活在岡蔷薇上的金色的甲虫，繞着他的头飞鳴，又有肥胖的土蜂，在晒萎的岡草間嗡嗡着跳舞。

只要他能到旋兒那里，那是怎样地华美，怎样地幸福呵。

然而旋兒飘远了，越飘越远。他必須絕息地追随。高大的浅色叶片的棘丛迎面而来，并且抓他，用了它們的刺。他奔跑时，倘将那黯淡而蒙茸的王烛挤开了，它們便摇起伸长的头来。他爬上沙岡去，有刺的岡草将他的两手都伤損了。

他冲过樺树的矮林，那地方是草长至膝，有水禽从閃爍于丛莽之間的小池中飞起。茂密的，开着白花的山栀子，将它的香气夹杂着樺树枝和繁生在湿地上的薄荷的芳香。

但那树林，那丛綠，那各色的花朵，都过去了。只有奇异的，淡黄的海蓟，生长在黯淡的稀疏的岡草里。

在最末的岡排之巅，約翰看見了旋兒的形象。那东西

在高擎的手里，耀眼地生光。那边有一种大而不停的腾涌，十分秘密地引誘着作声，被凉風传到。那是海。約翰覺得，这于他相近了，一面慢慢地上了岡头。他在那上面跪下，并且向着海凝望。

当他从岡沿上起来的时候，紅焰繞着他的周围。晚云为了光的出發，已自成了群了。它們如一道雄伟的峰巒的大圈子，带着紅熾的墙，围繞着落日。海上是一条活的紫火的大路，即是一条發焰的灿烂的光路，引向遙天的进口的。

太阳之后，眼睛还未能审視的处所，在光的洞府的深处，蠕动着蓝和明紅参杂起来的娇嫩的色采。在外面，沿着全部的远天，晃耀着通紅的烈焰和光条，以及从垂死的火的流血的毛孔中来的明亮的小点。

約翰等待着——直到那日輪触着了通日的紅熾的路的最外的末端。

他于是向下看。在那路的开端上，是他所追随的光輝的形象。一种乘坐器具，清晰而晃耀如水晶，在寬广的火路上飘浮。船的一边，立着旋兒的苗条的丰姿，金的物件在他手中灿烂。在别一端，約翰看出那幽暗的死来。

"旋兒！旋兒！"約翰叫喊。但在这一时，当約翰将近那神奇的乘具的时候，他一瞥道路的远的那一端。在大火云所围繞的明亮的空間之中，他看見一个小小的黑色的形相。这逐漸大起来了，近来了一个人，靜靜地在汹涌的火似的水上走。

紅熾的波涛在他的脚下起伏，然而他沈静而严正地近来了。

这是一个人，他的脸是蒼白的，他的眼睛深而且暗。有这样地深，就如旋兒的眼睛，然而在他的眼光里是无穷的温和的悲痛，为約翰所从来沒有在别的眼里見过的。

“你是誰呢？”約翰問，“你是人么？”

“我更进！”他說。

“你是耶穌，你是上帝么？”約翰問。

“不要称道那些名字，”那人說，“先前，它們是純潔而神聖如教士的法衣，貴重如养人的粒食，然而它們变作傻子的呆衣飾了。不要称道它們，因为它們的意义成为迷惑，它的崇奉成为嘲笑。誰希望認識我，他从自己抛掉那名字，而且听着自己。”

“我認識你，我認識你，”約翰說。

“我是那个，那使你为人們哭的，虽然你不能領会你的眼泪。我是那个，那将爱注入你的胸中的，当你沒有懂得你的爱的时候。我和你同在，而你不見我；我触动你的灵魂，而你不識我。”

“为什么我現在才看見你呢？”

“必須許多眼泪来弄亮了見我的眼睛。而且不但为你自己，你却須为我哭，那么，我于你就出現，你也又認識我如一个老朋友了。”

“我認識你！——我又認識你了。我要在你那里！”

約翰向他伸出手去。那人却指向晃耀的乘具，那在火

路上慢慢地漂远的。

"看哪！"他說。"这是往凡有你所神往的一切的路。别一条是沒有的。沒有这两条你将永远覓不到那个。就选择罢。那边是大光，在那里，凡你所渴欲認識的，将是你自己。那边，"他指着黑暗的东方，"那地方是人性和他們的悲痛，那地方是我的路。并非你所熄灭了的迷光，倒是我将和你为伴。看哪，那么你就明白了。就选择罢！"

于是約翰慢慢地将眼睛从旋兒的招着的形相上移开。并且向那严正的人伸出手去。并且和他的同伴，他逆着凛烈的夜風，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

……………………………………………………………………

……………………………………………………………………

我大概还要給你們講一回小約翰，然而那就不再像一篇童話了。

附录一

拂来特力克·望·蔼罩

荷兰 波勒·兑·蒙德著

在新傾向的詩人們——我永远不懂为什么，大概十年以前，人还称为頹废派的——之中，戈尔台尔，跋尔衛，克罗斯(Kloos)，斯华司，望兑舍勒，科貝路斯，望罗夷(van Looy)，蔼仑斯(Ehrens)，——那拂来特力克望蔼覃，那詩医，确是最出名的，最被讀的，最被爱的，而且还是許多許多的讀者。望兑舍勒因为实况的描写有时有些粗率，往往将平均讀者推开，克罗斯因了詩体和音調上的一点艰澀，斯华司是因了过甚的細致和在她的感觉的表現上有些单調。而他触动，他引誘，借着他的可爱的簡明，借着理想的清晰，借着兒童般的神思，还联結着思想的許多卓拔的深。

当他在八十年代之初，發表了他的最初的大的散文詩，《小約翰》(«De kleine Johannes»)，这迄今，——在荷兰的一件大稀罕事，——已經到了第四版的，这書惹起了偌大的注目，一个眞的激动在北方和南方，而且竟在麻木的荷兰人那里。

許許多，是的，大部分，是憤怒了，对于那真的使人战栗的坟墓場面，当那穿凿，那科学底研究的无情的精神，“不住地否認的精神”，将可怜的幼小的約翰，領到坟墓之間，死尸之間，蛆虫之間，那在經营腐烂事业的……

許多人以为这是“过度”(overspannen，荷兰人所最喜欢的一个字)，然而几乎一切都进了那在故事的开端的，魅人的牧歌的可爱的幻惑里：寂寞的梦幻的孩子在岡阜間的生活，在华美的花朵和許多动物之中，这些是作者自已也还是孩子一般永远信任的：兎，虾蟆，火螢和蜻蜓，这都使荷兰的岡阜風景成为童話的国土，一个童話的国土，就如我們的詩人爱之过于一切似的。

这故事的开演，至少是大部分，乃在幻惑之乡，那地方是花卉和草，禽鳥和昆虫，都作为有思想的东西，互相談話，而且和各种神奇的生物往还，这些生物是全不屬于精神世界，也全不屬于可死者的，并且主宰着一种現时虽是極优胜，極伟大者也难于企及的力量和学問。

但在“童話”这字的本义上，《小約翰》也如謨勒泰都黎的小威綏(Woutertje)的故事似的，一样地这样少。却更胜于前一作品，仅有所聞和所見，在外界所能觉察的詩。这全体的表現虽是近于兒童的簡单的語言，而有这样强制的威力，使人覚得并非梦境，却在一个亲历的真实里。

《小約翰》也如哲学底童話一般，有許多隐藏的自传。这小小的寓言里面的人物：旋兒，将知，荣兒，穿凿，我們对于自然的詩，有着不自識的感覚，这些便是从这感覚

中拔萃出来的被發見的人格化，而又是不可抵抗的知識欲，最初的可爱的梦，或是那眞实的辛辣的反話，且以它們的使人丧气的回答，来对一切我們的問題：怎么样，是什么，为什么？

《爱倫，苦痛之歌》，作为抒情詩的全体，是一个伤感的心的眞实的呼号，而且那純淨伟大的人性的高貴而正直的显現，我們在这書的每一頁中都能看出。藹覃的这工作，是具有大的簡素和自然的性質的，凡在一首强烈的伤感和純淨的感覚的歌中，尤須特别地从高估計。沒有无端的虛鄉，沒有徒然的繁碎，而且在每一吟，在每一短歌或歌中，仍然足有很多的景象，为給思想和語气以圓备的表現起見，在極严的自已批評之际是極有用的。

将这歌的純粹栖息在語气上的內容，加以分析，是我極須自警的。倘将这一类的詩，一如詩人在这"語气"里所分給我們的那样，照字面复述，怎样地自从爱倫出現之后，生活才在十分灿烂里为他展开，怎样地他为了她那出自心魂的对于他的善举的感化，在那歌中向她致謝，我以为是一种褻瀆。所有現存的仇敌，沈默着和耗费着的，"不要声音也不要眼光的"，却只是可怜的肉体自己，将他的星兒从他的臂膊上掣去的太早，遂使这歌的大部分，除是一个止于孤寂的詩人的灵魂的无可慰安的哀訴，他的寂寞的歌的哀訴，大苦痛的卓拔的表白之外，不能会有别样了。

从他的《苦痛之歌》的外面的形式看来，望藹覃可以被称为一个極其音乐底詩人。"爱倫"的拈来和表出，即全如

一种音乐底工作，但这工作，为那善于出惊的通常的讀者，則又作别論。

然而这音乐底，几乎只限于字声的諧美，一种諧美，此外只能在我們的独創而天才的戈尔台尔那里可以覚得它。一切的子夜小歌，虽然我在第二首里指出了很失律的一行，——最末的夹齣(Intermezzo)中的詩，尤其是可惜不能全懂的："All mooie dingen verminderen"和"尾声"(Nachspiel)，在这观点上都負着責誉。

这歌的最圓滿的部分，照我的意見是第二和第三吟。单用这短歌(Sonett)，巳足举一个詩人如望藹覃者为大的，真的，高的艺术家了。詩句是稀罕的，几乎是女性的娇柔，时时觸动讀者。在有几篇，例如这子夜小歌的第三首，是詩人用了仅足与一篇古代極簡的民歌相比的簡单来表出，在言語，形式，景象上，完全未加修飾的。例之一："現在我願意去死"，人將讀而又讀，永不会厭倦。

"約翰跋妥尔"，藹覃的第三种显著的工作，据我的意見是被荷兰的讀者完全誤会了，連那原有文学的修养者。由我看来，这是一本書，只有我們时代的最美者足与相比的，却絕不是因了它的高尙的艺术的形式，也不是因了在里面説及的哲学的純粹，这是一篇象征底散文詩，其中并非敍述或描写，而是号哭和欢呼，如現在巳經长成了的約翰，当他在一个滿是人类的悲痛的大都市中，择定了他的住所之后，在那里經历着哀愁的道路，由哀愁与爱，得了他自巳的性格的淸淨，这两者是使他成为明潔的，遐想的

和純觉的人的。我不大懂得这書，这个，我乐于承諾，幷非这样地容易懂得，有如通行的抗宣斯(Conscience)的一个故事，或者頗受欢迎的望倫芮普(van Lennep)，或如珂支菲勒特(Koetsveld)或培克斯坦因(Bechstein)的一篇童話。这是一本書，人可以如侃丕斯(Thomas à Kempis)的一般，讀十遍，是的，讀一百遍，为的是永远从中發見新的和美的。

《弟兄》是用戏曲底形式所成就的，而詩人却还称它为悲剧……幷非照着古式的悲剧，倒不如說是一篇叙事詩，那外面的服飾使人忆及悲剧，但仍然幷不尽合，虽然从中也發生合唱。这是一篇戏曲底叙事詩，一如瑪达赫的《人的悲剧》(Madachs «Tragädie des Menschen»)，浩司呵弗的《流人》(Hausohofers «Vorbannte»)，瞿提的《孚司德》(Goethes «Faust»)。我不願深入这書的哲学底观察，虽然望藹覃有着这样的一个目的，也是眞的。在我，那《弟兄》用了艺术家的眼睛便够观察，而且我乐于承認，这工作，即使也有些人对于全体的結构或几部分有所責备，然而远过于中庸了。要从它来期待大的戏曲底效果，是不行的，但它的最好的地方，如彼得和伊凡在墨斯科侯家的弟兄血战，却給我們一个大的，成形的景象。

这《弟兄》的大反对，除了《理亚波》(«Lioba»)便难于着想了。这戏曲，較好不如說是这戏曲底童話，所施給我們的印象，大部分其实是風俗圖。然而較之那样的戏曲，即倘有艺术家們，如那时在波亚(Lugné Poé)之下，最新

的法国和德国的戏場改革者所曾經实演的許多新試驗一般，起而开演，便将收获不少的欢迎，如那别有較胜于它之处的默退林克的《沛莱亚和美理桑》(Maeterlincks «Pelléas et Mélisande»)者，也已相去得如此之远。

按材料和根本思想，《理亚波》徹头徹尾是德国底。在拈得上，尤其是在結末上，多多少少，和《孚司德》的第二分相同。

> "Jam vitae flamina,
> rumpe, o anima!
> Ignis ascendere
> gestit, et tendere
> ad coeli atria;
> Haec mea patria."

虽然也还远一点，这不使人忆及《孚司德》的奇美的結末合唱："一切过去的不过是一样"么？因为叙述恋爱，这一样的根本思想也貫徹全篇中。

这篇的开首，是那女的主要人物，将作苦行的童貞的理亚波，当她将入庵院的前一天，立在她的花卉之間；她在高兴她还无須穿童貞的法服。她沈思地站着时，有游猎的事接近了。她观看蒼鷺和鷹在空中的斗爭，而当她打算救那可怜的受伤的鳥的时候，近来了荷兰的諾尔王，赫拉尔特(Harald)。王一見她柔和地怀抱和爱护那禽鳥时，他对她說：

> "阿，你温和的柔順的小姑娘，

你要这么柔和地怀抱这野的鳥兒，

你不肯喜欢是一个母亲么，

并且静稳地撫育一个小兒？”

他用这話触动了理亚波心情中的强有力之处，即母爱的冲动。她随着年老的白髮的王，忘却了禁欲的誓願，而且成为他的妻了。然而她沒有生产一个孩子，永不生产，虽然人們責备她，以为她有和一个勇士私通的有罪的恋爱——和她在寂寞中爱过的丹珂勒夫(Tancolf)，縱或全然无罪，因为她的嘴唇只有一次当月夜里在沙岡上触着他的馬的胸脯，——却生了一个孩子。她丈夫死后，被一切所擯弃了，負着重罪，她和他一同燒死在烈焰的船里。

既不論那直到现在还未完成的《影象和实質之歌》(德譯«Liede von Schein und Wesen»)，更不論那哲学底，社会底，医学底和文学底論著的种种的結集，这固然含有許多值得注意的，而且也如凡有望藹覃所写的一切一样，在現今的荷兰文学上，显然是最高和最貴的东西，然而我为紙幅所限，我临末只还要揭出《零星的韵言》(«Enkele Verzen»)来，这是几月以前所發表的他的最近的工作，克罗斯也在《新前导》上說过：“詩人只是那个，那詩，无論为誰，都不仅是空洞的文字游戏，却是他的灵魂的成了音乐的感覚……”

倘在这一种光中观察它，則拂来特力克望藹覃的这《零星的韵言》，在我們現今的文学所能提示的書籍里，是属于最美的。宛如看不見地呼吸着，噴出它的幽靜的生活来的，

幽静而潔白的花朵者，是这韵文。它将永远生存。

望藹覃，先前以医生住在亚摩斯达登，自停止了手术以来，就也如許多別的北荷兰的著作家一样，住在蒲松。他不仅是最大的我們的現存的詩人之一，也是最良善，最高超的人。到他那里去，人說，正如往老王大闢(David)，是“負着負担的人，以及有着信仰的人”。的确，虽然他从来不索报酬，而他医治他的病者，撫养衰老者，无告者，人說，他的医治，大抵是用那上帝給他多于別个詩人的，神奇的力，——磁力的崇高的电流，那秘密，他已經試驗而且參透了。因为充当医生，他也是屬于第一等……

附 录 二

动植物譯名小記

关于动植物的譯名，我已經随文解释过几个了，意有未尽，再写一点。

我現在頗記得我那剩在北京的几本陈旧的关于动植物的書籍。当此"討赤"之秋，不知道它們无恙否？該还不至于犯禁罢？然而虽在"革命策源地"的广州，我也还不敢妄想从容；为从速完結一件心願起見，就取些巧，写信去問在上海的周建人君去。我們的函件往返是七回，还好，信封上背着各种什么什么检查訖的印記，平安地遞到了，不过慢一点。但这函商的結果也并不好。因为他可查的德文書也只有 Hertwig 的动物学和 Strassburger 的植物学，自此查得学名，然后再查中国名。他又引用了几回中国唯一的《植物学大辞典》。

但那大辞典上的名目，虽然都是中国字，有許多其实乃是日本名。日本的書上确也常用中国的旧名，而大多数还是他們的話，无非写成了汉字。倘若照样搬来，結果即等于沒有。我以为是不大妥当的。

只是中国的旧名也太难。有許多字我就不認識，連字音也讀不清；要知道它的形状，去查書，又往往不得要領。經学家对于《毛詩》上的鳥兽草木虫魚，小学家对于《尔雅》上的释草释木之类，医学家对于《本草》上的許多动植，一向就終于注释不明白，虽然大家也七手八脚写下了許多書。我想，将来如果有专心的生物学家，单是对于名目，除采取可用的旧名之外，还須博訪各处的俗名，择其較通行而合用者，定为正名，不足，又益以新制，則别的且不說，单是譯書就便当得远了。

以下，我将要說的照着本書的章次，来零碎說几样。

第一章开头不久的一种植物 Kerbel 就无法可想。这是屬于繖形科的，学名 Anthriscus。但査不出中国的譯名，我又不解其义，只好譯音：凱白勒①。幸而它只出来了一回，就不見了。日本叫做ジセク。

第二章也有几种：——

Buche 是欧洲極普通的树木，叶卵圓形而薄，下面有毛，树皮褐色，木材可作种种之用，果实可食。日本叫作橅(Buna)，他們又考定中国称为山毛欅。《本草别录》云：“欅树，山中处处有之，皮似檀槐，叶如櫟槲。”很近似。而《植物学大辞典》又称椈。椈者，柏也，今不据用。

約翰看見一个蓝色的水蜻蜓(Libelle)时，想道：“这是

① 按此字原文作 Nachtegaalskruid,，义为“夜鶯草”。——编者。

一个蛾兒罢。”蛾兒原文是Feuerschmetterling，意云火胡蝶。中国名无可查考，但恐非胡蝶；我初疑是紅蜻蜓，而上文明明云蓝色，則又不然。現在姑且譯作蛾兒，以待識者指教。

旋花(Winde)一名鼓子花，中国也到处都有的。自生原野上，叶作戟形或箭鏃形，花如牵牛花，色淡紅或白，午前开，午后萎，所以日本謂之昼顔。

旋兒手里总要拿一朵花。他先前拿过燕子花（Iris）；在第三章上，却換了Maiglöckchen（五月鐘兒）了，也就是Maiblume（五月花）。中国近来有两个譯名：君影草，鈴兰。都是日本名。現用后一名，因为比較地可解。

第四章里有三种禽鳥，都是屬于燕雀类的：——

一，Pirol。日本人說中国叫“剖葦”，他們叫“葦切”。形似鶯，腹白，尾长，夏天居葦丛中，善鳴噪。我現在譯作鶺鴒，不知对否。

二，Meise。身子很小，嘴小而尖，善鳴。头和翅子是黑的，两頰却白，所以中国称为白頰鳥。我幼小居故乡时，听得农人叫它“张飞鳥”。

三，Amsel。背蒼灰色，胸腹灰青，有黑斑；性机敏，善于飞翔。日本的《辞林》以为即中国的白头鳥。

第五章上还有两个燕雀类的鳥名：Rohrdrossel und

Drossel。无从考查，只得姑且直譯为葦雀和噬雀。但小說用字，沒有科学上那么縝密，也許两者还是同一的东西。

热心于交談的两种蕈菌，黑而胖的鬼菌（Teufelsschwamm）和細长而紅，且有斑点的捕蝇菌（Fliegenschwamm），都是直譯，只是"捕"字是添上去的。捕蝇菌引以自比的鳥莓（Vogelbeere），也是直譯，但我們因为莓字，还可以推見这果实是紅質白点，好像桑葚一般的东西。《植物学大辞典》称为七度灶，是日本名Nanakamado的直譯，而添了一个"度"字。

将种子从孔中噴出，自以为大幸福的小菌，我記得中国叫作酸浆菌，因为它的形状，頗像酸浆草的果实。但忘了来源，不敢用了；索性直譯德語的Erdstern，謂之地星。《植物学大辞典》称为土星菌，我想，大約是譯英語的Earth-star的，但这Earth我以为也不如譯作"地"，免得和天空中的土星相混。

第六章的霍布草（Hopfen）是譯音的，根据了《化学衛生論》。

紅膝鳥（Rotkehlchen）是譯意的。这鳥也属于燕雀类，嘴闊而尖，腹白，头和背赤褐色，鳴声可爱。中国叫作知更雀。

第七章的翠菊是Aster；莘尼亚是Zinnia的音譯，日本称为百日草。

第八章开首的春天的先驅是松雪草 (Schneeglöckchen)，德国叫它雪鐘兒。接着开花的是紫花地丁 (Veilchen)，其实并不一定是紫色的，也有人譯作堇草。最后才开蓮馨花(Primel od. Schlüsselblume)，日本叫櫻草，《辞林》云："屬櫻草科，自生山野間。叶作卵状心形。花茎长，頂生繖状的花序。花紅紫色，或白色；状似櫻花，故有此名。"

这回在窗外常春藤上吵鬧的白头翁鳥，是 Star 的翻譯，不是第四章所說的白头鳥了。但也屬于燕雀类，形似鳩而小，全体灰黑色，頂白；栖息野外，造巢树上，成群飞鳴，一名白头鵓。

約翰講的池中的动物，也是我們所要詳細知道的。但水甲虫是 Wasserkäfer 的直譯，不知其詳。水蜘蛛 (Wasserläufer) 其实也并非蜘蛛，不过形状相像，长只五六分，全身淡黑色而有光澤，往往群集水面。《辞林》云："中国名水黽。"因为过于古雅，所以不用。鯢魚(Salamander)是两栖类的动物，状似蜥蜴，灰黑色，居池水或溪水中，中国有些地方簡直以供食用。刺魚原譯作 Stichling，我想这是不对的，因为它是生在深海的底里的魚。Stachelfisch 才是淡水中的小魚，背部及腹部有硬刺，长約一尺，在水底的水草的茎叶或鬚根間作窠，产卵于內。日本称前一种为硬鰭魚，俗名絲魚；后一种为棘鰭魚。

Massliebchen 不知中国何名，姑且用日本名，曰雛菊。

小約翰自从失掉了旋兒，其次荣兒之后，和花卉虫鳥們也疏远了。但在第九章上还記着他遇見两种高傲的黃色的夏花：Nachtkerze und Königskerze，直譯起来，是夜燭和王燭，学名 Oenother biennis et Verbascum thapsus。两种都是欧洲的植物，中国沒有名目的。前一种近来輸入得頗多；許多譯籍上都沿用日本名：月見草。月見者，玩月也，因为它是傍晚开的。但北京的花兒匠却曾另立了一个名字，就是月下香；我曾經采用在《桃色的云》里，現在还仍旧。后一种不知道底細，只得直譯德国名。

第十一章是凄慘的游覽坟墓的場面，当然不会再看見有趣的生物了。穿凿念动黑暗的咒文，招来的虫們，約翰所認識的有五种。蚯蚓和蜈蚣，我想，我們也誰都認識它，和約翰有同等程度的。鼠妇和馬陸較为生疏，但我已在引言里說过了。独有給他們打灯籠的 Ohrwurm，我的《新独和辞書》上注道：蠼螋。虽然明明譯成了方塊字，而且確是中国名，其实还是和 Ohrwurm 一样地不能懂，因为我終于不知道这究竟是怎样的东西。放出"学者"的本領来查古書，有的，《玉篇》云："蛷螋，虫名；亦名蠼螋。"还有《博雅》云："蛷螋，蛷蝮也。"也不得要領。我也只好私淑号碼博士，看見中国式的号碼便算滿足了。还有一个最末的手段，是譯一段日本的《辞林》来說明它的形状："屬于直翅类中蠼螋科的昆虫。体长一寸許；全身黑褐色而有黃色

的脚。无翅；有触角二十节。尾端有歧，以挾小虫之类。"

第十四章以Sandäuglein为沙眸子，是直譯的，本文就說明着是一种小胡蝶。

还有一个münze，我的《新独和辞書》上除了貨幣之外，沒有別的解釋。乔峰来信云："查德文分类学上均无此名。后在一种德文字典上查得münze可作minze解一語，而minze則薄荷也。我想，大概不錯的。"这样，就譯为薄荷。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写訖。魯迅。

小 彼 得

匈牙利　H. 至尔·妙伦　著
德　国　乔治·格罗斯　插画

序　言

这連貫的童話六篇，原是日本林房雄的譯本（一九二七年东京曉星閣出版），我选給譯者，作为学習日文之用的。逐次学过，就順手譯出，結果是成了这一部中文的書。但是，凡学習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讀童話，我以为不能算不对，然而开手就翻譯童話，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譯，令讀者看得費力。这譯本原先就很有这弊病，所以我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譯了一通，比較地近于流暢了。——这也就是說，倘因此而生出不妥之处来，也已經是校改者的責任。

作者海尔密尼亚・至尔・妙倫（Hermynia zur Muehlen），看姓氏好像德国或奥国人，但我不知道她的事迹。据同一原譯者所譯的同作者的別一本童話《眞理之城》（一九二八年南宋書院出版）的序文上說，則是匈牙利的女作家，但現在似乎专在德国做事，一切战斗的科学底社会主义的期刊——尤其是专为青年和少年而設的頁子上，总能够看見她的姓名。作品很不少，致密的观察，坚实的文章，足够成为眞正的社会主义作家之一人，而使她有世界底的名声者，則大概由于那独創底的童話云。

不消說，作者的本意，是写給劳动者的孩子們看的，但輸入中国，結果却又不如此。首先的緣故，是劳动者的孩子們輪不到受教育，不能認識这四方形的字和格子布模样的文章，所以在他們和这是毫无关系，且不說他們的无錢买書和无暇讀書。但是，即使在受过教育的孩子們的眼中，那結果也还是和在別国不一样。为什么呢？第一，还是因为文章，故事第五篇中所諷刺的話法的缺点，在我們的文章中可以說是几乎全篇都是。第二，这故事前四篇所用的背景，是：煤矿，森林，玻璃厂，染色厂；讀者恐怕大多数都未曾亲历，那么，印象也当然不能怎样地分明。第三，作者所被認为"眞正的社会主义作家"者，我想，在这里，有主张大家的生存权（第二篇），主张一切应該由战斗得到（第六篇之末）等处，可以看出，但披上童話的花衣，而就遮掉些斑斕的血汗了。尤其是在中国仅有几本这种的童話孤行，而并无基本底，坚实底的文籍相帮的时候。并且，我覺得，第五篇中銀茶壶的話，太富于纖細的，瑣屑的，女性底的色彩，在中国現在，或者更易得到共鳴罢，然而却应当忽略的。第四，則故事中的物件，在欧、美虽然很普通，中国却縱是中产人家，也往往未曾見过。火爐即是一；水瓶和杯子，則是細頸大肚的玻璃瓶和长圓的玻璃杯，在我們这里，只在西洋菜館的桌上和汽船的二等艙中，可以見到。破雪草也并非我們常見的植物；有是有的，藥書上称为"獐耳細辛"（多么煩难的名目呵！），是一种毛莨科的小草，叶上有毛，冬末就开白色或淡紅色的小花，来"报

告冬天就要收場的好消息”。日本称为“雪割草”，也为此。破雪草又是日本名的意譯，我曾用在《桃色的云》上，現在也袭用了，似乎較胜于“獐耳細辛”之古板罢。

总而言之，这作品一經搬家，效果已大不如作者的意料。倘使硬要加上一种意义，那么，至多，也許可以供成人而不失赤子之心的，或并未劳动而不忘勤劳大众的人們的一覽，或者給留心世界文学的人們，报告現代劳动者文学界中，有这样的一位作家，这样的一种作品罢了。

原譯本有六幅乔治·格罗斯(George Gross)的插圖，現在也加上了，但因为几从翻印，和中国制版术的拙劣，制版者的不負責任，已經几乎全失了原作的好处，——尤其是如第二圖，——只能算作一个空名的紹介。格罗斯是德国人，原屬踏踏主义(Dadaismus)者之一人，后来却轉了左翼。据匈牙利的批評家瑪察(I. Matza)說，这是因为他的艺术要有內容——思想，已不能被踏踏主义所牢籠的緣故。欧洲大战时候，大家用毒瓦斯来打仗，他曾画了一幅諷刺画，給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嘴上，也蒙上一个避毒的嘴套，于是很受了一場罰，也是有名的事，至今还頗有些人記得的。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校訖記。　魯　迅。

煤的故事

小小的彼得去溜冰，把腿跌折了。就只好从早到夜，静静的躺在床上。非常之无聊。因为母亲是整天的在外面工作，同队玩耍的朋友呢，又都在外面的雪地里，耍得出神，全不想到来看生病的人了。但是，白天的时候，亮亮的，太阳光从窗戶間射了进来，将愉快的影子映在壁上，小孩子还可以独自有些喜欢。一到夜，狹小的房漸漸昏暗起来，小彼得便也跟着觉得胆怯，只等着在楼梯上面，听見母亲的足音。况且母亲不回来，小小的火爐里不生火，也是冷得挡不住的。

那一天，从早上起，就下雪。彼得从眠床上，望着长的棉花似的白白的綫，落了下来。到底是周圍都烏黑了。他受了冻，不知怎地心里有些害怕，凄凉，只靜靜地躺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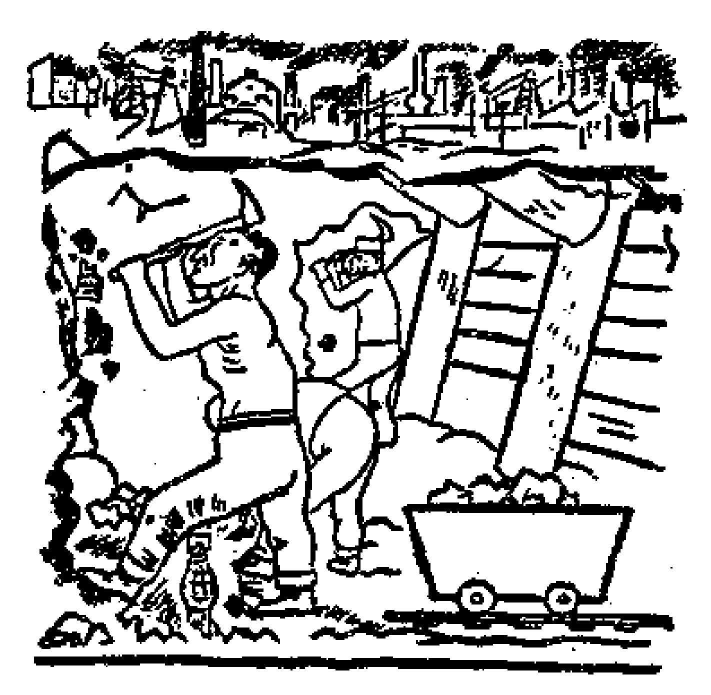
于是，忽然，好像听到在那里的地板上，有什么在窃窃私語。他吃了一吓，側着耳朵听。听到装着很少的一点煤的煤箱里，有两个温和的低微的声音。小孩子很吃惊了。吃惊到几乎透不过气来了。然而，在寂靜的屋子里，輕輕的私語声却漸漸地大了起来。那是煤塊們在談話。

"这里是多么暗呵，"最在上面的煤說。"不是什么也看不見么？"

"我先前住过的地方，还要暗得多哩。"别的一塊煤道。

"你原先是住在那里的？"

"住在土里的呀，兄弟。我是埋在土里睡着的。那是又温暖又舒服的地方，周围是数也数不清的弟兄們，塞得滿滿的睡着的。可是有一天，眠床蕩蕩的搖了起来，發一声大响，我就醒来了。泥土开裂，我骨碌骨碌的滚了出去。这之后，就掉在一条狹窄的矿洞里。又狹，又低，倘是人，是簡直站不直的道路。在这里，有一个人。脊梁弯得像弓一样，正在掊破墻壁。他咯咯的咳嗽，汗从額上直流下来。但是，一刻也不息地，許多工夫，总在掊那墻壁。唉，可怜，他乏得不成样子了！两只手發着抖，好几回好几回，哼出很响的呻吟声，仿佛很痛似的摸着背脊。然而，立刻又去敲起墙壁来。小小的矿洞里，实在热得很。我是知道人类要活下去，必須有空气的，所以现在还在詫异，眞不明白在那地底的完全沒有空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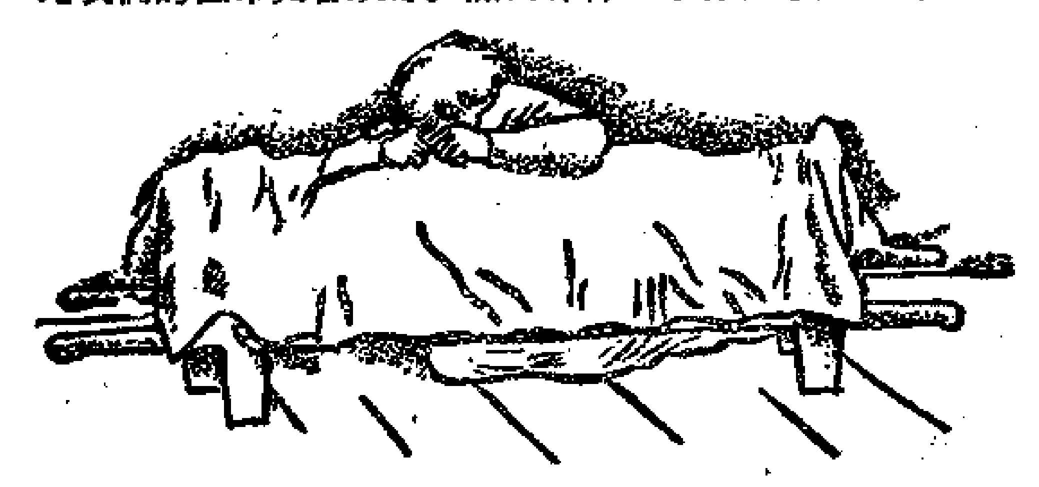


瀰漫着恶臭的处所，那汉子究竟是怎么能够活着的？那时候，我是以为在那里吃苦，显着悲哀的，可怕的脸的人，是坏东西，作为刑罰，被关在这狭窄的洞路里面的呀。此后不久，我便被載在小小的車子上，运到明亮的世界上来了。但是，到了現在，也还不能不时时記起那連站也站不直，苦于疼痛的脊梁的可怜的汉子来。"

"兄弟，你什么也不知道，"从煤箱滚出，停在火爐下面的洋鉄板上的小小的煤說。"比起苦于疼痛的脊梁的那汉子，还要厉害的事，我可是見得多哩。我是在很长很长的矿洞里面的，也是你現在講过了那样的狭窄的矿洞。在那里，有十来个人們在作工。他們的前面，挂着一盏小小的灯。'不是發着不好的气味么？'一个老人說，'还是停了工，回去的好罢。''說要停了工，打破飯碗么？'另一个男人大声說。于是大家就仍旧繼續着工作。因为如果有了打破飯碗那样的事，妻子和孩子們便沒有东西吃，只好去餓死呀。因为如果不是主人怎么說，便怎么做，就要被斥退的呀。小小的灯逐漸暗下去，矿洞里几乎漆黑了。这时来了一个人，老矿夫便对他說，'老爷，好像要出什么事似的。可以放我們上去么？'那人就非常恶意地，簡直像学校里的先生斥責学生一样，呵斥了老人，便这样走了出去。矿夫們一面咯咯地作咳，一面又繼續着作工。我真不懂，他們究竟为什么对于不过一个人，就那么唯唯听命的呢？那汉子，看起来，既不見得和别的矿夫們有什么异样之处，比起矿夫来，豈不是并不見得更加高大，也不是更有力气

么？

"唔，忽然，我竟骨碌骨碌地滚起来了。擡起脸来向四面看了一遍，也并沒有踏着我的。刚在这样想，这回是忽地飞上了空中。同时發生了可怕的声音，像雷一样。小小的灯熄掉了，大的土塊劈劈拍拍从空中落了下来。在黑暗里，許久許久，我听到人类的叫喊和呻吟声。一个矿夫倒在我上面。覚得他的身体在發抖，从那头上滴下什么湿漉漉的东西来。似乎很久的工夫，一切东西就那样地躺在黑暗里。开初的时候，人們是在叫喚，求救的，但那声音也漸漸低下去，消掉了。也有人呻吟着說要喝水，有好几回，可是那里会有一滴水呢。过了很久的时光之后，他們被救出去了。是别的矿夫們来搬走的。然而他們已經都死掉。不消說，連那老头子。上面是妻和孩子們在啼哭。那地方，站着一个胖胖的，衣裴闊綽的紳士，当那老人搬到这紳士的旁边时，老人的死尸好像向他捏了拳头，微微地这么說：'这矿洞的危险，你是早就知道的。但在你，錢却比我們的性命更喜欢呀。'然而胖紳士于什么老头子的事，



是全沒有放在心里的。我就粘在那老矿夫的粗衣服上，被搬到日光里面来，所以能够完全看見了这样的光景。"

"但是，你，"别的一塊煤大声說。"但是，你未必知道那天傍晚，死了的矿夫們的死尸躺在小屋里，妻和孩子們在旁边啼哭的时候，那有錢的汉子的府上，却开了大跳舞会的事罢。在那边，許許多穿着灿烂的衣裳的妇女們在跳舞，可是想到丧了父亲的孩子們的，却一个也沒有。而且那有錢的汉子，还高兴地笑着哩。然而将矿夫們送进矿洞里去，弄死了他們的，不就是这汉子么？我不懂。究竟，为什么这些的人們，大家恶意地，大家互相凌虐的呢？"

"原由是这样的。我知道。"特别地黑，閃閃發光的另一塊煤說。

"我在地上住得很长久了，所以看見了各色各种的事。况且大家都說我在兄姊們中，总是最为聪明的，所以什么事也都懂。在这世界上，是有两种的人种的。就是，富人和穷人。这世上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富人的东西，穷人是全然什么也沒有。这是早先的話了，看这睡在床上的孩子罢。他在生病，但整天只好一个人躺着。既沒有玩具，也沒有柔軟的床，又沒有可口的食物。母亲非整天到工厂里去作工不可，沒有看护孩子的工夫。他在这样地吃苦。你們也許以为这是因为他是坏孩子的緣故罢。但是，决不然的。他是居心正当的喜欢用功的少年。然而，他只是穷。一样的例子，另外也还有。我曾經坐了船，在大的海上旅行过。有錢的人們，住在漂亮的通气的好的船室里，在

艙面上慢騰騰散步，吃喝着可口的东西。但在下面的船肚子里，却有着使船动弹的机器。那地方簡直热得像地獄一样，油和煤烟的气味滿滿的。整天整夜，火夫們就在那机器旁边，将煤抛进那燒着的火口里面去。他們是赤膊的，然而还是热得喘不过气来。热到头里發昏，胡里胡塗跑上艙面来的也不少。完全不知道在那里，不知道怎样走，只是要吸新鲜的空气，終于一蹟絆，落在海里淹死的也有。为了可怕的热，生了病的也很多。然而，虽然如此，他們总还是住在船肚子里，繼續着将煤抛进去。”

“但是，有錢人有时可跑下来，帮帮火夫的忙的呢？”小小的煤用了可爱的声音說。

閃閃發亮的烏黑的煤笑起来了。“你是多么一个蠢东西呵！有錢人正为了自己可以什么也不做，而且能够过着美丽的生活，这才使穷人老在工作的呀。穷人所做的事，就都是只給有錢人加添利益的呀。”

“那么，比起有錢人来，穷人就那样地不中用么？穷人不能够用了自己們的力量，干起来的么？”

小小的煤閃着好奇底的眼睛，訊問了。

“阿阿，决沒有那样的事。”聪明的閃閃發光的煤回答說。“在数目上，穷人比有錢人也多得差远。倘若穷人們一同协力起来，就能够将現在成着有錢人的东西的一切，都拿在自己的手里的。”

“那么，为什么不这么办呢？”

“那是，你得去問人类的。”聪明的煤回答說。“我可是

眞不懂。”

那时候，听到了走上楼梯来的足音，煤們便統統不响了。

火柴盒子的故事

第二天的日子，在小彼得实在似乎过得长，总是等不到傍晚。不知道煤塊可还要談天，講些什么有趣的事情不？

在一夜里，他尽做了些深的漆黑的矿洞和漂在大海上的大汽船的梦。于是只在等候，今晚上又可以听到什么新的故事了罢。

然而，夜虽然偸偸地进了屋子里，用那黑色的氅衣将四近遮得漆黑了，但这是怎么的呢，火爐的屋角里却靜悄悄，什么話声也听不到。

孩子的眼里浮出眼泪来了。一到黄昏便可以听故事，整一天高兴地等候着的，可是那可恶的煤塊們，却不是一声也不响么？他立刻凄凉起来。母亲每天去作工，自己生着病，总得这样地只有一个人在躺着。已經熬不住了，眼泪滴滴的落了下来。于是那孩子就放声嗚嗚咽咽的哭起来了。

他一哭，忽然听到了和气的声音——

“喂，为什么哭的？”

小彼得連忙向火爐的角落里去看。声音是并不从那边来的，倒听得就在眠床的旁边。驟然一看，只見床边的一

张小桌上，一个火柴盒子，将狭的一头做着脚，挺直的站着。而且大約算是招呼罢，弯了一弯腰。

“喂，为什么哭的？”火柴盒子这样問。

“只有一个人躺着，伤心起来了。”彼得鳴咽着答道。

“那里那里，不止你一个人呵。”火柴盒子說着，便跳到床里来了。

“屋子里面有許多东西。那就都是你的朋友呀。真的张开眼睛和耳朵来看一下罢。”

小彼得完全得到安慰，又高兴起来了。于是輕輕的伸出手去，去摸这恳切的火柴盒子。

“你究竟是誰呢？”他問。

“我是树木呵。”

孩子吃了惊，看着火柴盒。他是从幼小时候以来，生长在大都会里的，树木之类，几乎沒有看見过。但說这小小的火柴盒子，就是什么大树，却无論如何，不会信以为真的。他笑了起来，有些以为胡說。火柴盒子好像看透了他的心似的，屹然站起，用了生气似的調子說，“你不信我先前曾是大树哩。好，講真事情給你听罢。疑心别个的話，实在不是好事情。但是，称为人类的这东西，是什么时候都在欺騙的，所以即使别个講真話，也不能相信了。”

小彼得覚得实在不对了，在心里認錯，火柴盒子也平了气，和气的点头。于是終于开始了談話。

“你可曾見过大的森林沒有？”

小彼得摇摇头。

"原来，沒有見过。不錯，你是总住在这罩满可怕的煤烟的都会里的。"

小彼得点头。

"好。那么，你就試来設想，恰如这街上的房屋和房屋的相連一样，树木和树木相接的大的森林罢。那些树木們，其实是一株一株，各是一家，其中住着禽鳥的家族。但这些禽鳥們，却并不像你們穷人一样，只在狹窄的屋子里住得挤来挤去的，以广大的处所为住家，无論那里，都可以自由地搬去。它們也决不付房租。为什么呢，因为小鳥們是都知道为生存而有住所，是当然的权利的。还有，在鳥的世界，也和你們人类的世界不同，有着許多房屋的大屋子里，只住着一只鳥兒呀，五六只鳥兒，挤在肮脏的小小的一間屋子里呀那样的事，是决沒有的。你們人类的住宅的分配，实在不高明阿。"火柴盒子仿佛完全忘却了小彼得就在旁边，就独自滔滔地說下去了。"我又知道着，有些人是在街上造了体面的府第，在乡下又有着别墅，然而有些人却連住房也沒有，只好在桥下和公园的长椅子上过夜。这样的事，在森林里是决沒有的。倘有一个子而有着两个住宅的，沒有这的便跑出来，将这东西打出。但是，在人类的世界里，却不过枉然的嘆息呀，伤心呀，什么办法也不做。我沒有見过人类那样的愚蠢的动物。"

火柴盒子的話长，小孩子有些听厭了，輕輕地囑托道——

"阿，可以給我講講森林的事么？"

"唔唔，可以。但是你沒有見过一回森林，不知道从那里說起才好呵。总之，竭力来講得你容易明白罢。我，是大的森林里的最高的树木。这森林，是一个財主的东西，他除了这森林之外，还有田地，牛，馬，猪，羊等类。我在沒有見过这財主的时候，以为他一定是故事里所講那样的神明。为什么呢，因为許多人們，都替他耕田，养家畜，从早到晚，勤勤恳恳地劳动，只有他却逍遥自在，过着豪华的生活。但是有一天，他跑到我們的森林里来了，細細一看，吓，这是怎么的，他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呵。不过是一个胖得出奇，紅臉皮的人呵。

"时时也有老女人們走到森林里，来拾枯枝和落叶，但她們总是好像怯怯地，有什么憂愁似的。这是因为財主不許穷人去拾森林里的树木的緣故。我想，这样不通的事，是再也沒有的了。在財主，用不着枯枝，这样地放着，豈不是不过烂掉么？

"有一回，曾經有一个乡下人，打了兎，給管林人抓住了。乡下人連連賠罪，說但願这一回饒恕了他。妻在生病，要一点补养的东西，但是穷，沒有去买的錢。然而并不听他的訴說，財主将他抛进监牢里去了。这时候，我也非常觉得詫异。森林里面，兎子是多到数不清。財主无論怎么办，独自一个人不是总是吃不完的么？

"到秋天，樵夫来了。他們竭力作工，但是砍倒的树木，一株也不为他們所有，都是財主的东西。一切都是他的。森林，树木，田地，家畜，而且連人們，也非都給他

做事不可。森林的伙伴，同情于这可怜的人們，憎恶那財主。我的旁边，有一株年青的樅树，他非常憤慨，心中起誓，要給那有錢的小子，明白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个脆弱的渺小的人。打了兎，被关在监牢里了的乡下人的事，有一天，两个老女人来拾枯枝，給捉住了，被財主打，推，吃了大苦的事，这樅树就都在眼前目睹的。有一夜的事，起了大的暴風雨，年青的樅树几乎平根折断了。然而根上遮着莓苔，从外面看起来，似乎毫沒有什么异样。他知道自己的性命已經不久，便决計要在未死之前，給那有石头一般的心的財主一个懲罰。'在我們树木的世界里，一株树来支配別的一切树木的事，是决不允許的。'他說。'在我們树木的伙伴里，也如在人类社会一样，有大树，也有小树，有强树，也有弱树，然而在我們的伙伴里，肥沃的土地，澄清的空气，温暖的日光，雨，露，都是共有的。究竟为什么在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之間，倒不能行这明明白白的事的呢？'那时候，他相信一切罪孽是在这財主。我呢，自然也这样想的。到后来，我被运到工厂里的时候，在那里听了工人們在談天，才知道一切罪孽，是在那为了使少数者得幸福，而使大多数者陷于不幸的制度。但是，虽然說了这样的事，你也还未必能懂罢。

"話要說回去了，樅树想在死掉之前，給可怜的人們效一点力。于是有一天，財主走进森林来，正到他的前面的时候，他竭尽所有的力，呻吟于自杀其身的苦痛，裂眦一倒，轟的正压在財主上面了。他發一声可怕的叫喊，倒在地面



上。管林人飞跑而出，扶了他起来。但是，那时候，樅树已經打坏了他右手。‘这是罰呀！’樅树的叶子們一齐叫起来。‘用了那手，你打了哭着求饒的两个老婆婆，也用了那手，你写了只打一只兎，便将那可怜的男人送进监牢里去的書信的。’

“这样，樅树是死掉了。

“唉唉，多么好的勇敢的树呵，我到現在，还是不能忘却那年青的樅树的事。”

火柴盒子說到这里，暫时閉了口。而且很是憤怒似的叫出来了，“是的，制度呵！好，这回就来給你說明这制度罢。”——但是，留心一看，小孩子已經完全睡着了。他眞气恼，从床上跳下，走进那下面去。

“人类，是多么愚蠢呵。”他絮叨着，滑到角落里的最暗的处所去了。大約是为了独自去想那快乐的森林的世界的事罢。

水瓶的故事

小彼得听了火柴盒子的話之后，过了两三天的一个傍晚，他那里一个穿着烏黑的衣裳的女人来訪了。她显着可怕的脸，走进小屋子里，坐在他的眠床的旁边。

孩子是很知道她的。她是常常跑到貧民窟，并不打打招呼，就一直闖进大家的屋子里，分起写着宗教的事情的本子，講起上帝的事情来的女人。

孩子們都怕她。从她脸上看見过温和的微笑的，从她薄薄的嘴唇里听到过漏出来的亲热的言語的，一个也沒有。而且，她所常說的上帝，一定也和她相像。为什么呢，因为她所說的上帝，是总在憤怒，命令道，穷人应該劳动，应該常是满足，感谢那辛苦的生活的。

今天，她也装着吓人的眼，凝視着小彼得。彼得很想逃走，躲起来。但是，眞可怜，他連动也不能动。

“我的腿痛得很，”他悲哀地訴說。并且心里想，这样一說，这可怕的女人也許会和气一点罢。

但她用粗暴的声音說了，“那是上帝賞給你的試探呀。好好的忍耐着啊。”于是她問道，“你每天早晚，可做禱告呢？”

“不。”小彼得正直地回答。

可怕的女人显出高兴的脸相来了。

“看哪。所以你跌倒，折了腿的。”

“不对呀，”小彼得喃喃地說。“我是，去溜冰，栽倒了的呵。”

“不要回嘴！”可怕的女人恼怒起来，大声說。“正因为上帝要責罰你，你才跌倒的。还不只这样哩。你不知道不做祷告的坏孩子，要到什么地方去么？”

“我，不知道。”

“到地獄里去呀！”可怕的女人高兴地說。“他們应該在那里永远受苦。用火来烧，惡鬼們用了燒得通紅的鉗子来夹，应該苦得發出大声，吱吱的叫。你的腿，很痛罢。但是比起你該在地獄里去受的苦痛来，就毫不算什么了。还有你的母亲，因为不教你祷告，也应該一同到地獄去。”

可怕的女人去摸她那总是提着走路的大口袋，拿出一本小小的書来。一看，那書面上，就画着一个男人站在大海里，擎起两手在哭喊，左右两面，跑来着拿了大鉗子的可怕的脸的小鬼們的画。

“看看这本書，”可怕的女人說。“那么，就会知道不信上帝，下世是要吃怎样大苦的罢。我得去了。为了将神聖的宗教的安慰，去給另外的人們呀。”

她走出屋子去了。这一来，虽然夜晚已經到来，但因为这可怕的女人不在了，在小彼得却覺得愈加明亮。

然而他又总覺得有些害怕。如果应該落地獄去，无年

无月，总是被火燒，受苦楚，那是多么可怕的事呵。而且还說連那和气的，好的母亲，也非下地獄不可。为什么呢？母亲是无論什么时候，总是那样地怀着好心，每天每天，勤勤恳恳地在工作的。

小彼得正在想着这些事，忽然，屋子里面，响滿了幽微的，嘎嘎地軋轢似的嗤笑的声音。声音是听来就从床边發出来的，小孩子抬起眼睛来一看，看見床边的桌子上，水瓶和杯子，正在大笑得快要栽倒了。水瓶的胖胖的肚子，一幌一幌地动搖着，其中的水涌起着小小的波。

"唉唉，挡不住，"杯子呻吟似的說。"我的身上是有条开疤的，笑起来，这就針刺般作痛。嗚，嗚，身子快要炸得粉碎了。"

"为什么那么笑着的呢？"小彼得問。

杯子只在哼哼地呻吟，但那胖胖的水瓶，却一面笑得全身搖搖不定，一面叫起来道，"多么胡塗的女人呵！"

小孩子心里高兴了。水瓶說那个可怕的女人胡塗，也許这倒是眞的。倘使眞，那么，自己，还有母亲，也許不必往地獄里去就可以了。

"为什么那个狠女人是胡塗呢？"他問。

水瓶的頸子边的水，發出輕微的声音来。她停住了笑，反問道，"你沒有听她所講的地獄的話么？"

"听的，"小彼得說。"所以，我很在發愁。"

"那是因为你和那女人一样胡塗的緣故啊。"水瓶魯莽地喃喃地說。"我知道着地獄，但創造那个的，不是上帝，

却是人們啊。而且孩子和大人的往那边去，也并非因为忘記了祷告，只为了穷呀。静静的躺着罢，我来講地獄的故事給你听。"

"請呀，"小孩子低声請托着。

"你可曾遇到过很热很热，热得挡不住了的事情沒有呢？"水瓶問。

"有的。一到夏天，这街的大路上，就热得喘不过气来的。"

"好，你試想像一下，比这热还有一百倍的热来看。空气簡直像大的火焰模样，将人們的脸和手，炙得刺痛的热呀。——屋子里面，有一座很大很大的爐。在那中間，火焰炎炎地烧出五彩。这就将猛烈的热气，噴在屋子中。一个男人站在爐前面。他是赤膊的。凶猛的热，扑过来挤紧他的脑袋，从發紅的刺痛的眼里，流出眼泪来。他拿着大的铁管，将这伸在烈火里。也有将铁的車子，上面堆着通紅的粘粘的东西，推着在走的。铁管的头上，綴着通紅的火的水瓶，孩子們用剪刀将这剪下来。倘有不小心的，他們就被烧得从皮一直焦到骨。有些孩子，是拿着烧得通紅的水瓶，憂愁地發着抖，不歇地在奔走。他們的脸上流着汗，身子是紧张地颤抖着。他們是整天捏在燃烧的死神的手中，不歇地在奔走的。

"有些工人，是将气吹进铁管里面去。他們的脸涨成紫色，眼珠似乎就要脫出来。这悶热的屋子里，有着永久不息的焦躁和煩忙。男人，女人，孩子，都在无休无息地

奔走。如火的热，逼干了他們的喉嚨，連咽咽的唾沫也沒有了。而恰如几千枝銳利的針一样，刺着他們的身子，他們的心，他們的唏唏地喘息的肺。地獄的爐，煌煌然驚天的燒着。人們逐漸疲乏起来，連走也走不动了。此刻不会跌倒么，拿在手里的可恶的火，不会掉在身上么，他們这样地担着心，蹌蹌踉踉地在走。而且眼睛也暈眩起来。孩子們的脸，見得簡直像老人模样，好似可哀的小小的侏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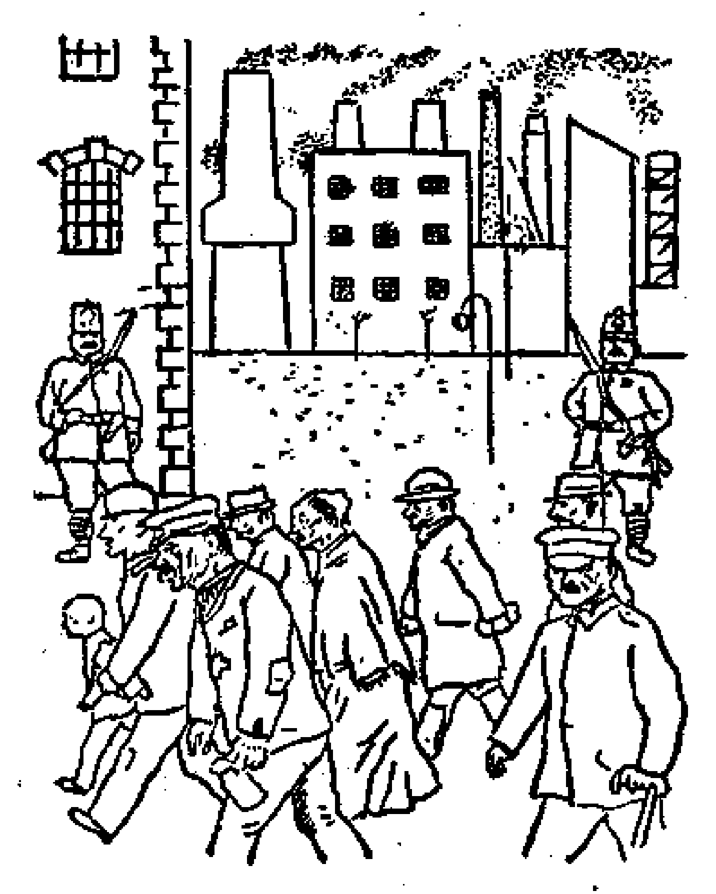
"每天每天，火在燃燒，热在沸騰，疲乏透了，被热气蒸得半已發瘋的人們，在哼哼地呻吟，咳嗽。彼得呀，这是眞的地獄啊。那里面，是全世界几千万被詛咒的人們，正在受苦的啊。"

"慈仁的上帝，不是单将恶人送到那地獄里去的么？"小彼得問。水瓶又笑起来了。但这回的笑声，却带着很憤怒似的調子。

"說是上帝！那样的东西，什么关系也沒有。这地獄里，是人类将人类赶进去的。这如火的炎热里受苦的人們，倒高兴能够进这地獄去。因为不这样，他們和那孩子們就只好餓死了。"

"但是，究竟是誰送穷人們进地獄去的呢？"

"財主們呀！当穷人們在炎热中枯萎下去的时候，他們却在好看的庭園里挺了胸脯吸着凉爽的空气。那蠢女人說，有恶鬼用了燒得通紅的鉗子，給可怜的鬼魂吃苦，那是眞的。不过那恶鬼并非黑色，沒有角，也沒有尾巴。是穿着漂亮的衣，綵綢的服的。他們拿着的鉗子，是叫作'貧穷'



的鉗子。"

"我可不懂呀，"小彼得說。"在这世上，究竟怎么会有那样可恶的人們的呢？"

"火柴盒子不是要将这講給你听的么？"水瓶用了責备似的口气說。"火柴盒子要給你講資本主义制度的話，而你不是呼呼地睡着了么？"

"不要生气罢，"孩子認錯似的說。"但是，我不懂那些煩难的說話的意思冏。"

"那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說，有錢的人，成为沒有錢的人的主人。我并不想要說，凡是有錢的人，全都是恶鬼。但是，总之，他們是有着恶鬼一般的行为的。他們从孩子时候起，要什么，就有什么。飢呀寒呀等类，先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要說出'要这样，要那样'来，立刻便到手。那不消說，这样的情形，于他們是愉快的。便是你，这样的过活，也覚得合意的罢。"

小孩子点点头。

“他們成了大人，就知道給他們过这样的快活的生活的，是錢。所以他們竭力要許多錢。就为此，別的人們便非給他們劳动不可了。这別的人們，只因为沒有有錢的父母，所以只要有什么能够賺錢的事，就高兴。他們为了不挨餓，是无論怎样的事，都只好去做的。懂得了沒有呢？”

“唔唔，懂得。”他略略迟疑着，回答說。“但是，就永远要是这样么？”

“不，并不然的。”水瓶答道。“在世間，有好的聰明的人們，在和这制度战斗，在主张一切人們，都应該作工，取得能过舒服的生活的工錢。这好的聰明的人們，就叫作社会主义者。好好地記着这句話罢。”

“决不忘記的。”孩子約定說。“請再講点什么罢。此刻講給我了的地獄的事，你究竟是怎么知道了的呢？”

“因为我自己就在那地方制造出来的呀，小呆子。但是，講的話，已經全都講过了。倘若講得太多，我的身子里的水在动，会引起肚痛来的。还是躺一会兒罢。时候已經不早。母亲大約也就要回来了罢。”

毯子的故事

星期六的傍晚，大大的高兴事，送到小彼得这里来了。很久很久，他是在磨破而露出了綫底子的毯子下面，抖抖地冻着的。虽然毯子，也只是滿是补釘的滿是窟窿的东西，寒气透过了那薄薄的損处，刺进鋒利的針，一直沁进肉里面。几月以前起，他就和母亲两个人商量，想要一条新毯子，便从每星期的工錢中，取出一点来，积蓄在旧的紙匣里，那匣子一滿，孩子便可以买新毯子了。

星期六的早晨，彼得还在擦他睡眼的时候，母亲就很有深意地微笑着說了，"今天晚上，可要有非常之好的事哩。"这样說着的母亲的温和的脸，实在显得舒暢地高兴。

一整天，小孩子只想念着母亲的这話，覚得总是等不到黃昏。待到母亲終于挾了一个大大的包，回家来了的时候，就喜欢的了不得，再也不能安静，至于有病的腿，也因此有些痛起来了。

于是母亲到底打开包裹来，将新的非常出色的毯子，摊在眠床上。这时候，他有多么喜欢呢，用嘴是几乎說不出来的。那毯子，可实在是很体面的东西！明亮的綠的底子上，滿开着通紅的薔薇和滴蓝的勿忘草，簡直像是見了

广大的夏天的花园一般的花紋。而且，多么上等，厚实的質地啊！无論怎样的寒气，也一定再不能通过这毯子，刺进冰冷的針来了。孩子用手摩着出色的毯子，在爱撫她。一見那高兴的脸，連母亲也高兴起来，至于完全忘記了那价錢的貴了。

星期日这天，母亲是在家的，小彼得非常得意。一星期中，他就专等着无須独自凄凉地挨过去的这一天。所以一到星期一的早晨，就愈加觉得很难过。从此以后，又須苦于疼痛，不能动弹地，来过长久的无聊的时光了罢。幸而各样的物件，現在是同情于他，給听着有趣的故事了。所以时光倒如較易于消遣。只是，他們之中，誰肯先来开口呢，却还是一件担心的事。究竟，今天是誰出来給講故事呢？

小彼得四顧空虛的屋子，有些要愁起来了。会来談天似的东西，已經一件也沒有了。对面的小小的火爐上，像是擱着鉄壶。但他是装着顰蹙脸孔，装着未必和气的脸孔的，所以总不像肯来开口。忽然，他将眼光落在新的毯子上。唉唉，如果这講出故事来，可是高兴啊！因为是带着那么漂亮的花紋的美丽的毯子，一定知道些出色的故事的。小彼得温和地摸着毯子，专在等黄昏的到来。

于是黑暗的夜，靜靜地偷进了屋子里。然而誰也还是不开口。

孩子愕然了，将屋子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看过去。水瓶和杯子，看去像是要講什么了似的。为什么呢，因为

看見大的水瓶的大肚子，一鼕一鼕的在搖动。然而两个的声音非常低，听不清是在講什么。

煤們也都默默然。

小孩子心里想，那一件东西都可以，快点开始講話就好了，便輕輕地呼吸，静躺着。

突然，就在他旁边，似乎有誰嘆了一口长气。他向床上看，只見那新的毯子将身子一高一低，正在动。那嘆息太深，太慘，孩子覚得可怜了。

"为什么你在那样地伤心的？"他說着，一面給正在伤心的毯子撫摩。"你这样漂亮，带着这样出色的花，有这样好的顏色，却还要那么伤心么？"

毯子簡直像忽然要呕吐了似的，索索地抖着身子，呻吟一般地說了。"唉唉，唉唉，請你不要提起我的顏色好看这事来了罢。这顏色的好看，就正是使我这样地伤心的根源。我的心是軟弱的，我总是忘不掉我将怎么多的灾难，給与了人們。唉唉，唉，唉唉！"

小孩子于是很想听听那原因。将毯子的心，伤得那么深的，究竟是甚么呢？他将这問了毯子了。

"唉唉，唉唉。"毯子嘆息說。"我真是坏东西啊。使人們生病了。豈但如此呢，竟至于害死了。虽然如此，我却什么办法也沒有。"

于是她又深深地，伤心地，嘆了一口气。

但是，胖胖的水瓶，却来插嘴了。

"不要那么嘆气了罢。"她恳切地說。"将成为你的心的

重担的东西，講給我們罢。那么，你的心也許会輕松起来的。看起来，你是这样馴良，温和的，所以在我，总不能相信你是做了那样的恶事。”

毯子将脸轉向胖的水瓶那面，显出更加悲哀的脸相，說了——

“你好像是很聪明的，但是簡直什么也沒有知道。請你仔仔細細，再看一遍装飾着我的身体的紅和蓝的花，以及綠的底子罢。”

胖的水瓶蹌蹌踉踉前进了两三步，便伸开了长頸子，一面說。

“阿，阿，眞漂亮。但是，这非常好看的花，不知道和你的悲哀究竟有什么关系？請你講講罢。”

毯子發了一声大大的嘆息。屋子里要起微風那样的嘆息定了之后，便回答她說——

“这紅和蓝的花，这綠的底子，是害人的。損了人类的健康，和人类的性命的。很大的屋子里，許多男人和女人在做工。这地方，就在制造将我染出漂亮顏色来的染料。我不想講那詳細的方法，即使要我講，也講不出来的。无論誰，会仔細講出他出世时候的事的，是沒有的呀。为什么呢，因为在耳朵和眼睛簡直远不能聞見的时候，就遇见这世上的光的。我所知道的，不过是从我們的眠床上，涌起了蒸汽来的事。厉害的，臭的，瓦斯似的蒸汽。”

“亚尼林的蒸汽呵。”这几天阴沈一声不响的煤中的一块，这样說。毯子点点头。看見有知道关于本身的一些事

情的在这里，高兴了。

“是的。那染料的名，是叫亚尼林染料的。”她答說。“眞是，我們出生到这世界上，最先看見的，你想是什么呀。那是蒼白的人类的脸呵。簡直不像看得見东西的眼泪和坏了的通紅的眼睛呵。两手按着刺痛的头的姑娘們呵。在做着工作的人們之中，时时有人变了鉄青的脸色，嘴唇失了色，搖搖摆摆的踉蹌，死了似的倒在地面上。唉唉，我最初看見了这些的时候，是怎样地吃惊了呵。我問左近的伙伴，这些可怜的人們，究竟是什么地方不舒服呢？据伙伴講起来，却是从染料發出来的不好的蒸汽的毒，損了工人，使他們生病，而且……”

“为什么不将新鲜空气放进屋子里去的呢？”在毯子的談話之間，火柴盒子从中插嘴說。“新鲜空气者，是宇宙万物的最好的朋友。他医好病，減輕病痛。人类想該是知道的，但究竟为什么不做一种布置，将新鲜空气放进那屋子里去，赶掉有毒的蒸汽的呢？”

“那时我也这样地探問的，”毯子回答說。“屋子的墙壁的一堵，来回答我了。据墙壁說，盖造工場的时候，那厂主就一心只要造得便宜。为要便宜，那就不消說，还是屋子上減少窗戶，不做通風設备这些东西的好。所以这屋子里，也沒有这个。因为厂主是不会在这气悶的工厂里，停一点鐘，来吸有毒的蒸汽的。所以这会伤害工人不会，在他是全不在意的。就这么說。”

“盖造了那工厂的是誰呀？”火柴盒子問。

“是工人呵。”毯子答道。“問了这干什么呢？”

“那么，那工人們想該知道，如果造出窗戶不多，通風装置不好的屋子来，他們的一伙的工人就要生病，要死掉的罢？”

“唔唔，大概知道的罢。”

“明明知道着，却会肯造那样的屋子的哪。人类这东西，是多么愚蠢的奇特的东西呵！”煤發出高大的声音来了。

“唉唉，你沒有明白……”毯子吶吶地一支吾，胖的水瓶便用火一般憤怒了的声音叫了起来——

“都是制度，是制度不好呵！”

“我不懂这話，”毯子說，“因为沒有你似的做过学問工夫。只是，每一想到那蒼白的脸和生病的眼睛，我的心就疼痛，覺得簡直我便是罪人一样。因为我实在曾經害苦了許多人們了。”

“那并非你的錯处！”火柴盒子安慰似的大声說。于是这时候，杯子这才开口，用了軋轢似的声音說了出来——

“否則，我們就都成了罪人。那就成为一个人使別人不幸，給別人苦痛的所用一切物件，乃是罪人的意思了。”

到这里，大家就鬧嚷嚷的議論起来。但其中發出最大的声音的，却是最小的煤。他用笛子一般尖利的声音說——

“我知道着一条出路。知道着一个好法子。就是捉住厂主，敎他在关着工人的屋子里，去做几个月工。那么一办，就知道非开窗戶不可了罢。”

大家哄然大笑了。然而，只有火柴盒子，显着正經的

脸相說——

"只要人类更能干一点，这也做得到的呵。"

"究竟要什么时候，才会这样呢？"毯子怯怯地問。她是有着温和的，美丽的心的，只因为不很有智慧，所以听了大家的烦难的話，有些疑惑了。

"說是什么时候么？"煤装着阴郁的脸相，喃喃地說。"那是誰也不知道。經几百年之久，人类总甘于压迫和屈从，并不敢反抗。即使敢，也許还做不到的。因为主人和支配者的力，非常之强呵。"

"我来講一个故事罢，"火柴盒子說。"我想，这是有益于各样人們的故事。那还是我在做大森林中的树的时候的事了。我的枝上，住着小鳥的夫妇。是可爱的，活泼的，而且勤勉，亲切的夫妇。夏天时候，小小的小鳥的夫人生了美丽的蛋了。她伏着那些蛋，专等孩子們的出生。孩子們到底出来了。小小的赤条条的孩子們，张着大嘴，吱吱地要东西吃。父亲和母亲，为了給孩子拿好吃的东西来，整天跑来跑去。

"但是，在不很远的邻近，住着一匹鷹，硬說自己是王，小鳥們都是自己的臣仆。有一天，这鷹就飞了来，發見了我的枝上的窠中，只有小鳥的孩子們独自在家里。鷹用了可怕的爪，将一个孩子抓出窠去带走了。小鳥夫妇的伤心，可眞是了不得。小鳥的夫人哭着哭着，哭得伤心，連窠也出不去了。她也說了恰如現在煤塊所說的一样的話，'唉唉，究竟怎么办才好呢？什么法子也沒有。老鷹力

气大，况且又有可怕的嘴和鋒利的爪，但我們，又小，又弱呵。'

"然而，小鳥的丈夫，却有很好的想头的。他从这窠飞到那窠，向一切小鳥的家族，訴說他的灾难，說，只要那鷹在管事，大家也会遇見和这一样的事的。他好几天，在森林中的窠里飞来飞去，終于能够集成小鳥們的一大队伍了。待到老鷹再来犯窠的时候，无数的小鳥們一齐向他突击。鷹也想抵抗，然而小鳥們接連不断的飞上去，用尖嘴去乱啄，看准了眼睛啄。那老鷹終于死掉，落在地上了。

"从那时候起，我們的森林就沒有了所謂王的东西，别的鷹們听到了这話，也不再到这危險的处所来了。一匹的小鳥决定办不成的事，只要几百的小鳥們协力起来，是能够容易地办妥的。"

"出色的故事呵，"水瓶說。"成年的人类們，要是懂得你的話，那就好了。是非常有益的故事呀。"

火柴盒子跃然的跳了一下。这是他每逢高兴时候，总必如此的老脾气。

"我先前是大树，用这树做出来的火柴盒子的数目，多到数不清。那很多的盒子，向着同在一处的孩子們，都講这故事。这些孩子們长大起来，聰明起来，成了大人的时候，就会明白为了获得他們的权利，应該怎样地来解释这故事的意思才好的罢。"

大家都愉快地点点头。而且那正在伤心的毯子，也停止了她的嘆息了。

鉄壶的故事

第二天的傍晚，小彼得并不須等候多大的工夫。因为夜的最初的阴影才要落在屋子里的时候，物件們就已經大家低声开始在談話了。那些里面，火柴盒子和水瓶，談得最熱烈。他們好像在什么时候，非常要好了似的这两个，比别的东西更聪明，更博識。所以在彼得，几乎懂不到他們的談天是什么事。为什么呢，就因为用着各样外国話，所談的又是彼得簡直不懂的事情。他听了一会，无聊起来了，便悄悄地說道——

"請講得好懂一点罢。我簡直不能懂得呀。"

于是，擱在小小的火爐上的烏黑的鉄壶，幌蕩着身子，大声笑出了。完全是輕雷一般的笑声。水瓶向着他那边，發怒的說——

"为什么你在玩着那么怪样的笑法的？"

接着，火柴盒子譏誚道——

"我們可是并不覺得說了什么笑話呵。"

倔强的小小的煤，也發出笛子样的声音說——

"哼，自己哑子似的不开口，不来談天，却从旁嘲笑别人的会話，那是容易的呵。"

烏黑的鉄壶低下了笨重的头行一个礼，沈重地用了枯涩的声音答話了——

“实在对不起，諸君。我是决不想开罪諸君的。不过，我先前以为只有在人类的世界里才有的錯誤，現在却覚得你們似乎也陷在那里面，所以笑起来了。”

“說是什么？”胖胖的水瓶發了怒，回問說。

“你們不是在想使我們的小朋友——这彼得，明白起来么？然而你們却用了这孩子不会懂的煩难的話在談天。說是什么‘制度’呀，‘資本主义’呀，他怎么懂得呢。我是一个沒有学問的汉子，将这一类的事，都用‘不好的事情’‘不对的事情’这些話来称呼。总之，你們想講的事，是很好的，但那講說的方法，却不高明。那样的人类，我知道很不少。他們写些塡滿着新名詞呀，腊丁文和希腊文之类的外国話的，长长的，莫名其妙的文章，看見普通的人們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就很看不起他們。”

“你的話也許是不錯的，”火柴盒子說。“但是，也該还有再平稳一些的口气的呀。现在来講一个故事罢，算是用了那么粗暴的說法的罰。”

“講故事，实在是不行得很。”鉄壶答道。“我是沒有学問的汉子，不知道使用妙語的方法。况且喉嚨里积着水渣，声音也枯嗄着。但是，倘要我講，那就講罢。因为直到现在，也見聞过各色各样的事情了呀。关于我的出生，我想什么也不講。我的鉄，也在火似的热度之中，成于流汗，咳嗽，辛辛苦苦，在有关性命的危險之中作工的人們的手

里的。但是，这事，是水瓶太太已經給講过了。

“总而言之，我是成为一个上品鉄壶了。我并不是自称自贊，实在，是好模样，好色澤，漂亮的青年哩。年青的鉄盘們，都神魂顚倒的注視我。所以我結婚了好几回。总之，是那样地中了年青姑娘們的意的。我曾經在上等人所住的又大又好的邸宅里居住过。所謂上等人者，就是使别人劳动，他来过活，自己却連一个手指也不动的人物。然而他們却正以这事为闊气，相信自己們比在劳动人們还威風。我是住在那家的厨房里的。那地方，可口似的气息，紛紛四散。烹調着闊綽的食物。于是威風的人們，就将这吃滿一肚子。便是将这彼得的家里的十天的飯菜，合了起来，也不够供那家的一回的肴饌的。有錢的人們，究竟怎么使肚子餓起来的呢？我簡直不能懂。为什么呢，第一，是因为他們并不劳动，凡是会使肚子餓起来的工作，是一件也沒有的。他們直是精选食品，无論什么，倘不是烹調得很出色，就不合意，而且，还尤其喜欢吃这世上所沒有的东



西。"

"那是什么意思呢？"胖的水瓶問。"这世上所沒有的东西，又怎么能够吃到呢？这可实在难懂了呀。"

"我所說的，是，例如比自然成熟的更早，硬使成熟了的莓果和樱桃这些水果，还有菜蔬之类。那些东西，价錢都很貴的。上等的人們，是只要价錢貴，就覚得好吃，还是太性急，至于等不及水果的自然成熟了呢——这我可簡直不懂了。

"就如刚才說过，我是住在厨房里的，然而里面的屋子里所發生的事情，也很知道。那緣故，是因为那时候，我和长长的好看的姑娘銀茶壺，成了朋友了。她是英吉利产，原是讀过很多的聪明的書的一个老人的东西。讀書的时候，老人是定要喝茶的。茶壺在他近旁，一同讀書，便成了非常聪明的学者，明白一切事，不像别的姑娘們一样，只在想些打扮和游玩的事了。她常常对我說，'沸滚的湯，灌进肚子里去，是并不舒服的。但我喜欢那老人，所以忍耐着。我不在旁边，老人就不能做工作。然而老人是并非为了自己，在做工作的。为要使世界和人类好起来，写着聪明的書。因为是要給他喝热茶，熬着辛苦的，所以归根結蒂，就成了我也帮助着老人的工作了。然而，这人家'——我的小朋友这样說着，往往非常憤慨，至于琥珀色的茶，从嘴里滴了下来——'这人家，是很不愉快的。十点半鐘，我和别的早餐的物件一同，載在銀盘上，飾着好看的花边的布，被搬到还在床上的这家的太太那里去，她年紀并不大，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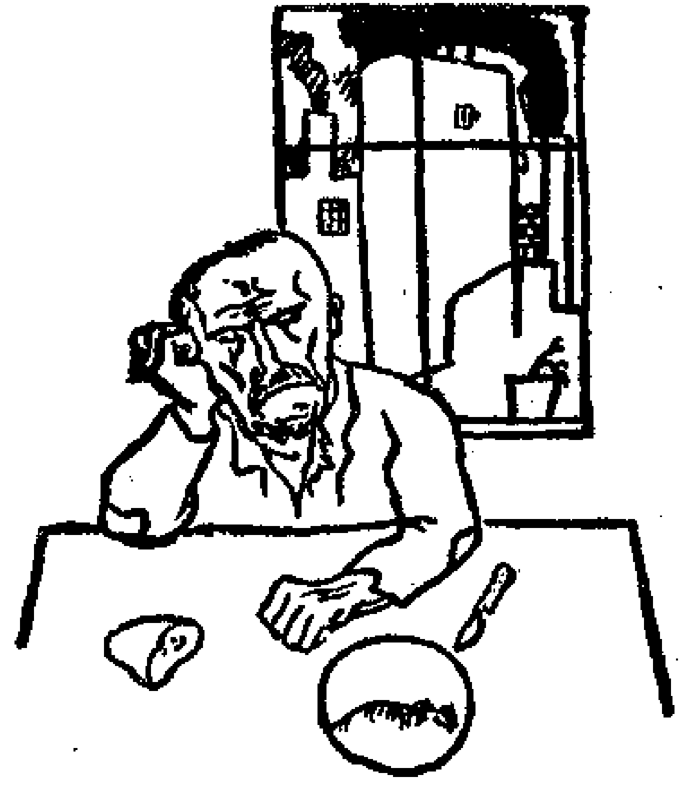
子要睡得那么久，也并沒有生什么病，而且还是年青的强壮的女人哩。但她是非常懶惰的。我不很知道她的生活。她將早膳，比别的人們的午膳还吃得多。十一点鐘左右起身，去洗澡，簡直像很小的孩子一样，要使女給她穿衣裳。她將一整天，都用吃喝，散步，玩耍的事消遣过去了。我在这家里，已經住了四整年，但从来沒有見过她做一件什么像事情的事情。还有，你以为有着这許許多体面的适意的东西的有錢的女人，至少，是心地慈祥，肯帮困苦的人們的罢？’茶壶很生气，至于使盖子拍拍的响起来，說，‘她在街上遇着卖火柴的孩子，冷得索索地在發抖，也漠不关心，沒有买，走过了。可怜的乞兒伸出手来，也毫不理会，走过了。而且高貴的妇人，还要虐待使女，連自己的孩子，也抛开不管的。只为了买漂亮的衣服和帽子，日日夜夜在想錢。我实在厭恶她呵。所以一有机会，我就在她的不做工作，不行布施，白白的懶惰的手上，給澆上些热热的茶去。’我的朋友这样說。据她說来，这人家还到处都是絹东西，塞滿着柔軟的椅子和美丽的物件，閃閃地，住起来很适意的。而且只有太太和丈夫和两个孩子，屋子却有二十間！”

“怎样，我就說过的。在人类的世界里，就是那模样呵！”火柴盒子大声說。“在我們森林的世界里，这样的事，即使想做，可也不許的。”

“我整两年，住在这体面的家里。”鉄壶接續說。“这之間，我的身上有了孔了。于是那家的小子們，將久經克苦

做工的我的身子，并不修理好，却一下子就摔了出去。但是，在这討厭的人家中，算是較有好心的年青的厨子，却将我从垃圾箱里拾起，送給他的朋友了。

"于是我就看見了和先前两样的生活。成了人口很多的家族的一員。这家族中，有十个孩子。最大的是十二岁的少年，骨头上生着很凶的病，不能动弹的。最小的呢，是才到一岁的女兒。母亲是扫除女工，父亲是道路工人。唉唉，諸位，我在那地方，你們猜是見了什么呀？有錢人的家里，有着够养十个家族那么多的肉，但在这里，却一片肉也沒有。至多，在什么节日，会有極少的一点点。有錢人呢，只四个人，就有二十間房子。然而我的新东家，家族有十二个，却只住着两間很小的昏暗的洞穴一般的房間。軟的眠床不必提了，連椅子也沒有。最慘的是冬天。虽然到了冬季，这家族也沒有买煤的錢。所以孩子們都冻得吱吱地叫。父亲是一到冬天，就以敲冰为业的。他从工作回来的那可怜的模样，可眞少



有啊，冻得發白，眼里滿是泪。身体冷得索索地發抖，牙齿格格地在相打。有錢人在冬天去散步和旅行的时候，是穿着寒气透不进去的厚呢的，但整天非在風雪中劳动不可的穷人，却只穿着磨得看見了綫底子的衣服。由那破孔，鋒利的霜凛凛地一直沁进骨里去。

“有一天，是天气非常之坏的日子。父亲冻得連話也說不出，回家来了。牙齿格格地打着，咳嗽得很厉害。因为小小的屋子里，不燒煤已經两天了，所以是徹骨般的冷。‘你要生病了。’母亲很憂愁，对着父亲說。‘倘这样，我們怎么好呢？’

“‘我想喝一点点什么热热的东西。’父亲格格地打着牙齿，回答說，‘一个指头痛得異厉害。恐怕是冻坏了罢。’

“母亲哭了。‘可是，能卖的东西，已經一样也沒有了呀。’

“两个人向屋子里看了一遍。然而屋子里是寒冷，空虛。无論什么东西，已經都卖掉，当掉了。

“我的心悲痛了起来。我虽然是这样的莽汉，但从心里喜欢这我的新家族。我知道，如果母亲卖掉我，便可以买煤，煮些什么热热的东西，去給父亲吃的。但是，虽然这样想，卖掉之后，究竟是落在誰的手里呢，却也有些担心。母亲对我是常是很好的。小心地，着重地磨擦我。留着神，不碰到补好了破孔的我的有伤的处所。我想，莫非我又該送到毫不相識的恶意的人的手里去了么，便伤心起来了。

"然而，一看那哭着的母亲和生病的父亲，我又自愧我的这样想。我就一跳，砰的跳落在母亲的脚的正前面了。

"'鉄壶！'她叫起来。'是的是的，还有鉄壶哩！'

"她于是止住了哭，从眼睛上拿开手巾，就将我从地上检起了。

"一个孩子跑了过来，摸着我説，'鉄壶呀，好好的去罢。'听了这，我很高兴。有錢人呢，一到我为他們做得久了，生了病，便一下子将我抛掉了。但是，穷人一受帮助，却永久地永久地記得，决不忘却的。老实說，我是嚎啕大哭了呵。大的銹的眼泪落在地上，将雪也染黑了。然而，旧貨店收买了我的时候，我却很喜欢。因为我想，这时候，一定是小屋子里燒着明晃晃的火，全家聚在火爐旁边，母亲从隔壁的主妇借了鉄壶来，煮着什么暖热的东西，父亲是眞心喜欢，用了枯嗄的声音，和善地在这样説——'一定就好，哪，媽媽。'一定是这样說着，自己还沒有喝，却先将热热的东西，在給孩子們喝了的。

"在旧貨店里，我只住了三天。我們的現在的朋友，小彼得的母亲将我买了来了。我在想，很願意在这里住到死哩。"

这么說过，鉄壶便閉了嘴。火柴盒子跳到他那里去，說道，"你是很出色的。給我們講了出色的美的故事，多謝多謝。"

别的东西，也全都同声鳴謝了。

破雪草的故事

第二天，在小彼得是高兴的日子。最先，是来了医生，說从明天早晨起，起来也可以了，还有，中午时候，母亲拿了大大的报紙的包裹回家来，一面笑笑一面說——

“拿了好东西来了哩。”

母亲一张一张打开报紙来，从中現出了一个小小的暗紅色的盆子，盆子里面，盛开着一株破雪草的花。

“阿阿，好看！”小彼得叫道。“这花，是从那里来的？”

“工厂里同在做工的馬理姑娘，有一个做花兒匠的伯伯，那伯伯将花送給了馬理姑娘的。馬理姑娘知道你在生病，便将这轉送給你了。”

彼得喜欢得了不得，然而时光的过去，还是太长，等得有些不耐。起来也可以了的明天，好像总是等不到似的。破雪草站在床边的桌子上，和气地向他看。彼得想，这花，一定知道着非常美丽的故事的罢。但是，他知道不到夜晚，物件們是不开口的，所以他对花什么也不問。

黃昏将到未到之际，火柴盒子已經一跳跳上了花盆，一面招呼，一面愉快地叫喊起来了——

“来得好，破雪姑娘！你是报告冬天就要收場的好消

息的花。你肯講自然的景致和我的树木弟兄的事的罢。”

花摇摆着可爱的头来招呼，于是用鈴一般爽朗的声音說——

“唔唔，春快到哩。你的树木弟兄們，都在长大起来了。大地的底里，动弹着新的生命。可恶的冬，虽然还以为自己是强有力的主子，但我們破雪草，已在唱他的葬式的歌。愚蠢的冬老头子，不知道叛逆他的正当的力，已在暗地發动，却还相信着用了他那可怕的家臣这霜和風和雪的力量，就能够永远地压迫，臣服一切的东西。倘在地上發見了一枝花，一些叶，便将它践踏死。然而，一枝花被杀害了，一枝花又开起来。而且每夜每夜，春都差遣了使者来告訴我們，‘勇敢地做罢，决不要屈服呵。胜利是你們的！’”

“我知道冬，”鉄壶喃喃地說。“他是極强的主子。不知道你們似的小小的孱弱的花和蕾，怎么能够胜过他的？”

“我們数目多，非常之多。况且在我們，又有着思想的力。冬呢，不过是为自己做事的，下劣的恶党罢了。但我們，却是为众人做事的。田里的麦，为了要将面包給与人类而結子。树木呢，就只为要送果子給人类，所以来开花。我們草花，是为要使人类快乐，这才生长起来的呀。春的使者教給我們了。怀着爱他人之心而作工，生活者，决不为何物所敗；反之，只想自己的事，以貪欲之心而做恶事者，总有一时要被打败的。这春的使者的話，是永远地不变的法則呵。”

“在人类的世界里，不能也这样，这眞可惜了。”毯子

显着悲伤的脸相，嘆息說。

但破雪草却这样地說了："就是人类的世界，也一样的。"

于是水瓶添上去說道："我們的世界里的冬和那家臣們，在人类的世界里，就等于有錢人。恶意的残酷的富人們，只为自己設想，簡直不覚得仇敌在逐漸地增加。而且，恰如冬杀掉一朵花，便开了十朵花一样，在人类的世界里也發生这样的事。自然界的花，在人类的世界里，就等于正当的聪明的思想。思想是头里面开花的。所以，仇敌不能将这除灭。在人类的世界里，春也就要到了罢。"

"不錯，"鉄壶点点头。"我的朋友茶壶也在这样說。說是在一本出色的書里，讀到了这事的。总有一个时候，人类也聪明起来，要这样地發問：'为什么我們——在辛辛苦苦作工的劳动者，过着快要餓死的生活的呢？为什么一点事也不做的他們，却在闊綽地，幸福地过活的呢？为什么他們有着一切东西，我們却什么也沒有的呢？'于是劳动的辛苦着的多数的人們，协力起来，将懶惰的游惰着的少数的东西赶走。听說在書上，是这样地写着的。"

"这么一来，我的染料，也可以不必杀人了罢！"毯子高兴着，大声說。

"而且孩子們也不必在通紅的玻璃工厂的地獄里受苦了。"杯子叫道。

"而且受冻挨餓，又无住所的人，也要一个也沒有了。"火柴盒子揚起凱歌来。

"被压死在矿洞里的，也会沒有了罢。在船肚子里發狂的，也会沒有了罢。"煤們互看着脸，叫喊說。

"而且，我的母亲应該整天在工厂里那样的事，一定也要沒有了！"連小孩子也叫了起来。

然而，显着总不惬意的脸相的鉄壶，却用了枯嗄的声音說道，"只要人类們聪明到这地步呢，那自然。但是，他們还差得远。"

大家都沈默了。想到人类們的胡塗，心情成了阴郁。

惟有破雪草，听了春的使者的話，比别的誰都聪明了，提起那銀一般响亮的声音說——

"我們花和树，也并不是大家全部聪明的。但是，有一种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在驅策我們去和冬战斗。而且这一种东西，还来帮助我們。冬的因为貪欲，給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成为我們的战斗的利益，我們无意中所做的一切，都使冬受伤。在人类的世界里，也一样的。只在他們，万事都一点一点發生得慢罢了。因为人类是比我們活得久呀。"

"是的，"火柴盒子叫道。"正如你的話。在人类的世界里，永久之春也就会来的罢。只是他們应該由战斗得到！"

大家都沈默着点头。破雪草站了起来，摇着白色的花冠，用銀一般响亮的声音歌唱了。砰，硼，砰，硼。

那声音，恰如将冬送进坟墓，高兴春的近来似的，高亢地，响亮地响徹了各处。

表

苏联 L. 班台莱耶夫 著

德国 勃鲁诺·孚克 插画

譯者的話

《表》的作者班台萊耶夫（L. Panteleev），我不知道他的事迹。所看見的記載，也不过說他原是流浪兒，后来受了教育，成为出色的作者，且是世界聞名的作者了。他的作品，德国譯出的有三种：一为“Schkid”（俄語“陀斯妥也夫斯基学校”的略語），亦名《流浪兒共和国》，是和畢理克（G. Bjelych）合撰的，有五百余頁之多；一为《凱普那烏黎的复仇》，我沒有見过；一就是这一篇中篇童話，《表》。

現在所据的即是愛因斯坦（Maria Einstein）女士的德譯本，一九三〇年在柏林出版的。卷末原有两頁編輯者的后記，但因为不过是对德国孩子們說的話，在到了年紀的中国讀者，是統統知道了的，而这譯本的讀者，恐怕倒是到了年紀的人居多，所以就不再譯在后面了。

当翻譯的时候，給了我極大的帮助的，是日本槙本楠郎的日譯本：《金时計》。前年十二月，由东京乐浪書院印行。在那本書上，并沒有說明他所据的是否原文；但看藤森成吉的話（見《文学評論》創刊号），則似乎也就是德譯本的重譯。这对于我是更加有利的：可以免得自己多費心

机，又可以免得常翻字典。但两本也間有不同之处，这里是全照了德譯本的。

《金时計》上有一篇譯者的序言，虽然說的是針对着日本，但也很可以供中国讀者参考的。譯它在这里：

“人說，点心和兒童書之多，有如日本的国度，世界上怕未必再有了。然而，多的是吓人的坏点心和小本子，至于富有滋养，給人益处的，却实在少得很。所以一般的人，一說起好点心，就想到西洋的点心，一說起好書，就想到外国的童話了。

“然而，日本現在所讀的外国的童話，几乎都是旧作品，如将褪的虹霓，如穿旧的衣服，大抵旣沒有新的美，也沒有新的乐趣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大抵是长大了的阿哥阿姊的兒童时代所看过的書，甚至于还是連父母也还沒有生下来，七八十年前所作的，非常之旧的作品。

“虽是旧作品，看了就沒有益，沒有味，那当然也不能說的。但是，实实在在的留心讀起来，旧的作品中，就只有古时候的‘有益’，古时候的‘有味’。这只要把先前的童謠和現在的童謠比較一下看，也就明白了。总之，旧的作品中，虽有古时候的感觉，感情，情緒和生活，而像現代的新的孩子那样，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来观察动物，植物和人类的世界者，却是沒有的。

“所以我想，为了新的孩子們，是一定要給他新

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發荣滋长的。

“由这意思，这一本書想必为許多人所喜欢。因为这样的內容簇新，非常有趣，而且很有名声的作品，是还沒有紹介一本到日本来的。然而，这原是外国的作品，所以縱使怎样出色，也总只显着外国的特色。我希望讀者像游历异国一样，一面鑒賞着这特色，一面怀着涵养广博的智識，和高尙的情操的心情，来讀这一本書。我想，你們的見聞就会更广，更深，精神也因此磨炼出来了。”

还有一篇秋田雨雀的跋，不关什么紧要，不譯它了。

譯成中文时，自然也想到中国。十来年前，叶紹鈞先生的《稻草人》是給中国的童話开了一条自己創作的路的。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蛻变，而且也沒有人追踪，倒是拚命的在向后轉。看現在新印出来的兒童書，依然是司馬溫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于“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还有《龙文鞭影》里的故事的白話譯。这些故事的出世的时候，豈但兒童們的父母还沒有出世呢，連高祖父母也沒有出世，那么，那“有益”和“有味”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开譯以前，自己确曾抱了不小的野心。第一，是要将这样的嶄新的童話，紹介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們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話作家来参考；第二，想不用什么难字，給十岁上下的孩子們也可以看。但是，一开

譯，可就立刻碰到了釘子了，孩子的話，我知道得太少，不够达出原文的意思来，因此仍然譯得不三不四。現在只剩了半个野心了，然而也不知道究竟怎么样。

还有，虽然不过是童話，譯下去却常有很难下笔的地方。例如譯作"不够格的"，原文是 defekt，是"不完全"，"有缺点"的意思。日譯本將它略去了。現在倘若譯作"不良"，語气未免太重，所以只得这么的充一下，然而仍然覺得欠切帖。又这里譯作"堂表兄弟"的是 Olle，譯作"头兒"的是 Gannove，査了几种字典，都找不到这两个字。沒法想就只好头一个据西班牙語，第二个照日譯本，暫时这么的敷衍着，深望讀者指教，給我还有改正的大运气。

插画二十二小幅，是从德譯本复制下来的。作者孚克(Bruno Fuk)，并不是怎样知名的画家，但在二三年前，却常常看見他为新的作品作画的，大約还是一个青年罢。

魯　迅。

彼蒂加·华来德做过的事情，都胡塗得很。

他在市場里到处的走，什么都想过了。他又懊恼，又伤心。他餓了，然而买点吃的东西的錢却是一文也沒有。

无論那里都沒有人会給他一点什么的。餓可是越来越厉害。

彼蒂加想偸一件重东西。沒有弄好。倒在脊梁上給人敲了一下子。

他逃走了。

他想偸一个小桶。又倒楣。他得把这桶立起来，拖着走。

一个胖胖的市場女人忽然給他看見了。她站在角落里卖蛋餅。出色的蛋餅，焦黄，松脆，冒着热气。他抖抖的蹩过去。他不做别的，就只拿了一个蛋餅，嗅了一嗅，就塞在袋子里面了。也不对那女人說一句求乞的話。安閑地，冷靜地，回轉身就走。

那女人跟了他来。她拍的打了一下。抓住他的肩头，叫道：

"你偸东西！还我蛋餅！"



“什么蛋餅？”彼蒂加問着，又想走了。

这时可是已經聚集了一些人。有一个捏住了他的喉嚨。别一个从后面用膝盖給他一磕。他立刻倒在地上了，于是一頓臭打。

不多久，一大群人拖他去到警察局。

大家把他交給局长了。

“那是这样的。我們給您送一个小扒手来了。他捞了一个蛋餅。”

局长很忙碌，沒有工夫。他先不和彼蒂加会面，只命令把他关在拘留所里面。

照办了，他就在那里坐着。

拘留所里，彼蒂加坐在一条不乾淨的，旧的长椅上。他动也不动，只对着窗門。窗是用格子拦起来的。格子外面看見天。天很清朗，很明净，而且蓝得發亮，像一个水兵的領子。

彼蒂加看定着天空，苦恼的思想在他脑袋里打旋子。伤心的思想。

“唉唉！”他想。“人生是多么糟糕！我簡直又要成为流浪兒的罢？簡直不行了。袋子里是有一个蛋餅在这里。”

伤心的思想……如果从前天起，就沒有东西吃进肚里去，人还会快活么？坐在格子里面，还会舒服么？看着天空，还会有趣么？如果为了一件大事情，倒也罢了！但只为了一个蛋餅……呸，見鬼！

彼蒂加完全挫折了。他閉上眼睛，只等着临头的运命。

他这么等着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敲。很响的敲。好像不在房門上，却在墻壁上，在那隔开别的屋子的薄的板壁上。

彼蒂加站了起来。他睁开眼睛，側着耳朵听。

的确的。有誰在用拳头要打破这板壁。

彼蒂加走近去，从板縫里一望。他看見了拘留房的墻壁，一条板椅，一个拦着格子的窗戶，地上的烟蒂头。連一个人影子也沒有。全是空的。这敲从那里来的呢，捉摸不到。

“什么惡鬼在这里敲呢？”他想。“恐怕是用爪子在搔罢？”

他正在左思右想，却听到了一种声音，是很低，很沙的男人的声音：

“救救！媽媽子！”

彼蒂加一跳就到屋角的爐旁。爐旁边的墻壁上有一条大裂縫。他从这縫里看見一个鼻子。鼻子下面动着黑鬍鬚。一个斜視的黑眼珠，悲伤的在张望。

“媽媽子！”那声音求告着。“心肝！放我出去罢，看老天爷的面子！”

那眼睛在板縫里爬来爬去，就好像一匹蟑螂。

“这滑稽家伙是什么人呢？”彼蒂加想。“發了疯，还是喝醉了？一定是喝醉了！还聞得到烧酒味兒哩……呸……”

浓烈的酒气涌进房来了。

“媽媽子！”那醉汉唠叨着。“媽媽子！”

彼蒂加站在那里，瞧着那醉汉，却全不高兴去說話。别一面是他不要給人开玩笑。現在他无法可想了。他簡短的說：

“你嚷什么？”

“放我出去，心肝！放我出去，宝貝！”

他突然叫了起来：

“大人老爷！同志先生！請您放我出去罢！我的孩子們在等我呢！”

眞是可笑得很。

“傻瓜，”彼蒂加說。“我怎么能放你出去呢？我也是像你一样，关在这里的。你疯了么？”

他忽然看見那醉汉从板縫里伸进手来了。在满生着泡的手里是一只表。一只金表。足色的金子。带着表鏈。带着各样的挂件。

醉汉睜大了他的斜視眼，低声說道：

“局长同志，請您放我出去罢！我就送給您这个表。您瞧！是好东西呀！您可以的！”

那表也真的在咭咭的走。

合着这調子，彼蒂加的心也跳起来了。

他抓过表来，一跳就到别一屋角的窗下。因为好运道，呼吸也塞住了，所有的血也都跑到头上来了。

那醉汉却在板縫里伸着臂膊，叫喊道：

"救救！"

他頓着脚，好像給槍刺着了的大叫起来。

"救救呀！强盜呀！强盜呀！"

彼蒂加發愁了，来回的走着。血又回到脚里去了。他的指头絕望的抓着表鏈，抓着这滿是咭咭咯咯的响的挂件的該死的表鏈。这里有極小的象，狗兒，馬掌，梨子样的綠玉。

他終于連挂件一起拉下那鏈子来。他把这东西塞进縫里去：

"哪，拿去！你挂着就是！"



那醉汉已經連剩余的一点記性也失掉了。他全不想到表，只收回了那表鏈：

"多謝，多謝！"他喃喃的說。"我的心肝！"

他从板縫里伸过

手来，来撫摩彼蒂加，还尖起嘴唇，响了一声，好像算是和他亲吻。

"媽媽子！"

彼蒂加又跑到窗下。血又升上来了。思想在头里打旋子。

"哈！"他想。"好运道！"

他放开拳头，看着表。太阳在窗格子外面的晴天上放光，表在他手里發亮。他呵一口气，金就昏了。他用袖子一擦，就又發亮。彼蒂加也發亮了：

"聪明人是什么都对的。一切坏事情也有它的好处。现在我抓了这东西在这里。这样的东西，随便那一个旧貨店都肯給我五十卢布的。什么？五十？还要多……"

他簡直發昏了。他做起种种的梦来：

"首先我要买一个白面包。一个頂大的白面包。还有猪油。猪油是刮在面包上来吃的，以后就喝可可茶。再买一批香腸。还有香烟，頂上等的貨色。还有衣服：褲子，上衣。再一件柳条紋的小衫……还有长靴。但是我为什么坐在这里做梦的？第一着，是逃出去。别的事都容易得很。"

不錯，一切都很好。只有一样可不好。是他被捉住了。他坐着，好像鼠子落在陷阱里。窗戶是有格子的，門是鎖住的。运气捏在他手里，只可惜走不脫身。

"不要紧，"他自己安慰着。"怎么都好。只要熬到晚……不会就送命的。晚上，市場一收，他們就放我了。"

彼蒂加的想头是对的。到晚上，人就要来放他了。这幷不是第一回，他已經遇到过好几回了。但到晚上又多么长呀！太阳簡直一点也不忙。

他再拿那表細看了一回，于是塞在破烂的褲的袋子里。为要十分的牢稳，就把袋子打了一个結。墻壁后面的叫喊和敲打，一下子都停止了。鎖發着响，彼蒂加回头去看时，却站着一个警察，說道：

“喂，出来，你这小浪子！”

了不得！彼蒂加覺有些發愁。他跳起来，提一提褲子，走出屋子去。警察跟着他。

“快走，你这小浪子！見局长去！”

“好的！”——

彼蒂加在局长面前出現了。局长坐在綠色的桌子旁，手里拿着一点文件。他拿着在玩弄。上衣的鈕子已經解开。頸子發着紅，还在冒热气。嘴里銜一枝烟卷，在把青的烟环噴向天花板。

“日安，小扒手，”他說。

“日安！”彼蒂加回答道。

他很恭敬的站着。很馴良。他微笑着，望着局长，好像連一点水也不会攪渾的一样。局长是噴着他的烟环，看起文件来了：

“唔，你什么时候生的？”

“我不知道。可是我十一岁了。”

“哦。那么，你說出来罢，你到我們这里来做客人，



已經是第几回了？我看是第七回罢？"

"不的。我想，是第三回。"

"你不撒謊嗎？"

"大約是这样的。我不大清楚了。您比我还要清楚哩。"

彼蒂加是不高兴辯論的。和一位局长去爭論，毫无益处。如果他想来是七回，讓他这么想就是了。他媽的！

"如果不和他去爭，麻煩也就少……也就放得快了。"

局长把文件放在桌子上，用手在那上面一敲，說道：

"我下这样的判决，据面查你幼小的年龄和你的勞苦，应即移送少年教养院。你懂得么？"

彼蒂加呻吟起来了。站不稳了。僵掉了。局长說出来的話，好像有誰用砖头在他头上敲了一下似的，使他發了昏。这事情，是他沒有料到的。是沒有豫計的。

但他立刻复了原，仰起头来，說：

"可以的。我……"

"懂得了么？"局长問着，还笑了起来，似乎彼蒂加的心

情有多么悲伤，多么苦痛，他竟完全不覺得。彼蒂加是毫沒有什么好笑。他倒要放声哭出来了。

唉唉，彼蒂加，彼蒂加，你是怎么的一个晦气人物呵！

但这还不算了結。又来了更坏的事情。彼蒂加糟糕了。

局长叫来了一个警察，并且命令他，把彼蒂加从头到脚的搜一搜。

“搜他一下，”他說，“他也許藏着凶器或是很值錢的东西的。細細的搜他一下。”

警察走近彼蒂加来。彼蒂加的心停止了，他的腿像是生了热病似的發着抖。

“从此永远分手了，我的宝貝！”他想。

但运气的是那警察竟是一个傻瓜。一个眞正的寃兒。他注視着彼蒂加，說道：

“局长同志，一碰着这流浪人，就要叫人恶心的。請您原諒。拜托您……今天刚刚洗过蒸汽浴。穿的是洗得很干净的。他身上会搜出什么来呢？袋子里一个白虱，补釘里一个跳蚤……一定的……”

彼蒂加聚集了他最后的力气，可怜的微笑着，細起眼睛，望着那兵爷。

这意思就是說：“对呀。对呀。”

他一面想：

“一个很出色的跳蚤。这样的跳蚤，是誰都喜欢的。”

他悄悄的用一个指头去触一下裤子的袋子。有一点东西在那里动，有一点东西在那里跳，好像一颗活的心脏，或是活的挣着的魚兒，这就是表。

也許是对警察表了同情，也許是什么都覚得无聊了，局长点点头，說道：

“好罢，算了罢。不搜也成。这不关紧要……”

他在紙上写上些什么，盖好印章，便交給了那警察：

“喂，同志，这是判决書。你到惠覃斯基街，把这小浪子交給克拉拉·札德庚少年教养院去。可是你要交付清楚的呀。”

于是他站起来，打一个呵欠，走出房去了。

連对彼蒂加說声再見也想不到。

警察把公文塞在皮包里，嘆一口气，拿手槍挂在肚子边。又嘆一口气，戴上帽。

“来！……来，流浪兒……走罢！”

彼蒂加提一提裤子，跨开大步便走。

他們倆一径向着市場走，通过了拥挤的人堆。一切都如往常一样，騷扰，吵嚷……一大群人們在那里游蕩，叫着，笑着，駡着，唱着曲子。什么地方在奏音乐。鵝在嘎嘎的叫。疯狂似的买卖。但彼蒂加却什么也不听見。他只有一个想头：

“跑掉！我得跑掉！”

像一只狗似的，他在警察前面跑，撞着商人們和别的人，只用眼睛探察着地势，不住的苦苦的想：

"跑掉？但往那里跑呢？"

警察釘在他后面像一条尾巴，他怎么能跑掉呢？他一眼也不放松，气喘吁吁地，不怕疲乏地在紧跟着他走。

不一会，市場已在他們后面了。彼蒂加却到底沒有能逃走。

他完全沒了主意，茫然自失了，走路也慢起来。

这时警察才能够和他合着脚步，他呻吟道：

"你簡直是乱七八糟的飞跑，你这野孩子！你为什么尽是这么跑呀？我可不能跑。我有腎脏病。"

彼蒂加不开口。他的腎脏和他有什么相干呢，他有另外的担心。他完全萎掉了。

他又低着头赶快的走。

警察好容易这才喘过气来，問道：

"說一回老实話罢，你这浮浪子。在市場上，你是想溜的罢，对不？"

彼蒂加吃了一惊，抬起头来：

"什么？想溜？为什么？"

"算了罢！你自已很明白……你想逃走的罢？"

彼蒂加笑着說：

"你弄錯了。我沒有这意思。就是您逼我走，我也不走的。"

警察詫异得很：

"眞的？你不走的？"

他忽然站住了，搔一搔眉毛，拿皮包做一个手势：

"走罢！跑罢！我准你的！"

这就像一击。像是直接的一击。仿佛有誰从后面踢了他一脚似的。彼蒂加全身都發起抖来了。他已經想跑了，幸而他瞥了那警察一眼。那家伙却在露着牙齿笑。

"嗳哈！"彼蒂加想。"你不过想試試我罢咧。不成的，好朋友。我知道这玩艺。我还沒有这么傻呢。"

他微微一笑，于是很誠实的說道：

"您白費力气的。我是不走的。即使您打死我……我也不高兴走……"

"为什么呀？"

警察不笑了，查考似的凝視着彼蒂加。但他却高声叫喊道：

"为的是！——因为您毫沒有逼我逃走的权利的。您想我逃逃看。但是您又不放我逃的。您守着规则，带我到应該去的地方去罢。要不然，眞叫我为难呀。"

这么說着，彼蒂加自己也吃了一惊。

"我在說什么废話呀！"他想。"眞是胡說白道……"

警察也有些担心了。他倉皇失措，揮着两手教他不要說下去。

"你当是什么了？你眞在这样想么？……好了，好了，我不过开一下玩笑……"

"我知道这玩笑，"彼蒂加叫道。"我不受这玩笑。您要指使我逃走呀！不是嗎？带領一个正經人，您不太腐敗嗎？是不是？您說这是玩笑嗎？您是沒有对我硬开玩笑的权利

的！”

彼蒂加不肯完結了。他交叉了臂膊，哭嚷起来。路人都詫异。出了什么事呢？一个紅头毛孩子，給人刺了一槍似的叫罵着，旁边是一个警察，滿脸通紅，窘得要命，映着眼，發抖的手痙攣的抓着皮包。



警察劝彼蒂加不要嚷了，静静的一同走。

这么那么的纏了一会之后，彼蒂加答应了。

他显着生气的脸相，目不邪視的往前走，但心里几乎要笑出来。

“这一下干得好。我給了一个出色的小釘子！这是警察呀！好一个獃子！……十足的獃子！……”

这回是警察要担心了自己的脚，好容易才能够拖着走。他要費很大的力，这才赶得上。但他不說話，单是嘆气，并且总擦着脸上的汗。彼蒂加向这可怜人来开玩笑了。

“您为什么走得这样慢的？您在閑逛么？您簡直不能快一点么？”

“我不能。我真的不能。这是我的腎脏的不好。我的腎脏是弱的。它当不起热。况且我今天又洗了蒸汽浴。很热的蒸汽浴。我有些口渴了……”

他忽然看見一家茶店。叫作“米兰”。有着漂亮的店門，还挂一塊五彩画成的大招牌。

他站住了，說道：

“阿，請呀，我們进去罢。我們喝点东西去。”

“不，”彼蒂加說：“进去干什么？”

“好好，”警察恳求道。“我和你情商。我全身都干了。我口渴了。我們喝点汽水或者茶去。或者檸檬水。給我一个面子，小浪子，一同进去罢。”

彼蒂加想了一下。

“可以，”他說，“您进去罢。但是不要太久。”

“那么，你呢？”

“我不去。我是不走进吃食店去的。我不高兴……”

警察躊躕了起来，很惴惴的問道：

“你也不跑？”

彼蒂加勃然大怒了：

“您又来了！您在指使我！如果您在这么想，您就該馬上送我到教养院里去。懂了嗎？喝茶不喝，随您的便！”

“喂，喂，”警察說，“不要这么容易生气呀。我不过这样說說的。我知道你是不跑的。你是一个乖小子。”

“好了好了，”彼蒂加打断他。“我沒有这么多談的工夫。您进去罢。”

那警察真的进去了。他放彼蒂加站在門口喝茶去了。彼蒂加望着他的后影，微笑起来：

“这样的一个獃子，是不会再有的。”

他微笑着，拔步便跑，走掉了。

他轉过街角，这才真的跑起来。他狂奔。他飞跑。像生了翅子一样。像装了一个推进机一样。他的脚踏起烟塵来。他的心跳得像風暴。風在他脸旁呼呼發响。

房屋，籬垣，小路，都向他奔来。电綫杆子閃过了。人們……山羊……警察……

他气喘吁吁的飞跑着。

他跑了多久呢，他不知道。他要往那里去呢，也不知道。終于在街市的尽头站住了，在一所教堂的附近。

他費了許多工夫，这才喘过气来，淸醒了。他向周围看了一遍，疑惑着自問道：

“現在我眞的自由了？”

怎样的运气！这好極！他又想跑了。只因为快活。

“自由哩！自由哩！”

运气的感覚生长起来。于是他想到了表：

“唉唉，我的表！我的出色的表！你在那里呀？”

他一摸袋子……表不在了。

他發了疯似的找寻。沒有表。

怎么好呢？

他再摸一下袋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連袋子也沒有了。它是只用一条綫連着的，恐怕給那

表的重量拉断了。他向周围一看。地上并沒有东西。他搖搖腿。沒有……

絕望抓住了他。挫折得他靠着教堂的墻壁，几乎要哭出来。

“見鬼！見鬼！我就是碰着这种事！”

他总永远是倒楣！

然而他沒有哭。彼蒂加知道：眼泪，是女人的。一个像样的小浮浪兒，哭不得。表不見了，那么，就去寻。

他跑回去。

但跑也不中用。他把路忘掉了。他已經不記得，自己是走那条路来的。最好是找人問一問。



人家的門前站着一条大汉。他穿着兵似的褲子。在磕葵花子，把壳吐在地面上。

彼蒂加向他奔过去：

“阿伯！阿伯！”

“什么事？那里火着了？”

“您可知道，‘米兰’茶店在那里呀？”

“不，”那家伙說，“我不知道。‘米兰’是什么子呀？”

“是茶店。有一块招牌的。”

“哦。有一块招牌的？……那我知道。”

“那么，在那里呢？”

“你問它干什么？”

“您不管我罢。您告訴我就是。”

“好罢。那么，听着呀。你尽是一直走。懂嗎？再往左走。懂么？再往右走。懂么？再是一直走。再打横。再斜过去。那么，你就走到了。懂么？”

彼蒂加不能懂。

“怎么？”他問。“往右，往左，后来呢？”

他注視着那家伙。他立即明白了：

“他在和我寻开心，这不要脸的！”

他气恼得滿脸通紅。他上当得真不小。他狠命的在那家伙的手上敲了一下，敲得葵花子都落下来。于是跑掉了。

他跑着，尽力的跑着。上那里去呢，連自己也不知道。經过了一些什么地方的什么大路和小巷，走过什么地方的一座桥。

忽然，有一条小巷里，他看見墻壁上有一个洞，而且分明的記得：他是曾經走过这地方的。那墻壁上的洞，使他牢牢的記得。

他放緩了脚步，看着地面。他在寻表。他固执的搜查了地上的每一个洼，每一个洞。什么也不見。沒有表。大約是已經給誰撿去了。

地面在他脚底下摇动起来。因为痛苦，他几乎失了神。好容易这才挨到了"米兰"，坐在那里的阶沿上。他坐着，垂了头。他已經不高兴活下去。

他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里，好像一塊木头。气恼。阴郁。用了恶狠狠的眼睛凝視着地面。

忽然間——那是什么呀。

他弯下身子去，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那是什么呵?!

这里，阶沿前面，可就躺着装表的打了結子的袋子。眞的！它的确在这里！

彼蒂加發了抖，檢起袋子来。他刚刚拿到手，那警察已經从茶店里出来了。

"你在这里？"

彼蒂加吃了一惊。

"好家伙，"那警察說。"好，你竟等着！眞的了不得。我倒料不到你有这么正直的。"

他从袋子里掏出一个烤透了的点心来，送給彼蒂加。

"哪，拿罢。因为你安靜的等着。拿呀。还特地給你十个戈貝克①，这是我眞心眞意給你的。"

彼蒂加接过点心来，嗅了一下，狠吞虎咽的吃了，这才恢复了元气。

"很好。謝謝你的点心。但你为什么弄得这么久的？我

---

① 十戈貝克現在約値中国錢一角。——譯者。

不是来等候你許多工夫的呀！”

“这就行了，这就行了，”警察回答說。“不要見怪罢。我一起不过喝了六杯茶和吃了一个白面包。現在我們能走了。来罢，請呀，小浪子。”

这时他們走得很快。很活潑。尤其是那警察。他竟开起快步来。好像他完全忘記了他的腎脏了。彼蒂加把表悄悄的藏到褲里去，塞在一个补釘的褶叠里。他已經很有精神。他不喜欢垂下头去了。

“都一样的，”他想。“全无关系。現在我已經不能溜掉了。还是不溜。我从教养院里再跑罢。”

他們到了寬闊的惠罩斯基街。他們走上很峭的高地去。警察指着远处道：

“你看見上面的屋子嗎？白的……綠房頂。那就是克拉拉·札德庚教养院呀。快到了。”

不多久，他們就站在那屋子的前面。是一所体面的屋子。許多窗戶带着罩窗。一个前花园种着滿是灰塵的白楊。一个中園。一層鉄格子。一重大門……



警察去敲門。墻后面的一只狗就叫起来。它的鉄鏈索索

的响。

彼蒂加悲哀了。可怕的悲哀。他嘆一口气。

“敎养院？”他想。“出色的敎养院呀。就像监獄一样。到处都鎖着。誰說能从这里逃走呢！”

門上开了小小的望窗。露出一个細眼睛的脸来。像是韃靼人或者中国人。

“誰呀？有什么事？”

“你开罢！”警察大声說。“不要紧的……沒有大事情。我带一个孩子来了。偸了东西的……”

小窗又拍的关上了，鑰匙在鎖上發响。大門开了，站在那里的并非韃靼人或中国人，却是一个細眼睛的俄国人。

“日安，”他說。“請进来。”

他們走到中園。那狗向他們扑来了，嗥着，哼着。

細眼睛叫它回去：

“回去，区匿希！①”

“請到办公室里見院长去，”他轉脸对两人說。“走过中園，在三楼上。”

警察端正了姿势。他扶好手槍匣子，开起正步来：一，二，向左，向右。

彼蒂加跟着他并且向各处看。是一个很大的，鋪着石头的中園。石头之間是細叶蕁麻和各种别样的野草。

---

① König是德語，“王爷”的意思，但这里是狗名。——譯者。

开着的窗戶里，有孩子們在张望，注視着彼蒂加。

“孩兒們，一个头兒[①]来了！”

“什么？”彼蒂加想。“我是头兒么？”

他們上了楼梯，走到办公室去。办公室前面的地板上，坐着一个小小的，黑顏色的野孩子，用毛笔在一幅很大的紙上，画着五角的星。

“日安！”警察道。

“日安！”那野孩子用了誠实的低声回答說。“你要和院长說話么？”

“菲陀尔·伊凡諾維支！有人要和你說話呢！”那野孩子嘲笑似的，露出牙齿的笑着，把彼蒂加从头到脚的打量了一通。

邻屋里走出院长菲陀尔·伊凡諾維支来。是一个小身材的，秃头，眼鏡，淡灰色鬍子。

“哦，”他說。“日安！你带了一个新的来了？”

“是的，”警察說。“日安！請你給判决文一个收据！”

“什么？哦哦，是的！你可以去了。”

警察拿着收据，查了一下。

“再見！”他說。“好好的在着罢，孩子！”

他出去了。

菲陀尔·伊凡諾維支在桌旁坐下，檢查似的看着彼蒂加。

① 据1935年9月8日魯迅給《譯文》編者的信（已收入《集外集拾遺》），“头兒”应作“偷兒”。——編者。

"你叫彼得①？"

"是的，"彼蒂加回答說，并且告訴了他的姓。

"哦。你偷了东西？"

彼蒂加脸紅了。他連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菲陀尔·伊凡諾維支是一个怪物。

"是的。"

"哦……这干不得。你还年青。还要成一个有用人物的。現在我們得首先来整理你的外表。是的……米罗諾夫，領这新的到魯陀尔夫·凱尔烈支那里去……"

黑孩子跳起来，放下毛笔，擦了手。

"来罢，你的造孽的。"

他們走过許多迴廊。那些地方都有点暗。电灯發着微弱的光。两边都看見白色的門戶。

"这是課堂，"黑孩子說明道。"这里是授課的。"

"但你現在带我到那里去呢？"彼蒂加問。

"到衛生課魯陀尔夫·凱尔烈支那里去。他会給你洗一洗的。"

"洗一洗？"

"唔，自然。在浴盆里。"

那孩子敲了門。

"魯陀尔夫·凱尔烈支！我带了一个新的来了！"

---

① 彼得（Piotr）才是他的正式名字，彼蒂加（Petika）即由此化出，是亲爱，或者輕視时的称呼。——譯者。

他們迎面来了一个穿白罩衫的胖子。他有很大的耳朵，雄壮的声气。这衛生課……大概是个德国人……

"一个新的？"他問。"多謝。进浴室去罢。水恰恰热了。"

他就拉了彼蒂加去。

"脫下来。"

"为什么？"

"脫下来罢。你得洗一个澡。用了肥皂和刷子。"

彼蒂加脫下他的破烂衣服来。非常之慢。

"但願这表不要落掉了才好！"他想。

那德国人說道：

"都輕輕的放着。我們就要在爐子里燒掉它的。"

彼蒂加吃了一惊。他痙攣地緊緊的抓住了褲子。

"怎么？为什么？燒掉？"

"不要担心。我們要給你一套另外的衣服。干凈的。一件干凈的小衫，一件干凈的上衣，你还要弄到长靴哩。"

他怎么办才是呢？他精赤条条的坐着，那手紧抓了龌龊的破烂衣服在發抖。但并不是因为冷。浴室是温暖的，还热呢。他的發抖是为了憂愁。

"怎么好呢？都要沒有了。"

但他一点也不願意放弃。

他的运气，是那德国人暂时离开了浴室。想也来不及多想，彼蒂加就解开破布来，把金表塞进嘴里去。这很費力。他几乎撑破了嘴巴。面頰鼓起来了。舌头又非常之碍事。然而他弄好了，熬住了，并且咬紧了牙齿。

表刚刚藏好，德国人就又走了进来。拿着一个鉗子。他用这鉗子夹着彼蒂加的衣服，搬了出去。于是他又回来，把水放在浴盆里。

"进去。"

彼蒂加爬进浴盆去，热水里面。一轉眼，那水就渾浊了。这并不是变戏法：这之前的一回浴，他还是五年前洗的。后来他这里那里的在野地上固然也洗过……但这么着，身子可也不会真干净……

洗浴使他很舒服。在里面是很好的，他甚至于情願从此不走出。

但大大的晦气是那德国人竟是一个多話的汉子。他用肥皂給他洗着头的时候，話就沒有住。他沒有一刹时是不声不响的。他要知道一切，对于什么都有趣。他为什么名叫彼蒂加的，警察为什么捉他的，在那里失掉了他的父母的。連什么屁事他都想知道。

彼蒂加不說話。彼蒂加有表在嘴里。

他各式各样的用了他的头。他看着質問，有时点点，有时摇摇。要不然，就喃喃的来一下。

他的沈默，大概很使这德国人不快活了，因为他关上了他的話匣子。

他换了水。他放掉脏水，然后捻开两个龙头，放进新鮮的水，冷的和热的来。于是坐在屋角的椅子上，拿了报紙。

"就这样的坐着罢，肮脏就洗掉了……如果太热了，那就說。我来关龙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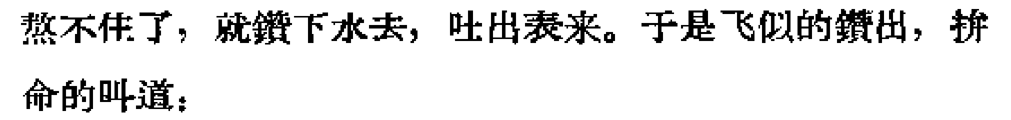
彼蒂加点点头。

水从龙头里潮水似的涌出。漸漸的热起来了。簡直就要沸了。

德国人却舒舒服服的尽在看他的报紙，他的大耳朵微微的在牽动。

水还是流个不住。已經难熬了。逼得彼蒂加輾轉反側，只是移来移去，却一声也不响。

終于，他再也打熬不住了，就鑽下水去，吐出表来。于是飞似的鑽出，拚命的叫道：



"热呀！"

德国人跳了起来，拋掉报紙，伸手到水里去一摸，喝道：

"孩子！孩子！你疯了么？快出来！快快！"

他抓着彼蒂加的肩头，拉了他出来。他很气恼他，大声說道：

"你为什么不說的？这水，已經煮得一只鷄了。"

他放許多冷水进浴盆去，于是再用肥皂来洗彼蒂加的背脊。

当在这么办理时，彼蒂加就用两手去摸浴盆底。他是在寻表。他的指头終于碰到了一个滑滑的圓东西。他就放进嘴巴去。但这一回却非常之艰难。大約是因为这表受热發了涨，或者是嘴巴洗得变小了……但表也竟塞进嘴巴里去了。他几乎弄断了牙齿。

德国人又用清水給他冲洗了一通。

“好啦。坐着。我給你取衣服去。”

他出去了。彼蒂加坐在肥皂水里面。他忽然覺得，水在減少下去了。

当那德国人回来的时候，彼蒂加只坐在空的浴盆里。

“为什么你把水放掉的？光着身子坐在空盆里，是会生病的呢。”

水怎么会走掉的呢，彼蒂加不知道。他沒有放。他全不明白怎么会这样。

“那就是了，”德国人說。“快穿衣服。就要吃飯了。你来得太迟了。”

他給他一整套衣服，衬褲，一条褲子，一件上衣……还有长靴。都嶄新，都干净。

彼蒂加动手穿起来。在他一生中，穿衬褲是第一回。德国人注視着，而且微笑着。彼蒂加也微笑着。

德国人突然严重了。

他詫异地看着彼蒂加的脸，問道：

"你嘴里有着什么？什么在那里發亮？"

彼蒂加吓了一跳，閉上了嘴唇。

"我这昏蛋！瘋子！我就是笑不得！"

他轉过脸去，聳一聳肩膀，好像是在說："无聊！这是不值得說的。"

但那德国人不放松。他来挖彼蒂加的嘴。

"张开牙齿！你嘴里是什么呀？你把什么东西藏在那里了？"

彼蒂加张开了嘴唇。

"吐出来！"

彼蒂加嘆一口气，用舌尖把表一頂，吐出来了，就在德国人的手上。

但他却發了惊怖的一声喊。

在德国人手里的并不是表，倒是一个白銅塞子，就是用在浴盆里面的。

彼蒂加大大的吃了惊。德国人也很詫异。

他以为彼蒂加是疯子。他疑惑的問道：

"告訴我罢，孩子，为什么你把塞子塞在嘴里的？这怎么行呢？把金屬东西塞到嘴里去？"

彼蒂加想不出应該怎么回答他。他撒了一个漫天大謊：

"肚子餓，"他低声說。"我餓得很。"

这时他总在偸看着浴盆。

表在那里呢？

他什么也沒有看見。浴盆是空的。里面只有一塊湿的浴布。

表一定就在浴布的下面。如果德国人走出屋子去，他就可以拿了那表来。然而德国人竟一动也不动！他对彼蒂加表着滿心的同情：

“我的天老爷！这么着的！这样的白銅东西可是不能吃的呀。馬上要吃飯了，湯呀，粥呀，麦屑飯呀。但是白銅东西，呸，見鬼，可是吃不来的！这是硬的！哪，你瞧……”

他把塞子抛在浴盆里。当的一声响。彼蒂加忽然看見德国人向浴布那面弯过腰去了。如果他拿起浴布来，表就躺在那下面……阿呀！！！

他并不多思索，就直挺挺的倒在地板上，叫了起来：

“阿唷！”

德国人奔过来：

“什么事？你怎么了？”

彼蒂加叫个不住，全身痙攣的發着抖：

“阿唷呀！”

德国人慌张了起来。他向各处乱鑽，撞倒一把椅子，奔出門外去了。

彼蒂加就走到浴布那里去。一点不錯！表就躺在那下面。彼蒂加拿起它，擦干了，狂喜的看着。金好像太阳一般的在發光……他感动地把这太阳塞在嶄新的，公家的褲袋里……

当那德国人手里拿着一个小瓶，跑了进来的时候，他恰恰已經办妥了。

“嗅呀！嗅这兒呀！”他大声說。“这是亚摩尼亚精呀。”

彼蒂加踉蹌的走了几步，去嗅那小瓶，打几个噴嚏，复了原。

他很好的著好衣服，穿上长靴。长靴小了一点。但倒还不要紧。他显得十分漂亮了。他系上皮带，弄光了头髮。

“可惜，”他想，“这里沒有鏡子！我真想照一照！”

“那么，吃飯去罢，”德国人說。

他們走到廊下的时候，适值打起鐘来，鐘声充滿了全楼。孩子們叫喊着，頓着脚跑过廊下去。

“吃飯罗！”他們嚷着。“吃飯罗！”

彼蒂加到处被磕碰，挨挤，冲撞。他們几乎把他撞翻了。德国人也不見了。

他很倉皇失措，不知道应該怎么办。忽然間，他看見了那黑色的孩子，就是那在办公室前面画星的。他微笑着，点点头：

“这里来！”他大声說。“同去罢！”

他們一起跑进教养院的食堂里。

里面的长桌子前面，已經坐着一大群孩子們。桌子上面，錫盘里噴着热气。这热气是很使人想吃东西的，彼蒂加竟覚得鼻子痒，膝髁也發了抖。

开始用膳了。

孩子們在吵鬧，搖着匙子，彼此抛着面包屑。彼蒂加扑到湯跟前。这是不足怪的：这两天来，除了警察給他的一小片点心之外，他什么也沒有落过肚。他很貪，很凶的吃东西。

·德国人并沒有撒謊。湯之后，粥来了。是加了奶油的荞麦粥。彼蒂加仍旧很快很貪的喝了粥。于是来了麦屑飯。他吃的一点也不剩，还舐一舐盘子。

坐在他近旁的孩子們，都發笑了。笑得特別响的是一个独只眼的孩子，額上綳着一条黑綿紗。他不顧面子的嘲笑道：

“这么一个飯桶！这么一个饞嘴！就是一匹大象，也不吃的这么多呀！”

这使大家更加笑起来。彼蒂加气恼了。他熬着，但是熬不久。他把匙子舐干淨，看定了独只眼的无耻的眼睛，擲了出去，那匙子就打在他的前額上。

那孩子吓人的哭起来。出了乱子了。跑来了院长菲陀尔·伊凡諾維支。

那孩子哭着，用拳头擦着前額，这地方肿起着一个大瘤。

“誰打得你这样的？”菲陀尔·伊凡諾維支問。

“这人！”他指着彼蒂加。“是这个流浪兒！用匙子！”

菲陀尔·伊凡諾維支严厉的看定了彼蒂加。

“站起来！我对你說，站起来！”

彼蒂加站起来，阴郁地望着前面。

“您想要怎么样呢？”他的眼光像在說。

“唔，”菲陀尔·伊凡諾維支說。“唔。那么，到这里来。”

要怎么样呢，彼蒂加不知道。他跟着院长去了。当他們走到食堂門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菲陀尔·伊凡諾維支，这新的是沒有錯处的。”

他知道这声音。这是黑孩子。

他們走到廊下。

“唔，”菲陀尔·伊凡諾維支說。“听着罢，我对你說的話……我們这里是不能打人的……打人，这可不行……在街上，也許会挨打的……在这里却不行……懂了么？現在就罰你站在这地方，到大家吃完了中飯。”

菲陀尔·伊凡諾維支回轉身，走掉了。

不久就吃完了中飯。孩子們都从食堂里跑出来。他們跑过彼蒂加的身边。彼蒂加貼在墙上。孩子們不断的走过去。独只眼看見了他的时候，就向他伸一伸舌头。黑孩子走过了：

"你同去洗澡么？"

彼蒂加活泼起来了：

"到那里？"

"到河里……大家都去的。走罢！"

彼蒂加已經打好了主意。

"去的！"

他和黑孩子跑过了廊下。那伙伴在路上叮嘱他道：

"不要和畢塔珂夫去吵架。就是他先来了，也不要去理他。只要去告訴'級議'，学級会議去。"

"原来你是这样的看法！"彼蒂加想。"我可沒有这工夫了。一到河边，我就跑得永不再会了！"

他們走进一間大厅里。壁上挂着列宁像。地板像水面似的在發光。已經聚着一大群孩子們。兵一般的站成了两列。一个有鬍子的人拿了一根小棍子，指揮着。

"立正！向右看齐！"

彼蒂加也排进去，兵似的严正，移动着向右看齐。

这时走来了菲陀尔·伊凡諾維支。他来給孩子們点名，叫这个系好皮带，叫那个去洗脸。

他一看見彼蒂加，就揚起眉毛来：

"怎么？这新的也要去么？——不行！今天你不能去！

你該休息着！"

他看着独只眼：

"畢塔珂夫也不行。为了他今天的举动，他这回不許去洗澡！"

那孩子哭起来，退出队伍去了。

彼蒂加也退出了队伍，然而沒有哭。

他不过悲哀的站着。

排成两列的孩子們，从他面前經过。开着正步：

"左！左！"

他們終于走完了。菲陀尔·伊凡諾維支走近彼蒂加去，拍着他的肩头：

"要快快活活的，孩子！你在我們这里就会惯的。那些孩子們都很心滿意足。只是打架却不行。哦。到中园里去玩去。去罢！"

彼蒂加到中園去了。

剩下的孩子們，都在那里玩小木头的游戏。彼蒂加也被邀进去，一起玩，但他就微笑着說道：

"我不玩了。这是給小孩子弄的。"

他退到籬垣旁边，坐在一堆小石塊上。

他沈思着：

"怎么办呢？"

黄昏开始了。發了霧。太阳落下去了。孩子們还在玩他們的游戏。他們的声音响到他这里来。

"牧师！① 他糟了！"

“胡説！牧师在市里呢！”

平滑的小木头飞过空中，拍的落在地面上。

彼蒂加想着：

“逃走！这是当然的。不过总是把表带在身边却危险。这会鬧出討厭的乱子来。誰知道呢？也許这里是每天要燒掉旧衣服的……还是暫且把表藏起来……”

他的計划立定了。他决計把表埋到土里去。并且就放在那里，一直到他逃走的时光。他也想当夜就逃走。

他伏着，望着周围。孩子們在玩小木头，有一个牧师給打倒了。教員在看書。沒有人向他这边看。

他摸出表来。他起了好奇心了：那里面究竟是怎样的呢？

他叮的一声撬开盖。但是还有一个盖。上有两个黑色的字母：S K.②。两層的盖底下是玻璃，看見指針在里面。

小小的黑的圈子里，秒針在走动。时針和分針却走得令人不知不覺：如果看定它，它是不动的。但放一会再去看，它却改了位置了。表上是七点鐘差一分。

他就在籬垣脚下扒开小石头，掘一个洞，有达到肘弯

---

① 在俄国最喜欢“戈洛特基”（Gorodki，意云“小市”）的游戏：地面上画一块四角的地方，用五块小木头，長七寸，厚二寸，各各刻着一定的形状，在大約距离四丈的远之处，用長有二尺半的短棍，将它打出小市去，若有飞到“市边”，在这界綫上站住的，那就是“牧师”。——譯者。

② 这就是薛汉諾蒙·庫兌耶尔（Semion Kudeyar）姓名的略字。——譯者。

的深。他合上表，用布片好好的包起来，放在洞底里。



于是他又盖上泥土去，用手按实它，再把小石头放在那上面。为了容易寻着它，又在两石之間插了一枝小木棒。

于是他伸一伸腰，枕着他宝貝上面的石块，做起梦来了。

总是这些事：

“我要买一件上衣。綴着羊皮領子的……一把削笔的小刀①或者也要一枝手槍。果子汁的糖球……苹果……”

他完全进了他的梦境，忘掉自己的可怜的景况了。

当大家洗浴回来的时候，就都到食堂里去喝茶。彼蒂加幷沒有注意独只眼，虽然那人却又来嘲弄他了。黑孩子又激昂了起来：

“还不完么，畢塔珂夫？他給你的还不够受？你还想添？”

从此畢塔珂夫就不来攪扰他了。

喝茶之后，所有的孩子們，大的和小的，都到中园里

---

① 这只因为这种刀很快的緣故，并不是想讀書。——譯者。

去玩球。彼蒂加很快活。可惜的是他不懂得这玩艺，只好不去一起玩。但这是非常愉快的游戏。

天全暗了，天空上装满了星星的时候，打起鐘来了。教員高声叫喊道：

"睡觉哩，孩子們！"

大家都涌进寝室去。

这是一間广大的，不大明亮的屋子。白墻壁，所有的电灯罩，都是乳白玻璃的。滿屋排列着臥床，像在病院里一样。

黑孩子指着自己旁边的一张床：

"这是你的床。你挨着我睡……"

彼蒂加看那床。他几乎駭怕了。

"我真可以睡在那上面么？"

雪白的床单和枕头，一条灰色的蓋被，上头有一塊乾凈的毛巾。

"如果我的老朋友在这里看見我，……他們一定要笑的……睡起来怕是很好的罢……"

他于是想：

"无論如何，半夜里我一定得逃走……"

然而他并沒有逃走。他絕沒有逃走。他一躺下，馬上睡得烂熟了，而且一直到早晨沒有醒。这是不足为奇的。他正疲乏得要死……

有人拉了他的脚。他醒轉来，把脚縮进蓋被里去了。但又有人在搖他，拉他的肩膀。他擡起头，睜开了渴睡的

眼睛。面前站着菲陀尔·伊凡諾維支。他的臉是庄重的。他的眉毛在阴郁的动。

所有的孩子們还睡着。滿屋子响着元气的鼾声……天还沒有全亮。

"起来，"菲陀尔·伊凡諾維支說。"唔……起来。有点事情要找你。"

彼蒂加清醒了：

"什么事呀？"

"警察局里来了一个人，来要你的。"

彼蒂加的头又落在枕头上面了。他几乎要叫出来。

"他来要你，我不知道为什么。唔……起来……穿衣服罢。"

彼蒂加穿起衣服来。他的手發着抖。他的腿發着抖。穿褲子也費力。他失了元气了。

"警察局为什么来要我呢？……糟糕……"

不多久，他穿好了，就跟菲陀尔·伊凡諾維支去。

办公室里坐着一个年青的警察，沒有鬍子，挾一个皮包。

他站起来：

"他就是么？"

"是的，"菲陀尔·伊凡諾維支說。

"那么，請您允許我带了他去。来，市民。"

他們出去了。往那里去，为了什么，彼蒂加都不知道。那警察走得很快。他总在催促着彼蒂加：

"快些！快些！"

彼蒂加忍不住想問他。然而他沒有敢。这警察是很庄重的。終于，他鼓起勇气来，惴惴的問他了：

"对不起，为什么我得到警察局去的？"

"这是你自己明白的。"

冷冰冰地，眞像一个官。

他們就到了市場。彼蒂加照例的又想混进人堆里去了，但警察抓住了他的肩头：

"那里去？你往那里去？我們繞着市場走。不要玩花样。"

他們繞着市場走，到了警察局。

警察把他带进局长的屋子里。局长坐在桌旁，吸着烟，把小小的烟圈噴在空气里。他旁边站着一个市民，是一个老头子，带着紅鼻子。彼蒂加看着这市民的脸。仿佛有点記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見过了这脸似的。

"这他，是我上礼拜捞了他的果酱罐子的人么？……或者是，弄了那皮带来的？不……也不是。"

彼蒂加注意地考察着紅鼻子。忽然間，他清清楚楚地記起来了：

"这是有表的那个……那醉汉。說些'媽媽子，心肝，我的宝貝'的！"

不錯。是这鼻子。这斜視眼。只有鬍子却不像那时的动来动去了，可怜相的下垂着。

"憑着名誉和良心对我說：你偷了市民庫兒耶尔的表

沒有?"

彼蒂加好像遭了霹靂。然而他又打好了主意，不給露出破綻来。

"誰呀，庫兌耶尔?"

"綏蒙·綏米諾維支·庫兌耶尔。这就是。"

彼蒂加注視了这人，搖搖头：

"我沒有見过他。"

"不要撒謊，"局长說。"你說謊了。你是見过他的。"

"我对你們賭咒。我沒有見过他。"

局长提高了声音，好像他在讀一件公文一样：

"市民綏蒙·綏米諾維支·庫兌耶尔訴称失去妇女用金表一只，是在第三号室被劫的。对了罢?"

"什么? 怎么叫对?"

"就是說我刚才說过的事呀。市民庫兌耶尔，您認識这流浪兒么?"

"是的!"

他的声音很微弱。昨天是用深的沙声發吼的，今天却啾啾的像一只小鳥兒了。

"那么，怎么样?"局长又轉脸对着彼蒂加，說。"你拿不拿出那表来?"

"什么表?"

"不要玩花样!"局长發威了。"你早巳明白了的。还不拿出来么?"

彼蒂加也發威了。

"我拿出什么来呀？我不知道什么表！我也不想知道。我沒有表。"

局长微微一笑：

"我們就会明白的！"他用拳头在桌子上一敲。"哈罗，武凱乘珂同志！"

門一开，彼蒂加的旧相識，那卷头髮的警察走进来了。

"什么？"他說。"什么吩咐？"

"把这家伙从头到脚的搜一下。他应該有一只表在身边的。"

"嗳哈！"警察叫了起来。"我認識这小浪子。我昨天送他到克拉拉·札德庚教养院去的……我敢說，他眞是規矩得很。要好。但是您既然命令我，我就来搜他。赶快搜。"

警察要动手了。彼蒂加現在是連一点点的憂愁也沒有。他其实要發笑。他而且老脸：

"不行的！你們說什么呀？我不給你們搜。你們沒有这权利……"

他紧紧的抓住了袋子。

于是那局长吼起来了。

"哦……？"

市民庫兌耶尔也呼号起来了：

"他發急哩！我敢起誓，他發急哩！搜他呀，好人！我的表！我的表！"

局长跳起来，在肘弯的地方，抓住了彼蒂加的臂膊，

很紧，使他一动也不能动。

“搜他，武凱秉珂！”

警察現在来施行身体检查了。他查过袋子，摸过上衣的里面。沒有表。

“沒有呀，”他說。“我刚刚說过的。他沒有这东西的。他是一个要好的小浮浪兒。我可以用我的脑袋来保他的。”

局长完全迷惘了。



“那么，您听我說，也許是您在对我們放烟幕罢，市民庫兌耶尔？”

“自然！”彼蒂加叫道。“自然！他就是騙人。他簡直并沒有表，他一向就沒有表的。”

“不不，这并不是騙人。”庫兌耶尔快要哭了，“我不撒謊。一只带着銀鏈子的金表。我敢起誓，我是有过的。鏈子还在我这里。我只剩了这东西了。您看……”

他拿出鏈子来。不錯，这是一条表鏈子！上面还有种种的挂件。小小的象，狗兒，馬掌，和一顆梨子形的綠玉。

然而这眞是莫名其妙。

“奇怪得很，”那局长說。“据我看起来，这东西确是您自己落掉的。您拿这鏈子，想做什么憑据呢？”

"我想做什么憑据么？表是挂在这鏈子上面的呀。現在誰拿了表呢？就是他！……"

他指着彼蒂加。

彼蒂加笑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昏蛋！我是坐在上鎖加門的独身房里的呀，我怎么能拿你的表呢？那时我只有一个人……"

"一点不錯，"局长說。"这一切事情，我也疑心起来了。市民庫兌耶尔，您得小心些，不要为了誣蔑，受到懲罰才好！这是很容易碰上的。关于这一点，您以为怎样？"

市民庫兌耶尔哭了起来。热泪从他那斜視眼里滚滚的涌出。

"我知道了。我白到这里来。我的好表是完結了。您現在却还要告發我。我不如走罢。"

他就把帽子合在头上，辞謝了局长，嗚咽着，走出屋子去了。

彼蒂加站在那里，庄重，带着恼怒的眼光。他很受了侮辱了。他一句話也不說。

"对不起，"局长說，"这是錯誤的，是一件常有的誣蔑案子。忒凱秉珂同志，領他回到教养院去罢。我們沒有把他留在这里的权利。"

"好的，"那警察說，"这是很容易的。来罢，小浪子。"

他們走出警察局。到得市場，那警察就站住了：

"現在自己走罢。你認得路。你不会走錯的。你已經显出你的要好来……我要回家去了……今天是我的女人的

生日……"

他回轉身，向着相反的方向，跑掉了。

彼蒂加站住了一会，于是就向那往教养院的路走。

当他順大路走着的时候，忽然听得后面有人叫他的名字。他轉过脸去，却看見那市民庫兌耶尔正在跟定他跑来，还打着招呼："少等一下！"

彼蒂加站住了。他等着。于是就鬧了一場大笑話。

庫兌耶尔倒在他的脚下，跪着叫道：



"我的好宝宝！我在恳求你！还了表罢！我的孩子們餓着哩，……我的女人在生病！……我一生一世不忘記你的好处……我送你三卢布……还我罢，小宝宝。"

彼蒂加大笑了起来，并不答話，又是走。庫兌耶尔發疯似的跳起，跟着他跑。他追上他了，抓住了他的肩头：

"还我！給我高兴高兴！还我！"

彼蒂加掙脫他：

"見你的鬼！不要胡鬧！表不是你的。你不过看見过！

懂么？"

庫兌耶尔非常气憤了：

"哦？"他大叫道。"你給我这么一下？我控告你。我給你吃官司。还有法律的……"

"告去就是。請罢，控告我去。可是大家不相信你的。大家会对你說，'老酒鬼'，你撒謊的。"

彼蒂加又走了，头也不回。这事情他觉得很可笑。他开心而且放肆起来。他的憂愁和苦恼，已經不算什么一回事了。他的脚并不是在走，却在跳。他合着愉快的調子跳：

踏——踏——踏。踏——踏——踏。

"我得逃。一有机会。最好就是今天的夜里。我蹩到中园，掘出表来……再爬过篱垣……这很容易……那么……永不再見了……"

他这样地陷在他的梦境里面了，至于不知道怎么会走到了惠覃斯基街。当他快到教养院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向后面望了一望。这时他看見，那市民庫兌耶尔还在跟着他走。待到第二次回顧时，就看不見了。大約庫兌耶尔躲在一个街角落里了。

"嗳哈！"彼蒂加想。"你这恶鬼！你在跟踪我。"

第三次他想要回顧的时候，耳朵边就来了一声喊：

"喂！当心！"

一个馬头，几乎已經擱在他頸子旁边了。

很大的运气，是他还来得及跳开。要不然，他是会給拉貨車的大馬的蹄子踏烂的。

許多装着柴木的貨車在路上拉过去。車夫用鞭子打着馬，喊叫着，咒駡着。車子轟轟的在从彼蒂加身边走过。

“到那里去的呢？”他想。“他們把这許多木头弄到那里去呢？”

他的好奇心非常之大，使他跑到最近的車夫那里，問道：

“阿叔，你們把木头搬到那里去呀？”

“到教养院去。收着不够格的孩子們的克拉拉·札德庚教养院去。”

“原来！”彼蒂加想。滿載的車子，使他觉得驕傲了。

他說道：

“那是給我們的。您留心些呀！不要給有一塊掉在路上呀！”

車夫笑着，給了馬一鞭子。

彼蒂加又往前走。他一到大門，正有几輛空車从中园里回出来。他詫异的想：

“这也是載木头来的么？”

当他走到中园的时候，卻圓睜了眼睛。

而且他的腿弯了下去了。

全个中园里都是木材，广大的平地上，从这一角到那一角，全堆滿了十五吋厚的白楊，松树，樅树的干子。孩子們大声的叫着哈罗，在叠起木头来。院长菲陀尔·伊凡諾維支是跑来跑去，搓着手，叫喊着：

“赶快，孩子們！……上緊！”

他也跑向彼蒂加来，敲了他一下肩头，大声說道：

"唔！你看見么？看見这些东西么？这都是为你們的，你們这些小鬼头的！你看見？"

"我看見的。多謝。"

他踉踉蹌蹌的走向屋子的阶沿去。但是他走得并沒有多远。他伏在木头上，哭起来了：

"我的表……"

他再也說不出話来。眼泪塞住了他的喉嚨。

他就在那里坐着，而且哭着。一条眼泪的奔流，滚滚不停的奔流。

黑孩子跑来了，向他弯下身子去：

"你怎么了？有誰欺侮了你？"

彼蒂加站起来，看定了他的臉，喝道：

"滚你的蛋！"

他沿栏干跑上楼梯去，坐在廊下的窗台上。

唉唉，現在他真的是伤心了！他坐在窗台上，从玻璃里望出去。不多久，孩子們已經堆好木头，在廊下跑过去了。

黑孩子一看見彼蒂加，就站下来。他走近他去，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

"有什么事？你怎么了呢？你不高兴么？我給你一本書看，好么？"

"不！我不要！莫管我！"

"如果看看書，那就会高兴的。我給你一本罢。你讀

过果戈理① 的《鼻子》沒有？”

彼蒂加生起气来：

“我沒有讀过什么鼻子，也什么鼻子都不要讀！走开去！”

这时跑来了別的孩子們，圍在彼蒂加坐着的窗台旁边了。他們听着。黑孩子說道：

“你要是这样子……你眞是一个疯子……”

“什么？”

彼蒂加跳下窗台来。他覺得正打着了心坎。

“什么？你說什么？我是一个疯子？你才是疯的哩，你这流氓！你知道你自己会遭到什么嗎？……你就会掉了你的牙齿的。”

彼蒂加举起了拳头。那黑孩子却笑着：

“不要这么野蛮！我不来和你打架！”

“嗳哈！你乏！”

“是的，我乏。乏是我的宗旨。”

彼蒂加已經准备揮拳，但他又即垂下了。他沒有敢打。他垂着拳头，踉踉蹌蹌的走了开去。孩子們都在他后



① Nikolai Gogol (1809—1852)，俄国有名的作家。——譯者。

面笑，笑得最响的是独只眼畢塔珂夫。

他很伤心，哭起来了。他鑽在楼梯后面的一个角落里，在那里一直坐到晚。他沒有出来吃中飯。

到晚上，他才走到食堂来。他喝了一杯茶，吃半磅面包，于是去睡觉了。

彼蒂加做了一个梦。他坐在市場里的老媽媽菲克拉的摊子上，吃着肉。是猪肉。他大塊的塞进嘴里去，吞下去，尽管吃下去，猪油从下巴一直流到小衫的領头。老菲克拉还是不住的給他搬来，說道：

"吃就是，吃呀，傻家伙，尽你的量。"

她还摆出一盘蛋餅来。彼蒂加也吃了一个蛋餅，还喝牛乳。他于是自己想：

"这笔賬怕不小了！"

他正要算賬，但菲克拉卻已經說道：

"你吃了三卢布多了……你付这許多……"

彼蒂加站了起来：

"打我罢，菲克拉。我沒有錢。我一文也沒有。"

但菲克拉卻道：

"你的表怎么了？拿出表来罢。"

彼蒂加把手伸进袋子去，拉出一个鈔票包兒来。是现貨的契尔伏內支[1]。可有一百塊，他把四塊給了菲克拉。

[1] Chervonez 是俄幣名，每一个值十卢布，现在約合中国二十元。——譯者。

"在这里……拿去……"

老菲克拉在他面前低下头去几乎要到地。她謝他的闊綽。这一瞬間，又来了他一帮里的伙伴們：刺猬密蒂加，牧师瓦西加，水手……大家都对他低头，他就給每人一个契尔伏內支。于是他跳到桌子上，叫喊道：

"唱呀！孩子們，唱呀！你們这些小子們！高高兴兴的……"

忽然出現了卷头髮的警察。他摇着皮夹，叫喊着：

"走！滾！"

彼蒂加害怕起来，跑掉了。

他跑到街上，还只是跑。但长靴妨碍他。这很重……他在街角上一絆，落到阴沟里去了。他落下去——也就醒轉来。

全身都是汗。盖被落在地板上面了。枕头离开头，远远的躺着。好热！挡不住！

从窗外照进月光来，靠近是黑孩子在打鼾。彼蒂加的头上就叫着通風机：嘶嘶嘶——嘶嘶嘶。

彼蒂加拾起了盖被，舒舒服服的盖好了。然而他睡不着。他非常之伤心。

他想着各式各样的事，首先是自由。他一想到他自由的生活，就連心也發起抖来了。那通風机，卻不住的在叫着：嘶嘶嘶——嘶嘶嘶。

它追赶着各人的睡眠。

火車在外面远远的一声叫。彼蒂加擡起身。

“唉唉，”他想。“車站上現在該是多么有趣呢！莫斯科来的火車，此刻快要到了。我們这一伙一定也聚集了好許多。小子們就来掏空那些有錢的旅客的袋子……眞开心……我却呆子似的躺在乾乾凈凈的床兒上……”

他用肘弯支起身子来，看一遍睡着的人，苦笑道：

“这些人們，怎么竟会单在这里打熬下去的？……但他們打熬下去了。他們不想逃走……只是玩玩球兒，就够得意了。”

他还是躺着。一身汗。睡不着。而那通風机在叫着：

嘶嘶嘶——嘶嘶嘶。

忽然間，什么地方有鐘声。

是望火台上在打鐘了：

蓬！

蒲——嗡！

蒲——烏——嗡！

“三点鐘！”他数着。忽然記得起表来，因为忍耐不住，他發抖了

“不行。我熬不下去了。去試一試罢……我也許弄出表来……”

他悄悄的穿好衣服，想了一想，把盖被聳起，令人以为表面睡着一个人似的。而且把枕头也摆成相称的形式……

他用脚趾走到窗面前。拉起窗門，开了窗。

新鮮的空气向他扑过来。彼蒂加深深的呼吸着，从窗

口向外望。

跳下去是危险的。这屋子在三層楼上。鋪石在下面發着亮。

然而靠墙装着一枝水霤管。窗戶下面，有很狭的一条凸边。水霤管离窗戶并不远。

彼蒂加鼓起勇气来，爬到凸边上，竭力的张开了两腿，拼命的一扑，就抓住了水霤管。于是溜下去，这是極容易的玩艺。运动几下，他就滑到坚实的地面上了。

他走开去。終于到了埋着那表的位置，这位置，他是記的很明白的。然而中园的一面就是籬垣，約有十丈見方的地方，都滿堆着木材……要拿出表来，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哪，"他想，"不算什么。"

他在两手上吐了唾沫，捧起第一枝树干来。它是湿的，很重。

彼蒂加把树干抛在旁边，来捧第二枝……于是第三枝……到了二十枝，他已經上气不接下气了。然而他不放手。他尽向木头堆里挖下去，毫不打算，像土撥鼠一般的瞎做……他狂暴地从堆里一枝一枝的

拉出干子来。

后来他抓了一枝很重的木头，这就是躺在表上面的。乏力的手，忽然松开了，吓人的一声响，那木头就掉了下去。别的木头也都倒下来了。

忽然起了嗥叫。現出一只狗来。

彼蒂加吓得連走也不会走了。

那狗嗥着，哼着，露着牙齿，眼睛閃閃的好像狼眼睛。

彼蒂加坐在木头中間，抖着，拚命的想：这畜生叫什么名字呢？他終于記起来了：

"区匿希！"他大声說。"区匿希！回去！"

那狗立刻静下来。它搖搖尾巴，眼睛也不再發什么光，也就跑掉了。

彼蒂加竭尽力量，奔向屋子去。他攀上水溜管，扑到了窗門，他几乎要从凸边上跌下来了。但是还算好的。他走进了寝室。

他找着自己的臥床，坐下去，动手脫衣服。飞快地，飞快地。他抖得很厉害，他的牙齿格格的响。

长靴从手里滑落了。黑孩子就給这响声惊醒。他注視着彼蒂加，打着呵欠，問道：

"你到那里去的？"

彼蒂加吃吃的答道：

"上茅厠去的。"

"却要穿起长靴来？"

他不等回答，就又睡着了。

彼蒂加脫好衣服，鑽进盖被里，也立刻睡着了。

但在睡眠中，他全身还是在發抖。

一件难以相信的事情：彼蒂加生病了。

奇怪！他什么都經历过了的！向来就連一声咳嗽也沒有。他虽然瘦，却沒有过胸脯痛。

去年还在十月里，已經落霜的时候，他曾在河里洗了浴，毫无毛病。他吃过种种脏东西，接連餓到几礼拜。也毫无毛病。而現在，現在他却生病了。

彼蒂加生了很重的肺炎，躺在教养院的病房里。

衛生課魯陀尔夫·凱尔烈支在看护他。

彼蒂加病了三礼拜。他失了知覚，在生死关头躺了整整三礼拜。

然而他沒有死。他的生下来，并不是为了来死的。他活出了。他又有了知覚。

在阴郁的，昏暗的一天里，他清醒了。外面在下雨。房里有石炭酸气。一切静悄悄。

彼蒂加翻一个身，回忆了起来：

鐘打了蓬——蓬——蓬……区罗希嗥叫了。

于是也記得了許多别的事，而且明白他大約病得頗久了。

这时进来了魯陀尔夫·凱尔烈支。他一看見彼蒂加又有精神又有命，高兴得拍起手来：

"到底！到底你又有了性命了，你这可怜的家伙！我全誠的祝賀你！好極！"

彼蒂加躺着，一笑也不笑。他不开口。

"靜着罢，"魯陀尔夫·凱尔烈支說。"你还不該說話。你要靜养，吃……肉湯……"

他跑掉了。

他又立刻回轉来。但不止他自己。那黑孩子用洋鉄盘托着一盘湯。他滿脸堆着笑。

"这眞厉害！賀賀你！"

他遞过肉湯来。

彼蒂加就喝起来。很小心。很慢。黑孩子坐在他旁边。他弯向他，在耳朶边低声說道：

"我要和你講几句話。要紧的。"

彼蒂加擡起头：

"什么呢？"

但魯陀尔夫·凱尔烈支来拦住了：

"沒有什么。病人应該安靜。說話是不好的。出去罢。讓他靜靜的喝湯。"

黑孩子站了起来。

"也沒有什么事。你保养着。等你一有了力气，再談罢……我还要来看你的。再見！"

他走了。

彼蒂加躺着，并且想：

"他和我說什么呢？什么要紧事？！奇怪！"

但别的思想已經在他的头里涌起来了。許多要紧的思想。

彼蒂加在想，他应該做什么，先来什么……逃走，或者……？

不，彼蒂加不是一个开了手，却又放手的角兒。他已經計画好，要拿回那表来，那就停留着。他得等候，有什么損呢？他就咬紧牙关，长久的等在教养院里，到木材用尽。

总之，他等着了。这之間，他的病也好起来了。

木材是一大堆，这簡直不但是用一两月，倒是用一冬天，也許是两冬天的。然而他的决心很坚固。他等着……他熬着。

他天天的好起来。他已經可以在病房里走动了。他从这一角逛到那一角。那自然是很无聊的。

他时常跑到窗口去，望望大街。外面連雨了好多天了。已經是八月。

有一天，黑孩子又来了。他带着一本書，和彼蒂加招呼过，就坐在床上。

"无聊罢？我給你拿了一本書来。很有趣的。看看……"

彼蒂加摇手：

"我早就知道的，那是怎样的書……政治的……啓蒙的……我用不着你們的政治書……。"

"然而不是的。这全不是政治的書。政治的書你要到

冬天开始授課的时候才讀呢。这不过是一本有趣的閑書，如果你看完了，我再拿一本别的来。”

他把書放在床边的椅子上，又坐了一会，就走了。彼蒂加躺着，睡去了。到晚上，他才給送晚膳来的鲁陀尔夫·凱尔烈支叫醒。

彼蒂加吃过后，又躺下了。然而他睡不着。

他躺在床上，眼睛避开电灯，看着盖被。他耐不下去了。电灯使他焦躁了起来。

他去看地板。这也并不見什么有趣。

他忽然看見了椅子上的書，高兴了：

“瞧一下罢。横竪无聊得很。”

那是一本磨破了的，看烂了的旧書，运气的是有圖画。他首先就看圖画。开初是看得随随便便的，但逐漸的給它迷住了。

在一幅圖画上，看見一个犯人。

一条繩子縛着他的手和脚。旁边是一个守看人，带着一把剑。

“这强盜是怎么捉住的呢，”他想。

他翻着頁子，看起来了……永是看下去。然而他不大懂。因为他不是从头看起的。他就又从头来看过。他立刻不能放手了，至于看了一整夜。

这是一本有趣的書！叫作《約斐寻父記》①。講的是人

① 《Japhet auf der Suche nach seinem Vater》 大約是眞有这样的一部書的，但譯者不知何人所作。——譯者。

怎样的将一个小家伙从藥店門口赶出。他就叫約斐。待到他长大了，就到远地方去寻父。他怎么的寻来寻去，做了种种冒險的事情。他怎样的終于寻着了父亲。那父亲却已是一个大財主。他看見了自己的兒子，高兴極了。于是送了約斐一件燕尾服……

彼蒂加一看完，还可惜这書只有这一点点。

黑孩子再来的时候，第一句問話就是：

"你带着書来了？"

那黑孩子笑了起来：

"嚶哈！这中了你的意了？現在我沒有带書来。以后我給你拿一本来罢。我是为了别的事来的，要紧事情。我早想对你說的了，总是等着，等到你全好。現在是已經可以說話了。"

"好，說罢！"彼蒂加說，一面想道："这倒是很願意知道的！"

"你坐！"彼蒂加坐在床上。

黑孩子也坐下来。他看着彼蒂加的眼睛，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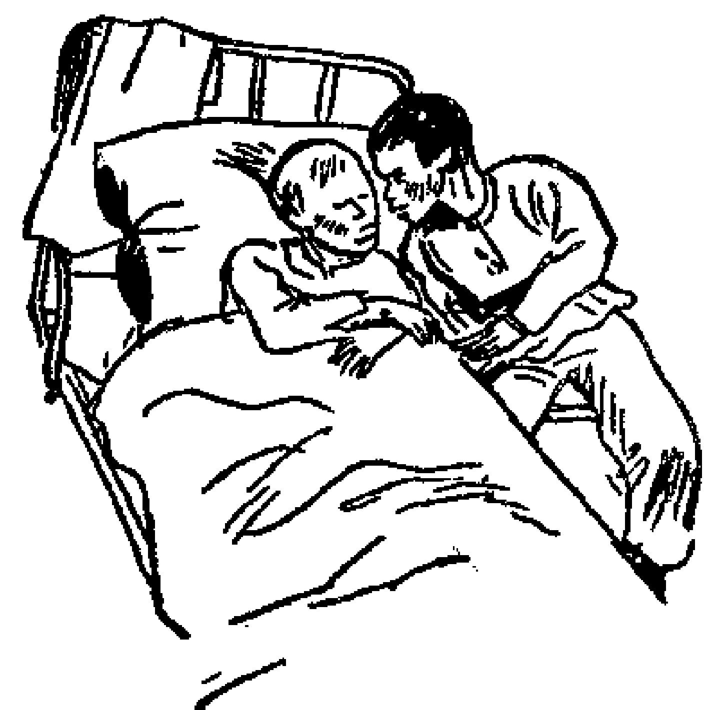
"你还記得，那一回，在夜里，你生起病来的前一夜里……？你在夜里到那里去了？"

彼蒂加吃了一惊。窘得閉了眼。脸也紅起来。

"我已經記不起了……恐怕我什么地方也沒有去。为什么你問起这来的？"

"因为这呀。我要統統告訴你。你知道畢塔珂夫的罢？"

彼蒂加記得了：



“那个独只眼？”

“对……你和他打过架的……总之，这畢塔珂夫是已經不在教养院里了。懂么？”

彼蒂加沒有懂。

“那就怎样？这算什么？他出去了，我可很高兴。那么誰也不受他的麻煩了……”

“是的。但这事情，是你的錯处。他的进了感化院，进了少年监獄，是你有錯处的。”

“为什么呀？”

“为了木头，他就到这地步了。”

彼蒂加飞紅了脸，至于热起来。

“什么木头？”他問，但不敢去看这伙伴的眼睛。

“这你自己知道……事情是这样的：畢塔珂夫是早在偷那木头的了。他把这去卖給市外的烏克兰那的女人。人捉着了他。第一回是只吃了一頓譴責完事。他起誓，决不再干了。然而又来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一夜里，把三方丈的木头弄得乱七八糟。我是知道誰做的，但畢塔珂夫却

受了嫌疑……所以現在他关在感化院，牢监里了……虽然并不是他，錯的倒是你……”

他不説了，只凝視着彼蒂加。彼蒂加也沒有否認的勇气。他等着，等那伙伴說下去。于是那伙伴道：

“你应該承招，說你偷了木头，不是畢塔珂夫……”

“什么？偷了？我沒有偷！滾出去……”

“是的，是的。那时你在中園低声說話，又为什么呢？”

彼蒂加找不着回答。关于表，他是不能說出来的！

“我不过单把木头搗乱了一通。使劲的……”

伙伴微笑着：

“这沒有什么关系。如果真的是这样，你就更运气了。然而你应該告訴院长去。”

“胡說！我可沒有这么昏呢。我得去告發我自己？这么昏我还不……”

那伙伴主张道：

“自己去告發，那自然是傻的。但如果为了你的錯处，一个伙伴要完結了……你可以卖掉一个伙伴么？”

“不！”彼蒂加叫道。“不！我不是一个出卖伙伴的人。我們这帮里都知道。为了一个伙伴，我总是走上前的！”

“那么，总之，就到菲陀尔·伊凡諾維支那里去，直爽的說一說，这事情是如此如此的。我搗乱了一通木头。对于你，这并不要紧。至多是得到一番譴責。但畢塔珂夫可是得救了。关在牢监里，他就完……总之，你这么办罢。”

彼蒂加点点头。

“可以。好的。其实，这在我都是一样的。即使我下了牢监……我也不怕。”

彼蒂加头眩了。当伙伴回去了之后，他还躺着，并且想：

“但如果为了一件这样的事，就真要下牢监呢？那就完結。那就我再不看見那表了……”

这使他很兴奋。他在犹豫。他該去見菲陀尔·伊凡諾維支，还是不去呢？

左思右想了許多工夫，他决定了：

“去罢。不該使这家伙永不翻身。虽然他也很討厭。他究竟是我的伙伴……”

第二天早晨，他慢慢的穿好衣服，等着魯陀尔夫·凱尔烈支。他一到，彼蒂加說道：

“請您允許我，我要去見院长。我要和他說話。”

“为什么？你对他有什么話說呢？有誰欺侮了你？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也許我給你吃得太少了？”

“不是的。你塡得我像一只肥鵝。我还該謝謝你的。并沒有人欺侮我。我要和院长去說話是为了一件要紧的事情。”

“可以可以。如果你要去，去就是。但不要太久。你还得保养呢。”

彼蒂加嘆息了。

“我什么时候回来呢，我不知道。也許永不回来了。您保重罢。”

他又嘆息了一回，于是去找菲陀尔・伊凡諾維支去了。

他走到了他的小屋子。然而他不在。他在經理課，为了什么經济上的事情。

屋子里有一个人。拿一个大皮夾。穿着美国式的長靴。这人也在等候菲陀尔・伊凡諾維支。他坐着，咬着自己的指甲。

彼蒂加站在門口，在等候。

那拿大皮夾的人把指甲咬个不住。

“这是什么昏蛋呀？”彼蒂加自己問。“他到这里来干什么的？也許是共同組合派他来收食品的錢的罢？或者也許是一个技师？……”

菲陀尔・伊凡諾維支总算回来了。

彼蒂加迎上去。

“日安，菲陀尔・伊凡諾維支！”

“阿呀！”菲陀尔・伊凡諾維支叫了起来。“全好了？唔……好極好極。”

但他立刻轉向那拿着大皮夾的人去：

“日安。有什么見教呢？”

那人緩緩的說道：

"日安。我是从少年感化院来的。为了乔治·畢塔珂夫。这事情是……昨天夜里，畢塔珂夫从感化院逃走了。"

彼蒂加的心翻起筋斗来。一陣思想的旋風，在他的头里掠过。两个人的談話，他几乎听不进去了。他發热似的想着：

"我应該告訴他，还是不呢？"

菲陀尔·伊凡諾維支已經在和咬断指甲握手，并且說道：

"祇請到办公室里去拿罢。唔……再見再見……"

于是向着彼蒂加：

"哪？你怎么了？你什么事？"

彼蒂加紅了起来。

"我来找你，"他吞吞吐吐的說。……"您可有給我看看的書沒有？"

"唔？……書？……有的有的。我有你看的各色各样的書……"

菲陀尔·伊凡諾維支开开了一个書橱。

"你找罢。要的就尽拿去。"

彼蒂加从書橱里选出一大堆書来。小的和大的，插圖的和沒有的。他把这些書拿到病房去，看了一礼拜。这給他抵制了无聊。

总之，他沒有發表自己的錯处。这已經全沒有什么意思了。

黑孩子問他道：

“怎样？你見过菲陀尔·伊凡諾維支了？”

他回答道“是”，滿脸通紅。

“这很好。你是一个脚色。瞧罢，你就要全好了。”

他友爱地拍拍他的肩头。

羞耻征服了彼蒂加。他轉脸对了窗口。

他終于出了病房。授課也就开始了。他經过简单的考試之后，編在B級里。全是小孩子。

这自然是沒面子，不舒服的。

当那黑孩子和别人学着分数以及这一类东西的时候，他只好和小孩子混在一起拼字母：

“賽沙和瑪沙散步去了，而且瑪沙和賽沙散步去了。”

这是很沒面子的。

有一回，彼蒂加去找黑孩子，他叫米罗諾夫，問他道：

“我不能也到你們这級里去么？”

“不成。这是不行的，朋友。你程度太差了。但如果你有很大的志向，那就会赶上我們所有的学科。那你就到我們这里来了。”

“我就是差这一点呀。你們的学科，許多是我要学的。但是办不到。我不想了！”

他于是又和小娃娃們混在一起拼字母：

“賽沙和瑪沙散步去了，而且瑪沙和賽沙散步去了。”

有一天，可是出了一点很討厭的事情。

有家屬的孩子們，礼拜六晚是一个好日子。在克拉拉·札德庚教养院里，礼拜六晚是归休日，也是来訪日。



許多媽媽和爸爸們，带着紙袋子和包裹，都跑来了。紙袋子里是各种吃的东西，大概是：餅干，白面包，苹果等等。

来看彼蒂加的自然沒有人。来看米罗諾夫的，是一个姑母从諾伏契尔凱斯克跑来了两趟。她每一趟总給他一个卢布。彼蒂加却全沒有什么堂表兄弟，沒有姑母。

但有一天，当值的学生进来了，叫他的名字。

“有人来看你！”

彼蒂加笑起来：

“不要开玩笑罢！不要当我傻子罢！”

“真的！”那值日生說。他是第一級的弗倫开尔。“我不騙人。有人来找你了。你自己去看去。”

彼蒂加跳起来，跑了出去。

“胡說白道！誰会来看我呢？”

他跑到客厅。里面是一大群人，爸爸們，媽媽們和他們的孩子們。說着。笑着。

彼蒂加停在門口，往客厅里望进去，找寻着。他伸长了頸子。

这时候，市民庫兌耶尔顚头簸脑的，踉踉蹌蹌的向他走来了。

彼蒂加脸色發靑了，逃出了門口。然而庫兌耶尔已經走近他。远远地就發着燒酒气。

“日安，小宝宝！日安，我的心肝！我来了……我来了……我要来看你……”

他想去拥抱他。这时又踉蹌了……受不住的燒酒气……別人都皺着眉，避了开去。

彼蒂加低声問道：

“您有什么事？”

“我来看你的，”庫兌耶尔回答說。他的声音又是深的沙声了。“我来看你的。我給你带了东西来了。乳酪糖球……”

庫兌耶尔摸着袋子，拉出一个齷齪的紙包来。里面是几个乳酪糖球。都稀烂，肮脏了。

他就遞給彼蒂加：

“在这里，拿呀！”

彼蒂加不肯收：

“我不要！請您走罢！”

他的手推了一下庫兌耶尔的前胸。那人就不要面子

了：

"什么？叫我走？你把表还我不？……你这贼胚的你！"

他又突然大叫起来。

"太太們！好人們！帮帮忙呀！这流氓搶了我的表！偷了表去了！太太們！"

他把糖球向彼蒂加的脸上擲过来，正中了眼睛。

彼蒂加按着眼，跑出客厅去，正撞着了菲陀尔·伊凡諾維支。

"什么呀？出了什么事？"

这时客厅里的人們也很受了扰动，从各方面圍住了庫兌耶尔。

庫兌耶尔在撒野，用肚子拱开着人們，放声大叫道：

"太太們！人搶了我了！人抓了我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菲陀尔·伊凡諾維支問道。"这人在說誰呀？"

"在說我，"彼蒂加說，順下了眼睛。"他是来看我的。是我的伯父。从疯人院里出来的。請您不要再放他进来了罢！"

市民庫兌耶尔被赶走了。他叫喊，咒駡，向四面乱打。但大家終于把他推出去了……

从此彼蒂加很消沈。他又想起了表。自从忙于被課以来，他是几乎已經忘却了的。但現在可又記得起来了。

他时常到中园里去看木头。木头还有一大堆，这一大堆，使他不能走到埋表的地点去。

他悲伤。他嘆息。但他自解道：

“木头还不算最坏哩。木头还是小事情。人也可以在这地方造起一座五層楼来的。”

这想头，使他暫时輕松了一下。

这之間，一天一天的冷起来。已經是秋天了。

有一天，下雪了。很大的雪，一直积到膝弯。中園全被雪盖滿了。不带雪鏟，就走不过。

吃飯的时候，菲陀尔·伊凡諾維支走进食堂来，并且說：

“冬天了，孩子們！”

大家都拍起手来，叫道：

“冬天哩！冬天哩！”

菲陀尔·伊凡諾維支在食堂里走了几轉，于是站下来：

“唔。冬天是到了。木头堆在中園里，空地里。但是你們可也知道呢？木头在空地里，是要糟的。如果我們能够把它搬进棚屋子里去，那就好。你們以为怎么呀？我們不要組織一个劳动日么？”

“是的，是的！很好！呼尔啦！”大家都拍起手来。

彼蒂加叫得最多，也拍得最多。

他是火和焰。

刚刚吃完飯，他就叫道：

“动手罢！做工去！”

他从桌子旁跳开来。



“做工啊！”孩子們都叫喊着。

大家赶忙的准备好，跑到中园里。跨过了潔白的雪，走向木材去。

他們动手来拉木材了。

每三个人拉一棵，累得吁吁的喘气。在这里，彼蒂加也比大家更使劲。他跑来跑去，指揮着：

“排成一串！一个挨一个！那就做得快了。”

孩子們排了一长串，从堆着木头的地方直到棚屋子，于是工作顺当了。树干子从这一只手到那一只手的传遞了过去。一，二。一，二。响动得好像一部机器。

彼蒂加只是兴奋了起来：

“做呀！上紧！”

大家都詫异了：

“他怎么了？多么拚命呀！”

工作輕便地做下去了。棚屋子里的木堆，一分鐘一分鐘的增大起来。

不多工夫，在棚屋子里的人，就大声通知那一头的人道：

“完了！放不下了！”

彼蒂加惊怪道：

"怎么完了呢？"

他跑到棚屋子那里去……一点不錯……滿滿的堆到門口了……連一棵树干子也再也放不下了……

他一声不响的站着，中园里还滿堆着木材。大約还剩两方丈的样子。

菲陀尔·伊凡諾維支出現了：

"随它去罢。唔……可以了……这木头我們够燒一冬天了……多謝得很，孩子們！"

他拍着彼蒂加的肩头：

"我謝謝你的出力！"

彼蒂加絕望的轉过了脸去……伤心！

晚上开起"級議"，学級会議来，是全体学生們的集会。議事項目中，有着經济事务負責者的选举。米罗諾夫發言了，推举了彼蒂加。

"就为了这緣故，"他說。"他是一个积極的脚色，也是一个能干的劳动者。他怎样老練地指导了搬柴，是今天你們亲自看見的。总而言之，劳动日的很順当，就因为他把你們組織得很好的緣故。"

彼蒂加被选上了。

于是他就这样的成了經济事务負責者。

开初，他自己覺得很好笑。

他商人似的带着鑰匙。上衣袋里一本杂記簿。一枝系

着绳子的鉛笔。一件白围身……

他这样的走来走去，不知道該做什么事。他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那回答，他立刻听到了。他有很多的工作，使他几乎忙不过来。一下子这件事，一下子那件事。一下子那边去，一下子这边去。在一个“不够格的”教养院里，工作眞也多得很。

日子飞跑过去了。

总有孩子們从背后叫着他：

“彼蒂加·华来德！ 中飯的面条！”

“彼蒂加·华来德！ 肥皂！”

“彼蒂加·华来德！ 小衫褲！”

“彼蒂加·华来德！ 白面包！”

“我們要柴， 彼蒂加同志！”

他收进东西来，付出去，分开来。他不停的用鉛笔写在蓝的杂記簿子上。

一个精明干練的孩子！ 想不到的！

他很不节省木头。他最高兴付出柴木去。

一捆？ 可以的！ 許要两捆罢？ 可以可以！

克拉拉 札德庚教养院里，从来沒有这么暖和过。到处都热，竟好像蒸汽浴場似的。

小娃兒們在授課时，是一心一意的拼字母：

“賽沙和瑪沙散步去了，而且瑪沙和賽沙散步去了。賽沙和瑪沙。瑪沙和賽沙。”

但彼蒂加却咬着那用短了的可怜的鉛笔头，在看他的

杂記本，流着汗：

"四分之三磅和四分之一，再是半磅和八分之五磅……一共呢？"

他現在非算不可了。这和"賽沙和瑪沙"是不同的。这是分数！分数是在G級里教的。米罗諾夫就在那級里。彼蒂加拉住了米罗諾夫，对他說道：

"你听着！我要到你們那一級里去。别的并沒有什么。我負責赶上你們的一切学科就是了。但是你得帮助我。"

"好的。我很願意帮助你。"

他和米罗諾夫一同用起功来，而且进步得很快，到新年，已經赶上"G"級了。

他升了級，現在是和米罗諾夫在一起了。

这回可是出了新的討厭的事情。

是三月里，在巴黎公社的日子。

冬天的紅日，清朗的在發光，雪在脚底下索索地响。

这一天，克拉拉·札德庚的"不够格的"孩子們，都排队进向市公园里的革命牺牲者的坟头去。

滿是快活的声音。大家笑着。大家唱着：

"弟兄們呀，向光明去，向自由去……"

彼蒂加和别人一同唱着，笑着。

他們快要走到市公园的时候，对面来了一个喝醉的人。他走得踉踉蹌蹌，两手在空中乱扑，用沙声怪叫道：

"弟兄們，向自……"

孩子們不笑了。他們抛过雪团去。彼蒂加認識他。是市民庫兌耶尔！

他吃了一惊，躲在一个伙伴的背后。他弯下了身子，用手套遮起脸来。

孩子們把这醉汉推来推去，而且用雪打在他脸上。庫兌耶尔呻吟，掙扎，旋轉着紅鼻子。

彼蒂加忽然对这醉汉起了同情了。怎么会起的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从队伍里跳出来，叫道：

"喂！住手罢！"

孩子們不笑了，离开了那人。

但庫兌耶尔却認識彼蒂加的，怒吼道：



"你这流氓，你偸了我的表！"

彼蒂加前进了，垂着头。大家都奇怪他不再一同唱。

但是，羞耻正在苦恼他。他羞耻自己偸了醉汉的表。

他自己詫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会羞耻

的？……他自己也不明白。

然而时光是不停留的。雪化去了。中園里的木堆也和雪一同化去了。

有一天，他去看木材的时候，知道不过还剩一方丈零二尺。

他吃了一惊。

“阿，就要完了。也就是就可以掘出来了！”

就在这一天，他在廊下遇見了菲陀尔·伊凡諾維支，說道：

“就要到春天了，菲陀尔·伊凡諾維支。暖起来了。教室的火爐可以停止了罢？”

“唔……是的……恐怕这也真的是多余了的。”

彼蒂加儉省起木材来。他很吝嗇。只还肯把木材付給厨房和浴室。

每一棵，每一片，他都計算。

学校里都觉得希奇了。

米罗諾夫得了諾伏契尔凱斯克的姑母送給他的三卢布。这是凱尔周[1]。他对彼蒂加說：

“派仑礼拜日[2]，我們出去罢？慢慢的閑逛它一回，好么？”

到礼拜天，他們从菲陀尔·伊凡諾維支那里得到允

① Karlwoche，耶稣复活节前的一礼拜。——譯者。

② Palmsonntag，耶稣复活节前的礼拜日。——譯者。

許，出去了。往复活节市集去。

天气很暖和。雪化了。人們在年市里都很高兴，欢笑，吵鬧，挨挤。奏着音乐。

到处都卖着甜食：小餅，蛋片，土耳其蜜……

米罗諾夫样样都买一点，并且分給彼蒂加。

他們这样的在稀湿的街上逛来逛去，一直到晚上。灯光多起来了。音乐更加响起来，那环游机①也开始旋轉了。

米罗諾夫說：

“我們坐坐环游机罢？”

“这有什么意思呢？我們倒不如买甜豌豆。”

“那也要买，”米罗諾夫回答道。

“好罢。但不要坐船！我們騎馬！”

当环游机停了下来的时候，人們就拥过去爭坐位。只有小船里还有四个坐位是空的。两个女孩子坐上去了。别的两个却空着。

“上去！刚好！”米罗諾夫說。“都一样的！”

彼蒂加只得依从。他上去了。

音乐奏了起来，船也幌蕩起来了。愈轉愈快。愈轉愈凶。路灯，看客的白脸孔，都在打旋子……很有趣！

他們除下帽子来，揮着。对面的女孩子在叫着。

一个較大，紅头髮，总在眣眼睛。别一个是小一点的，金黄头髮，縋住了大的一个，在叫：

---

① Karussell，是一种旋轉裝置，备有小型的木馬，馬車，汽車，船等，可以給游客坐上去，旋轉起来，以供娛乐。——譯者。

“阿唷！阿呀！”

他們看得开心，就来作弄她們了。

“沒用的小囡！”米罗諾夫叫道。

“沒胆的兎子！”彼蒂加叫道。

女孩子們也回駡道：

“自己才是沒胆的兎子哩！”

她們还笑起来，装着鬼脸。

环游机停住了，女孩子們跳下小船去。他們也跳了下去。米罗諾夫对彼蒂加說：

“我們和她們开玩笑去。”

“怎样开呢？”

但米罗諾夫已經追上了女孩子，仿佛一个到了年紀的人似的說道：

“請問，可以認識認識小姐們么？”

那大的，总在眯着眼睛的那一个，說：

“請。我們很喜欢。”

彼蒂加不說話。金头髮也不說話。

他們一同往前走。两个一排。米罗諾夫和紅头髮，彼蒂加和金头髮。米罗諾夫买了葵花子来，分給女孩子。他把話講个不停，还說些笑話。彼蒂加却不知道他应該和金头髮說些什么話。她是安靜，正經，像一只鳥兒似的吐出葵花子的空壳来。

他終于問道：

“您为什么这么板板的？您在想什么？”

“想各式各样的事情。”她微笑着。“您在想什么？”

彼蒂加回答說，他也在想各式各样的事情。于是問她叫什么名字。

“那泰沙。”

“我叫彼得……”

这样子，就漸漸的談起話来了。

而且那泰沙也笑起来。而且她現在葵花子也磕得更有精神了。

彼蒂加問道：

“那泰沙，您会溜冰么？”

“溜冰？夏天？哈哈哈！这一冬我是常常溜冰的……这很有趣。我們的家的对面就是市立溜冰場呀。”



“那么，您住在那里呢？”

“那边……”

她立刻非常之窘：

“那边……离这里并不远。”

她問道：

“您呢？”

“我？”

这回是輪到他窘了：

“我……在一个少年教养院……”

“那里的呢？”

“在那不够高的①……”

“不够高的？这是怎样的？”

“这是有点特别的。尤其是收着平常孩子的……”

“收着孤兒？”

“对啦。收着孤兒。”

“您是——？”

“是的。我父母都沒有了。連姑母也沒有……您呢？”

“我？我有一个父亲……那就是……唔……”

那泰沙滿脸通紅了。

“这是怎么的呢？”彼蒂加想。

他詫异起来。

他們再往前走。

他們这样地逛了一整夜。吃完了足两磅葵花子。

到了已經黎明，灯光都灭，月亮升在空中的时候。

女孩子們担心了起来：

“我們該回家去……”

他們作了别，走散了。

在回教养院去的途中，米罗諾夫和彼蒂加尽是談着女孩子：

“温和的娃兒呵……”

他們敲了許多工夫門。墻壁后面的什么地方嗥着区匿

① “不够格”这句話的含胡音。——譯者。

希，响着它的鉄鏈。好容易，細眼睛門房的伊凡总算出来了，开了門。他打着呵欠，駡着。

当他們走过中园时，米罗諾夫注意道：

“瞧罢！木头都完了……好極！現在又可以玩球了。”

彼蒂加望了一望。真的！木头搬空了！从中园的这一角到那一角，都空了。

“不錯！”他說。“現在又可以玩球了！”

他一整夜沒有睡覺。他在左思右想。清晨一早，他就穿好衣服，跑到中园去。

天还冷，有霧。發着新鮮的泥土气。墻壁外面，喜鵲在白楊树上吵嚷。

他打着寒噤。他悄悄的走近篱垣去，望一望楼窗。玻璃显出淡紅色，微微的發閃，好像小河里的水。窗門后面是一点响动也沒有。

他沿着篱垣，找寻那木棒。木棒已經沒有了。到处散着木片和树皮。

木棒不見了。但表的位置，他是很容易找出来的。

他站在篱垣旁边，推測道：

“这里是教員坐着看書的。那里是孩子們在玩的。这里是我……”

他向周圍一看，蹲了下去，用一枝木棒掘起泥土来。他掘成一个深到肘弯的洞，就伸进手去。不錯：他的指头触着了一个滑滑的小包。

他連忙把它掏出，捏在手里，站了起来。用木片塡好

了洞，跑进屋子里去了。

他坐在迴廊里的一个窗台上。定了神，打开那布片。

經过了很久的时光，金子却依然沒有銹。恰如那时一样，太阳一般地在他的手里發光。然而他覚得这表变小了。变輕了……很輕……奇怪。

他在思索，惊奇。

他把表放在耳朵边。沒有声响。他开开了表盖。不走了。

指針停在八点二十分前的地方。

这更奇怪了。

“这怎么能呢？”他想。“經过这么多的时光。过了一整年了，这表却还走不到一个鐘头么？”

太阳忽然射进玻璃来。他吃了一惊，把表塞在袋子里。

它却一下子变得重了。它墜下袋子去，还貼着他的腿。

彼蒂加走过迴廊去。和他迎面来了魯陀尔夫·凱尔烈支。他微笑着。太阳照在他的白的罩衫上。他手里拿着一个火鉗。

“嗳！”他說。“晨安！同去罢，生火爐去！你可以么？”

“不成！我得到經济处去——称面包。”

他走进了經济处。

彼蒂加然而沒有逃。不逃了……去年的夏天，他也曾梦想过。但現在……現在是完全两样了。

在他头里的，現在已經是别样的东西。这至多不过使他覚得奇特：逃走么？为什么呀？那里去呢？

然而表是在的。他到底眞的得到該死的宝貝了。

这总得定一个結局。

他天天把表装在袋子里，不住的在思索：怎么办呢？

他想索性抛掉他。但这太糟塌了。还給庫兌耶尔罢？但他住在那里呢？再也看不見他了。好像消在土里了。

各种的思想在苦恼他，而袋子里是装着这討厭的家伙。

在盛夏中，屋頂要油漆一下。

菲陀尔·伊凡諾維支叫了彼蒂加去，說道：

“請你上列宁大街去，到市立顏料店里买了綠的顏料来。”

他交給他錢，彼蒂加出去了。

他走过市場旁边。想到了先前的时候。想到了各种的事迹：扒来的重要物件，蛋餅，靑魚。

他忽然听到一声哨子。人們在奔跑。

他們跑向市場的中間，一面猛烈的叫道：

“捉賊！抓住他！”

彼蒂加也夹着跑过去。在追誰呢，他現在能够看見了。是一个万分齷齪的少年。当这少年拚命飞跑，突然轉弯的时候，彼蒂加看到了蒙着的一只眼。

“畢塔珂夫！”畢塔珂夫跑得更快了。

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脚。所有的人們立刻落在后面了，只有彼蒂加还是跟住他。

彼蒂加叫道：

“畢——塔——珂夫！”終于追着了。

他抓住了他的肩头：

"站住！对我，你不跑罢！"

畢塔珂夫回轉来，一拳头打在他的胸膛上。

"昏蛋！"彼蒂加叫道，"昏蛋！不要打！"

畢塔珂夫跳后一步，注視着彼蒂加。他全身在發抖。

彼蒂加說道：

"哪？你不認識我？"

"不，"畢塔珂夫喘着气。

"在教养院里。你不記得？"

"哦！現在我知道了。是那飯桶！"

他又走了。他为了疲乏，顫抖着。

彼蒂加坚韌的跟着他。

"你还記得木头的事情么？"

"木头？……哦哦，我知道……怎么样呢？"

他又走了。总是繞弯，走着很狹的小弄……他想跑到市外去。

彼蒂加不倦的跟着他。

"畢塔珂夫！"



"什么事?"

"畢塔珂夫，停下来！不要这么跑。"

畢塔珂夫站住了。他屏住了呼吸。

"呸……鬼！什么事?"

"你記得木头么?"

"記得的。怎么样呢?"

"你在怪我不好么?"

"为什么呀?"

"原諒我罢。这全是我的罪过。我都装在你身上了……"

于是他講述了木头的事情。畢塔珂夫大笑起来了。他笑得至于綳带从眼睛上滑下来。

"昏蛋！"他說。"孱头！什么叫作你的罪过？我确是的……那一回，我在夜里是弄了十七棵木头給市外的娘兒們的……"

"你撒謊！"彼蒂加喝道。"你騙人！你真的干了的?"

"自然。十七棵树干子！你在怎么想呀?你以为我是无緣无故，进了感化院的罢？为什么呢？不过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彼蒂加惊奇得几乎莫名其妙了。

"你全不怨恨这事罢？你願意回到教养院去么?"

畢塔珂夫微笑了一下。他于是郑重其事的說道：

"不行的，我的乖乖。我坐过监牢了。有誰坐过一回监，就永远不能进小孩子們的教养院去的。你懂了沒有?"

他敲几下彼蒂加的前額，又踉踉蹌蹌的走了。

他突然回轉身。脸色發了青，凶猛地向彼蒂加奔过来。他的眼睛在發閃。

彼蒂加平靜的站着。他的想头是潔白的。

“什么事呀？”他問。

“那个东西！”畢塔珂夫說着，向他逼近了。“拿出表来！”他在他的胸膛上給了很重的一下。

“什么？！”彼蒂加几乎要倒下去。他踉蹌了。他的眼前，所有的东西都打起旋子来，籬垣呀，路灯呀，房屋和畢塔珂夫呀。他的舌头也不灵了。

“哪？”畢塔珂夫重复說。“不懂么？拿出表来！”

“什么表？”彼蒂加吃着嘴。“表？”

“你明白的！”畢塔珂夫更加逼近了他，很快的說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哼，我的乖乖，我都知道。庫兌耶尔都对我講过了……我們在监牢里，同住了半年。是的，是的。他至今还坐在那里，因为鬧酒。我都知道。拿出表来！懂么？”

他立刻用一只手抓住了他的前胸，别一只手捏他的咽喉，低声說道：

“听不听？拿出表来！不要玩花样……要不然……拿出来！……”

他紧紧的捏住了彼蒂加的咽喉，污秽的拳头擱在鼻子上。

彼蒂加捏住着袋子。他摸着。他想拿出表来了。他很着急。竟不能立刻取出那表来。

忽然一陣叫喊，吹哨，呼喚，脚步声。街角上来了一

个警察，跟着市場女人和一大群的人。

“嗳哈！”他們叫道。“他在这里！抓住他！”

大家都奔向畢塔珂夫来。抓住了他的領头。他被捕了。

“他在这里！这贼！”

彼蒂加走掉了。

于是走向市立顏料店去。他又得經过那市場。他又穿过那些卖着蛋餅和青魚，發着面粉和蔬菜气味的成排的攤子。他悲哀地走过去。袋子里的表，逼得他很凶。

“我的天！我把这东西怎么办呢？为什么我該把这晦气东西装在袋子里，带来带去的呢？”

周圍是喧嚣和嘈杂。太阳照在市場的热鬧光景上。人們涌向攤子去。鳥兒在籠子里釀成怕人的喧嚣。叫化子嚷着歌曲。一切都很快活！



然而彼蒂加不快活。太阳和唱歌的叫化子，都不能使他高兴了起来。他悲哀地走过市場去。

他忽然看見了一个女孩子。她站在两个攤子的中間，有一点东西拿在她手里。

她在請求一个高身材的，戴着眼鏡的人。

那泰沙！这那泰沙，是在派仑礼拜日和他一同逛过的！这金黃头髮的娃兒，正在請求那人买她的什么。

那人唠叨着，走掉了。

“那泰沙，日安！”彼蒂加叫道。“你在这里卖什么呀？”

她擡起眼睛来，吃了一吓，把东西藏在袋里了。

“为什么这样的？你为什么發急？你怕么？恐怕你卖的是什么偷来的东西罢？”

“不的。这不是偷来的。”

“那么，为什么藏起来呢？給我看！”

“不的。这和你不相干。”

“拿出来。我要看看呢。”

“不！”

“嗳哈！那就是偷来的了！你在浴場里偷了一个刷子，或是什么地方的一打别針了！不是么？”

那泰沙不答話。

“或者是你那死了的祖母扒来的袜子……是不是？或者是你的老爸爸搶来的罢？唔？”

那泰沙臉紅了。她快要哭出来，説道：

“这全不是偷来的。他寄給我一封信，叫我卖掉的。我就得来卖。看就是了。我沒有偷。”

她向他伸出手来。一条銀鏈子！鏈子上挂着挂件。小小的象和狗兒，在瑟瑟索索的作响。中間拖着一个梨子形的綠玉。

彼蒂加觉得，在他脚下的地面好像摇动了起来。他快要跌倒了。他跑了許多工夫，原已疲倦了的。畢塔珂夫又在胸膛上給了他沉重的一击。而現在鏈子又在这里了，一个人怎么能受得这許多呢！他拿过鏈子来，定睛的看着。五分或是六分鐘。

于是他去掏袋子，拉出那表来。用了忙乱的手指，把表挂在鏈子上，遞給那秦沙。

“喂！拿罢！”

那秦沙吃惊得叫起来，連忙接了表。彼蒂加就回轉身，跑过了喧嚷的市場。过了桥。过了广場。到了街上。

他跑着，头也不回。

到市立顏料店了。买了綠顏料。

俄罗斯的童話

苏联 M. 高尔基 著



小　引

这是我从去年秋天起，陆續譯出，用了“邓当世”的笔名，向《譯文》投稿的。

第一回有这样的几句《后記》：

“高尔基这人和作品，在中国已为大家所知道，不必多説了。

“这《俄罗斯的童話》，共有十六篇，每篇独立；虽説‘童話’，其实是从各方面描写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并非写給孩子們看的。發表年代未詳，恐怕还是十月革命前之作；今从日本高桥晚成譯本重譯，原在改造社版《高尔基全集》第十四本中。”

第二回，对于第三篇，又有这样的《后記》两段：

“《俄罗斯的童話》里面，这回的是最长的一篇，主人公們之中，这位詩人也是較好的一个，因为他終于不肯靠装活死人吃飯，仍到葬仪館为眞死人出力去了，虽然大半也許为了他的孩子們竟和帮閑‘批評家’一样，个个是紅头毛。我看作者对于他，是有点宽恕的，——而他眞也值得宽恕。

“現在的有些学者説：文言白話是有历史的。这

并不錯，我們能在書本子上看到；但方言土話也有历史——只不过沒有人写下来。帝王卿相有家譜，的确証明着他有祖宗；然而穷人以至奴隶沒有家譜，却不能成为他并无祖宗的証据。笔只拿在或一类人的手里，写出来的东西总不免于蹊蹺，先前的文人哲士，在記載上就高雅得古怪。高尔基出身下等，弄到会看書，会写字，会作文，而且作得好，遇見的上等人又不少，又并不站在上等人的高台上看，于是許多西洋鏡就被拆穿了。如果上等詩人自己写起来，是决不会这模样的。我們看看这，算是一种参考罢。"

从此到第九篇，一直沒有写《后記》。

然而第九篇以后，也一直不見登出来了。記得有时也又写有《后記》，但并未留稿，自己也不再記得說了些什么。写信去問譯文社，那回答总是含含胡胡，莫名其妙。不过我的譯稿却有底子，所以本文是完全的。

我很不滿于自己这回的重譯，只因别无譯本，所以姑且在空地里称雄。倘有人从原文譯起来，一定会好得远远，那时我就欣然消灭。

这并非客气話，是眞心希望着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之夜，魯迅。

一

一个青年，明知道这是坏事情，却对自己說——

“我聪明。会变博学家的罢。这样的事，在我們，容易得很。”

他于是动手来讀大部的書籍，他实在也不蠢，悟出了所謂知識，就是从許多書本子里，輕便地引出証据来。

他讀透了許多艰深的哲学書，至于成为近視眼，并且得意地摆着被眼鏡压紅了的鼻子，对大家宣言道——

“哼！就是想騙我，也騙不成了！据我看来，所謂人生，不过是自然为我而設的罗网！”

“那么，恋爱呢？”生命之灵問。

“呵，多謝！但是，幸而我不是詩人！不会为了一切干酪，鑽进那逃不掉的义务的鉄柵里去的！”

然而，他到底也不是有什么特别才干的人，就只好决計去做哲学教授。

他去拜訪了学部大臣，說——

“大人，我能够講述人生其实是沒有意思的，而且对于自然的暗示，也沒有服从的必要。”

大臣想了一想，看这話可对。

于是問道——

"那么，对于上司的命令，可有服从的必要呢？"

"不消說，当然应該服从的！"哲学家恭恭敬敬的低了給書本磨灭了的头，說。"这就叫作'人类之欲求'……"

"唔，就是了，那么，上講台去罢，月薪是十六卢布。但是，如果我命令用自然法来做教授資料的时候，听見么——可也得抛掉自由思想，遵照的呵！这是決不假借的！"

"我們，生当現在的时势，为国家全体的利益起見，或者不但应該将自然的法則也看作实在的东西，而还得認为有用的东西也說不定的——部份的地！"

"哼，什么！誰知道呢！"哲学家在心里叫。

但嘴里却沒有吐出一点声音来。

他这样的得了位置。每星期一点鐘，站在講台上，向許多青年講述。

"諸君！人是从外面，从内部，都受着束縛的。自然，是人类的仇敌，女人，是自然的盲目的器械。从这些事实看起来，我們的生活，是完全沒有意义的。"

他有了思索的習慣，而且时常講得出神，眞也像很漂亮，很誠恳。年青的学生們很高兴，給他喝采。他恭敬的点着秃头。他那小小的紅鼻子，感激得發亮。就这样地，什么都非常合适。

吃食店里的飯菜，于他是有害的——像一切厭世家一样，他苦于消化不良。于是娶了妻，二十九年都在家庭里用膳。在用功的余閑中，在自己的不知不覺中，生下了四

个兒女，但后来，他死掉了。

带着年青的丈夫的三位女兒，和爱慕全世界一切女性的詩人的他的兒子，都恭敬地，并且悲哀地，跟在他灵柩后面走。学生們唱着“永远的紀念”。很响亮，很快活，然而很不行。坟地上是故人的同事的教授們，举行了出色的演説，說故人的純正哲学是有系統的。諸事都堂皇，盛大，一时几乎成了动人的局面。

“老头子到底也死掉了。”大家从坟地上走散的时候，一个学生对朋友說。

“他是厭世家呀。”那一个回答道。

“喂，真的嗎？”第三个問。

“厭世家，老頑固呵。”

“哦！那秃头么，我倒沒有覺得！”

第四个学生是穷人，着急的問道——

“开吊的时候，会来請我們嗎？”

来的，他們被請去了。

这故教授，生前做过許多出色的書，热烈地，美丽地，証明了人生的无价值。銷路很旺，人們看得很滿意。无論如何——人是总爱美的物事的！

遺族很好，过得平稳——就是厭世主义，也有帮助平稳的力量的。

开吊非常热鬧。那穷学生，見所未見似的大嚼了一通。

回家了后，和善的微笑着，想道——

“唔！厭世主义也是有用的东西……”

二

还有一桩这样的故事。

有一个人，自以为是詩人，在做詩，但不知怎的，首首是悪作。因为做不好，他总是在生气。

有一回，他在市上走着的时候，看見路上躺着一枝鞭——大約是馬車夫掉下的罢。

詩人可是得到"烟士披里純"了，赶紧来做詩——

路边的塵埃里，黑的鞭子一样
蛇的尸身被压碎而趴着。
在其上，蝇的嗡嗡凄厉的叫着，
在其周围，甲虫和螞蚁成群着。

从撕开的鳞間，
看見白的細的肋骨圈子。
蛇喲！你使我記得了，
死了的我的恋爱……

这时候，鞭子用它那尖头站起来了，左右摇动着，說道——

"喂，为什么說謊的，你不是現有老婆嗎，該懂得道

理罢，你在說謊呀！喂，你不是一向沒有失恋嗎，你倒是喜欢老婆，怕老婆的……”

詩人生气了。

“你那里懂得这些！”

“况且詩也不像样……”

“你們不是連这一点也做不出来嗎！你除了呼呼的叫之外，什么本領也沒有，而且連这也不是你自己的力量呀。”

“但是，总之，为什么說謊的！并沒有失过恋罢？”

“并不是說过去，是說将来……”

“哼，那你可要挨老婆的打了！你带我到你的老婆那里去……”

“什么，还是自己等着罢！”

“随便你！”鞭子叫着，發条似的卷成一团，躺在路上了。并且想着人們的事情。詩人也走到酒店里，要一瓶啤酒，也开始了默想——但是关于自己的事情。“鞭子什么，废物罢了，不过詩做得不好，却是真的！奇怪！有些人总是做坏詩，但偶然做出好詩来的人却也有——这世間，恐怕什么都是不規則的罢！无聊的世間……”

他端坐着，喝起来，于是对于世間的認識，漸漸的深刻，終于达到坚固的決心了——应該将世事直白地說出来，就是，这世間的东西，毫无用处。活在这世間，倒是人类的耻辱！他将这样的事情，沉思了一点多鐘，这才写了下来的，是下面那样的詩——

我們的悲痛的許多希望的斑斕的鞭子，

把我們赶进“死蛇”的盘結里，

我們在深靄中彷徨。

呵啲，打杀这自己的希望喲！

希望騙我們往远的那边，

我們被在耻辱的荆棘路上拖拉，

一路凄愴伤了我的心，

到底怕要死的一个不剩……。

就用这样的調子，写好了二十八行。

“这妙極了！”詩人叫道，自己覚得非常滿意，回到家里去了。

回家之后，就拿这詩讀給他女人听，不料她也很中意。

“只是，”她說。“开首的四行，总好像并不这样……”

“那里，行的很！就是普希金，开篇也滿是謊話的。而且那韵脚又多么那个？好像派腻唏达[①]罢！”

于是他和自己的男孩子們玩耍去了。把孩子抱在膝上，逗着，一面用次中音（tenor）唱起歌来：

飞进了，跳进了。

别人的桥上！

哼。老子要發財，

造起自己的桥来，

① Panikhida 是追荐死者的祈祷会，这时用甜的食品供神，所以在这里，就成了詩有甘美的調子的意思。——譯者。

誰也不准走！

他們非常高兴的过了一晚。第二天，詩人就將詩稿送給編輯先生了。編輯先生說了些意思很深的話，編輯先生們原是深于思想的。所以，杂志之类的东西，也使人看不下去。

“哼，”編輯先生擦着自己的鼻子，說。“当然，这不坏，要而言之，是很适合时代的心情的。适合得很！唔，是的，你現在也許發見了自己了。那么，你还是这样的做下去罢……一行十六戈貝克①……四卢布四十八戈貝克……阿唷，恭喜恭喜。”

后来，他的詩出版了，詩人像自己的命名日一样的喜欢，他女人是热烈的和他接吻。并且献媚似的說道——

“我，我的可爱的詩人！阿阿，阿阿……”

他們就这样地高高兴兴的过活。

然而，有一个青年——很良善，热烈地找寻人生的意义的青年，却讀了这詩，自杀了。

他相信，做这詩的人，当否定人生以前，是也如他的找寻一样，苦恼得很长久，一面在人生里面，找寻过那意义来的。他沒有知道这阴郁的思想，是每一行卖了十六戈貝克。他太老实了。

但是，我極希望讀者不要这样想，以为我要講的是虽是鞭子那样的东西，有时也可以給人們用得有益的。

---

① 一百戈貝克为一卢布，一戈貝克那时約值中国錢一分。——譯者。

三

埃夫斯契古納·沙伐庚是久在幽静的謙虚和小心的羨慕里，生活下来的，但忽然之間，竟意外的出了名了。那顚末，是这样的。

有一天，他在闊綽的宴会之后，用完了自己的最后的六格林那①。次早醒来，还覚着不舒服的夙醉。乏透了的他，便去做習惯了的自己的工作去了，那就是用詩給"匿名殯仪館"拟广告。

对着書桌，淋淋漓漓的流着汗，怀着自信，他做好了——

> 您，頸子和前額都被毆打着，
>
> 到底是躺在暗黑的棺中……
>
> 您，是好人，是坏人，
>
> 总之是拉到坟地去……
>
> 您，講眞話，或講假話，
>
> 也都一样，您是要死的！

这样的写了一阿尔申②半。

---

① 一格林那現在約値中国錢二角。——譯者。

② 一阿尔申約中国二尺强。——譯者。

他将作品拿到"殯仪館"去了，但那边却不收。

"对不起，这簡直不能付印。許多故人，会在棺材里抱憾到發抖也說不定的。而且也不必用死来訓誡活人們，因为时候一到，他們自然就死掉了……"

沙伐庚迷惑了。

"呸！什么話！給死人們担心，竪石碑，办超度，但活着的我——倒說是餓死也不要紧嗎……"

抱着消沉的心情，他在街上走，突然看到的，是一塊招牌。白地上写着黑字——

"送終。"

"还有殯仪館在这里，我竟一点也不知道！"

埃夫斯契古納高兴得很。

然而这不是殯仪館，却是給青年自修用的无党派杂志的編輯所。

編輯兼發行人是有名的油坊和肥皂厂主戈复卢辛的兒子，名叫靡开，虽說消化不良，却是一个很活动的青年，他对沙伐庚，給了殷勤的款待。

靡开一看他的詩，立刻称贊道——

"您的'烟士披里純'，就正是誰也沒有發表过的新詩法的言語。我也决計来搜索这样的詩句罢，像亚尔戈艦远征队的赫罗斯忒拉特似的！"

他說了謊，自然是受着喜欢旅行的評論家拉賽克·希复罗忒加的影响的。他希复罗忒加这人，也就时常撒謊，因此得了伟大的名气。

摩开用搜寻的眼光，看定着埃夫斯契古納，于是反复地說道——

“詩材，是和我們剛剛适合的，不过要請您明白，自印詩歌，我們可办不到。”

“所以，我想要一点稿費。”他实招了。

“給，給你么？詩的稿費么？你在开玩笑罢！”摩开笑道。“先生，我們是三天以前才挂招牌的，可是寄来的詩，截到現在已經有七十九薩仁[1]了！而且全部都是署名的！”

但埃夫斯契古納不肯退讓，終于議定了每行五个戈貝克。

“然而，这是因为您的詩做得好呀！”摩开說明道。“您还是挑一个雅号罢，要不然，沙伐庚可不大有意思。譬如罢，斯灭而絕息根[2]之类，怎样呢？不很幽默嗎！”

“都可以的。我只要有稿費，就好，因为正要吃东西……”埃夫斯契古納回答說。

他是一个質朴的青年。

不多久，詩在杂志創刊号的第一頁上登出来了。

“永劫的真理之声”是这詩的題目。

从这一天起，他的名声就大起来，人們讀了他的詩，高兴着——

“这好孩子講着真話。不錯，我們活着。而且不知怎的，总是这么那么的在使劲，但竟没有覺到我們的生活，

① 一薩仁約中国七尺。——譯者。

② Smelti 就是“死”的意思。——譯者。

是什么意义也沒有的。眞了不得，澌灭而絕息根！”于是有夜会，婚礼，葬礼，还有做法事的时候，人們就来邀請他了。他的詩，也在一切新的杂志上登出来，貴到每行五十戈貝克，在文学上的夜会里，凸着胸脯的太太們，也恍惚的微笑着，吟起“澌灭而絕息根”的詩来了。

日日夜夜，生活呵叱着我們，

各到各处，死亡威吓着我們。

无論用怎样的看法，

我們总不过是腐敗的犧牲！

“好極了！”“难得难得！”大家嚷着說。

“这样看来，也許我眞是詩人罢？”埃夫斯契古納想道。于是就慢慢的自負起来，用了黑的斑紋的短袜和領結，褲子也要有白横紋的黑地的了。还将那眼睛向各处瞟，用着矜持的調子来說話——

“唉唉，这又是，多么平常的，生活法呢！”就是这样的調子。

看了一遍鎮灵礼拜式用的經典，談吐之間，便用些憂郁的字眼，如“复次”，“洎夫彼时”，“枉然”之类了。

他的周围，聚集着各方面的批評家，化用着埃夫斯契古納賺来的稿費，在向他鼓动——

“埃夫斯契古納，前进呀，我們来帮忙！”

的确，当“埃夫斯契古納·澌灭而絕息根的詩，幻影和希望的旧賬”这一本小本子出版的时候，批評家們眞的特别懇切地将作者心里的深邃的寂灭心情称贊了一番。埃

夫斯契古納欢欣鼓舞，决計要結婚了。他便去訪一个旧識的摩登女郎銀荷特拉·沙伐略錫基娜，說道——

"阿阿，多么难看，多么惹厭喲。而且是多么不成样子的人呵！"

她早就暗暗的等候着这句話，于是挨近他的胸膛，溶化在幸福里，温柔的低語道——

"我，就是和你携着手，死了也情願喲！"

"命該灭亡的你喲！"埃夫斯契古納感嘆了。

为情热受了伤，几乎要死的銀荷特拉，便回答道——

"总归烏有的人呵！"

但立刻又完全复了原，約定道——

"我們倆是一定要过新式的生活的呀！"

澌灭而絕息根早已經历过許多事，而且是熟悉了的。

"我，"他說，"是不消說，无論什么因襲，全然超越了的。但是，如果你希望，那么，在坟地的教堂里去結婚也可以的！"

"問我可希望？是的，贊成！并且婚礼一完，就教儐相們馬上自杀罢！"

"要大家这样，一定是办不到的，但古庚却可以，他已經想自杀了七回了。"

"还有，牧师还是老的好，对不对，像是就要死了一样的人……"

他們倆就这样地耽着他們一派的潇洒和空想。一直坐到月亮从埋葬着失了光輝的数千亿太阳，冰結的流星們跳

着死的跳舞的天界的冰冷的坟洞中——在死絕了的世界的无边的这空曠的坟地上，凄凉地照着吞尽一切要活而且能活的东西的地面，露出昏瞎的脸来。鳴呼，惟有好像朽木之光的这伤心的死了的月色，是使敏感的人的心，常常想到存在的意义，就是敗坏的。

斷灭而絕息根活潑了，已經到得做詩也并不怎么特别的为难的地步，而且用了阴郁的声音，在未来的骸骨的那爱人的耳边低唱起来。

听喲，死用公平的手，
打鼓似的敲着棺盖。
从尽敲的无聊的工作日的寻常的混杂中，
我明明听到死的呼声。

生命以虛伪的宣言，和死爭斗，
招人們到它的詭計里。
但是我和你喲——
不来增添生命的奴隶和俘囚的数目！

我們是不給甘言所买收的。
我們两个知道——
所謂生命，只是病的短促的一刹那，
那意义，是在棺盖的下面。

"唉唉，像是死了似的心情呀！"銀荷特拉出神了。"眞像坟墓一样呀。"她是很清楚的懂得一切这样的玩笑的。

有了这事之后四十天，他們便在多活契加的尼古拉这地方——被滿是自足的坟墓塡实的坟地所圍繞的旧的教堂里，行了結婚式。体裁上，請了两个掘坟洞的工人来做証婚人，出名的願意自杀的人們是儐相。从新娘的朋友里面，还挑了三个歇斯迭里病的女人。其中的一个，已曾吞过醋精，别的两个是决心要學的人物。而且有一个还立誓在婚礼后第九天，就要和这世間告别了。

当大家走到后門的阶沿的时候，一个遍身生疮的青年，也是曾用自己的身子研究过六〇六的效驗的儐相，拉开馬車門，凄凉地說道——

“請，这是柩車！”

身穿綴着許多黑飄带的白衣，罩上黑的长面紗的新娘，快活得好像要死了。但斯灭而絕息根却用他湿漉漉的眼睛，遍看群众，一面問那儐相道——

“新聞記者到了罢！”

“还有照相队——”

“嘶，靜靜的，銀荷契加……”

新聞記者們因为要对詩人致敬，穿着擎火把人的服装，照相队是扮作劊子手模样。至于一般的人們——在这样的人們，只要看得有趣，什么都是一样的——他們大声称贊道——

“好呀，好呀！”

連永远餓着肚子的乡下人，也附和着他們，叫道——

“入神得很！”

“是的，”新郎澌灭而絕息根在坟地对面的飯店里，坐在晚餐的桌边，一面說。“我們是把我們的青春和美丽葬送了！只有这，是对于生命的胜利！”

“这都是我的理想，是你抄了去的罢？”銀荷特拉温和地問。

“說是你的？眞的嗎？”

“自然是的。”

“哼……誰的都一样——”

我和你，是一心同体的！

两人从此永久合一了。

这，是死的賢明的命令，

彼此都是死的奴隶，

死的跟丁。

“但是，总之，我的个性，是决不給你压倒的！”她用妖媚的語調，制着机先，說。“还有那跟丁，我以为‘跟’字和‘丁’字，吟起来是应該拉得长长的！但这跟丁，对于我，总似乎还不很切貼！”

澌灭而絕息根还想征服她，再咏了她一首。

命里該死的我的妻喲！

我們的“自我”，是什么呢？

有也好，无也好——

不是全都一样嗎？

动的也好，静的也好——

你的必死是不变的！

"不，这样的詩，还是写給別人去罢。"她稳重的說。

許多时光，叠連着这样的冲突之后，澌灭而絕息根的家里，不料生了孩子——女孩子了，但銀荷特拉立刻吩咐道——

"去定做一个棺材样的搖籃来罢！"

"这不是太过了嗎？銀荷契加。"

"不，不的，定去！如果你不願意受批評家和大家的什么騎墻呀，靠不住呀的攻击，主义是一定得严守的！"

她是一个極其家庭式的主妇。亲手腌王瓜，还細心搜集起对于男人的詩的一切批評来。将攻击的批評撕掉，只将称贊的弄成一本，用了作者贊美家的款子，出版了。

因为东西吃得好，她成了肥胖的女人了，那眼睛，总是做梦似的蒙朧着，惹起男人們命中注定的情热的欲望来。她招了那雄壮的，紅头髮的熟客的批評家，和自己并肩坐下，于是将蒙朧的瞳神直射着他的胸膛。故意用鼻声讀她丈夫的詩，然后好像要他佩服似的，問道——

"深刻罢？强烈罢？"

那人在开初还不过發吼似的点头，到后来，对于那以莫名其妙的深刻，突入了我們可怜人所謂"死"的那暗黑的"秘密"的深渊中的澌灭而絕息根，竟每月做起火焰一般的評論来了，他并且以玲瓏如玉的純眞之爱，爱上了死。他那琥珀似的灵魂，則并未为"存在之无目的"这一种恐怖的認識所消沉，却将那恐怖化了愉快的号召和平静的欢喜，那就是来扑灭我們盲目的灵魂所称为"人生"的不絕的凡

庸。

得了紅头毛人物——他在思想上，是神秘主义者，是审美家；在职业上，是理髮匠。那姓，是卜罗哈尔調克。——的恳切的帮助，銀蓿特拉还給埃夫斯契古納开了公开的詩歌朗誦会。他在高台上出現，左右支开了两只脚，用羊一般的白眼，看定了人們，微微的摇动着生着許多棕皮色杂物的有棱角的头，冷冷的讀起来——

为人的我們，就如在向着死后的
暗黑世界去旅行的車站……
你們的行李愈是少，那么，
为了你們，是輕松，便当的！
不要思想，平凡地生活罢！
如果謙虛，那就純朴了。
从摇籃到坟地的路径，是短的！
为着人生，死在尽开車人的职务！

"好哇好哇，"完全滿足了的民众叫了起来。"多謝！"

而且大家彼此說——

"做得眞好，这家伙，虽然是那么一个瘋生！"

知道澌灭而絕息根曾經給"匿名葬仪館"做过詩的人們也有在那里，当然，至今也还以为他那些詩是全为了"該館"的广告而作的，但因为对于一切的事情，全都随随便便，所以只将"人要吃"这一件事紧藏在心头，不再开口了。

"但是，也許我实在是天才罢，"澌灭而絕息根听到民众的称贊后的叫声，这样想。"所謂'天才'，到底是什么，

不是誰也不明白么，有些人們，却以为天才是欠缺智力的人……但是，如果是这样……"

他会見相識的人，并不問他健康，却問"什么时候死掉"了。这一件事，也从大家得了更大的賞識。

太太又将客厅布置成坟墓模样。安乐椅是摆着做出坟地的丘陵样的淡綠色的，周圍的墻壁上，挂起临写輝耶的画的框子来，都是輝耶的画，另外还有，也桂威尔支的！

她自負着，説——

"我們这里，就是走进孩子房去，也会嗅到死的气息的，孩子們睡在棺材里，保姆是尼姑的样子——对啦，穿着白綫綉出骷髏呀，骨头呀的黑色长背心，眞是妙的很呵！埃夫斯契古納，請女客們去看看孩子房呀！男客們呢，就請到臥室去……"

她温和的笑着，給大家去看臥室的鋪陈。石棺式的臥床上，挂着綴有許多銀白流苏的黑色的棺材罩。还用槲树雕出的骷髏，将它勒住。裝飾呢——是微細的許多白骨，像坟地上的蛆虫一样，在鬧着玩。

"埃夫斯契古納是，"她説明道，"給自己的理想吸了进去，还盖着尸衾睡觉的哩！"

有人給吓坏了——

"盖尸衾睡覚？"

她憂愁地微笑了一下。

但是，埃夫斯契古納的心里，还是質直的青年，有时也不知不覚的这样想——

"如果我实在是天才，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批評呢，說着什么澌灭而絕息根的影响呀，詩風呀，但是，这我……我可不相信这些！"

有一回，卜罗哈尔调克运动着筋肉，跑来了，凝視了他之后，低声問道——

"做了么？你多做一些罢，外面的事情，自有尊夫人和我会料理的……你这里的太太眞是好女人，我佩服……"

就是澌灭而絕息根自己，也早已觉到这事的了，只因为沒有工夫和喜欢平静的心，所以对于这事，什么法也不想。

但卜罗哈尔调克，有一次，舒服地一屁股坐在安乐椅子上，悬悬的說道——

"兄弟，我起了多少茧，怎样的茧，你該知道罢，就是拿破仑身上，也沒有过这样的茧呀……"

"眞可怜……"銀荷特拉漏出嘆息来，但澌灭而絕息根却在喝着咖啡，一面想。

"女子与小人，到底无大器，这句話說得眞不錯！"

自然，他也如世間一般的男人一样，对于自己的女人，是缺少正当的判断的。她極热心地鼓舞着他的元气——

"斯契古納息珂①，"她亲爱地說。"你昨天一定也是什么都沒有写罢？你是总是看不起才能的！去做詩去，那么我就送咖啡給你……"

---

① 就是埃夫斯契古納的亲爱的称呼。——譯者。

他走出去，坐在桌前了。而不料做成了崭新的詩——

我写了多少

平常事和昏話呵，銀荷特拉喲。

为了衣裳，为了外套，

为了帽子，鑲条，衫脚边！

这使他吃了一吓，心里想到的，是“孩子們”。

孩子有三个。他們必得穿黑的天鵝絨。每天上午十点鐘，就有华丽的极車在大門的阶沿下等候。

他們坐着，到坟地上去散步，这些事情，全都是要錢的。

澌灭而絕息根消沉着，一行一行的写下去了——

死将油膩的尸臭，

漂满了全世界。

生却遭了老鷹的毒喙，

像在那骨立的脚下挣扎的“母羊一样”。

“但是，斯契古納息珂，”銀荷特拉亲爱地說。“那是，也不一定的！怎么說呢？瑪沙①，怎么說才好呢？”

“埃夫斯契古納，这些事，你是不知道的，”卜罗哈尔調克低声开导着，說。“你不是‘死亡贊美歌’的作家嗎？所以，还是做那贊美歌罢……”

“然而，在我的残生中，这是新阶段哩！”澌灭而絕息根反駁道。

---

① 就是卜罗哈尔調克的小名。——譯者。

“阿呀，究竟是怎样的残生呢？”那太太劝諭道。“还得到雅尔达那些地方去，你倒开起玩笑来了！”

一方面，卜罗哈尔調克又用了沉痛的調子，告誡道——

“你約定过什么的呀？对嗎，留心点罢，‘母羊一样’这句，令人不覚想起穆阳一这一个大臣的名字①来。这是說不定会被看作关于政治的警句的！因为人民是愚蠢，政治是平庸的呀！”

“唔，懂了，不做了，”埃夫斯契古納說。“不做了！横豎都是胡說八道！”

“你应該时时留心的，是你的詩近来不但只使你太太一个人怀疑了哩！”卜罗哈尔調克給了他警告。

有一天，澌灭而絕息根一面望着他那五岁的女兒丽莎在院子里玩耍，一面写道——

幼小的女兒在院子里走，

雪白的手胡乱的拗花……

小女兒喲，不要拗花了罢，

看哪，花就像你一样，眞好！

幼小的女兒，不說話的可怜的孩子喲！

死悄悄的跟在你后面，

你一弯腰，揚起大鐮刀的死

就露了牙齿笑嘻嘻的在等候……

---

① “母羊一样”的原語是“凱克·邏夫札”，所以那人名原是“凱可夫札夫”。——譯者。

小女兒喲！死和你可以說是姊妹——
恰如乱拗那清淨的花一样，
死用了銳利的，永远銳利的大鐮刀，
將你似的孩子們砍掉……

“但是，埃夫斯契古納，这是感情的呀。”銀荷特拉生气了，大声說。

“算了罢！你究竟將什么地方当作目的，在往前走呢？你拿你自己的天才在做什么了呀？”

“我已經不願意了。”澌灭而絕息根阴郁地說。

“不願意什么？”

“就是那个，死，死呀——够了！那些話，我就討厭！”

“莫怪我說，你是胡塗虫！”

“什么都好。天才是什么，誰也沒有明白。我是做不来了，……什么寂灭呀，什么呀，統統收場了。我是人……”

“阿呀，原来，是嗎？”銀荷特拉大声譏刺道。

“你不过是一个平常的人嗎？”

“对啦，所以喜欢一切活着的东西……”

“但是，現代的批評界却已經看破，凡是詩人，是一定应該清算了生命和一般凡俗的呵！”

“批評界？”澌灭而絕息根大喝道。“閉你的嘴，这不要脸的东西！那所謂現代的批評这家伙，和你在衣厨后面亲嘴，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是，却因为給你的詩感动了的緣故呀！”

“还有，家里的孩子們都是紅头毛，这也是給詩感动

了的緣故嗎？”

“无聊的人！那是，也許，純精神底影响的結果也説不定的。”

于是忽然倒在安乐椅子里，說道——

“阿阿，我，已經不能和你在一处了！”

埃夫斯契古納高兴了，但同时也吃惊。

“不能了嗎？”他怀着希望和恐怖，問着。

“那么，孩子們呢？”

“对分开来呀！”

“对分三个嗎？”

然而，她总抱定着自己的主张。到后来，卜罗哈尔調克跑来了。猜出了怎样的事情，他伤心了。还对埃夫斯契古納說道——

“我一向以为你是大人物的。但是，你竟不过是一个渺小的汉子！”

于是他就去准备銀荷特拉的帽子。他阴郁地正在准备的时候，她却向男人說起真話来——

“你已經出了气了，真可怜，你这里，什么才能之类，已經一点也沒有了，懂得沒有，一点也沒有了哩！”

她被真的憤懣和唾液，塞住了喉嚨，于是結束道——

“你这里，是簡直什么也沒有的。如果沒有我和卜罗哈尔調克，你就只好做一世广告詩的。瘟生！废料！搶了我的青春和美丽的强盗！”

她在兴奋的一霎时中，是总归能够雄辩的。她就这样

的离了家。并且立刻得到卜罗哈尔調克的指导和实际的参与，挂起“巴黎細珊小姐美容院专門——皮茧的徹底的医治”的招牌来，开店了。

卜罗哈尔調克呢，不消說，印了一篇叫作“朦朧的蜃楼”的激烈的文章，詳詳細細的指摘着埃夫斯契古納不但并无才智，而且連究竟有沒有这样的詩人存在，也就可疑得很。他又指摘出，假使有这样的詩人存在，而世間又加以容許，那是应該归罪于輕率而胡鬧的批評界的。

埃夫斯契古納这一面，也在苦恼着。于是——俄罗斯人是立刻能够自己安慰自己的！——想到了——

“小孩子应該撫养！”

对贊美过去和死亡的一切詩法告了别，又做起先前的熟識的工作来了。是替“新葬仪館”去开导人們，写了活泼的广告——

永久地，快活地，而且光明地，
我們願意在地上活着，
然而运命之神一到，
生命的索子就断了！

要从各方面将这事情
来深深的想一下，
奉劝諸位客官們
要用最上等的葬仪材料！

敝社的貨色，全都灿烂輝煌，

并非磨坏了的旧貨，

敢請频频賜顧，

光临我們的“新葬仪館”！

牧地街十六号門牌。

就这样子，一切的人，都各自回到自己的路上去了。

四

有一个非常好名的作家。

倘有人誹謗他，他以为那是出乎情理之外的偏心。如果有誰称贊他，那称贊的又是不聪明得很——他心里想。就这样子，他的生活只好在連續的不滿之中，一直弄到要死的时候。作家躺在眠床上，鳴着不平道——

“这是怎的？連两本小說也还沒有做好……而且材料也还只够用十年呢。什么这样的自然的法則呀，跟着它的一切一切呀，眞是討厭透頂了！杰作快要成功了。可是又有这样恶作剧的一般的义务。就沒有别的办法了么？畜生，总是紧要关头就来这一手，——小說还沒有做成功呢……”

他在憤慨。但病魔却一面鑽着他的骨头，一面在耳朵边低語着——

“你發抖了么，唔？为什么發抖的？你夜里睡不着么，唔？为什么不睡的？你一悲哀，就喝酒么，唔？但你一高兴，不也就喝酒么？”

他很装了一个歪脸，于是死心塌地，“沒有法子！”了。和一切自己的小說告别，死掉了，虽然万分不願意，然而

死掉了。

好，于是大家把他洗个干净，穿好衣服，头髮梳得精光，放在台子上。

他像兵士一般脚跟靠攏，脚尖离开，伸得挺挺的，低下鼻子，温順的躺着。什么也不覚得了，然而，想起来却很奇怪——

“眞希奇，簡直什么也不覚得了！这模样，倒是有生以来第一遭。老婆在哭着，哼，你現在哭着，那是对的，可是先前却老是發脾气。児子在哭着，将来一定是个废料罢。作家的孩子們，总归个个是废料，据我所遇見的看起来……恐怕这也是一种眞理。这样的法則，究竟有多少呢！”

他躺着，并且想着，牵牵連連的想开去。但是，对于从未習慣的自己的寬心，他又詫异起来了。

人們搬他往坟地上去了，他突然覚察了送葬的人少得很——“阿，这多么笑話呀！”他对自己說。“即使我是一个渺小的作家，但文学是应該尊敬的呀！”

他从棺材里望出去。果然，亲族之外，送他的只有九个人，其中还夾着两个乞丐和一个肩着梯子的点灯夫。

这时候，他可眞是气恼了。

“猪玀！”

他忽然活轉来，不知不覚的走出棺材外面了，——以人而論，他是幷不大的，——为了侮辱，就这么的有了劲。于是跑到理髮店，刮掉鬍鬚，从主人討得一件腋下有着补釘的黑外衣，交出他自己的衣服。因为装着沉痛的臉

相，完全像是活人了。几乎不能分辨了。

为了好奇和他职业本来的意識，他問店主人道——

“这件怪事，不給您吃了一吓么？”

那主人却只小心地理着自己的髭鬚。

“請您見諒，先生，”他說，“住在俄国的我們，是什么事情都完全弄惯了的……”

“但是，死人忽然换了衣服……”

“现在，这是时髦的事情呀！您說的是怎样的死人呢？这也不过是外观上的話，統統的說起来，恐怕大家都是一样的！这年头兒，活着的人們，身子縮得还要硬些哩！”

“但是，我也許太黃了罢？”

“也刚刚和时髦的風气合式呀，是的，恰好！先生，俄国就正是大家黄掉了活着的地方……”

說起理髮匠来，是世界上最会講好話，也最溫和的人物，这是誰都知道的。

作家起了潑剌的希望，要对于文学来表示他最后的尊敬心，便和主人告别，飞奔着追赶棺材去了。終于也追上了。于是送葬的就有了十个人，在作家，也算是增大了荣誉。但是，来往的人們，却在詫异着——

“来看呀，这是小說家的出丧哩！”

然而曉事的人們，为了自己的事情从旁走过，却显出些得意模样，一面想道——

“文学的意义，明明是已經漸漸的深起来，連这地方也懂得了！”

作家跟着自己的棺材走，恰如文学礼贊家或是故人的朋友一样。并且和点灯夫在攀談——

“知道这位故人么？”

“自然！还利用过他一点的哩。”

“这眞也有趣……”

“是的，我們的事情，眞是无聊的，麻雀似的小事情，飞到落着什么的地方，去啄来吃的！”

“那么，要怎么解释才是呢？”

“請你要解得浅，先生。”

“解得浅？”

“唔唔，是的。从規矩的見地看起来，自然是一种罪恶，不过要不揩油，可总是活不成的。”

“唔？你这么相信么？”

“自然相信！街灯正在他家的对面。那人是每夜不睡，向着桌子，一直到天明的，我就不再去点街灯了。因为从他家窗子里射出来的灯光，就尽够。我才算净賺了一盞灯。倒是一位合用的人物哩！”

这么东拉西扯，静静的談着，作家到了坟地了。他在这里，却陷入了非講演自己的事情不可的絕境。因为所有送葬的人，这一天全都牙齿痛——这是出在俄国的事情，在那地方，无論什么人，是总在不知什么地方有些痛，生着病的。

作了相当的演說，有一种报章还称贊他——

“有人从群众中，——其外观，使我們想起戏子来的

那样的人，在墓上热心地作了令人感动的演説。他在演説中，虽然和我們的观察不同，对于旧式作風的故人所有的一切人所厭倦的缺点——不肯努力脫出单純的‘教訓主义’和有名的‘公民教育’的作家的極微的功績，有誤評，有过奖，是无疑的，但要之，对于他的辞藻，以明确的爱慕的感情，作了演説了。”

万事都在盛况中完結之后，作家爬进棺材里，覚得很满足，想道——

“呵，总算完畢了，事情都做得非常好，而且又合式，又順当！”

于是他完全死掉了。

这虽然只关于文学，但是，自己的事业，可实在是应該尊敬的！

五

又有一个人。是已經过了中年的时候，他忽而总覺得不知道缺少了什么——非常倉皇失措起来。

摸摸自己的身子，都好像完整，普通，肚子里面倒是太富裕了。用鏡一照，——鼻子，眼睛，耳朵，以及别的，凡是普通的人該有的东西，也是統統齐全的。数数手上的指头，还有脚趾，也都有十个。但是，总之，却缺少了一点不知道什么！

去問太太去——

“不知道究竟是怎么的。你看怎样，密德罗特拉，我身上都齐全么？”

她毫不躊躕，說道——

“都全的！”

“但是，我总常常覺得……”

原是信女的她，便規劝道——

“如果覺得这样，就心里念念‘上帝显灵，怨敌消灭’罢！”

对着朋友，也漸漸的問起这件事情来。朋友們都含胡的回答，但总覺得他里面，是藏着可以下一确断的东西的，

一面只是猜疑的对他看。

"到底是什么呢?"他憂郁地沉思着。

于是一味喜欢回忆过去的事了，——这是觉得一切无不整然的时候的事，——也曾做过社会主义者，也曾为青春所煩恼，但后来就超出了一切，而且早就用自己的脚，拚命蹂躪着自己所撒的种子了。要而言之，是也如世間一般人一样，依着时势和那暗示，生活下来的。

想来想去之后，忽然間，發見了——

"唉唉！是的，我沒国民的脸相呀！"

他走到鏡前面。脸相也实在不分明，恰如将外国語的翻譯文章，不加标点，印得一塌胡塗的書頁一样，而翻譯者又魯莽，空疏，全不懂得这頁上所講的事情，就是那样的脸相。也就是：既不希求为了人民的自由的精神，也不明言完全承認帝制的必要。

"哼，但是，多么乱七八糟呀！"他想，但立刻决心了，"唔，这样的脸，要活下去是不便当的！"

每天用值錢的肥皂来擦脸。然而不見效，皮膚是發光了，那不鮮明却还在。用舌头在脸上到处舐了一通，——他的舌头是很长的，而且生得很合式，他是以办杂志为业的，——舌头也不給他利益。用了日本的按摩，而不料弄出瘤来，好像是拚命打了架。但是，到底不見有明明白白的表情！

想尽方法，都不成功，仅是体重減了一磅半。但突然間，好运气，他探听到所轄的警察局长洪·犹莫弗列舍

尔①是精通国民問題的了，便赶紧到他那里去，陈述道——

“就为了这緣故，局长大人，可以費您的神，帮我一下么？”

局长自然是快活的。因为他是有教育的人物，但最近正受了舞弊案件的嫌疑。現在却这么相信，竟来商量怎么改換脸相了。局长大笑着，大乐着，說道——

“这是極簡单的，先生！美洲鑽石一般的您，試去和异种人接触一下罢，那么，一下子，脸就成功了，眞正的您的尊脸……”

他高兴極了，——肩膀也輕了！純朴地大笑着，自己埋怨着自己——

“但是，我竟沒有想到么，唔？不是極容易的事么？”

像知心朋友似的告过别，他就跑到大路上，站着，一看見走过他身边的犹太人，便挡住他，突然講起来——

“如果你，”他說，“是犹太人，那就一定得成为俄罗斯人，如果不願意的話……”

犹太人是以做各种故事里的主角出名的，眞也是神經过敏而且胆怯的人民，但那个犹太人却是急躁的汉子，忍不住这侮辱了。他一作势，就一掌批在他的左頰上，于是，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

他靠着墻壁，輕輕的摸着面頰，沉思起来——

① 这是一个德国姓，意思是“吃犹太人者”。——譯者。

“但是，要显出俄罗斯人的脸相，是和不很愉快的感觉相連系的！可是不要紧！像涅克拉索夫那样无聊的詩人，也說过确切的話——

不付价就什么也不給，

运命要贖罪的牺牲！

忽然来了一个高加索人，这也正如故事上所講那样，是无教育，粗魯的人物。一面走，一面用高加索話，“密合来斯，薩克来斯，敏革尔来”的，吆喝似的唱着歌。

他又向他冲过去了。

“不对，”他說，“对不起！如果您是格魯怎人，那么，您豈不也就是俄罗斯人么？您当然应該爱长官命令过的东西，不該唱高加索歌，但是，如果不怕牢监，那就即使不管命令……”

格魯怎人把他痛打了一顿，自去喝卡菲丁酒去了。

他也就这么的躺着，沉思起来——

“但，但是呢？这里还有韃靼人，亚美尼亚人，巴錫吉耳人，啓尔义斯人，莫耳忒瓦人，列忒尼亚人，——实在多得很！而且这还并不是全部……也还有和自己同种的斯拉夫人……”

这时候，又有一个烏克兰尼人走来了。自然，他也在嚷嚷的唱——

我們的祖宗了不起，

住在烏克兰尼……

“不对不对，”他一面要爬起来，一面說，“对不起，請

您以后要用ь①这字才好，因为如果您不用，那就伤了帝国的一統的……”

他許多工夫，还和这人講了种种事。这人一直听到完。因为正如各种烏克兰尼軼聞集所切实地証明，烏克兰尼人是懶散的民族，喜欢慢慢地做的。况且他也是特别执拗的人……

好心的人們抱了他起来，問道——

“住在那里呢？”

“大俄罗斯……”

他們自然是送他到警察局里去。

送着的中途，他显出一点得意模样，摸一下自己的脸，虽然痛，却觉得很大了。于是想道——

“大概，成功了。”

人們請局长洪・犹覃弗列舍尔来看他。因为他对于同胞很恳切，就給他去叫警察医。医生到来的时候，人們都大吃一惊，私議起来。而且也不再当作一件事，不大理睬了。

“行医以来，这是第一回，”医生悄悄的說。“不知道該怎么診断才是……”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想着，問。

“是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先前的脸，完全失掉了的。”洪・犹覃弗列舍尔回

① 讀如ieli，俄国字母的第二十九字。——譯者。

答道。

“哦。脸相都变了么？”

“一点不错，但您想必知道，”那医生安慰着説，“現在的脸，是可以穿上裤子的脸了……”

他的脸，就这样的过了一世。

这故事里，什么教訓之类，是一点也沒有的。

六

有一个要用历史来証明自己的大人先生。一到要説謊的时候，就吩咐跟丁道——

"爱戈尔加，去从历史里找出事实来，是要駁倒历史并不反复的学説的……"

爱戈尔加是伶俐的汉子，馬上找来了。他的主人用許多史实，装飾了自己的身子，应情势的要求，拿出他所必要的全部来，所以他不会受損。

然而他是革命家——有一时，竟至于以为所有的人都应該是革命家。并且大胆地互相指摘道——

"英国人有人身保护令，但我們是传票！"他們很巧妙地揶揄着两国民之間的那么的不同。因为要消遣世間的煩悶，打起牌来了，賭輸贏直到第三回雄鶏叫。第三回雄鶏叫一来报天明，大人先生就吩咐道——

"爱戈尔加，去找出和現在恰恰合式的，多到搬不动那样的引証来！"

爱戈尔加改了仪容，翘起指头，意义深长地記起了"雄鶏在聖露西歌唱"的歌——

雄鶏在聖露西歌唱——

說不久就要天明，在聖露西！

"一点不錯！"大家說，"真的，的确是白天了……"

于是就去休息。

这倒沒有什么，但人們忽然焦躁的鬧了起来。大人先生看出来了，問道——

"愛戈尔加，民众为什么这么不平靜呢？"

那跟丁高兴的稟复說——

"民众要活得像一个人模样……"

但他却驕傲的說了——

"原来？你以为这是誰教給他們的？这是我教的！五十年間，我和我的祖宗总教給他們：現在是应該活得像人了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而且越加热心起来，不住的催逼着愛戈尔加，說——

"去給我从欧洲的农民运动史里，找出事实来，还有，在福音書里，找关于'平等'的句子……文化史里，找关于所有权的起源——快点快点！"

愛戈尔加很高兴！真是拚命，弄得汗流浹背，将書本子区别开来，只剩下書面，各种动人的事实，堆得像山一样，拉到他主人那里去。主人称贊他道——

"要出力！立宪政治一成功，我給你弄一个很大的自由党报紙的編輯！"

胆子弄得很壮了的他，于是亲自去宣传那些最有智識的农民們去了——

"还有，"他說，"罗馬的革拉克錫兄弟，还有在英国，

德国，法国的……这些，都是历史上必要的事情！爱戈尔加，拿事实来！”

就这样地馬上引用了事实，給他們知道即使上头不願意，而一切民众，却都要自由。

农民們自然是高兴的。

他們大声叫喊道——

“眞是多謝你老。”

一切事情都由了基督教的愛和相互的信，收場了。然而，人們突然問道——

“什么时候走呀？”

“走那里去？”

“别地方去！”

“从那里走？”

“从你这里……”

他是古怪人，一切都明白，但最簡单的事情却不明白了，大家都笑起来。

“什么，”他說。“如果地面是我的，叫我走那里去呢？”

但是大家都不相信他的話——

“怎么是你的？你不是亲口說过的么：是上帝的，而且在耶穌基督还沒有降生之前，就已經有几位正人君子知道着这事。”

他不懂他們的話。他們也不懂他。他又催逼愛戈尔加道——

“愛戈尔加，給我从所有的历史里去搜出来。”

但那跟丁却毫不迟疑的回答他説——

“所有的历史，因为剪取反对意見的証据，都用完了。”

“胡説，这奸細……”

然而，这是眞的。他跑进藏書室里去一看，剩下的只有書面和書套。为了这意外的事情，他流汗了。于是悲哀地稟告自己的祖宗道——

“誰将这历史做得那么偏頗的方法，教給了你們的呢！都成了这样子……这算是什么历史呀？昏憒胡塗的。”

但大家坚定的主张着——

“然而，”他們説，“你早已清清楚楚的对我們証明过了的，还是快些走的好罢，要不然，就要来赶了……”

説起要戈尔加来，又完全成了农民們的一气，什么事情都显出对立的态度，連看見他的时候，也当面愚弄起来了——

“哈培亚斯·科尔普斯[1]怎么了呀！自由主义怎么了呀……”

簡直是弄糟了。农民們唱起歌来了。而且又惊又喜，将他的干草堆各自搬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

他驀地記了起来的，是自己还有一点手头的东西。二層楼上，曾祖母坐着在等目前的死，她老到将人話全部忘却了，只还記得一句——

“不要給……”因为已經六十一岁，此外的話，什么也

---

① Habeas Corpus 是查理斯二世时，在国会通过，保障被法庭判决有罪以前的人的一条法律。——譯者。

不会說了。

他怀着激昂的感情，跑到她那里去，以骨肉之爱，伏在她的脚跟前，并且訴說道——

“嫣嫣的婆婆！你是活历史呀……”

但她自然不过是喃喃的——

“不要給……”

“哦哦，为什么呢？”

“不要給……”

“但是他們赶走我，偷东西，这可以么？”

“不要給……”

“那么，虽然并不是我的本意，还是帮同瞞着县官的好么？”

“不要給……”

他遵从了活历史的声音，并且用曾祖母的名义，發了一个悲痛的十万火急报。自己却走到农民們那里，發表道——

“諸位惊动了老太太，老太太去請兵了。但是，請放心罢，看来是沒有什么的，因为我不肯放兵到你們那里去的！”

这之間，勇敢的兵丁們跨着馬跑来了。时候是冬天，馬一面跑，一面流着汗，一到就索索的發抖，不久，全身蒙上了一層雪白的霜。大人先生以为馬可怜，把它带进自己的厩屋里面去。带了进去之后，便对着农民們这样說——

“請諸位把先前聚了众，在我这里胡乱搬去的干草，在

快还給这馬罢。馬，豈不是动物么，动物，是什么罪过也沒有的，唔，对不对呢？”

兵丁們都餓着；吃掉了村子里的雄鷄。这位大人先生的府上的四近，就靜悄悄了。

爱戈尔加自然仍旧回到他家里来。他像先前一样，用他做着历史的工作，从新买了新的書，囑咐他凡有可以誘进自由主义去的事实，就統統的塗掉，倘有不便塗掉的地方，則塡进新的趣旨去。

爱戈尔加怎么办呢？对于一切事务，他是都胜任的。因为要忠实，他連淫書都研究起来了。但是，他的心里，总还剩着爍亮的星星。

他老老实实的塗抹着历史，也做着哀歌，要用“敗績的战士”这一个化名来付印。

唉唉，报晓的美丽的雄鷄喲！
你的荣耀的雄声，怎么停止了？
我知道：永不滿足的猫头鷹，
替代了你了。

主人并不希望未来，
現在我們又都在过去里，
唉唉，雄鷄喲，你被燒熟，
給大家吃掉了……

叫我們到生活里去要在什么时候？

給我們报晓的是誰呢？

唉唉，倘使雄鷄不来报，

怕我們眞要起得太晚了！

农民們自然是平靜了下来，馴良的过着活。并且因为沒有法子想，唱着下等的小曲——

哦哦，媽媽老实喲！

喂喂，春天来到了，

我們嘆口气，

也就餓死了！

俄罗斯的国民，是愉快的国民呢……

七

有一国的有一处地方，住着犹太人。他們都是用于虐杀，用于毁謗，以及用于别的国家的必要上的極普通的犹太人。

这地方，有着这样的習慣——

原始民一显出对于自已的現状的不滿来，从观察秩序的那一面，就是从上司那一面，就立刻来了用希望給他們高兴的叫喚——

“人民呀，接近主权的位置去呀！”

人民被誘进去了，但他們又来騙人民——

“为什么鬧的？”

“老爷，沒有吃的了！”

“那么，牙齿是还有的罢？”

“还有一点点……”

“你瞧！你們总在計划些什么事，并且想瞞住了上头！”

假如上头以为只要徹底的办一下不平稳的模样，就可以鎮住，那是馬上用这手段的，如果覚得这手段收拾不下了，那就用籠絡——

“唔，你們要什么呢？”

"一点田地……"

有些人們，却全不懂得国家的利益，还要更进一步，討人厭的悬求道——

"想請怎样的改正一下子。就是，牙齿呀，肋骨呀，还有我們的五脏六腑呀，都要算作我們自己的东西，别人不能随随便便下手，就是这样子！"

于是上司开始訓戒了——

"喂，諸位！这种空想，有什么用呢？古人說得好，'不要单想面包'。俗諺里也說，一个学者，抵得两个粗人！"

"但他們承認么？"

"誰呀？"

"粗人們呀！"

"胡說！当然的！三年前的聖母升天节①之后，英国人到这里来，就这样的請求过——把全部貴国的人民都驅逐到西伯利亚去，讓我們来罢，我們——他們說——規規矩矩的納稅，燒酒是每年給每位先生喝十二桶，而且一般……不行——我們說——为什么呀？我們这里，本国的人民是善良的，柔和的，从順的，我們要和他們一起过下去的……就是这样，青年們，你們去弄弄犹太人，不是比胡鬧好么？是不是？他們有什么用？"

原始民想了一通，想到了除掉上司亲手安排的事情以

---

① 八月十五日。——譯者。

外，不会再有怎样的解说，于是决定了——

"嚕，好，干罢，列位，准了的哩……"

他們破坏了大約五十家房屋，虐杀了几个犹太人，疲于奋斗，因希望而平靜了，秩序就这样地奏着凱歌……

除了上司們，原始民，以及作为回避扰乱的寬解兽心之用的犹太人之外，这国度里是还生存着善良的人們的。每有一回虐杀，他們就会合了全部的人員——十六名，用文字的抗議去告訴全世界——

"縱使犹太人亦屬俄国之臣民，而悉加歼灭，吾等則确信为非至当，由諸观点，对于生人之无法之杀戮，吾等爰于此表示其責难焉。休曼涅斯妥夫①，菲德厄陀夫，伊凡諾夫，克賽古平，德罗布庚，克理克諾夫斯基，阿息普·武罗爱阿夫，格罗哈罗，菲戈稲波夫，吉理尔·美可借夫，斯罗复台可夫，凱比德里娜·可倫斯凱耶，前陆軍中佐納貝比复，律师那倫，弗罗波中斯基，普力則理辛，七齡童格利沙·蒲直錫且夫。"

所以每一回虐杀，那不同之处，就只有格利沙的年紀有变化，和那倫——忽然到和他同名的市上去了——換了那倫斯凱耶的署名。

对于这抗議，有时外省也来了反应——

"贊成，参加。"这是拉士兌尔喀也夫从特力摩夫打来的电报。沙諛林的薩陀尔千努以也来响应了。薩木古理左夫

① 即"人道主义氏"之意。——譯者。

“等”也从湿庫罗夫来响应了。但誰都知道，这“等”，是他想出来吓吓人的。因为住在湿庫罗夫，連一个叫“等”的也沒有。

犹太人熟讀着抗議書，愈加悲泣了。但有一回，却有一个犹太人中的非常狡猾的人提議道——

“你們知道么？怎么，不知道？这么的干一下罢，在这未来的虐杀之前，把紙张，鋼笔，还有墨水，統統藏起来。那时候，他們，連格利沙在內的那十六个，怎么办？——来看一看罢？”

彼此都很說得来的，一說，就做，买尽了所有的紙，笔，藏起来了。墨水是倒在黑海里。于是坐着在等候。

用不着等到怎么久。又准了，虐杀就开头，犹太人躺在医院里，人道主义者們却在彼得堡滿街跑，找着紙张和鋼笔，然而都沒有，除了上司的办公室以外，什么地方也沒有，但是，办公室却不肯給！

“怎么样，諸君！”上司們說，“諸君为什么要这东西，我們是知道的！但是，即使沒有这些，諸君該也可以办得的！”

于是弗罗波中斯基詢問道——

“这是怎么的呢？”

“这是，”上司們回答說。“我們已經把抗議教够了，自己想法子去……”

格利沙——他已經四十三岁了——在哭着。

“用話来传进抗議去罢！”

但是，这也沒法办！

菲戈爾波夫模模胡胡的想到了——

“板壁上面，怎么样？”

可是彼得堡幷沒有板壁，都是鉄栅。

但他們向偏僻的市外的屠牛場那一面跑去了，發現了一片陈旧的小板壁，休曼涅斯娄夫刚用粉笔写了第一个字，忽然間——好像从天而降似的——警官走了过来，开始了教訓——

“干什么呀？孩子們这样的乱塗乱写，是在駡走他們的，你們不是好像体体面面的紳士么？唔，这是怎的！”

警官当然是不懂他們的，以为是偷犯着第一千一条①的文士們的一派。于是他們紅了脸，眞的走回家去了。

因为这样子，所以在这一回的襲击，无从抗議，人道主义者一派也沒有得到滿足就完了。

凡是懂得民族心理学的人們，是公平地講述着的。曰：“犹太人者，狡猾之人民也！”

---

① 查禁敗坏風俗圖畫条項。——譯者。

八

有一处地方住着两个无赖。一个的头髮有些黑，别一个是紅的。但他們俩都是晦气的人物。他們羞得去偷穷人，富人那里却又到底近不去。所以一面想着只好进牢監去吃公家飯，一面还在苦苦的过活。

这之閒，这两个懶汉終于弄得精穷了。因为新任知府望·発尔·百斯篤[①]到了任，巡閲之后，出了这样的告示——

"从本日始，凡俄罗斯国粹之全民，应不問性别，年龄及职业，皆毫不犹豫，为国效劳。"

黑头髮和紅头髮的两个朋友，嘆息着，犹豫了一番，終于大家走散了，——因为有些人进了偵緝队，有些人变了爱国者，有些人兼做着这两样，把黑头髮和紅头髮剩在完全的孤独中，一般的疑惑下面了。改革后大約一个礼拜的样子，他們就穷得很，紅头髮再也熬不下去了，便对伙伴道——

"凡尼加，我們也还是为国效劳去罢？"

---

① Von der Pest，意云"黑役氏"。——譯者。

黑头髮的脸紅了起来，順下眼睛，說——

"羞死人……"

"不要紧的！许多人比我們过得好，一句話——就因为在效劳的緣故呀！"

"横竪他們是快要到变成犯人的时候了的……"

"胡說！你想想看，現在不是連文学家們也在这么教人么——'縱心任意的生活罢，横竪必归于死亡'……"

也很辯論了一番，却总归不能一致。

"不行，"黑头髮說。"你去就是了，我倒不如仍旧做无賴……"

他就去做自己的事，他在盘子里偷了一个白面包，刚刚要吃，就被捕，挨了一頓鞭子，送到地方判事那里去了。判事用了庄严的手續，决定給他公家飯。黑头髮在牢监里住了两个多月，胃恢复了，一被释放，就到紅头髮那里去做客人。

"喂，怎么样？"

"在效劳呀。"

"做什么呢？"

"在驅除孩子們呀。"

对于政事，黑头髮是沒有智識的，他吃了一惊——

"为什么呢？"

"为安宁呀，誰都受了命令的，說是'要安靜'，"紅头髮解释着，但他的眼睛里带着憂愁。

黑头髮摇摇头，仍旧去做他自己的事，又为了給吃公

家飯，送进牢监里去了。眞是清清楚楚，良心也干凈。

释放了，他又到伙伴那里去——他們俩是彼此相爱的。

“还在驅除么？”

“唔，那自然……”

“不覺得可怜么？”

“所以我就只拣些腺病質的……”

“不能沒有区别么？”

紅头髮不作声，只吐着沉痛的嘆息，而且紅色淡下去了，發了黄。

“你怎么办的呢？”

“唔，这么办的……我奉到的命令，是从什么地方捉了孩子，带到我这里，于是从他們問出实話来。但是，問不出的，因为他們横竪是死掉的……我办不来，恐怕那……”

“你告訴我，为什么要这么办呢？”黑头髮問。

“为了国家的利益，在这么办的，”紅头髮說，但他的声音發着抖，两眼里含了眼泪了。

黑头髮在深思——他覺得伙伴可怜相——要替他想出一种什么独立的事业来。

忽然間，很有劲的开口道——

“喂，發了財了么？”

“那当然，老例呀……”

“唔，那么，来办报罢！”

“为什么？”

“好登橡皮貨的广告……”

这中了紅头髮的意，他干笑了。

“好給人不生孩子么？”

“自然！不是用不着生了他們来受害么？”

“不錯的！但是，为什么要办报呢？”

“做做买卖的掩飾呀，这呆子！”

“同事的記者們恐怕未必贊成罢？”

黑头髮覺得太出意外了，吹一声口哨。

“笑話！现在的記者，是把自己活活的身子当作試演，献給女讀者的呢……”

这样的决定了——紅头髮就在“优秀的文艺界权威的贊助之下”动手来办报。办公室的旁边，开着巴黎貨的常設展覽会。編輯室的楼上，还給爱重体面的貴人們設了休息室。

事业做得很順手。紅头髮过着活，發胖了。貴人們都很感激他。他的名片上印着这样的文字——

> “这边那边”日报編輯兼發行人
> “劳于守法群公嘉藤齋”齋主兼創办人
> 本齋零售并販卖衛生預防具
>
> 多縱横

黑头髮从牢监里出来，到伙伴那里喝茶去，紅头髮却請他喝香檳酒，夸口道——

“兄弟，我現在簡直好像在用香檳酒洗脸，别的东西是不成的了，眞的！”

因为感激得很，还閉了两只眼睛，亲暱的說道——

“你教給我好法子了！这就是为国效劳呀！大家都滿足着哩！”

黑头髮也高兴。

“好，就这样地过活下去罢！因为我們的国度，是并不麻煩的！”

紅头髮感激了，于是劝他的朋友道——

“凡涅，还是到我这里来做个訪事員罢！”

“不行，兄弟，我总是旧式的人，我还是仍旧做无賴，照老样子……”

这故事里，是什么意义也沒有的……連一点点！

九

有一个时候，上司颇倦于和怀异心的人們的爭斗了，但因为希望終于得到桂冠，休息一下，便下了極严峻的命令——

> “凡怀异心者，当即毫不犹豫，从所有隐匿之处曳出，一一勘定，然后以必要之各种相当手段，加以歼除，此令。”

执行这命令的，是扑灭男女老小的經常雇員，曾为菲戈国王陛下及“阿古逑田”的田主效过力的前大尉阿仑提·斯台尔文珂。所以对于阿仑提，付給了一万六千个卢布。

招阿仑提来办这件事，也并不是因为本国里找不出相宜的人，他有异常吓人的堂堂的風貌，而且多毛，多到連不穿衣服也可以走路，牙齿有两排，足有五十四个，因此得着上司的特别的信任。要而言之，就是为了这些，招他来办的。

他虽然具备着这些資格，却粗卤的想道——

“用什么法子查出他們来呢？他們不說話！”

眞的，这市里的居民，实在也很老練了。彼此看作宣传員，互相疑惧，就是对母亲說話，也只用一定的句子或

着外国話，确凿的話是不說的。

"Nést-ce pas? (是罢?)"

"Maman (媽媽)，中飯时候了罢， Nést-ce pas?"

"Maman，我們今天不可以去看电影么，Nést-ce pas?"

但是，斯台尔文珂仔仔細細的想了一通之后，到底也發見了秘密思想的暴露法，他用过氧化氢洗了头髮，修剞一下，成了一个雪白的人，于是穿上不惹人眼的衣服。这就是他，是看也看不出的!

旁晚边，就到街上去，慌慌张张的走着，一看見順从天性之声的市民悄悄的溜进什么地方去，就从左边拦住他，引誘似的低声的說道——

"同志，現在的生活，您一定不覚得滿足罢?"

最初，市民就像想到了什么似的，放緩了脚步，但一望見远远的来了警察，便一下子現出本相来了——

"警官，抓住他……"

斯台尔文珂像猛虎一样，跳过篱垣，逃走了，他坐在蕁麻丛里細細的想——

"这模样，是查不出他們来的，他們都行动得很合法，畜生!"

这之間，公款减少下去了。

换上淡色的衣服，用别样的手法来捉了。大胆的走近市民去，間道——

"先生，您願意做宣传員么?"

于是市民就坦然的問道——

“薪水多少呢？”

别的一些人，却客客气气的回复——

“多謝您。我是已經受了雇的！”

“着了，”阿仑提想，“好，抓住他！”

这之間，公款自然而然的减少下去了。

也去探了一下“臭蛋的各方面利用公司”，但这是設在三个监督和一个宪兵官的高压之下的，虽然每年开一次会議，却又知道那是一位每回得着彼得僳的特别許可的女人。阿仑提覺得无聊起来了，因此公款也就好像生了急性肺炎一样。

于是他气忿了。

“好罢！”

他积極的活动了起来——走近市民去，便簡截的問道——

“生活滿足嗎？”

“滿足得很！”

“但是，上司却不滿足哩？再見……”

如果有誰說不滿足的，那当然——

“抓住！”

“等一等……”

“什么事呀？”

“我所謂不滿足，不过是指生活还沒有十分坚固这一点而言的。”

“这样的么？抓……”

他用了这样的方法，在三礼拜里，抓到了一万个各式各样的人，首先是把他們分送在各处的牢监里，其次是吊起他們的頸子来，但因为經济关系，也就叫市民自己来下手。

諸事都很順当。但是，有一回，上司的头子去猎兎子了，从市上动身之后，所見的是野外的非常的热鬧和市民的平和的活动的情景——彼此举出犯罪的証据来，互相詰难着，吊着，埋着，一面是斯台尔文珂拿着棍子，在他們之間走来走去，激励着——

"赶快！喂，黑脸，再快活点！喂，敬愛的諸君，你們發什么呆呀？繩套子做好了沒有——哪，吊起来，不是用不着碍别人的手脚嗎？孩子，喂，孩子，为什么不比你爸爸先上去的？喂，大家！不要这么性急，总归来得及的……因为希望安靜，忍耐得长久了，忍耐一下有什么难呢！喂，乡下人，那里去？……好不懂规矩……"

上司跨在駿馬的脊梁上，眺望着，一面想——

"他弄到了这許多，眞好本領！所以市里的窗戶，全都釘起来了……"

但这时忽然看見的，是他的嫡亲的伯母，也脚不点地的挂着。大吃了一惊。

"到底是誰在指揮呀？"

斯台尔文珂立刻走近去。

"大人，是卑职！"

于是上司說道——

"喂，兄弟，你一定是个昏蛋，像会乱用公款似的！造决算書来給我罢。"

斯台尔文珂送上决算書去，那里面是这么写着的——

"为执行关于扑灭怀异心者之命令，卑职凡揭發并拘禁男女怀异心者一〇，一〇七名口。

計开——

誅戮者……………………………	男女	七二九名口
絞毙者……………………………	同	五四一名口
令衰弱至决难恢复者……………	男女	九三七名口
事前死亡者………………………	同	三一七名口
自杀者	同	六三名口

扑灭者，共計　一，八七六名口

費用　一六，八八四卢布

連一切費用在內，每名口所費用以七卢布計算，

計不足　八四四卢布"

长官發抖了，索索的發抖了，自言自語似的說道——

"不——足——嗎？什么东西，这菲戈鬼！你的菲戈杀鳥，加上了你的王，連你添进去，也值不到八百卢布呀！你去想想看——如果你这么的揩油，那么，比你高出十倍以上的人物的这我，那时候又怎么样？遇着这样的胃口，俄国是不够吃三年的，但是，要活下去的却不只你一个，你懂得嗎？况且賬上的三百八十名口，是多出来的，你看，这'事前死亡者'和'自杀者'的两項——就分明是多出来的！这賊骨头，不是連不能上賬的，也都开进去了嗎？……"

“大人！”阿仑提分辯說。“但是，这是因为卑职使他們不想活下去了的緣故呵。”

“但是，这样的也要算七卢布一个嗎？还有呢，恐怕連毫不相干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塡在这里面呢！本市全部的居民，是有一万二千名口的——不行，小子，我要送你到法院去！”

果然，对于菲戈人的行动，施行了最严密的調査。他的犯了九百十六卢布的侵吞公款罪，竟被發覚了。

阿仑提被公正的审判所判决，宣告他应做三个月的苦工，那地位，是沒有了。总而言之——菲戈人要吃三个月苦。

迎合上司的意思——这也是难得很的。

十

有一个好人，在仔仔細細的想着他应該做什么。

終于决了心——

“不要再用暴力来反抗恶罢，还是用忍耐来把恶征服！”

他并不是一个沒有个性的人，所以决了心之后，就坐着忍耐了起来。

然而，偵探伊額蒙这一派一知道，却就去报告去了——

“看管区內居民某，忽开始其不动之姿势与无言之行动。此显系欲使己身如无，以圖欺誑上司也。”

伊額蒙勃然大怒道——

“什么？沒有誰呀？沒有上司嗎！带他来！”

带来了之后，他又命令道——

“搜身！”

检査过身体。値錢的东西都被沒收了，就是，表和純金的結婚戒指被拿去了，鑲在牙上的金被挖去了，还有，新的褲带也被解掉，連扣子都摘去了，这才报告說——

“搜过了。伊額蒙！”

“唔，什么——什么也沒有了嗎？”

“什么也沒有了，連不相干的东西也統統拿掉了！”

“但是，脑袋里面呢？”

“脑袋里面好像也并沒有什么似的。”

“带进来！”

居民走到伊額蒙的面前来，他用两只手按着褲子，伊額蒙一看見，却当作这是他对于生命的一切变故的准备了。但为了要引起痛苦的感情来，还是威猛的大声說——

“喂，居民，来了?!”

那居民就馴良的禀告道——

“全体都在治下了。”

“你是怎么了的呀，唔？”

“伊額蒙，我全沒有什么！我不过要用忍耐来征服……”

伊額蒙的头髮都豎了起来，發吼道——

“又来？又說征服嗎？”

“但这是說把恶……”

“住口！”

“但这并不是指您的……”

伊額蒙不相信——

“不指我？那么指誰？”

“是指自己！”

伊額蒙吃了一惊——

“且慢，恶这东西，究竟是在那里的呀？”

“就在于抗恶！”

“是朦混罢？”

“真的，可以起誓……”

伊額蒙觉得自己流出冷汗来。

“这是怎么的呢？”他看定着居民，想了一通之后，問道——

“你要什么呀？”

“什么也不要？”

“为什么什么也不要？”

“什么也不要！只請您許可我以身作則，教导人民。”

伊額蒙又咬着鬍子，思索起来了。他是有空想的心的，还爱洗蒸汽浴，但是淫蕩的地呵嗜呵嗜的叫喊，大体是偏于总在追求生活的欢乐这一面的。并且不能容忍反抗和刚愎，对于这些，时常講求着将硬汉的骨头变成稀粥那样的軟化法。但在追求欢乐和軟化居民的余暇，却喜欢幻想全世界的和平和救济我們的灵魂。

他在凝視着居民，而且在詫异。

“一直先前就这样的？是罢！”

于是他成了柔和的心情，嘆息着問道——

“什么又使你成了这样的呢，唔？”

那居民回答説——

“是进化……”

“不錯，朋友，那是我們的生命呵！有各色各样的……一切事物，都有缺陷，搖摆着身子，但躺起来，那

一边向下好呢，我們不知道……不能挑选，是的……"

伊額蒙又嘆息了。他也是人，也爱祖国，靠着它过活。各种危险的思想，使伊額蒙动摇了——

"将人民看作柔和的，馴良的东西，那是很愉快的——的的确确！但是，如果大家都停止了反抗，不是也省掉了晒太阳和旅行費嗎？不，居民都死完，是不至于的，——在朦混呀，这匪徒！还得研究他一下。做什么用呢？做宣传員？脸的表情太散漫，无論用什么假面具，也遮不住这沒表情，而且他的說話又不清楚。做絞刑吏，怎么样呢？力量不够……"

到底想了出来了，他向办公人員說——

"带这好运道的人，做第三救火队的馬房扫除人去罢！"

他入了队，但是不屈不挠的扫除着馬房。这对于工作的坚忍，伊額蒙看得感动了，他的心里發生了对这居民的相信。

"假使一切事情，都是这模样呢？"

經过了暫时的試驗之后，就使他接近自己的身边，叫他来誊清随便做成的銀錢的收支报告，居民誊清了，一声也不响。

伊額蒙越加佩服了，几乎要流泪。

"哈哈，这个人，虽然会看書写字，却也有用的。"

他叫居民到自己面前来，說道——

"相信你了！到外面講你的眞理去罢，但是，要眼观

四向呀！”

居民就巡游着市場，市集，以及大大小小的都会，到处高声的揚言道——

“你們在做些什么呀？”

人們看見了不得不信的异乎寻常的溫情的人格，于是走近他去，招供出自己的罪恶来，有些人竟还發表了秘藏的空想——有一个說，他想偷，却不受罰；第二个說，他想巧妙的誣陷人；第三个說，他想設法講誰的坏話。

要而言之，无論誰，都——恰如向来的俄罗斯人一样——希望着逃避对于人生的所有的本分，忘却对于人生的一切的責任。

他对这些人們說——

“你們放弃一切罢！有人說过：‘一切存在，无非苦恼，人因欲望，遂成苦恼，故欲断絕苦恼，必須消灭欲望。’所以，停止欲望罢，那么，一切苦恼，就自然而然的消除了——真的！”

人們当然是高兴的，因为这是真实，而且簡单。他們即刻躺在自己站着的地方。安稳了。也幽靜了……

这之后，虽然程度有些参差，但总而言之，四围却非常平靜，靜到使伊穎蒙覚得凄慘了，但他还虛张着声势——

“这些匪徒們，在裝腔呀！”

只有一些昆虫，仍在遂行着自己的天职，那行为，漸漸的放肆起来了，也非常繁殖起来了。

“但是，这是怎样的肃静呵！”伊額蒙縮了身子，各处搔着痒，一面想。

他从居民里面，叫出忠勤的僕人来——

“喂，虫豸們在攪扰我，来帮一下罢。”

但那人回答他道——

“这是不能的。”

“什么？”

“无論如何，是不能的。虽然虫豸們在攪扰，但还是因为您是活人的緣故呀，但是……”

“那么，我就要叫你变死尸了！”

“随您的便。”

无論什么事，全是这样子。誰都只說是“随您的便”。他命令人执行自己的意志，就得到極利害的伤心。伊額蒙的衙門破落了，滿是老鼠，乱咬着公文，中了毒死掉。伊額蒙自己也陷入更深的无聊中，躺在沙發上，幻想着过去——那时是过得很好的！告示一出，居民們就有各种反对的行为，有誰該处死刑，就必得有給吃东西的法律！倘在較远的地方，居民想有什么举动，是一定应該前去禁止的，于是有旅費！一得到“卑职所管区域內的居民已經全灭”的报告，还得給与奖賞和新的移民！

伊額蒙耽着过去的幻想，但邻近的别的人种的各国里，却像先前一样，照着自己的老規矩在过活，那些居民，在各处地方，用各种东西，彼此在吵架，他們里面，喧鬧和杂乱和各种的騷扰，是不断的，然而誰也不介意，

因为对于他們，这是有益的，而且也还有趣的。

伊額蒙忽然想到了——

“唔！居民們在朦蔽我！”

他跳起来，在本国里跑了一轉，推着大家，搖着大家，命令道——

“起来，醒来，站起来！”

毫无用处！

他抓住他們的衣領，然而衣領烂掉了，抓不住。

“猪猡！”伊額蒙滿心不安帖，叫道，“你們究竟怎么了呀？看看邻国的人們罢！……哪，連那中国尙且……”

居民們紧貼着地面，一声也不响。

“唉，上帝阿！”伊額蒙伤心起来了，“这怎么办才好呢？”

他来用欺騙，他弯腰到先前那一个居民的面前，在耳朵边悄悄的說道——

“喂，你！祖国正遭着危难哩，我起誓，眞的，你瞧，我划十字，完全眞的，正尝着深切的危难哩！起来罢，非抵抗不可……无論怎样的自由行动都許可的……喂，怎么样？”

然而已經朽腐了的那居民，却只低声說——

“我的祖国，在上帝里……”

别的那些是恰如死人一样，一声也不响。

“該死的运命論者們！”伊額蒙絕望的叫道。“起来罢！怎样的抵抗都許可的……”

只有一个曾是爽直而爱吵架的人，微微的欠起一点身子，向周围看了一看——

“但是，抵抗什么呢？什么也沒有呀……”

“是的，还有虫豸……”

“对于那虫豸，我們是慣了的！”

伊額蒙的理性，完全混乱了。他站在自己的土地的中央，提高了蛮声，大叫道——

“什么都許可了，我的爸爸們！救救我！实行罢！什么都許可了！大家互相咬起来呀！”

寂靜，以及舒服的休息。

伊額蒙想：什么都完結了！他哭了起来。他拔着給热泪弄湿了的自己的头髮，恳求道——

“居民們！敬爱的人們！要怎么办才好呢，现在，莫非叫我自己去革命嗎？你們好好的想想罢，想一想历史上是必要的，民族上是难逃的事情……我一个，是不能革命的，我这里，連可用的警察也沒有了，都給虫豸吃掉了……”

然而他們单是睒睒眼。就是用树尖来刺，大約也未必开口的！

就这样，大家都不声不响的死掉了，失了力量的伊額蒙，也跟着他們死掉了。

因为是这模样，所以虽在忍耐的里面，也一定应該有中庸。

十一

居民里面最聪明的人們，对于这些一切，到底也想了起来了——

“这是怎么的呀？看来看去，都只有十六个！”

費尽了思量之后，于是决定道——

“这都因为我們这里沒有人才的緣故。我們是必須設立一种完全超然的，居一切之上，在一切之前的中央思索机关的，恰如走在綿羊們前面的公山羊一样……”

有誰反对了——

“朋友們，但是，許多中心人物，我們不是已經够受了嗎？”

不以为然。

“那一定是带着俗务的政治那样的东西罢？”

先前的那人也不弱——

“是的，沒有政治，怎么办呢，况且这是到处都有的！我自然也在这么想——牢监滿起来了，徒刑囚监獄也已經塞得一动都不能动，所以扩张权利，是必要的……”

但人們給他注意道——

“老爷，这是意德沃罗基呀，早是应該抛弃的时候了！

必要的是新的人，别的什么也不要……"

于是立刻遵照了聖师的遺訓里所教的方法，开手来創造人。把口水吐在地上，捏起来，拌起来，弄得泥土一下就糟到耳朵边。然而結果簡直不成話。为了那惴惴然的热心，竟把地上的一切好花踏烂，連有用的蔬菜也灭絕了。他們虽然使着劲，流着汗，要弄下去，但——因为沒本領，所以除了互相責备和胡說八道以外，一无所得。他們的热心終于使上蒼發了怒——起旋風，动大雷，酷热炙着給狂雨打湿了的地面，空气里充满了悶人的臭味——喘不了气！

但是，时光一久，和上蒼的糾紛一消散，看哪，神的世界里，竟出現了新的人！

誰都大欢喜，然而——唉唉，这暫时的欢喜，一下子就变成可怜的窘急了。

为什么呢？因为农民的世界里一有新人物發生，他就忽然化为精明的商人，开手来工作，零售故国，四十五戈貝克起碼。到后来，就全盘卖掉了，連生物和一切思索机关都在內。

在商人的世界里，造出新人来——他就是生成的墮落汉，或者有官气的。在貴族的領地里——是像先前一样，想挤淨国家全部收入的人物在抽芽；平民和中流人們的土地上呢，是像各式各样的野薊似的，生着煽动家，虛无主义者，退嬰家之类。

"但是，这样的东西，我們的国度里是早就太多了的！"聰明的人們彼此談論着，真的思索起来了——

"我們承認，在創造技术上，有一种錯誤。但究竟是怎样的錯誤呢？"

在坐着想，四面都是烂泥，跳上来像是海里的波浪一样，唉唉，好不怕人！

他們这样的辯論着——

"喂，舍列台萊·拉甫罗維支，你口水太常吐，也太乱吐了……"

"但是，尼可尔生·卢啓支，你吐口水的勇气可还不够哩……"

新生出来的虛无主义者們，却个个以华西加·蒲思拉耶夫[1]自居，蔑視一切，嚷叫道——

"喂，你們，菜叶兒們！好好的干呀，但我們，……来帮你們的到处吐口水……"

于是吐口水，吐口水……

全盘的憂郁，相互的憤恨，还有烂泥。

这时候，夏謨林中学的二年級生米佳·科罗替式庚逃学出来，經过这里了，他是有名的外国邮票搜集家，綽号叫作"鋼指甲"。他走过来，忽然看見許多人坐在水洼里，吐下口水去。并且还好像正在深思着什么事。

"年紀不小了，却这么脏！"少年原是不客气的，米佳就这么想。

他凝視了他們，看可有教育界的分子在里面，但是看

[1] 符拉迪弥尔大公时代的英雄。——譯者。

不出，于是問道——

“叔父們，为什么都浸在水洼里的呀？”

居民中的一个生了气，开始辯論了——

“为什么这是水洼！这是象征着历史前的太古的深池的！”

“但你們在做什么呢？”

“在要創造新的人！因为你似的东西，我們看厭了……”

米佳觉得有趣。

“那么，造得像誰呢？”

“这是什么話？我們要造无可比拟的……走你的罢！”

米佳是一个还不能献身于宇宙的神秘之中的少年，自然很高兴有这机会，可以参与这样的重要事业，于是直爽的劝道——

“創造三只脚的罢！”

“为什么呢？”

“他跑起来，样子一定是很滑稽的……”

“走罢，小家伙！”

“要不然，有翅子的怎么样？这很好！造有翅子的罢！那么，就像‘格兰特船长的孩子們’里面的老鵰一样，他会把教师們抓去。書上面說，老鵰抓去的并不是教师，但如果是教师，那就更好了……”

“小子！你連有害的話都說出来了！想想日課前后的祷告罢……”

但米佳是喜欢幻想的少年，漸漸的热中了起来——

"教师上学校去。从背后紧紧的抓住了他的領头，飞上空中的什么地方去了。什么地方呢，那都一样！教师只是蹬着两只脚，教科書就这样的落下来。这样的教科書，就永远寻不着……"

"小子！要尊敬你的长辈！"

"教师就在上面叫他的老婆——别了，我像伊里亚和遏諾克一样，升天了；老婆那一面，却跪在大路中間，哭哩哭哩，我的当家人呀，教导人呀！……"

他們对这少年發了怒。

"滾开！这种胡說八道，沒有你，也有人会說的，你还太早呢！"

于是把他赶走了。米佳逃了几步，就停下来想，詢問道——

"你們眞的在做么？"

"当然……"

"但是做不順手嗎？"

他們煩悶地嘆着气，說——

"唔，是的。不要来妨害，走罢——"

米佳就又走远了一些，伸伸舌头，使他們生气。

"我知道为什么不順手！"

他們来追少年了，他就逃，但他們是熟練了驛站的飞脚的人物，追到了，立刻拔头髮。

"吓，你……为什么得罪长辈的？……"

米佳哭着懇求說——

“叔父們……我送你們苏丹的邮票……我有臨本的……还送你們小刀……”

但他們吓唬着，好像校长先生一样。

“叔父們！眞的，我从此不再搗乱了。但我实在也看出了为什么造不成新的人……”

“說出来……”

“稍稍松一点……”

放松了，但还是捏住着两只手。少年对他們說道——

“叔父們！土地不像先前了！土地不中用了，眞的，无論你們怎样吐口水，也什么都做不出来了！先前，上帝照着自己的模样，創造亚当的时候，所謂土地，不是全不为誰所有的嗎？是現在却都成了誰的东西。哪，所以，人也永远是誰的所有了……这問題，和口水是毫无关系的……”

这事情使他們茫然自失，至于将捏住的两只手放开。米佳趁势逃走了。逃脫了他們之后，把拳头当着自己的嘴，駡着——

“这發紅的科曼提人！伊罗可伊人！”

然而他們又一致走进水洼里，坐了下来，他們中間的最聰明的一个說——

“諸位同事，自做我們的事罢！要忘記了那少年，因为他一定是化了装的社会主义者……”

唉唉，米佳，可爱的人！

十二

有叫作伊凡涅支的一族，是奇怪之極的人民！无論遭了什么事，都不会惊駭！

他們生活在全不依照自然法則的“輕妄”的狹窄的包圍中。

“輕妄”对于他們，做尽了自己的随意想到的事，随手做去的事，……从伊凡涅支族，剝了七张皮，于是严厉的問道——

“第八张皮在那里？”

伊凡涅支人毫不吃惊，爽利地回答“輕妄”道——

“还沒有發育哩，大人，請您稍稍的等一下……”

“輕妄”一面焦急地等候着第八张皮的發生，一面用信札，用口头，向邻族自負道——

“我們这里的人民，对于服从，是很当心的。你就是湿心縱意的做，一点也不吃惊！比起来，眞不像足下那边的……那样……”

伊凡涅支族的生活，是这样的——做着一点事，納着捐，送些万不可省的賄賂，在这样的事情的余暇，就静悄悄的，大家彼此鳴一点不平——

“难呵，兄弟！”

有点聪明的人們却豫言道——

“怕还要难起来哩！”

他們里面的誰，有时也跟着加添几句話。他們是尊敬这样的人物的，説道——

“他在 i 字头上加了点了！”

伊凡涅支族租了一所带有花园的大屋子，在这屋子里，收留着每天練習講演，在 i 字头上加着点的特别的人們。

这里面大約聚集了四百个人，其中的四个，蒼蝇似的，开手来加点了，加的只是因为警官好奇，給了許可的点，他們于是向全世界夸口道——

“看我們堂堂皇皇的創造出历史来！”

但从警官看起来，他們的事业却好像是寻开心，他們还沒有在别的字上加点，就斬釘截鉄的通知他們說——

“不要弄坏字母了，大家都回家去！”

把他們赶散了，但他們并不吃惊，彼此互相安慰道——

“不要紧的，”他們說，“我們要写上历史去，使这种有失体面的事情，全都成为他們的污点！”

于是伊凡涅支族在自己的家里，一回两三个，秘密的聚起来，仍然毫不吃惊的，彼此悄悄的說道——

“从我們的选拔出来的同人們里，又給人把辯才夺去了！”

莽撞的，粗暴的人們，就互相告語說——

“在‘輕妄’那里，是沒有什么法律之类的！”

伊凡涅支族大概都喜欢用古諺来安慰他自己。和"輕妄"起了暫时的不一致，他們里面的誰給关起来了，他們就靜靜的說出哲学来——

"多事之处勿往！"

如果他們里面的誰，高兴别人的得了灾祸呢，那就說——

"应知自己之身分！"

伊凡涅支族就以这样的法子过活。过活下去，終于把一切i字，連最末的一个也加了点了！除此以外，他們无事可做！

"輕妄"看透了这全无用处，就命令全国，發布了極严厉的法律——

从此禁止在i字上加点，并且除允准者外，凡居民所使用之一切上，皆不得有任何附点存在。如有违犯，即处以刑法上最严峻之条項所指定之刑。

伊凡涅支族茫然自失了！做什么事好呢？

他們沒有受过别样的教練，只会做一件事，然而这被禁止了！

于是两个人一班，偸偸的聚在昏暗的角落里，像逸話里面的波写呵尼亚人一样，附着耳朵，討論了起来——

"伊凡涅支！究竟怎么办呢，假如不准的話？"

"喂——什么呀？"

"我并沒有說什么，但总之……"

"沒有什么也好，这够受了！沒有什么呀！可是你还

在說——眞的！”

“唔，說我在怎么？我什么也不呀！”

除此以外，他們是什么話也不会說的了！

十三

国度的这一面，住着苦什密支族，那一边呢，住着卢啓支族，其間有一条河。

这国度，是局促的地方，人民是貪心的，又很嫉妒，因此人民之間，就为了各种无聊事吵起架来，——只要有一点什么不如意事，立刻驤驤的相打。

拚命相咬，各决輸贏，于是来計算那得失。一說到計算，可是多么奇特呀?!莽撞的胡乱的斗了的人，利益是很少的——

苦什密支族議論道——

“那卢啓支人一个的实价，是七戈貝克[①]，但打死他却要化一卢布六十戈貝克。这是怎么的呀?”

卢啓支族这一面也在想——

“估起来，一个活的苦什密支人是两戈貝克也不值的，但打死他，却化到九十戈貝克了!”

“什么緣故呢?”

于是怀着恐怖心，大家这样的决定了——

---

① 一百戈貝克为一卢布，每一戈貝克，現在約合中国錢二分。——譯者。

"有添造兵器的必要，那么，仗就打得快，杀人的价錢也会便宜。"

他們那里的商人們，就撑开錢袋，大叫道——

"諸君！救祖国呀！祖国的价値是貴的呵！"

准备下无数的兵器，挑选了适宜的时期，彼此都要把别人赶出大家有份的世界去！战斗了，战斗了，决定輸贏了，掠夺了，于是又来計算那得失——多么迷人呢！

"但是，"苦什密支族說，"好像我們这面还有什么不合式！先前是用一卢布六十戈貝克敝掉卢啓支人的，現在却每杀一个，要化到十六卢布了！"

他們沒有元气了！卢啓支族那一面呢，也不快活。

"弄不好！如果战爭这样貴，也許还是停止了的好罢！"

然而他們是强硬的人，就下了这样的决心——

"兄弟！要使决死战的技术，比先前更加發达起来！"

他們那里的商人們，就撑开錢袋，大吼道——

"諸君！祖国危险哩！"

而自己呢，却悄悄的飞漲了草鞋的定价。

卢啓支族和苦什密支族，都使决死战的技术發达了，决定輸贏了，掠夺了，計算得失了——竟是伤心得很！

活人原是一文也不値的，但要打死他，却愈加貴起来了！

在平时，是大家彼此鳴不平——

"这事情，是要使我們灭亡的！"卢啓支人們說。

"要完全灭亡的！"苦什密支人們也同意。

但是，有誰的一只鴨錯在河里一泅的时候，就又打了起来了。

他們那里的商人們，就撑开錢袋，埋怨道——

“这鈔票，是只使人吃苦的！无論抓多少，总还是沒有够！”

苦什密支族和卢瞽支族打了七年仗，沒头沒脑的相搏，毁坏市街，燒掉一切，連五岁的孩子們也用机关槍来打杀。那結果，有些人是只剩了草鞋，别的有些人则除了領带以外，什么也不剩，人民竟弄得只好精赤条条的走路了。

大家决定輸贏了，掠夺了，計算得失了，于是彼此两面，都惘惘然了。

他們眯着眼睛，喃喃的說——

“不成！諸君，不行呀，决死战这件事，好像是我們的力量簡直还不能办到似的！看罢！每杀一个苦什密支人，要化到一百卢布哩。不行，总得想一个别的方法才好。”

会議之后，他們成队的跑到河边，对面的岸上，敌人也成群的站着。

自然，他們是很小心的彼此面面相覷，仿佛是害羞。躊躇了許多工夫，但从有一边的岸上，向着那一边的岸上說話了——

“你們，怎么了呀？”

“我們嗎，沒有什么呀。”

“我們是不过到河边来看看的……”

“我們也是的……”

他們站着，害羞的人在搔头皮，别的人是憂郁着在嘆气。

于是又叫了起来了——

“你們这里，有外交使者嗎？”

“有的呀。你們这里呢？”

“我們也有……”

“哦！”

“那么，你們呢？……”

“唔，我們是，自然沒有什么的。”

“我們嗎？我們也一样……”

彼此了解了，把外交使者淹在河里之后，明明白白的說出来了——

“我們来干什么的，知道嗎？”

“也許知道的！”

“那么，为什么呀？”

“因为要講和罢。”

苦什密支这一族吃了一惊。

“怎么竟会猜着的呢？”

但卢略支族这一面，微笑着說——

“唔，我們自己，也就为了这事呀！战爭眞太化錢了。”

“哦哦，眞是的！”

“即使你們是流氓，总之，还是和和气气的大家过活罢，怎么样？”

“即使你們是賊骨头，我們也贊成的！”

“兄弟似的过活罢，那么，恐怕可以俭省得多了！”

“可以俭省得多的。”

誰都高兴，給恶鬼迷住了似的人們，都舞蹈起来了，跳起来了，烧起篝火来了。抱住对方的姑娘，使她乏了力，还偷对方的馬匹，互相拥抱，大家都叫喊道——

“哪，兄弟們，这多么好呀？即使你們是……譬如……”

于是苦什密支族回答說——

“同胞們！我們是一心同体的。即使你們，自然，即使是那个……也不要紧的！”

从这时候起，苦什密支族和卢啓支族就平静地，安稳地过活了，完全放弃了武备，彼此都輕松地，平民的地，互相偷东西。

然而，那些商人們，却仍然照了上帝的規矩生活着。

十四

驯良而执拗的凡尼加，縮着身子，睡在只有屋頂的堆房里，是拚命的做了事情之后，休息在那里的。有一个貴族跑来了，叫道——

“凡尼加，起来罢！”

“为什么呢？”

“救墨斯科去呀！”

“墨斯科怎么了？”

“波兰人在那里放肆得很！”

“这无賴汉……”

凡尼加出去了，救着的时候，恶魔波罗忒涅珂夫吆喝他道——

“昏蛋，你为什么来替貴族白費气力的！去想一想罢。”

“想嗎，我一向沒有習慣，聖修道神甫会替我好好的想的。”凡尼加說。他救了墨斯科，回来一看，屋頂沒有了。

他嘆一口气——

“好利害的偸兒！”

因为想做好梦，把右側向下，躺着，一睡就是二百年，但忽然間，上司跑来了——

“凡尼加，起来罢！”

“为什么呢？”

“救俄罗斯去呀！”

“誰把俄罗斯？”

“十二条舌头的皤那巴拉忒呀！”

“哼，給它看点顏色……要它的命！”

前去救着的时候，恶魔皤那巴拉忒悄悄的对他說——

“凡涅，你为什么要給老爷們出力呢，凡紐式加，你不是已經到了应該脫出奴隶似的职务的时候了嗎！”

“他們自己会来解放的。”凡尼加說。于是把俄罗斯救出了。回了家，驟然一看，家里沒有屋頂！

他嘆一口气——

“狗子們，都偷走了！”

跑到老爷那里去，問道——

“这是怎么的，救了俄罗斯，却什么也不給我一点嗎？”

“如果你想要，就給你一頓鞭子罢？”

“不不，不要了！多謝你老。”

这之后，又睡了一百年，做着好的梦。但是，沒有吃的。有錢，就喝酒，沒有錢，就想——

“唉唉，喝喝酒，多么好呢！”

哨兵跑来了，叫道——

“凡尼加，起来罢！”

“又有什么事了？”

“救欧罗巴去呀！”

"它怎么了？"

"德国人在侮辱它哩！"

"但是，他們为什么誰也不放心誰呢？再靜一些的过活，豈不是好……"

他跑出去，开手施救了。然而德国人却撕去了他的一条腿。凡尼加成了独脚，回家来看时，孩子們餓死了，女人呢，在給邻家汲水。

"这可怪哩！"凡尼加吃了一惊，于是举起手来，要去搔搔后脑壳，但是，在他那里，却并沒有头！

十五

古时候，也很有名的夏謨林市里，有一个叫作米开式加的侏儒。他不能像样的过活，只活在污秽和穷苦和衰弱里。他的周围流着不潔，各种妖魔都来戏弄他，但他是一个顽固的沒有决断力的懶人，所以头髮也不梳，身子也不洗，生着蓬蓬松松的乱髮，他向上帝訴說道——

“主呵，主呵！我的生活是多么丑，多么脏呵！連猪也在冷笑我，主呵，您忘記了我了！”

他訴說过，暢暢怏怏的哭了一通，躺下了，他幻想着——

“妖魔也不要紧，只要給我一点什么小改革，就好了，为了我的馴良和穷苦！給我能够洗一下身子，弄得漂亮些……”

然而妖魔却更加戏弄他了。在未到“吉日良辰”之前，总把实行自然的法則延期，对于米开式加，每天就总給他下面那样之类的簡短的指令——

“应沉默，有违反本令者，子孙七代，俱受行政上之扑灭处分。”

或者是——

“应諴心爱戴上司，有不遵本令者，处以極刑。”

米开式加讀着指令，向周圍看了一轉，忽然記得了起来的是夏謨林市守着沉默，特力摩服市在爱上司，在服尔戈洛，是居民彼此偸着别人的革鞋。

米开式加呻吟了——

“唉唉！这又是什么生活呢？出点什么事才好……”

忽然間，一个兵丁跑来了。

誰都知道，兵爷是什么都不怕的。他把妖魔赶散了，还推在暗的堆房和深的井里，赶在河的冰洞里。他把手伸进自己的怀中，拉出約莫一百万卢布来，而且——毫不可惜地遞給米开式加了——

“喂，拿去，穷人，到混堂里去洗一个澡，整整身样，做一个人罢，已經是时候了！”

兵丁交出过一百万卢布，就做自己的工作去了，簡直好像没事似的！

請讀者不要忘記这是童話。

米开式加两只手里捏着一百万卢布，剩下着，——他做什么事好呢。从一直先前起，他就遵照指令，什么事情都不做了的，只还会一件事——鳴不平。但也到市場的衣料店里去，买了做衬衫的紅布来，又买了褲料。把新衣服穿在脏皮膚上，无昼无夜，无年无节，在市上彷徨。摆架子，說大話。帽子是歪斜的，脑子也一样。“咱們嗎，”他說，“要干，是早就成功了的，不过不高兴干。咱們夏謨林市民，是大国民呀。从咱們看起来，妖魔之类，是还没有

跳蚤那么可怕的，但如果要怕，那也就不一定。”

米开式加玩了一礼拜，玩了一个月，唱完了所有記得的歌。

《永远的記忆》和《使长眠者和众聖一同安息罢》也都唱过了，他厭倦了庆祝，不过也不願意作工。从不惯变了无聊。不知怎的，一切都沒有意思，一切都不像先前。沒有警官，上司也不是眞貨色，是各处的杂凑，誰也不足惧，这是不好的，异样的。

米开式加喃喃自語道——

“以前，妖魔在着的时候，秩序好得多了。路上是定时打扫的，十字街口都站着正式的警察，步行或是坐車到什么地方去，他們就命令道，‘右边走呀！’但現在呢，要走那里就走那里，誰也不說一句什么話。这样子，也許会走到路的尽头的……是的，已經有人走到着哩……”

米开式加漸漸的无聊了起来，嫌恶的意思越加利害了。他凝視着一百万卢布，自己憤恨着自己——

“給我，一百万卢布算什么？别人还要多呢！如果一下子給我十万万，倒也罢了……現在不是只有一百万嗎？哼，一百万卢布，叫我怎么用法？現在是鷄兒也在当老鵰用。所以一只鷄也要卖十六个卢布！我这里，統統就只是一百万卢布呀……”

米开式加發見了老例的不平的原因，就很高兴，于是一面在肮脏的路上走，一面叫喊道——

“給我十万万呀！我什么也干不来！这算是什么生活

呢！街路也不扫，警察也沒有，到处乱七八糟的。給我十万万盧，要不然，我不高兴活了！”

有了年紀的土拨鼠从地里爬出来，对米开式加說——

“呆子，嚷什么呀？在托誰呢？喂，不是在托自己嗎！”

但米开式加仍旧說着他的話——

“我要用十万万！路沒有扫，火柴涨价了，沒有秩序……”

到这里，童話是并沒有完的，不过后文还沒有經过檢閱。

十六

有一个女人——姑且叫作瑪德里娜罢——为了不相干的叔子——姑且說是为了尼啓太罢——和他的亲戚以及許多各种的雇工們在做活。

她是不舒服的。叔子尼啓太一点也不管她，但对着邻居，却在說大話——

“瑪德里娜是喜欢我的，我有想到的事情，都叫她做的。好像馬，是模范的馴良的动物……”

但尼啓太的不要脸的烂醉的雇工們，对于瑪德里娜，却欺侮她，赶她，打她，或者是罵罵她当作消遣。然而嘴里还是这么說——

“喂，我們的姑娘瑪德里娜！有时簡直是可怜的人兒哪！”

虽然用言語垂怜，实际上却总是不断的虐待和搶夺。

这样的有害的人們之外，也还有許多无益的人們，同情着瑪德里娜的善于忍耐，把她团团围住。他們从第三者的地位上来观察她，佩服了——

“吃了許多苦头的我們的穷娃兒！”

有些人則感激得叫喊道——

“你，”他們說，“是連尺也不能量的，你就是这么伟大！用知識，”他們說，“是不能懂得你的，只好信仰你！”

瑪德里娜恰如母熊一样，从这时代到那时代，每天做着各种的工作，然而全都沒意思，——无論做成了多少，男的雇工就統統霸去了。在周圍的，是醉汉，女人，放肆，还有一切的污穢——不能呼吸。

她这样地过着活。工作，睡觉。也趁了極少的閑空，煩恼着自己的事——

“唉唉！大家都喜欢我的，都可怜我的，但沒有眞实的男人！如果来了一个眞实的人，用那强壮的臂膊抱了我，尽全力爱着我，我眞不知道要給他生些怎样的孩子哩，眞的！”

而且哭着了，这之外，什么也不会！

鉄匠跑到她这里来了。但瑪德里娜并不喜欢他，他显着不大可靠的模样，全身都粗陋，性格是野的，而且說着难懂的話，簡直好像在夸口——

“瑪德里娜，”他說，“你只有靠着和我的理想的結合，这才能够达到文化的其次的阶段的……”

她回答他道——

“你在說什么呀！我連你的話也不懂，况且我很有錢，你似的人，看不上眼的！”

就这样的过着活。大家都以为她可怜，她也觉得自己可怜，这里面，什么意思也沒有。

勇士突然出現了。他到来，赶走了叔子尼唇太和雇工

們，向瑪德里娜宣言道——

“从此以后，你完全自由了。我是你的救主，就如旧銅圓上的胜利者乔治似的！”

但鉄匠也声明道——

“我也是救主！”

“这是因为他嫉妒的緣故，”瑪德里娜想，但口头却是这么說——

“自然，你也是的！”

他們三个，就在愉快的滿足里，过起活来了。天天好像婚礼或是葬礼一样，天天喊着万岁。叔子的雇工穆开，覺得自己是共和主义者了，万岁！耶尔武罗夫斯克和那仑弄在一起。宣言了自己是合众国，也万岁。

約莫有两个月，他們和睦地生活着。恰如果酒勺子里的繩子一样，只浸在欢喜中。

但是，突然間——在聖露西，事情的变化总是很快的，勇士忽而厭倦了！

他对着瑪德里娜坐下，問她道——

“救了你的，究竟是誰呀？我嗎？”

“哦哦，自然是可爱的你呵！”

“是嗎！”

“那么我呢？”鉄匠說。

“你也是……”

稍停了一会，勇士又追問道——

“誰救了你的呢——我罢，未必不是罢？”

“唉唉！”瑪德里娜說，“是你，确是你，就是这你呀！”

“好，記着！”

“那么，我呢？”鉄匠問。

“唔唔，你也是……你們两个一起……。”

“两个一起？”勇士翘着鬍子，說。“哼……我不知道……”

于是每时訊問起瑪德里娜来——

“我救了你沒有？”

而且越来越严紧了——

“我是你的救主呢，还是别的誰呢？”

瑪德里娜看見——鉄匠哭丧着脸，退在一旁，做着自己的工作。偸兒們在偸东西，商人們在做买卖，什么事都像先前，叔子时候一样，但勇士却依然每天駡詈着，追問着——

“我究竟是你的什么人呢？”

打耳刮，拔头髮！

瑪德里娜和他接吻，称賛他，用殷勤的話对他說——

“您是我的可爱的意大利的加里波的呀，您是我的英吉利的克倫威尔，法兰西的拿破仑呀！”

但她自己，一到夜里，却就暗暗的哭——

“上帝呵，上帝呵！我眞以为有什么事情要起来了，但这事，却竟成了这模样了！”

……………………………………………

請不要忘記了这是童話。

坏孩子和别的奇聞

俄国 A.P.契訶夫 著

俄国 V.N.瑪修丁 插画

前　記

司基塔列慈 (Skitalez) 的《契訶夫記念》里，記着他的談話——

"必須要多写！你起始唱的是夜鶯歌，如果写了一本書，就停止住，岂非成了烏鴉叫！就依我自己說：如果我写了头几篇短篇小說就擱笔，人家决不把我当做作家！契紅德！一本小笑話集！人家以为我的才学全在这里面。严肃的作家必說我是另一路人，因为我只会笑。如今的时代怎么可以笑呢？"(耿济之譯，《譯文》二卷五期。)

这是一九〇四年一月間的事，到七月初，他死了。他在临死这一年，自說的不滿于自己的作品，指为"小笑話"的时代，是一八八〇年，他二十岁的时候起，直至一八八七年的七年間。在这之間，他不但用"契紅德"(Antosha Chekhonte)的笔名，还用种种另外的笔名，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四百多篇的短篇小說，小品，速写，杂文，法院通信之类。一八八六年，才在彼得堡的大报《新时代》上投稿；有些批評家和传記家以为这时候，契訶夫才开始認眞的創作，作品漸有特色，增多人生的要素，观察也愈加深邃起来。这和契訶夫自述的話，是相合的。

这里的八个短篇，出于德文譯本，却正是全屬于“契紅德”时代之作，大約譯者的本意，是幷不在严肃的紹介契訶夫的作品，却在輔助瑪修丁（V. N. Massiutin）的木刻插画的。瑪修丁原是木刻的名家，十月革命后，还在本国为勃洛克（A. Block）刻《十二个》的插画，后来大約終于跑到德国去了，这一本書是他在外国的謀生之术。我的翻譯，也以紹介木刻的意思为多，幷不著重于小說。

这些短篇，虽作者自以为“小笑話”，但和中国普通之所謂“趣聞”，却又截然两样的。它不是簡单的只招人笑。一讀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問題。生瘤的化裝，蹩脚的跳舞，那模样不免使人笑，而笑时也知道：这可笑是因为他有病。这病能医不能医。这八篇里面，我以为沒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但作者自己却将这些指为“小笑話”，我想，这也許是因为他謙虛，或者后来更加深广，更加严肃了。

譯　者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

坏孩子

伊凡·伊凡諾維支·拉普庚是一个风采可观的青年，安娜·綏米諾夫娜·山勃列支凱耶是一个尖鼻子的少女，走下峻急的河岸来，坐在长椅上面了。长椅摆在水边，在茂密的新柳丛子里。这是一个好地方。如果坐在那里罢，就躲开了全世界，看見的只有魚兒和在水面上飞跑的水蜘蛛了。这青年們是用釣竿，网兜，蚯蚓罐子以及别的捕魚家伙武装起来了的。他們一坐下，立刻来釣魚。

"我很高兴，我們到底只有两个人了，"拉普庚开口說，望着四近。"我有許多話要和您講呢，安娜·綏米諾夫娜……很多……当我第一次看見您的时候……魚在吃您的了……我才明白自己是为什么活着的，我才明白应当供献我誠实的勤劳生活的神象是在那里了……好一条大魚……在吃哩……我一看見您，这才識得了爱，我爱得您要命！且不要拉起来……等它再吃一点……請您告訴我，我的宝貝，我对您起誓：我希望能是彼此之爱——不的，不是彼此之爱，我不配，我想也不敢想，——倒是……您拉呀！"

安娜·綏米諾夫娜把那拿着釣竿的手，赶紧一揚，叫起来了。空中閃着一条銀綠色的小魚。

“我的天，一条鱸魚！阿呀，阿呀……快点！脱出了！”

鱸魚脱出了鈎鈎，在草上向着它故乡的元素那里一跳……扑通——已經在水里了！

追去捉魚的拉普庚，却替代了魚，錯捉了安娜·綏米諾夫娜的手，又錯放在他的嘴唇上……她想縮回那手去，然而已經来不及了；他們的嘴唇又不知怎么一来，接了一个吻。这全是自然而然的。接吻又接連的来了第二个，于是立誓，盟心……幸福的一瞬息！在这人間世，絕对的幸福是沒有的。幸福大抵在本身里就有毒，或者給外来的什么来毒一下。这一回也如此。当这两个青年人正在接吻的时候，突然起了笑声。他們向水里一望，僵了：河里站着一个水齐着腰的赤条条的孩子。这是中学生珂略，安娜·綏米諾夫娜的弟弟。他站在水里面，望着他們俩，阴险的微笑着。

“嗳哈……你們亲嘴。”他説。“好！我告訴媽媽去。”

“我希望您要做正人君子……”拉普庚紅着脸，吃吃的説。“偷看是下流的，告发可是卑劣，討厌，胡鬧的……我看您是高尙的正人君子……”

“您給我一个卢布，我就不説了！”那正人君子回答道。“要是，不，我去説出来。”

拉普庚从袋子里掏出一个卢布来，給了珂略。他把卢布捏在稀湿的拳头里，吹一声口哨，浮开去了。但年青的他們俩，从此也不再接吻了。

后来拉普庚又从街上給珂略带了一副顏料和一个皮球来，他的姊姊也献出了她所有的丸藥的空盒。而且还得送

他雕着狗头的硬袖的扣子。这是很討坏孩子喜欢的，因为想訛得更多，他就开始监视了。只要拉普庚和安娜·綏米諾夫娜到什么地方去，他总是到处跟踪着他們。他沒有一刻放他們只有他們俩。

“流氓，”拉普庚咬着牙齿，說。“这么小，已是一个大流氓！他将来还会怎样呢?!”

整一个七月，珂略不給这可怜的情人們得到一点安静。他用告发来恐吓，监視，并且索詐东西；他永是不满意，終于說出要表的話来了。于是只好約給他一个表。

有一回，正在用午餐，刚刚是吃蛋片的时候，他忽然笑了起来，用一只眼睛使着眼色，問拉普庚道：“我說罢？怎么样？”

拉普庚满脸通紅，錯作蛋片，咬了飯巾了。安娜·綏米諾夫娜跳起来，跑进隔壁的屋子去。

年青的他們俩停在这样的境遇上，一直到八月底，就是拉普庚終于向安娜·綏米諾夫娜求婚了的日子。这是怎样的一个幸福的日子呵！他向新娘子的父母說明了一切，得到許可之后，拉普庚就立刻跑到园里去寻珂略。他一寻到他，就高兴得流下眼泪来，一面拉住了这坏孩子的耳朵。也在找寻珂略的安娜·綏米諾夫娜，恰恰也跑到了，便拉住了他的那一只耳朵。大家必須看着的，是两个爱人的脸上，显出怎样的狂喜来，当珂略哭着討饒的时候：

“我的乖乖，我的好人，我再也不敢了！阿唷，阿唷，饒我！”

两个人后来説，他們俩秘密的相爱了这么久，能象在扯住这坏孩子的耳朵的一瞬息中，所感到的那样的幸福，那样的透不过气来的大欢喜，是从来沒有的。

一八八三年作

难解的性格

头等車的一个房間里。

绷着紫紅色天鵝絨的长椅上，靠着一位漂亮的年青的太太。

值錢的綴有鬚头的扇子，在她痙攣地捏紧了的手里格格的响；眼鏡时时从她那美丽的鼻子上滑下来；胸前的别針，忽高忽低，好象一只小船的在波浪里。她很兴奋……她对面坐着一位省长的特委官，是年青的新作家，在省署时报上发表他描写上流社会的短篇小説的……他显着专門家似的脸相，目不轉睛的在看她。他在观察，他在研究，他在揣測这出軌的，难解的性格，他已經几乎有了把握……她的精神，她的一切心理，他完全明白了。

"阿，我懂得您的！"那特委官在她手鐲近旁的手上接着吻，説。"您那敏感的，灵敏的精神，在寻一条走出迷宫的去路呀……一定是的！这是一場厉害的，吓人的斗争，但是……您不要怕！您要胜利的！那一定！"

"請您写出我来罢，渥勒兌瑪尔！"那位太太悲哀的微笑着説道。"我的生活是很充实，很有变化，很多色采的……但那要点，是在我的不幸！我是一个陀斯妥也夫斯基式的

殉难者……請您給世界看看我的心，渥勒兑瑪尔，請您給他們看看这可怜的心！您是心理学家。我們坐在这房間里談不到一点鐘，可是您已經完全懂得我了！"

"您講罢。我恳求您，請您講出来罢！"

"您听罢。我是生在一家貧穷的仕宦之家的。我的父亲是一个好人，也聪明，但是……时代和环境的精神……vous comprenez (您明白的)，我并不想責备我那可怜的父亲。他喝酒，打牌……收賄賂……还有母亲……我有什么可說呢！那辛苦，那为了一片面包的挣扎，那自卑自賤的想头……唉唉，您不要逼我从新記它出来了。我只好亲自来开拓我自己的路……那吓人的学校教育，无聊小說的灌輸，年青的过失，羞怯的初恋……还有和环境的战斗呢？是可怕的呀！还有疑惑呢？还有逐渐成长起来的对于人生和自己的不信的苦痛呢？……唉唉！……您是作家，懂得我們女人的。您都知道……我的不幸，是天生了的呀……我等候着幸福，这是怎样的幸福呢？我急于要成一个人！是的！要成为一个人，我覚得我的幸福就在这里面！"

"您可真的了不得！"作家在手鐲近旁吻着她的手，低声說。"我并不是在吻您，您这出奇的人物，我是在吻人类的苦恼！您記得拉斯可里涅可夫[1]么？他是这样地接吻的。"

"阿，渥勒兑瑪尔！我极要荣誉，……要名声，要光彩，恰如那些——我何必謙虛呢？——那些有着不很平常的性

---

[1] Raskolnikov，陀斯妥也夫斯基作小說《罪与罰》里的男主角。——譯者。

格的人們一样。我要不平常……簡直不是女性的。于是……于是……在我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有錢的老将軍……您知道罢，渥勒発瑪尔！这其实是自己牺牲，自己否定呀，您要知道！我再沒有别的法子了。我接济了我的亲屬，我也旅行，也做慈善事业……但是，这将軍的拥抱，在我覺得怎样的难堪和卑汙呵，虽然别一面，他在战爭上曾經显过很大的勇敢，也只好任他去。有时候……那是可怕的时候呀！然而安慰我的是这一种思想，这老头子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便会死掉的，那么，我就可以照我的願望过活了，将自己給了相爱的人，并且得到幸福……我可是有着这么的一个人的，渥勒発瑪尔！上帝知道，我有着这么一个的！"

那位太太使劲的揮扇，她脸上显出一种要哭的表情。

"現在是这老头子死掉了……他留給我一点財产，我象鳥兒一样的自由。現在我可以幸福了……不是么，渥勒発瑪尔？幸福在敲我的窗門了。我只要放它进来就是，然而……不成的！渥勒発瑪尔，您听哪，我对您起誓！現在我可以把自己給那爱人，做他的朋友，他的帮手，他的理想的承受者，得到幸福……安静下来了……然而这世界上的一切，却多么大概是討厌，而且庸俗的呵！什么都这样的卑劣，渥勒発瑪尔！我不幸呵，不幸呵，不幸呵！我的路上，現出障碍来了！我又覺得我的幸福远去了，唉，远得很！唉唉，这苦楚，如果您一知道，怎样的苦楚呵！"

"但这是什么呢？怎样的一种障碍呢？我懇求您，告訴我罢！那是什么呀？"

"别一个有錢的老人……"

破扇子遮掩了漂亮的脸。作家把他那深思的头支在手上，叹一口气，显出专門家和心理学家的脸相，思索了起来。車头叫着汽笛，喷着蒸气，窗幔在落照里映得通紅。

一八八三年作

假病人

将軍夫人瑪尔法·彼得罗夫娜·貝紉基娜，或者如农人們的叫法，所謂貝紉金家的，十年以來，行着类似疗法①的医道，五月里的一个星期二，她在自己的屋子里診察着病人。她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类似疗法的藥箱，一本类似疗法的便覽，还有一个类似疗法藥的算盘。挂在壁上的是嵌在金边鏡框里的一封信，那是一位彼得堡的同类疗法家，据瑪尔法·彼得罗夫娜說，很有名，而且簡直是伟大的人物的手笔；还有一幅神甫亚理斯泰尔夫的象，那是将軍夫人的恩人，否定了有害的对症疗法，教給她認識了眞理的。客厅里等候着病人們，大半是农人。他們除两三个人之外，都赤着脚，这是因为将軍夫人吩咐过，他們該在外面脫掉那恶臭的长靴。

瑪尔法·彼得罗夫娜已經看过十个病人了，于是就叫十一号：“格夫里拉·克魯慈提！”

---

① Homoopathie，日本又譯“同类疗法”，是用相类似的毒，来治这病的医法，意义大致和中国的“以毒攻毒”相同。现行的对于許多細菌病的血清注射，其实也还是这疗法，不过这名称嗣久不使用了。——譯者。

門开了，走进来的却不是格夫里拉·克魯慈提，倒是将軍夫人的邻居，敗落了的地主蘧木弗利辛，一个小身材的老头子，昏眼睛，紅边帽①。他在屋角上放下手杖，就走到将軍夫人的身边，一声不响地跪下去了。

"您怎么了呀！您怎么了呀，庫士瑪·庫士客支！"将軍夫人满脸通紅，发了抖。"罪过的！"

"只要我活着，我是不站起来的！"蘧木弗利辛在她手上吻了一下，說。"請全国民看看我在对您下跪，您这保佑我的菩薩，您这人类的大恩人！不打紧的，这慈仁的精灵，給我性命，指我正路，还将我多疑的坏聪明照破了，岂但下跪，我連火里面还肯跳进去呢，您这我們的神奇的国手，鰥寡孤独的母亲！我全好了呀！我复活了呀，活神仙！"

"我……我很高兴……！"将軍夫人快活到脸紅，吞吞吐吐的說。"那是很愉快的，听到了这样的事情……請您坐下罢！上星期二，您却是病得很重的！"

"是呀，重得很！只要一想到，我就怕！"蘧木弗利辛一面說，一面坐。"我全身都是风湿痛。我苦了整八年，一点安静也沒有……不論是白天，是夜里，我的恩人哪！我看过許多医生，請喀山的大学教授們对診，行过土浴，喝过矿泉，我什么方法都試过了！我的家私就为此化得精光，太太。这些医生們只会把我弄糟，他們把我的病赶进內部去了！他們很能够赶进去，但再赶出来呢——他們却不能，他們的

① 帝俄时代貴族所戴的帽子。——譯者。

学問还沒有到这地步……他們单喜欢要錢，这班强盜，至于人类的利益，他們是不大留心的。他开一张鬼画符，我就得喝下去。一句話，那是謀命的呀。如果沒有您，我的菩薩，我早已躺在坟里了！上礼拜二我从您这里回家，看了您給我的那丸藥，就自己想：'这有什么用呢？这好容易才能看見的沙粒，医得好我的沈重的老病嗎？'我这么想，不大相信，而且笑笑的；但我刚吃下一小粒，我所有的病可是一下子統統沒有了。我的老婆看定着我，疑心了自己的眼睛，'这是你嗎，珂略？①'——'不錯，我呀。'于是我們俩都跪在圣象面前，給我們的恩人祷告：主阿，請把我們希望于她的，全都給她罢！"

薩木弗利辛用袖子擦一擦眼，从椅子上站起，好象又要下跪了，但將軍夫人制住他，使他仍复坐下去。

"您不要謝我，"她說，兴奋得紅紅的，向亚理斯泰尔夫象看了一眼。"不，不要謝我！这时候我不过是一副从順的机械……这眞是奇迹！拖了八年的风湿痛，只要一粒瘰癧丸②就断根了！"

"您眞好，給了我三粒。一粒是中午吃的，立刻見效！別一粒在傍晚，第三粒是第二天，从此就无影无踪了！无論那里，一点痛也沒有！我可是已經以为要死了的，写信到莫斯科去，叫我的兒子回来！上帝竟将这样的智慧传授了您，您这活菩薩！現在我好象上了天堂……上礼拜二到您这里

---

① Kolia 就是庫士瑪(Kusima)的爱称。——譯者。

② 原名 Skrophuroso，是一种用草藥搗成的小丸子。——譯者。

来，我还蹩着脚的，現在我可是能够兎子似的跳了……我还会活一百来年哩。不过还有一件事情困住我——我的精穷。我是健康了，但如果沒有东西好过活，我的健康又有什么用处呢。穷的逼我，比病还厉害……拿这样的事来做例子罢……現在是种燕麦的时候了，但叫我怎么种它呢，如果我沒有种子的話？我得去买罢，却要錢……我怎么会有錢呢？"

"我可以送您燕麦的，庫士瑪·庫士密支……您坐着罢！您給了我这么大的高兴，您給了我这样的滿足，应該我来謝您的，不是您謝我！"

"您是我們的喜神！敬爱的上帝竟常常把这样的好人放在世界上！您高兴就是了，太太，高兴您行的好事！我們罪人却沒有什么好給自己高兴……我們是微末的，小气的，无用的人……螞蚁……我們不过是自称为地主，在物質的意义上，却和农民一样，甚至于还要坏……我們确是住在石造房子里，但那仅是一座 Fata Morgana① 呀，因为屋頂破了，一下雨就漏……我又沒有买屋頂板的錢。"

"我可以送給您板的，庫士瑪·庫士密支。"

薩木弗利辛又討到一匹母牛，一封介紹信，是为了他想送进专門学校去的女兒的，而且被将軍夫人的大度所感动，感激之至，嗚咽起来，嘴巴牵歪了，还到袋子里去摸他的手帕……将軍夫人看見，手帕刚一拉出，同时也好象有一个紅

① 介在意大利的 Sicily 和 Calabria 之間的 Messina 的海峽中所見的海市蜃楼；相传是仙人名 Morgana 者所为，故名。——譯者。

紙片，沒有声响的落在地板上面了。

“我一生一世不忘記的……”他絮叨着說。“我还要告訴我的孩子們，以及我的孙子們……一代一代……孩子們，就是她呀，救活了我的，她，那个……”

将軍夫人送走了病人之后，就用她眼泪汪汪的眼睛，看了一会神甫亚理斯泰尔夫的象，于是又用亲密的，敬畏的眼光，射在藥箱，备覽，算盘和靠椅上，被她救活的人就刚刚坐在这里的，后来却終于看見了病人落掉的紙片。将軍夫人拾起紙片来，在里面发見了三粒藥草的丸子，和她在上礼拜二給与蕯木弗利辛的丸藥，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那个……”她惊疑着說。“这也是那张紙……他連包也沒有打开呀！那么，他吃了什么呢？奇怪……他未必在騙我罢。”

将軍夫人的心里，在她那十年行医之間，开始生出疑惑来了……她叫进其次的病人来，当在听他們訴說苦恼时，也覺得了先前沒有留心，听过就算的事。一切病人，沒有一个不是首先恭維她的如神的疗法的，佩服她医道的学問，罵詈那些对症疗法的医生，待到她兴奋到脸紅了，于是就来叙述他們的困苦。这一个要一点地，别一个想討些柴，第三个要她許可在她的林子里打猎。她仰望着启示給她眞理的神甫亚理斯泰尔夫的善良的，寬闊的脸，但一种新的眞理，却开始来咬她的心了。那是一种不舒服的，沈悶的眞理。

人是狡猾的。

一八八五年作

簿記課副手日記抄

一八六三年五月十一日。我們的六十岁的簿記課长格罗忒金一咳嗽，就喝和酒的牛奶，因此生了酒精中毒脑症了。医生們以他們特有的自信，斷定他明天就得死。我終于要做簿記課长了。这位置是早已允許了我的。

書記克萊錫且夫要吃官司，因为他毆打了一个称他为官僚的請願者。看起来，怕是要定罪的。

服藥草的煎剂，医胃加答児。

一八六五年八月三日。簿記課长格罗忒金的胸部又生病了。他咳嗽，喝和酒的牛奶。他一死，他的地位就是我的了。我希望着，但我的希望又很微，因为酒精中毒脑症好象是未必一定会死的！

克萊錫且夫从一个亚美尼亚人的手里搶过一张支票来，撕掉了。他也許因此要吃官司。

昨天一个老婆子（古立夫娜）对我說，我生的不是胃加答児，是潛伏痔。这是很可能的！

一八六七年六月三十日。看报告，說是阿剌伯流行着霍乱病。大約也要到俄国来的罢，那么，就要放許多天假。老格罗忒金死掉，我做簿記課长，也未可料的。人也眞韌！

据我看来，活得这么久，簡直是該死！

喝什么来治治我的胃加答兒呢？或者用莪求① 子？

一八七〇年一月二日。在格罗忒金的院子里，一只狗彻夜的叫。我的使女貝拉該耶說，这是很准的兆头，于是我和她一直談到两点鐘，如果我做了簿記課长，就得弄一件浣熊皮子和一件睡衣。我大約也得結婚。自然不必处女，这和我的年紀是不相称的，还是寡妇罢。

昨天，克萊錫且夫被逐出俱乐部了，因为他講了一个不成样子的笑話，还嘲笑了商业会館的会員波紐霍夫的爱国主义。人們說，后一事，他是要吃官司的。

为了我的胃加答兒，想看波忒庚医师去。人說，他医治他的病人，很灵……

一八七八年六月四日。报載威忒梁加流行着黑死病。人們死得象蒼蝇一样。格罗忒金因此喝起胡椒酒来了。但对于这样的一个老头子，胡椒酒恐怕也未必有效。只要黑死病一到，我准要做簿記課长的。

一八八三年六月四日。格罗忒金要死了。我去看他，并且流着眼泪請他寬恕，因为我等不及他的死。他也眼泪汪汪的寬恕了我，还教我要医胃加答兒，該喝橡子茶。

但克萊錫且夫几乎又要吃官司——因为他把一座租来的鋼琴，押給犹太人了。虽然如此，他却已經有着史坦尼斯拉夫勛章，官銜也到了八等。在这世界上的一切，真是希奇

① 此日本名，德名 Zitwer，中国名未詳。——譯者。

得很！

生姜二沙[1]，高良姜一沙半，浓烧酒一沙，麒麟竭五沙，拌匀，装入烧酒瓶里，每晨空心服一小杯，可治胃加答兒。

一八八三年六月七日。格罗武金昨天下了葬。这老头子的死，我竟得不到一点好处！每夜梦见他穿了白衫子，动着手指头。伤心，該死的我的伤心：是簿記課长竟不是我，却是綮里科夫。得到这位置的竟不是我，却是一个小伙子，有那做着将軍夫人的姑母帮忙的。我所有的希望都完結了！

一八八六年六月十日。綮里科夫家里，他的老婆跑掉了。这可怜人簡直沒有一点元气了。为了悲伤，会寻短見也說不定的。倘使这样，那么，我就是簿記課长。人們已在这么說。总而言之，希望还沒有空，人也还可以活下去，我也許还要用用浣熊皮。至于結婚，我也不反对。如果得了良緣，我为什么不結婚呢，不过是应該和誰去商量商量罢了；因为这是人生大事。

克萊錫且夫昨天錯穿了三等官理尔曼的橡皮套鞋。又是一个問題！

管門人巴伊希劝我，医胃加答兒应該用升汞。我想試試看。

一八八六年作

① Solotnik 是俄国的重量名，一沙約合中国一錢一分余。——譯者。

那是她

"您給我們講点什么罢！"年青的小姐們說。

大佐捻着他的白鬍子，扫一扫喉嚨，开口了——

"这是在一八四三年，我們这团兵扎在欠斯多霍夫的附近。我先得告訴您，我的小姐們，这一年的冬天非常冷，沒有一天沒有哨兵冻掉了鼻子，或是大雪风吹着雪埋掉了道路的。严寒从十月底开头，一直拖到四月。那时候，您得明白，我可并不象现在，仿佛一个用旧了的烟斗的，却是一个年青的小伙子，象乳和血拌了起来的一样，一句話，是一个美男子。我孔雀似的打扮着，随手化錢，捻着鬍子，这世界上就沒有一个学习士官会这样。我往往只要一只眼睛一映，把馬刺一响，把鬍子一捻，那么，就是了不得的美人兒，也立刻变了百依百順的小羊了。我貪女人，好象蜘蛛的貪蒼蝇，我的小姐們，假如你們现在想数一数那时纏住我的波兰女子和犹太女子的数目，我通知你，数学上的数目恐怕是用不够的……我还得告訴你們，我是一个副官，跳瑪楚尔加[1]的好手，娶的是絕世的美人，上帝呵，願給她的灵魂平安。我

① Mazurka是一种跳舞。——譯者。

是怎样一个莽撞而且胡闹的人呢——你們是猜也猜不到的。在乡下，只要有什么关于恋爱的捣乱，有誰拔了犹太人的长头发，或是批了波兰貴族的巴掌，大家就都明白，这是徽惠尔妥夫少佐干的事。

“因为是副官，我得常常在全省里跑来跑去，有时去买干草或燕菁，有时是将我們的废馬卖給犹太人或地主，我的小姐們，但最多的倒是冒充办公，去赴波兰的千金小姐的密約，或者是和有錢的地主去打牌……在圣誕节前一天的夜里，我还很記得，好象就在目前一样，为了公事，叫我从欠斯多霍夫到先威里加村去……天气可眞冷得厉害，連馬也咳嗽起来，我和我的馬車夫，不到半个鐘头就成了两条冰柱了……大冷天倒还不怎么打紧，但請你們想一想，半路上可又起了大风雪了。雪片团团的打着旋子，好象晨祷之前的魔鬼一样，风发着吼，似乎是有誰搶去了它的老婆，道路看不見了……不到十分鐘，我們大家——我，馬車夫和馬——就給雪重重的包裹了起来。

“‘大人，我們迷了路了！’馬車夫說。

“‘昏蛋！你在看什么的，你这废料？那么，一直走罢，也許会撞着一家人家的！’

“我們尽走，尽走，尽是繞着圈子，到半夜里，馬停在一个庄园的門口了，我还記得，这是屬于一个有錢的波兰人，鄱耶特罗夫斯基伯爵的。波兰人还是犹太人，在我就如飯后的浓茶，都可以，但我也应該說句眞話，波兰的貴族很爱客人，象年青的波兰女子那样热情的女人，另外可也并沒

有……"

"我們被請进去了……皤耶特罗夫斯基伯爵这时住在巴黎，招待我們的是他的經理，波兰人加希密尔·哈普进斯基。我还記得，不到一个鐘头，我已經坐在那經理的屋子里，消受他的老婆献殷勤，喝酒，打牌了。我赢了十五个金卢布，喝足了酒之后，就請他們給我安息。因为边屋里沒有地方了，他們就引我到正屋的一間房子里面去。

"'您怕鬼么？'那經理領我走到通着滿是寒冷和昏暗的大厅的一間小房子里，一面問。

"'这里是有鬼的？'我听着自己的言語和脚步的回声，反問道。

"'我不知道，'波兰人笑了起来，'不过我覺得，这样的地方，对于妖魔鬼怪是很合适的。'

"我眞醉了，喝得象四万个皮匠一样，但这句話，老实說，却使我发抖。媽的，見一个鬼，我宁可遇見一百个乞尔开斯人！不过也沒有法，我就換了衣服，躺下了……我的蜡烛的弱弱的光，照在墻壁上，那墻壁上可是挂着一些东西，你們大約也想象得到的罢，是一张比一张更加吓人的祖象，古代的兵器，打猎的角笛，还有相类的古怪的东西……靜到象坟墓一样，只在間壁的大厅里，有鼠子唧唧的叫着，和干燥的木器发着毕毕剝剝的声音。房子外面呢，可彷彿是地獄……风念着超度亡魂經，树木被吹弯了，吼叫着，啼哭着；一个鬼东西，大約是外层窗門罢，发出悲声，敲着窗框子。你們想想看，还要加上我的头正醉得在打旋子，全世界也和

我的头一同在打旋子呢……我如果閉上眼，就覺得我的眠床在空屋子里跑，和鬼怪跳着輪舞一样。我想减少这样的恐怖，首先就吹熄了蜡烛，因为空蕩蕩的屋子，亮比暗是更加覺得可怕的……"

听着大佐講話的三位小姐們，靠近他去了，凝視着他的脸。

"唔，"大佐講下去道，"我竭力的想睡着，可是睡魔从我这里逃走了。忽然覚得象有偸兒爬进窗口来，忽然听得象有誰在嘁嘁喳喳的說話，忽然又好象有人碰了我的肩头——一句話，我覚到一切幻象，这是只要神經曾經异常紧张过的人們，全都經驗过来的。現在你們也想想看，在这幻象和声音的混沌中，我却分明的听得，象有曳着拖鞋的声音似的。我尖起耳朵来，——你們想是什么呀？——我听到，有人走近了門口，咳嗽一下，想开門……

"'誰呀？'我坐起来，一面問。

"'是我……用不着怕的！'回答的是女人的声音。

"我走到門口去……只几分鐘，我就覚得鵝絨一般綿輭的两条女人的臂膊，擱在我的肩上了。

"'我爱你……我看你是比性命还貴重的，'很悅耳的一种女人的声音說。

"火热的呼吸触着我的面庞……我忘記了风雪，鬼怪，以及世界上的一切，用我的一只手去摟住了那纖腰……那是怎样的纖腰呵！这样的纖腰，是造化用了特別的布置，十年里头只能造出一个来的……纖細，磋磨出来似的，热烈而

輕柔，好象一个嬰兒的呼吸！我真不能自制了，就用我的臂膊紧紧的抱住她……我們的嘴唇就合成一个紧密的，长久的接吻……我憑着全世界的女性对你們起誓，这接吻，我是到死也不会忘記的。”

大佐住了口，喝过半杯水，用了有些含胡的声音說下去道——

“第二天的早晨，我从窗口望出去，却看見风雪越加厉害了……完全不能走。我只好整天的坐在經理那里，喝酒，打牌。一到夜，我就又睡在那空蕩蕩的屋子里，到半夜，就又摟着那熟識的纖腰……真的呢，我的小姐們，如果沒有这爱，我那时也許真会无聊得送命，或者喝到醉死了的哩。”

大佐叹一口气，站起身来，默默的在屋子里面走。

“那么……后来呢？”一位小姐屏息的等候着，一面問。

“全沒有什么。第二天，我們就走路了。”

“但是……那女人是誰呢？”小姐們忸怩的問道。

“这是一猜就知道的，那是誰！”

“不，猜不到呀！”

“那就是我自己的老婆！”

三位小姐都象給蛇咬了似的，跳了起来。

“这究竟是……怎么的呀？”她們問。

“阿呀，天哪，这有什么难懂呢？”大佐聳一聳肩头，頗厌似的回問道。“我自己想，是已經講得很清楚的了！我是带了自己的女人往先威里加村去的……她在間壁的空房子里过夜……这不是很明白的么！”

"哼哼……"小姐們失望的垂下了臂膊，嘮叨道。"这故事，开头是很好的，收場可是只有天晓得……您的太太……請您不要見气，这故事簡直是无聊的……也一点不漂亮。"

"奇怪！你們要这不是我自己的女人，却是一个别的誰么！唉唉，我的小姐們，你們現在就在这么想，一結了婚，不知道会得怎么說呢？"

年青的小姐們狼狽，沈默了。她們都显出不滿意的态度，皺着眉头，大声的打起呵欠来……晚餐桌上她們也不吃东西，只用面包搓着丸子，也不开口。

"哼，这簡直是……毫无意思！"一个忍不住了，說。"如果这故事是这样的收場，您何必講給我們来听呢？这一点也不好……这簡直是出于意外的！"

"开头講得那么有趣，却一下子收了梢……"别一个接着道。"这不过是侮弄人，再沒有什么别的了。"

"哪，哪，哪，……我是开开玩笑的……"大佐說。"請你們不要生气，我的小姐們，我是講講笑話的。那其实并不是我自己的女人，却是那經理的……"

"是嗎！"

小姐們一下子都开心了，眼睛也发了光……她們挨近大佐去，不断的給他添酒，提出質問来。无聊消失了，晚餐也消失了，因为小姐們忽然胃口很好的大嚼起来了。

一八八六年作

波斯勋章

位在烏拉尔山脉的这一面的一个市里，传播着一种风聞，說是这几天，有波斯的貴人拉哈·海兰住在扶桑旅館里了。这风聞，并沒有引起市民的什么印象，不过是：一个波斯人来了，什么事呀？只有市长斯台班·伊凡諾維支·古斤一个，一从衙門里的秘書听到那东方人的到来，就想来想去，并且探問道：

“他要上那兒去呢？”

“我想，大約是巴黎或者倫敦罢。”

“哼！……那么，一个闊佬？”

“鬼知道。”

市长从衙門回家，用过中膳之后，他又想来想去了，而且这回是一直想到晚。这高貴的波斯人的入境，很打动了他的野心。他相信，这拉哈·海兰是运命送到他这里来的，实現他渴求梦想的希望，正到了极好的时机了。古斤已經有两个徽章，一个斯坦尼斯拉夫三等勛章①，一个紅十字徽章和一个“水险救济会”的会員章；此外他还自己做了一个

① 这种勛章，只有三等，所以仅仅是起碼的东西。——譯者。

表鏈的挂件，是用六弦琴和金色枪枝交叉起来的，从他制服的扣子洞里拖了出来，远远的望去，就見得不平常，很象光荣的記号。如果誰有了勛章和徽章，越有，就越想多，那是一定的，——市长久已想得一个波斯的"太阳和狮子"勛章的了，他想得发恼，发疯。他知道得很明白，要弄这勛章到手，用不着战爭，用不着向养老院捐款，也用不着去做議員，只要有一个好机会就够。現在是这机会好象来到了。

第二天正午，他挂上了所有的徽章，勛章，以及表鏈之类，到扶桑旅館去。他的运气也眞好，当他跨进波斯貴人的房間里面的时候，貴人恰只一个人，而且正閑着。拉哈·海兰是一个高大的亚洲人，翠鳥似的长鼻子，凸出的大眼睛，头戴一頂土耳其帽，坐在地板上，在翻他的旅行箱。

"請您寬恕我的打攪，"古斤带着微笑，开始說。"有紹介自己的光荣：世袭有名誉的市民，各种勛章的爵士，斯台班·伊凡諾維支·古斤，本市市长。認您个人为所謂亲善的邻邦的代表者，我覺得这是我的义务。"

那波斯人轉过脸来，說了几句什么很坏的法国話，那声音就象木头敲着木头一样。

"波斯的国界，"古斤仍說他准备好了的欢迎詞，"和我們的广大的祖国的国界，是接触的极其密切的，就因为这彼此的交感，使我要称您为我們的同胞。"

高貴的波斯人站起来了，又說了一点什么敲木头似的話。古斤，是什么外国話也沒有学过的，只好摇摇头，表示他听不懂。

——我該怎么和他說呢？——他自己想。——叫一个翻譯員来，那就好了，但这是麻煩的事情，別人面前不好說。翻譯員会到全市里去嚷嚷的。——

古斤于是把日报上見过的所有外国字，都搬了出来。

"我是市长……"他吃吃的說。"这就是 Lord-Maire（市长）……Municipalé（市的）……Wui（怎样）？Komprené（懂么）？"

他想用言語和手勢来表明他社会的地位，但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挂在墙上的題着"威尼斯市"的一幅画，却来救了他了。他用指头点点那市街，又点点自己的头，以为这么一来，就表出了"我是市长"这一句。波斯人一点也不懂，但也微笑着說道：

"Bon（好），monsieur……bon……"

过了半点鐘，市长就輕輕的敲着波斯人的膝髁和肩头，說道：

"Komprené? Wui? 做 Lord-Maire 和 Municipalé……我請您去Promenade（散步）一下……Komprené? Promenade……"

古斤又向着威尼斯的风景，并且用两个手指装出走路的脚的模样来。拉哈·海兰是在注視他那些徽章的，大約分明悟到他是本市的最重要人物了，并且懂得"Promenade"的意思，便很有些客气。两个人就都穿上外套，走出了房間。到得下面的通到扶桑飯館的門口的时候，古斤自己想，請这波斯人吃一餐，倒也很不坏。他站住脚，指着食桌，說

道：

"照俄国的习惯，这是不妨事的……我想：Purée(肉餅)，entrecôte(炸排骨)……Champagne(香檳酒)之类……Komprené?"

高貴的客人懂得了，不多久，两人就坐在飯館的最上等房間里，喝着香檳，吃起来。

"我們为波斯的兴隆来喝一杯！"古斤說。"我們俄国人是爱波斯人的。我們的信仰不同，然而共通的利害，彼此的共鳴……进步……亚洲的市場……所謂平和的前进……"

高貴的波斯人吃得很利害。他用叉刺着燻魚，点点头，說：

"好！Bien（好）！"

"这中您的意？"古斤高兴的問道。"Bien 嗎？那好极了！"于是轉向侍者，說道："路加，給你的大人送两尾燻魚到房間去，要頂好的！"

市长和波斯的貴人于是驅車到动物园去游覽。市民們看見他們的斯台班·伊凡諾維支怎样地香檳酒喝得通紅，快活地，而且很滿足地带着波斯人看市里的大街，看市場，还指点名胜給他看；他又領他上了望火台。

市民們又看見他怎样地在一个雕着獅子的石門前面站住，向波斯人先指指獅子，再指指天上的太阳，又輕輕的拍几下自己的前胸，于是又指獅子，又指太阳，这时波斯人便点头答应了，微笑着露出他雪白的牙齿。这晚上，他們俩坐在倫敦旅館里，听一个閨秀的弹琴；但夜里怎么样呢，可是

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市长就上衙門来；属員們似乎已經有些曉得了，秘書走近他去，带着嘲弄的微笑，对他說道：

“波斯人是有这样的风俗的：如果有一个高貴的客人到您这里来，您就应該亲自动手，为他宰一只閹过的羊。”

过了一会，有人給他一封信，是从邮政局寄来的。古斤拆开封套，看見里面是一张漫画。画着拉哈·海兰，市长却跪在他面前，高高的伸着两只手，說道：

为了尊重俄罗斯和波斯的
彼此亲善的表記，
大使呀，我甘心願意
宰掉自己当作閹羊，
但您原諒罢：我只是一匹驢子！

市长在心里觉得不舒服，然而也并不久。一到正午，他就又在高貴的波斯人那里了，又請他上飯館，点給他看市里的名胜，又領他到獅子門前，又指指獅子，指指太阳，并且指指自己的胸口，他們在扶桑旅館吃夜飯，吃完之后，就嘴里銜着雪茄，显着通紅的发亮的脸，又上望火台。大約是市长想請客人看一出希奇的把戏罢，便从上面向着在下面走来走去的值班人，大声叫喊道：

“打呀，警鐘！”

然而警鐘并沒有效，因为这时候，全部的救火队員都正在洗着蒸汽浴。

他們在倫敦旅館吃夜飯，波斯人也就动身了。告别之

际，斯台班·伊凡諾維支照俄国风俗，和他接吻三回，还滴了几滴眼泪。列車一动，他叫道：

"請您替我們問波斯好。請您告訴他們，我們是要波斯的！"

一年另四个月过去了。正值零下三十五度的严寒时节，刮着透骨的风。斯台班·伊凡諾維支却敞开了皮外套的前胸，在大街上走，并且很懊恼，是为了沒有人和他遇見，看見他那太阳和狮子的勛章。他敞开着外套，一直走到晚，完全冻坏了；夜里却只是翻来复去，总是睡不着。

他气悶，肚里好象火烧，他的心跳个不住；现在是在想得塞尔比亚的泰可服勛章了。他想得很急切，很苦恼。

一八八七年作

暴躁人

我是一个一本正經的人，我的精神，有着哲学的傾向。說到职业，我是財政学家，研究着理財法，正在写一篇关于《畜犬稅之过去与未来》的題目的論文。所有什么少女呀，詩歌呀，月亮呀，以及别的无聊东西，那当然是和我并无关系的。

早上十点鐘。我的媽媽給我一杯咖啡。我一喝完，就到露台上面去，为的是立刻做我的論文。我拿过一张白紙来，把笔浸在墨水瓶里，先写題目：《畜犬稅之过去与未来》。我想了一想，写道："史的概观。据見于海罗陀都斯与克什諾芬[①]之二三之暗示，则畜犬稅之起源……"

但在这瞬息間，忽然听到了很可虑的脚步声。我从我的露台上望下去，就看見一个长脸盘，长腰身的少女。她的名字，我想，是那覃加或是瓦連加；但这与我不相干。她在寻东西，裝作沒有見我的样子，自己哼着：

"你可还想起那滿是热情的一曲……"

我复看着自己的文章，想做下去了，但那少女却显出好

① Herodotus(484—408 B. C.)，希腊史家，世称"历史之父"；Xenophon(435—354 B. C.)，希腊史家，哲学家，也是将軍。——譯者。

象忽然看見了我的样子，用悲哀的声音，說道：

“晨安，尼古拉·安特来維支！您看，这多么倒运！昨天我在这里散步，把手鐲上的挂件遺失了。”

我再看一回我的論文，改正了錯誤的笔画，想做下去了，然而那少女不放松。

“尼古拉·安特来維支，”她說，“謝謝您，請您送我回家去。凱来林家有一只大狗，我一个人不敢走过去呀。”

沒有法子。我放下笔，走了下去。那覃加或是瓦連加便緺住了我的臂膊，我們就向她的別墅走去了。

我一碰上和一位太太或是一位小姐挽着臂膊，一同走路的义务，不知道为什么緣故，我总覚得好象是一个鉤子，挂上了一件沈重的皮衣；然而那覃加或是瓦連加呢，我們私下說說罢，却有着情热的天性（她的祖父是亚美尼亚人），她有一种本領，是把她全身的重量，都挂在我的臂膊上，而且紧貼着我的半身，象水蛭一样。我們这样的走着……当我們走过凱来林家的別墅旁边时，我看見一条大狗，这使我記起蓄犬税来了。我出神的挂念着我那开了手的工作，叹一口气。

“您为什么叹气？”那覃加或是瓦連加問我道，于是她自己也叹一口气。

我在这里应該夹敘几句。那覃加或是瓦連加（現在我記得了，她叫瑪先加）不知从那里想出来的，以为我在爱她，为了人类爱的义务，就总是万分同情的注視我，而且要用說話来医治我心里的伤。

"您听呀，"她站住了，說，"我知道您为什么叹气的。您在恋爱，是罢！但我凭了我們的友情，要告訴您，您所爱的姑娘，是很尊敬您的！不过她不能用了相同的感情，来报答您的爱，但是，如果她的心是早屬于别人的了，这那里能說是她的錯处呢？"

瑪先加鼻子发紅，胀大了，眼睛里滿含了眼泪；她好象是在等我的回答，但幸而我們已經到了目的地……簷下坐着瑪先加的媽媽，是一个好太太，但滿抱着成見；她一看見她女兒的亢奋的脸，就注視我許多工夫，并且叹一口气，仿佛是在說："唉唉，这年青人总是遮掩不住的！"除她之外，簷下还坐着許多年青的五顏六色的姑娘，她們之間，还有我的避暑的邻居，在最近的战爭时，左顳顬和右臂部都負了伤的退伍軍官在里面。这不幸者也如我一样，要把一夏天的时光献給文学的工作。他在写《軍官回忆記》。他也如我一样，是每天早晨，来做他那貴重的工作的，但他刚写了一句，"余生于××××年"，他的露台下面便有一个什么瓦連加或是瑪先加出現，把这可怜人查封了。

所有的人，凡是坐在簷下的，都拿着鋏子，在清理什么无聊的，要煮果酱的浆果。我打过招呼，要走了。但那些五顏六色的年青姑娘們却嚷着拿走了我的帽子和手杖，要求我停下来。我只好坐下。她們就递給我一盘浆果和一枝发針。我也动手来清理。

五顏六色的年青姑娘們在議論男人們。这一个温和，那一个漂亮，然而不得人意，第三个討厌，第四个也不坏，如

果他的鼻子不象指头套，云云，云云。

"至于您呢，Monsieur① 尼古拉，"瑪先加的媽媽轉过脸来，对我說，"是不算漂亮的，然而得人意……您的脸上有一点……况且，"她叹息，"男人最要紧的并不是美，倒是精神。"

年青的姑娘們都叹息着，顺下眼睛去。她們也贊成了，男人最要紧的并不是美，倒是精神。我向鏡子一瞥，看看我有怎样的得人意。我看見一个蓬蓬松松的头，蓬蓬松松的頰鬚和唇鬚，眉毛，面庞上的毛，眼睛下面的毛，是一个树林，从中突出着我那强圃的鼻子，象一座塔。漂亮，人也只好这么說了！

"所以您是用精神方面，賽过了别样的，尼古拉，"瑪先加的媽媽叹息着說，好象她在使自已藏在心里的思想，更加有力量。

瑪先加在和我一同苦恼着，但对面坐着一个爱她的人的意識，似乎立刻給了她很大的欢乐了。年青的姑娘們談完了男人，就論起恋爱来。这議論繼續了許多工夫之后，一个姑娘站起身，走掉了。留下的就又赶紧来批評她。大家都以为她胡塗，难对付，很討厌，而且她的一块肩胛骨，位置又是不正的。

謝謝上帝，現在可是我的媽媽差了使女来叫我吃飯了。現在我可以离开这不舒服的聚会，回去再做我的論文了。

① 法国話，如中国現在之称"先生"；那时俄国的上流社会，說法国話是算时髦的。——譯者。

我站起来，鞠一个躬。瑪先加的媽媽，瑪先加自己，以及所有五顏六色的年青姑娘們，便把我包围，并且說我并无回家的权利，因为我昨天曾經对她們有过金諾，答应和她們一同吃中飯，吃了之后，就到树林里去找菌子的。我鞠一个躬，又坐下去……我的心里沸騰着憎悪，并且覚得我已經很难忍耐，立刻就要爆发起来了，然而我的礼貌和生怕搗乱的忧慮，又牵制我去順从妇女們。我于是順从着。

我們就了食桌。那顧頤部受了伤的軍官，下巴給伤牵扯了，吃飯的模样，就象嘴里啣着馬嚼子。我用面包搓丸子，記挂着蓄犬税，而且想到自己的暴躁的性子，竭力不开口。瑪先加万分同情的看着我。擺上来的是冷的酸模湯，青豆牛舌，烤子鷄和糖煮水果。我不想吃，但为了礼貌也吃着。飯后，我独自站在簷下吸烟的时候，瑪先加的媽媽跑来了，握了我的手，气喘吁吁的說道：

"但是你不要絕望，尼古拉，……她是这样的一个容易感触的性子呀……这样的一个性子！"

我們到树林里去找菌子……瑪先加挂在我的臂膊上，而且紧紧的貼住了我一边的身体。我真苦得要命了，但是忍耐着。

我們走到了树林。

"您听呀，Monsieur 尼古拉，"瑪先加叹息着开口了："您为什么这样伤心的？您为什么不說話的？"

真是一个奇特的姑娘：我和她有什么可談呢？我們有什么投契之处呢？

"請您講一点什么罢……"她要求說。

我竭力要想出一点她立刻就懂，极平常的事情来。想了一会之后，我說道：

"砍完森林，是給俄国很大的損害的……"

"尼古拉！"瑪先加叹着，她的鼻子紅起来了。"尼古拉，我看您是在迴避明說的……您想用沈默来懲罰我……您的感情得不到回音，您就孤另另的連苦痛也不說……这是可怕的呀。尼古拉！"她大声的說，突然抓住了我的手，我还看見她的鼻子又在发脹了。"如果您所爱的姑娘，对您提出永久的友誼来，您怎么說呢？"

我哼了一点不得要領的話，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有什么和她可說的……請您知道：第一是我在这世界上什么姑娘也不爱；第二，我要这永久的友誼有什么用呢？第三是我是很暴躁的。瑪先加或是瓦連加用两手掩着脸，象对自己似的，低低的說道：

"他不說……他明明是在要求我做犧牲……但如果我还是永久的爱着别一个，那可是不能爱他的呀！况且……讓我想一想罢……好，我来想一想罢……我聚集了我的灵魂的所有的力，也許用了我的幸福的代价，将这人从他的苦恼里超度出来罢！"

我不懂。这对于我，是一种凱巴拉①。我們再走开去，采集着菌子。我們沈默得很久。瑪先加的脸上，显出內心的

---

① Kabbala，希伯来的神秘哲学。——譯者。

战斗来。我听到狗叫，这使我記得了我的論文，我于是大声叹息了。我在树干之間看見了負伤的軍官。这极頂可怜的人很苦楚地左右都蹩着脚：左有他負伤的臀部，右边是挂着一个五顏六色的年青的姑娘。他的臉上，表現着对于命运的屈服。

从树林回到别墅里，就喝茶。后来我們还玩克罗开式①，听五顏六色的年青姑娘們中之一唱曲子："不呀，你不爱我，不呀，不呀！"唱到"不呀"这一句，她把嘴巴歪到耳朵边。

"Charmant! "② 其余的姑娘們呻吟道。"Charmant! "

黄昏了。从树后面出現了討厌的月亮。空气很平静，新割的干草发出不舒服的气味来。我拿起自己的帽子，要走了。

"我和您說句話，"瑪先加大有深意似的，悄悄地說。"您不要走。"

我觉得有点不妙。但为了礼貌，我留着。瑪先加拉了我的臂膊，領我沿着列树路走。現在是她全身都現出战斗来了。她顏色蒼白，呼吸艰难，簡直有扭下我的右臂来的形势。她究竟是怎么的？

"您听罢，……"她低声說。"不行，我不能……不行……"

她还要說些話，然而决不下。但我从她的臉上看出，她

---

① Krocket 是一种室外游戏。——譯者。

② 法国語，贊詞。——譯者。

可是决定了。她以发光的眼睛和发胀的鼻子，突然抓住了我的手，很快的說道：

"尼古拉，我是你的！我不能爱你，但我約給你忠实！"

她于是貼在我的胸膛上，又忽然跳开去了。

"有人来了……"她低声說，"再見……明早十一点，我在花園的亭子里……再見！"

她消失了。我莫名其妙，心跳着回家。《畜犬税之过去与未来》在等候我，然而我已經不能工作了。我狂暴了。也可以說，我簡直可怕了。岂有此理，将我当作乳臭小兒看待，我是忍不住的！我是暴躁的，和我开玩笑，是危险的！使女走进来，叫我晚餐的时候，我大喝道："滾出去！"我的暴躁的性子，是不会給人大好处的。

第二天的早晨。这眞是一个避暑天气，气温在零度下，透骨的寒风，雨，烂泥和樟脑丸气味，我的媽媽从提包里取出她那冬天外套来了。是一个恶鬼的早晨。就是一八八七年八月七日，有名的日蝕出現的时候。我还应該說明，当日蝕时，我們无論誰，即使并非天文学家，也能够弄出大益处来的。誰都能做的是：一，测定太阳和月亮的直径；二，描画日冠；三，测定温度；四，观察日蝕时的动物和植物；五，写下本身的感觉来，等等。这都是很重要的事，使我也决計推开了《畜犬税之过去与未来》，来观察日蝕了。我們大家都起得很早。所有目前的工作，我是这样分配的：我测量太阳和月亮的直径，負伤軍官画日冠，瑪先加和五顏六色的年青姑娘們，就担任了其余的一切。現在是大家聚起来，等候着了。

“日蝕是怎么起来的呢？”瑪先加問我說。

我回答道：“如果月亮走过黃道的平面上，到了連結太阳和月亮的中心点的綫上的时候，那么，日蝕就成立了。”

“什么是黃道呢？”

我把这对她說明。瑪先加注意的听着，于是发問道：

“用一块磨毛了的玻璃，可以看見那連結着太阳和月亮的中心点的綫么？”

我回答她，这是想象上的綫。

“如果这单是想象，”瑪先加惊奇了，“那么，月亮怎么能找到它的位置呢？”

我不給她回答。我覺得这天真烂縵的質問，眞使我心惊胆战了。

“这都是胡說，”瑪先加的嬌嬌說。“后来怎样，人是不能够知道的，您也沒有上过天；您怎么想知道太阳和月亮出了什么事呢？空想罢了！”

然而一块黑斑，跑到太阳上面来了。到处的混乱。母牛，綿羊和馬，就翹起了尾巴，怕得大叫着，在平野上奔跑。狗嗥起来。臭虫以为夜已經开头了，就从它的牆縫里爬出，来咬还在睡覚的人。恰恰运着王瓜回去的助祭，就跳下車子，躲到桥下，他的馬却把車子拉进了别人的院子里，王瓜都給猪吃去了。一个税务官員，是不在家里，却在避暑女客那里过夜的，只穿一件小衫，从房子里跳出，奔进群众里面去，还放声大叫道：“逃命呀！你們！”

許多避暑的女人們，年青的和漂亮的，給喧鬧惊醒，就靴

也不穿，闖到街上来。还有許多别的事，我簡直怕敢重述了。

“唉唉，多么可怕！”五顏六色的年青姑娘們哼号道。“唉唉，多么可怕！”

“Mesdames[①]，观測罢！”我叫她們。“时間是要紧的呀！”

我自己連忙測量直径……我記得起日冠来，就用眼睛去寻那負伤的軍官。他站着，什么也不做。

“您怎么了？”我大声說。“日冠呢？”

他聳一聳肩膀，用无可奈何的眼光，示給我他的臂膊。原来这极頂可怜人的两条臂膊上，都挂着一个年青姑娘；因为怕极了，紧貼着他，不放他做事。我拿一枝鉛笔，記下每秒的时間来。这是重要的。我又記下观測点的地理上的形势。这也是重要的。現在我要决定直径了，但瑪先加却捏住了我的手，說道：

“您不要忘記呀，今天十一点！”

我抽出我的手来，想利用每一秒时，繼續我的观測，然而瑪先加发着抖，緾在我的臂膊上了，还紧挨着我半边的身子。鉛笔，玻璃，图，——全都滾到草里去了。岂有此理！我是暴躁的，我一恼怒，自己也保不定会怎样；这姑娘可真的終于要明白了。

我还想接着做下去，但日蝕却已經完結了。

“您看着我呀！”她娇柔地低声說。

---

① 法国語，在这里大約只好譯作“小姐們”了。——譯者。

阿，这已經是愚弄的极頂了！人应該知道，和男子的忍耐来开这样的玩笑，是只会得到坏結果的。如果出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可不要来責难我！我不許誰来愚弄我，眞眞岂有此理，如果我恼怒起来，誰也不要来动我，誰也不要走近我罢！我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年青的姑娘們中的一个，大概是从我的脸上，看出我要恼怒来了，分明是为了寬慰我的目的，便說道：

"尼古拉·安特来維支，我办妥了你的囑托了。我观察了哺乳动物。我看見日蝕之前，一匹灰色狗在追猫，后来摇了許多工夫尾巴。"

就这样子，从日蝕是一无所得。我回了家。天在下雨，我不到露台上去做事。但負伤軍官却敢于跑出他的露台去，并且还写"余生于××××年"；后来我从窗子里一望，是一个年青姑娘把他拖往別墅里去了。我不能写文章，因为我还在恼怒，而且心跳。我沒有到园亭去。这是有失礼貌的，但天在下雨，我也眞的不能去。正午，我收到瑪先加的一封信；信里是譴責，請求，要我到园亭去，而且写起"你"来了。一点鐘我收到第二封信，两点鐘第三封……我只得去。但临走之前，我应該想一想，我和她說些什么呢。我要做得象一个正人君子。第一，我要对她說，她以为我在爱她，是毫无根据的。这样的話，原不是对閨秀說的。对一个閨秀說："我不爱您"，就恰如对一个作家說："您不懂得写东西"。我还不如对瑪先加講講我的結婚观罢。我穿好冬天外套，拿了雨伞，走向园亭去。我知道自己的暴躁的性子，

就怕話說得太多。我要努力自制才好。

我等在園亭里。瑪先加脸色青白，哭肿着眼睛。她一看見我，就欢喜得叫起来了，抱住我的頸子，說道：

"到底！你在和我的忍耐力开玩笑罢。听罢，我整夜沒有睡着……总是想。我覚得，我和你，如果我和你更加熟識起来……那是会好的……"

我坐下，开始对她来講我的結婚观了。为了不要太散漫，而且講得簡洁，我就用一点史的概观开头。我說过了印度人和埃及人的結婚，于是講到近代；也說明了叔本华[1]的思想之一二。瑪先加是很留心的听着的，但忽然和各种邏輯不对劲，知道必須打断我了。

"尼吉拉，和我接吻呀！"她对我說。

我很狼狽，也不知道应該和她怎么說。她却总是反复着她的要求。沒有法子，我站起来，把我的嘴唇碰在她的長脸上，这感覚，和我还是孩子时候，在追悼式逼我去吻死掉的祖母的感覚，是一样的。然而瑪先加还不滿于这接吻，倒是跳了起来，拚命的拥抱了我。在这瞬息中，園亭門口就出現了瑪先加的媽媽。她显着吃惊的脸，对誰說了一声"嘘！"就象运迭时候的梅菲斯妥沛来斯[2]似的消失了。

我失措地，悵悵地回家去。家里却遇見了瑪先加的媽

---

①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德國的厌世的哲学者，也最憎恶女人。——譯者。

② Mephistopheles，就是《浮士德》里的天魔，把浮士德送到狱中的爱人面前，就消失了。这里大約只取了送入牢獄的意思。——譯者。

媽，她含了泪，拥抱着我的媽媽。我的媽媽正在流着眼泪說：

"我自己也正希望着呢！"

于是——您們以为怎样？……瑪先加的媽媽就走到我这里来，拥抱了我，說道：

"上帝祝福你們！要好好地爱她……不要忘記，她是給你做了犧牲的……"

现在是我就要結婚了。当我写着这些的时候，儐相就站在我面前，催我要赶快。这些人真也不明白我的性子，我是暴躁的，連自己也保不定！岂有此理，后来怎样，你們看着就是！把一个暴躁的人拖到結婚礼坛去，据我看来，是就象把手伸进猛虎的柙里去一样的。我們看着罢，我們看着罢，后来怎么样！

…………

这样子，我是結了婚了。大家都庆賀我，瑪先加就总是纏住我，并且說道：

"你要明白，你现在是我的了！說呀，你爱我！說呀！"

于是她的鼻子就胀大了起来。

我从儐相那里，知道了那負伤的軍官，用非常恆当的方法，从赤繩里逃出了。他把一张医生的診断書給一个五顏六色的年青姑娘看，上面写着他因为顳顬部的伤，精神有些异常，在法律上是不許結婚的。真想得到！我也能够拿出这样的东西来的。我的一个叔伯是酒徒，还有一个叔伯是出奇的胡塗（有一回，他当作自己的帽子，錯戴了女人的头

巾)，一个姑母是风挛疯子，一遇見男人們，便对他們伸出舌头来。再加以我的非常暴躁的性子——就是极为可疑的症候。但这好想头为什么来得这样迟呢？唉唉，为什么呢？

一八八七年作

阴　謀

一，选举协会代表。

二，討論十月二日事件。

三，正会員 M.N. 望·勃隆医师的提議。

四，协会目前的事业。

十月二日事件的张本人医师夏列斯妥夫，正在准备着赴会；他站在鏡子前面已經好久了，竭力要給自己的脸上現出疲倦的模样来。如果他显着兴奋的，紧张的，紅紅的或是蒼白的脸相去赴会罢，他的敌人是要当作他对于他們的阴謀，給与了重大的意义的，然而，假使他的脸是冷淡，不动声色，象要睡觉，恰如一个站在众愚之上，倦于生活的人呢，那么，那些敌人一看見，就会肃然起敬，而且心里想道：

他硬擡着不屈的头，

高于胜利者拿破仑的紀念碑！

他要象一个对于自己的敌人和他們的恶声并不介意的人一样，比大家更迟的到会。他要沒有声响的走进会場去，用懶洋洋的手势摸一下头发，对誰也不看，坐在桌子的末一头。他要采取那苦于无聊的旁听者的态度，悄悄的打一个呵欠，从桌上拉过一张日报，看起来……大家是說話，爭論，

激昂，彼此叫着守秩序，然而他却一声也不响，在看报。但終于时常提出他的名字来，火燒似的問題到了白热了，他才向同僚們抬起他那懶懶的疲倦的眼睛，很不願意似的开口道：

"大家硬要我說話……我完全沒有准备，諸君，所以我的話如果有些不周到，那是要請大家原諒的。我要 ab ovo（从最初）开头……在前一次的会議上，几位可敬的同事已經发表，說我在会同診断的时候，很有些不合他們尊意的态度，要求我来說明。我是以为說明是多事，对于我的非难也是不对的，就請将我从协会除名，退席了。但現在，对于我又提出新的一串責备来了，不幸得很，看来我也只好来說明一下子。那是这样的。"

于是他就隨隨便便的玩着鉛笔或表鏈，說了起来，会同診断的时候，他发出大声，以及不管别人在旁，打断同事的說話，是真的；有一回会同診断时，他在医师們和病人的亲屬面前，問那病人道："那一个糊塗虫給您开了鴉片的呀？"这也是真的。几乎沒有一回会同診断不鬧一点事……然而，什么緣故呢？这簡单得很。就是每一回会診，同事們的智識程度之低，不得不使他夏列斯妥夫惊异。本市有医师三十二人，但其中的大部分，却比一年級的大學生知道得还要少 例子是不必旁征博引的。Nomina sunt（举出姓名来），自然，odiosa（要避免），但在这会場里，都是同行，省得以为妄談，他却也可以說出名姓来的。大家都知道，例如可敬的同事望·勃隆先生，他用探針把官太太綏略息基娜的

食道戳通了……

这时候，同事望·勃膝就要发跳，在头上拍着两手，大叫起来：

"同事先生，这是您戳通的呀，不是我！是您！我来証明！"

夏列斯妥夫却置之不理，継續的説道：

"这也是大家知道的，可敬的同事希拉把女优錸米拉米提娜的游走肾誤診为脓疡，行了試行刺穿，立刻成为exitus letalis（死症）了。还有可敬的同事塔斯忒倫珂，原是应該拔掉左足大趾的爪甲的，他却拔掉了右足的好好的爪甲。还有不能不报告的一件事，是可敬的同事台尔哈良支先生，非常热心的开通了士兵伊凡諾夫的歐斯答儿氏管，至于弄破了病人的两面的鼓膜。趁这机会我还要报告一下，也是这位同事，因为給一个病人拔牙，使她的下顎骨脫了臼，一直到她答应願出五个卢布医費了，这才替她安上去。可敬的同事古理金和藥剂师格倫美尔的侄女結了婚，和他是通着气脉的。这也誰都知道，我們本会的秘書，少年的同事斯可罗派理台勒尼，和我們可敬的会长古斯泰夫·古斯泰服維支·普莱息台勒先生的太太有关系……从智識程度之低的問題，我竟攻击到道德上去了。这更其好。倫理，是我們的伤口，諸君，为了免得以为妄談，我要对你們举出我們的可敬的同事普苏耳珂夫来，他在大佐夫人德来錫金斯凱耶命名日庆祝的席上，竟在說，和我們的可敬的会长夫人有关系的，并非斯可罗派理台勒尼，倒是我！敢于这么說的普苏耳

珂夫先生，前年我却亲見他和我們的可敬的同事思諾比支的太太在一起！此外，思諾比支医师……都說凡有闊秀們請他去医治，就不十分妥当的医生，是誰呀？——思諾比支！为了带来的嫁資，和商人的女兒結婚的是誰呀？——思諾比支！然而我們的可敬的会长怎么样呢，他暗暗的用着类似疗法，还做奸細，拿普魯士的錢。一个普魯士的奸細——这已經确是 ultima ratio（惟一的結論）了！"

凡有医师們，倘要显出自己的聰明和是干練的雄辯家来，就总是用这两句腊丁話："nomina sunt odiosa"和"ultima ratio"。夏列斯妥夫却不只腊丁話，也用法国和德国的，爱說什么就說什么！他要暴露大家的罪过，撕掉一切阴謀家的假面；会长摇鈴摇得乏力了，可敬的同事們从坐位上跳起来，摇着手……摩西教派的同事們是聚作一团，在嚷叫。

然而夏列斯妥夫却对誰也不看，仍然說：

"但我們的协会又怎么样呢，如果还是現在的組織和現在的秩序，那不消說，是就要完結的。所有的事，都靠着阴謀。阴謀，阴謀，第三个阴謀！成了这魔鬼的大阴謀的一个犧牲的我，这样的說明一下，我以为是我的义务。"

他就說下去，他的一派就喝采，胜利的拍手。在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喧嚣和轟动里，开始选举会长了。望·勃隆公开拚命的給普莱息台勒出力，然而公众和明白的医师們却加以阻挠，并且叫喊道：

"打倒普莱息台勒！我們要夏列斯妥夫！夏列斯妥夫！"

夏列斯妥夫承認了当选，但有一个条件，是普莱息台勒和望·勃隆为了十月二日的事件，得向他謝罪。又起了震聋耳朵的喧嚣，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們又聚作一堆，在嚷叫……普莱息台勒和望·勃隆憤慨了，終于辞去了做这协会的会員。那更好！

夏列斯妥夫是会长了。首先第一着，是打扫这秽墟。思諾比支应該出去！台尔哈良支应該出去！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們应該出去！和他自己的一派，要弄到一到正月，就再不剩一点阴謀。他先使刷新了协会里的外来病人診治所的墻壁，还挂起一块"严禁吸烟"的牌示来；于是把男女的救护医員都赶走，藥品是不要格倫美尔的了，去取赫拉士舍别支基的，医师們还提議倘不經过他的鉴定，就不得施行手术，等等。但最关紧要的，是他名片上印着这样的头衔："N医师协会会长"。

夏列斯妥夫站在家里的鏡子前面，在做这样的梦。时鐘打了七下，他也記起他应該赴会了。他从好梦里醒轉，赶紧要使他的脸显出疲倦的表情来，但那脸却不願意依从他，只成了一种酸酸的鈍鈍的表情，象受冻的小狗兒一样；他想脸再分明些，然而又見得长了起来，模胡下去，似乎已經不象狗，却仿佛一只鵝了。他順下眼皮，細一細眼睛，鼓一鼓面頰，皺一皺前額，不过都沒有效；現出来的全不是他所希望的样子。大約这脸的天然的特色就是这一种，奈何它不得的。前額是低的，两只小眼睛好象狡猾的女商人，輪来輪去，下巴向前凸出，又蠢又呆，那面庞和头发呢，就和一分鐘

请，給人从弹子房里推了出来的“可敬的同事”一模一样。

夏列斯妥夫看了自己的脸，气忿了，觉得这脸对他也在弄阴謀。他走到前厅，准备出去，又覺得連那些皮外套，橡皮套靴和帽子，也对他在弄着阴謀似的。

“車夫，診治所去！”他叫道。

他肯給二十个戈貝克，但阴謀团的車夫們，却要二十五个戈貝克……他坐在車上，走了，然而冷风来吹他的脸，濕雪来鍊他的眼，可怜的馬在拉不动似的慢慢的一拐一拐的走。一切都同盟了，在弄着阴謀……阴謀，阴謀，第三个阴謀！

一八八七年作

譯者后記

契訶夫的这一群小說，是去年冬天，为了《譯文》开手翻譯的，次序并不照原譯本的先后。是年十二月，在第一卷第四期上，登載了三篇，是《假病人》，《簿記課副手日記抄》和《那是她》，題了一个总名，謂之《奇聞三則》，还附上几句后記道——

以常理而論，一个作家被别国譯出了全集或选集，那么，在那一国里，他的作品的注意者，閱覽者和研究者該多起来，这作者也更为大家所知道，所了解的。但在中国却不然，一到翻譯集子之后，集子还沒有出齐，也总不会出齐，而作者可早被压杀了。易卜生，莫泊桑，辛克萊，无不如此，契訶夫也如此。

不过姓名大約还沒有被忘却。他在本国，也还沒有被忘却的，一九二九年做过他死后二十五周的紀念，現在又在出他的选集。但在这里我不想多說什么了。

"奇聞三篇"是从 Alexander Eliasberg 的德譯本 "Der persische Orden und andere Grotesken" (Welt-Verlag, Berlin, 1922) 里选出来的。这書共八篇，都是他前期的手笔，虽沒有后来諸作品的阴沉，却也并无什

么代表那时的名作，看过美国人做的"文学概論"之类的学者或批評家或大学生，我想是一定不准它称为"短篇小說"的，我在这里也小心一点，根据了"Groteske"这一个字，将它翻作了"奇聞"。

第一篇紹介的是一穷一富，一厚道一狡猾的貴族；第二篇是已經爬到极頂和日夜在想爬上去的雇員；第三篇是圓滑的行伍出身的老紳士和爱听艳聞的小姐。字数虽少，脚色却都活画出来了。但作者虽是医师，他給簿記課副手代写的日記是当不得正經的，假如有誰看了这一篇，真用升汞去治胃加答児，那我包管他当天就送命。这种通告，固然很近于"杞忧"，但我却也見过有人将旧小說里狐鬼所說的藥方，抄进了正經的医書里面去——人有时是頗有些希奇古怪的。

这回的翻譯的主意，与其說为了文章，倒不如說是因为插画；德譯本的出版，好象也是为了插画的。这位插画家瑪修丁（V. N. Massiutin），是将木刻最早給中国讀者賞鉴的人，《未名丛刊》中《十二个》的插图，就是他的作品，离现在大約已有十多年了。

今年二月，在第六期上又登了两篇，《暴躁人》和《坏孩子》。那后記是——

契訶夫的这一类的小說，我已經紹介过三篇。这种輕松的小品，恐怕中国是早有譯本的，但我却为了别一个目的，原本的插画，大概当然是作品的装飾，而我的翻譯，則不过当作插图画的說明。

就作品而論，《暴躁人》是一八八七年作；据批評家說，这时已是作者的經历更加丰富，观察更加广博，但思想也日見阴郁，傾于悲观的时候了。誠然，《暴躁人》除写这暴躁人的其实并不敢暴躁外，也分明的表現了那时的閨秀們之鄙陋，結婚之不易和无聊；然而一八八三年作的大家当作滑稽小品看的《坏孩子》，悲观气息却还要沈重，因为看那結末的叙述，已經是在說：报复之乐，胜于恋爱了。

接着我又寄去了三篇：《波斯勛章》，《难解的性格》和《阴謀》，算是全部完毕。但待到在《譯文》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出来时，《波斯勛章》不見了，后記上也删去了关于这一篇作品的話，并改"三篇"为"二篇"——

木刻插画本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共八篇，这里再譯二篇。

《阴謀》也許写的是夏列斯妥夫的性格和当时医界的腐敗的情形。但其中也显示着利用人种的不同于"同行嫉妒"。例如，看起姓氏来，夏列斯妥夫是斯拉夫种人，所以他排斥"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們"——犹太人，也排斥医师普莱息台勒(Gustav Prechtel)和望·勃隆(Von Bronn)以及藥剂师格倫美尔(Grummer)，这三个都是德国人姓氏，大約也是犹太人或者日耳曼种人。这种关系，在作者本国的讀者是一目了然的，到中国来就须加些注释，有点麻烦了。但参照起中村白叶氏日文譯本的《契訶夫全集》，这里却缺少了两处关

于犹太人的并不是好話。一，是缺了“摩西教派的同事們聚作一团，在嚷叫”之后的一行：“‘嘩拉嘩拉，嘩拉嘩拉，嘩拉嘩拉……’”；二，是“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又聚作一团”下面一句“在嚷叫”，乃是“开始那照例的——‘嘩拉嘩拉，嘩拉嘩拉’了……”但不知道原文原有两种的呢，还是德文譯者所刪改？我想，日文譯本是決不至于无端增加一点的。

平心而論，这八篇大半不能說是契訶夫的較好的作品，恐怕并非瑪修丁为小說而作木刻，倒是翻譯者 Alexander Eliasberg 为木刻而譯小說的罢。但那木刻，却又并不十分依从小說的叙述，例如《难解的性格》中的女人，照小說，是扇上該有羽头，鼻梁上应該架着眼鏡，手上也該有手鐲的，而插画里都沒有。大致一看，动手就做，不必和本書一一相符，这是西洋的插画家很普通的脾气。虽說“神似”比“形似”更高一着，但我总以为并非插画的正軌，中国的画家是用不着学他的——倘能“形神俱似”，不是比单单的“形似”又更高一着么？

但“这八篇”的“八”字沒有改，而三次的登載，小說却只有七篇，不过大家是不会覚察的，除了編輯者和翻譯者。誰知道今年的刊物上，新添的一行“中宣会图書杂志审委会审查証……字第……号”，就是“防民之口”的标記呢，但我們似的譯作者的譯作，却就在这机关里被刪除，被禁止，被沒收了，而且不許声明，象衔了麻核桃的赴法場一样。这《波斯勛章》，也就是所謂“中宣……审委会”暗杀賬上的一笔。

《波斯勛章》不过描写帝俄时代的官僚的无聊的一幕，在那时的作者的本国尚且可以发表，为什么在现在的中国倒被禁止了？——我們无从推測。只好也算作一則“奇聞”。但自从有了書报检查以来，直至六月間的因为“新生事件”而烟消火灭为止，它在出版界上，却真有“所过残破”之威，較有斤两的譯作，能保存它的完肤的是很少的。

自然，在地土，經济，村落，隄防，无不残破的現在，文艺当然也不能独保其完整。何况是出于我的譯作，上有御用詩官的施威，下有帮閑文人的助虐，那遭殃更当然在意料之中了。然而一面有残毁者，一面也有保全，补救，推进者，世界这才不至于荒废。我是願意屬于后一类，也分明屬于后一类的。現在仍取八篇，編为一本，使这小集复归于完全，事虽琐細，却不但在今年的文坛上为他們留一种亚細亚式的“奇聞”，也作了我們的一个小小的記念。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之夜，記。